出版說明

我社於一九九七年出版了《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集部》一書，通過將《四庫全書》的文淵閣本與國家圖書館藏的文津閣本相互比對校勘，共輯録出歷代的詩文集四千餘篇，皆取自文津閣本《四庫全書》，而爲同書之文淵閣本所未收。該書的出版爲《四庫全書》的版本研究，尤其是對文津閣本的深入發掘，提供了寶貴的文獻資料，受到學界的普遍歡迎，如今已銷售告罄。

爲便於廣大學者的使用，我社現將該書析爲『明代卷』、『宋元卷』等分編出版。其中《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集部——明代卷》共收録了包括《明文衡》、《明文海》、《文憲集》、《東里全集》、《忠肅集》、《重編瓊台稿》、《滄溟集》、《空同集》、《白谷集》等在内的明人詩文總集、别集一百二十八種、兩千零七十餘篇。其體例涉及明人奏議、尺牘、遊記、詩詞、方志、墓誌等；其内容則包含序跋、名人年譜、傳記、邊事、遺事等諸多方面。這部分明代詩文集，不僅記述了許多著者的個人生平事迹及其对詩文的相關評論，而且保存了相當數量的記載明代史事的重要史料。對於明代的文學、歷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集部》中，國家圖書館的楊訥先生對於文津閣本《四庫全書》的抄成、收藏、清點及其版本價值都有詳盡深入的論述，因而本書前言照録於後，以求能有裨益於讀者。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九月

前言

一

本書收錄歷代詩文四千餘篇，全部輯自文津閣本《四庫全書》集部書，爲同書之文淵閣本所未見，用補其缺，故而書名題作《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集部》。

文津閣《四庫全書》竣工於乾隆四十九年（公元一七八四年）冬，次年春夏間送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收藏，因而得名。其成書時間晚於文淵、文溯、文源三個閣本，是七部《四庫全書》的第四部。書的裝幀與前三部相同；不同的是鈐印，文津閣本每册首頁蓋「文津閣寶」，末頁蓋「避暑山莊」與「太上皇帝之寶」。入藏以後，它與其它閣本一樣，經過撤改與復校。終清之世，它一直藏在文津閣。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撥歸創建伊始的京師圖書館。

京師圖書館是北京圖書館的前身，它與文津閣《四庫全書》的緣分，可説是與生俱來。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六月，羅振玉在王國維主編的上海《教育世界》雜誌上發表一篇文章，題爲《京師創設圖書館私議》，提出：「保固有之國粹，而進以世界之知識，一舉而二善備者，莫如設圖書館。……鄙意此事亟應由學部倡率，先規劃京師之圖書館，而推之各省會。」文中列舉京師創設圖書館的六條辦法，其中第二條爲：「奉天、熱河之賜書」同「當日四庫存目之書……與夫翰林院所存《永樂大典》之燼餘者，均宜奏請頒賜圖書館存儲」。所謂「熱河之賜書」，自應包括文津閣《四庫全書》在内。此時羅振玉爲學部參事廳行走，尚非品官，所言并不代表官方，故曰「私議」。他的倡議符合時代潮流，有積極影響。及至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春，羅振玉任學部參事官，他的倡議也於同年被學部採納。這年閏二月，學部奏陳在京師開設圖書館，獲得允准。七月二十五日，清廷又允准學部爲籌建京師圖書館折奏數事，第一件就是「賞給熱河文津閣所藏《四庫全書》」。民國建立，原議不變。一九一三年六月，教育部函告熱河都統，擬派員往取避暑山莊藏書。八月，得熱河都統復函，表示「除將文津閣庫書存俟貴部派員領取外，其餘

殿閣藏書發交熱河圖書館庋藏」。十二月三十一日，新任熱河都統姜桂題派人押送《四庫全書》及其它文物赴京，數日後抵達。當時魯迅是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僉事，圖書館的事屬他職司範圍，故而他在一九一四年一月六日的日記中對《四庫全書》的運到記了一筆：「晨，教育部役人來云，熱河文津閣書已至京，促赴部，遂赴部，議暫儲大學校，遂往大學校，待久不至，詢以德律風，則云已爲內務部員運入文華殿，遂回部。」那時京師圖書館沒有適當房舍可以存放《四庫全書》，故而不急於向內務部古物陳列所索要。全書在故宮文華殿存放年餘，到一九一五年八月，因教育部已將安定門內方家胡同前國子監南學舊址撥作京師圖書館館舍，這才向內務部交涉取書。點收工作始於九月六日，至十月七日結束，陸續裝運到館。一年後圖書館又從古物陳列所取回《四庫全書》原配全部書架，隨即雇工修理，準備陳列。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方家胡同京師圖書館舉行開館式，文津閣本《四庫全書》從此向公衆開放。

一九二八年七月，京師圖書館改稱國立北平圖書館，自十一月開始遷至中南海居仁堂及鄰近房舍，《四庫全書》隨同遷移。一九三一年北海西側館舍建成，全書再次易地；館舍前一段街道向無專稱，乃因全書而得名文津街。日本侵華戰爭期間，全書仍存館中，賴多數留守人員愛國盡職，得保完璧。一九八七年白石橋新館落成，全書隨館第四次搬遷。

二

在過去的八十餘年中，文津閣《四庫全書》一直被視爲北京圖書館一大特藏，受到特殊的保護。對它的收藏、閱覽、轉抄與攝影，有一些專門的規定。對如何發揮它在學術研究中的作用，學界和館人也費過不少心思與努力。早在一九一九年，就有過影印津本全書的動議，事雖不果，卻使津本全書得到一次前所未有的清點，在《四庫全書》研究史上留下一段佳話，這就是一九二〇年陳垣先生主持的對全書册頁的清點。清點結果，製成《文津閣四庫全書册數頁數表》、《四庫全書中過萬頁之書》。人們由此知道，《四庫全書》的字數多達七億。但關於這次清點的經過，後來卻有一些誤傳。已故的柴德賡教授曾經說：「《四庫全書》修成後，有的書很少有人翻過，所以切過後尚未分開，頁與頁還粘在一起。他（陳垣）曾經帶領幾個中學生到館內，專門去點頁數，兩個人一部，一頁一頁點過。」這段話對津本全書的描述顯然失實，哪有切過後頁和頁還粘在一起的道理。關於陳先生帶領中學生點數的說法，卻

就此傳開了，近幾年尚有人重複，其實也是不真實的。我們找到當年京師圖書館館員譚新嘉在清點數據單後面題寫的跋語，可以使這個誤傳得到澄清。下面是譚跋原文：

本年十月九日，政府任命開州朱桂莘（啟鈐）為印行四庫全書督理。先是番禺葉玉甫（恭綽）遊歷泰西歸，慨祖國古籍淪胥，欲印行四庫全書，爰托新會陳援庵（垣）招延同志閩人樊君名守執、楊君名韶、王君名若璧、粵人李君名倬均、李君名宏業，至本館點查四庫全書頁數，預備印行。計劃經始於本年六月十五日，蕆事於本年八月二十二日。時政爭劇烈，近畿槍林彈雨，京城各門白晝僅啟一二小時者二十餘日。樊君諸人每日揮汗點查，未嘗一日間斷。而余與宜賓龔頌生（汝僖）、泗縣楊鑒溏（憲成）、京兆李翰璋（文裿）編輯本館各直省志書目錄，亦未嘗一日間斷。當戎馬倥偬之際，得以從容鎮靜各事其冷淡生涯，幾若世外桃源，謂非無獨有偶、難得之遭逢歟！民國九年十月，京師圖書館目錄課嘉興譚新嘉志賢甫識。」（下有鈐印）

讀了這篇跋文，不僅可以知道中學生點頁之說爲誤傳，也可了解當年清點工作的辛苦。這次清點是爲估算影印成本用的，故而只計冊數和頁數，總計爲三六二七七冊、二二九一一〇〇頁。一九二八年譚新嘉又點了一次冊數，比一九二〇年的統計多六冊。

一九一四年在文津閣《四庫全書》運抵北京以後，原藏瀋陽清宮的文溯閣本也運到北京，歸內務部掌管。直到一九二五年文溯閣本運回瀋陽，文淵、文溯、文津三部《四庫全書》薈集北京達十年之久。一九二三年底浙江教育廳向教育部提出用文津閣本抄補文瀾閣本并請求豁免底本費，得到批准。京師圖書館予以支持。其後文溯、文淵閣本也用文津閣本抄補了個別殘缺書頁。一九二八年六月，北平圖書館在向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送交的報告中不無自豪地說：「《四庫全書》原有七部，已佚其三，今存四部，獨本〔館〕所藏文津閣本最完好。文瀾閣本佚失過半，經向本館借抄補全。文溯、文淵之有殘缺者亦然。」在此期間，館內爲便於閱覽，對文津閣本做了一些目錄工作。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鑒於「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所收各書概無篇目，翻檢諸多不便」，開始編製別集類諸書篇目，「先從宋代別集世鮮傳本者入手」。這套別集篇目現存四十餘種，至今紙墨如新。

三

早就有人發現，不同閣本的同一種書，其卷數、篇數未必相同，有的甚至出入較大；即使卷數、篇數相同，文字也會存在差異。因而有的讀者并不以讀了某書的某一閣本爲滿足，還想查對其它閣本。這樣就使人想做四庫書目錄異的工作，即編製尚存的四部閣書中卷數不同的諸書目錄。在過去的條件下，很難完成這項工作。有人說，原浙江圖書館館長張宗祥先生對文瀾閣本曾「兩次通體翻卷并與其他各閣互校，至於零星抽校，更不計其數，遇他閣不全時，求民間精刻本校之，其數更多」。這恐怕是誤記，因爲在臺北商務印書館將文淵閣《四庫全書》全部影印出來以前，誰都没有可能把兩種閣本放在一塊全部校對一遍；即便是在文淵、文溯、文津三部閣書齊聚北京時期，也不可能。

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全部出齊，爲核對不同的閣本創造了條件。同時，由於過去論幾個閣本的繕寫質量，總以文淵閣本爲第一，淵本既已廣泛流傳，其它閣本是否仍具有實用價值，也使人產生疑問。釋疑的唯一辦法就是核對。所以從一九九一年冬季起，我們核對了文淵、文津兩個閣本的集部書，錄下兩個閣本在篇、卷上的差異，陸續發表於《北京圖書館館刊》。記錄表明，在一二七三種集部書中，兩個閣本有篇、卷之差的竟有七八八種，約占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二。就篇數講，淵本有而津本無與津本有而淵本無的，其量幾乎相當。這一核對結果不僅證明了文津閣本的實用價值猶存，而且使得在總體上比較不同閣本的高低失去了意義（文瀾閣本除外，它大部份是後來補抄的）。因爲讀者用書首先是要知道某書以哪個閣本爲全。以元別集爲例，讀趙孟頫《松雪齋集》應選文津閣本，因爲津本比淵本多外集一卷；反之，讀鄭玉《師山文集》則應選文淵閣本，因爲淵本比津本多《遺文》五卷。以明別集爲例，讀劉球《兩谿文集》應選津本，因爲津本第十四卷比淵本多二十二篇；反之，讀顧璘《顧華玉集》宜選淵本，因爲其中《山中集》淵本比津本多出整六卷。宋別也不乏這類例子，以宋祁《景文集》與王珪《華陽集》最突出。《景文集》表面上看兩個本子的正文都是六十二卷，津本只比淵本多補遺二卷、附錄一卷，實際上正文編次大異，津本比淵本多出詩文二百餘篇。《華陽集》津本僅四十卷，淵本卻有六十卷。尤需注意的是，這兩個集子都是從《永樂大典》輯出的，可是它們的兩個閣本就有這麼大的差異。而總集類中的《明文海》，津本又比淵本多

出那麼多篇文字。從前人們往往以爲，晚出的六個閣本均據文淵閣本抄出；上面的這些例子足以說明，這一看法是沒有根據的。既然如此，籠統地說某閣全書比另閣全書校對精細，又有多大意義呢！

上面的例子主要是就正文講的。如果比較一下各集的序、跋和附錄，就會發現兩個閣本的差異更大。以元別集爲例，津本有附錄而淵本不收的，有仇遠《山村遺集》（一卷）、安熙《默庵集》（一卷）、胡炳文《雲峰集》（二卷）、許有壬《圭塘小稿》（一卷）、宋褧《燕石集》（一卷）等等；淵本有附錄而津本缺的，有吾丘衍《竹素山房詩集》（一卷）、許謙《白雲集》（一卷）、馬祖常《石田集》（一卷）、貢師泰《玩齋集》（一卷）等等。有的集子序、跋、附錄的有無可能是因爲用了兩個不同的底本，但造成差別的主要原因是在四庫館臣根本沒有爲序、跋、附錄的刪存做一個統一的規定，表現出極大的隨意性。

津本的訛誤確實不少，有的簡直是錯得出奇。例如元人張養浩的《歸田類稿》，書前提要明明寫着「養浩有《三事忠告》，已著錄，是編乃其詩文也」，但書中仍把《三事忠告》收作卷八、卷九，與淵本核對，實缺二卷。又如金人王若虛的《滹南集》，津本卷二七全部重抄卷二五，卷二八全部重抄卷二六（此四卷抄者均爲監生李芬），卷二九即淵本之卷二八；與淵本相比，實缺二七、二九兩卷。再如南宋杜範《清獻集》，其卷八、九、十竟然抄了北宋趙抃《清獻集》的卷八、九、十，實缺三卷；這大概是所據底本業已錯亂的緣故。津本全書名義上是經過紀昀覆勘的，每種書的第一册扉頁背面都貼有黃簽，上書「臣紀昀覆勘」。上述三個集子都有此簽，實際上他并沒有親執其事，否則不會如此糟糕。

《四庫全書》改了不少歷史上少數民族的族名、人名、國名，還改了許多忌諱文字，但沒有全按統一的規範改，因而有些書用不同閣本對勘，有助於恢復該書的本來面目。

可見，在文淵閣本全書影印出版以後，文津閣本仍有它的實用價值，哪一個閣本都不能替代另一個閣本。有鑒於此，幾年前學術界和出版界也曾有人議論過影印津本全書，但在現今的條件下，那樣做耗資太大，顯然沒有必要。一個經濟可行的辦法，便是先把津本書中多於淵本的部份輯錄影印。這就是出版本書的原因。

四

本書所輯詩文，全按原書順序編排。《四庫全書總目》分集部爲三十五卷（不計存目），本書與之對應，也分爲三十五個部分，以便讀者查檢。

有的別集津本比淵本多出著者傳記，爲了節省篇幅，經查明出自正史者，原則上予以删除。

各篇詩文均按原書影印，我們未增改一字。有的詩文，其篇名或作者姓名見於前篇，已隨前篇文字剪去，只能在本書目錄中標出。目錄中圓括號内的作者姓名，是原書固有的；方括號内的作者姓名，是我們根據被删去的前篇文字填入的。有的篇章原書脱作者姓名，本書仍付闕如。原書種類繁多，體例不一，我們做的目錄只能依從原書，不可能整齊劃一，請讀者諒解。

出版社徐蜀同志對本書的編排提出過許多寶貴的意見，解文琦同志精心剪輯耗力甚多，謹在此向他們致謝。

北京圖書館善本部
楊訥　李曉明
一九九七年四月

總目

第一册

明別集一

附録卷二

敕諭謄副

賜詩謄副

寶翰謄副

抑庵文集。王直撰。十三卷，後集三十七卷。

運甓漫稿。李昌祺撰。七卷。

敬軒文集。薛瑄撰。二十四卷。

惠安集。彭韶撰。十一卷。

重編瓊臺稿。丘濬撰。二十四卷。

第二册

明別集三

第三冊

明別集四（續）

明文衡。（明）程敏政編。一百卷。

新安文獻志。（明）程敏政編。一百卷。

石倉歷代詩選。（明）曹學佺編。五百六卷。

總集類五

第四冊

總集類五（續一）

明文海

第五册

總集類五（續二）

明文海

第六册

總集類五（續三）

明文海

第七冊

總集類五（續四）

明文海

第八册

總集類五（續五）

明文海

第九册

總集類五（續六）

明文海

第十册

總集類五（續七）

明文海

詞曲類二

花草粹編。（明）陳耀文編。二十四卷。

第一册目録

抑庵文集。王直撰。十三卷，後集三十七卷。

運甓漫稿。李昌祺撰。七卷。

敬軒文集。薛瑄撰。二十四卷。

重編瓊臺稿。丘濬撰。二十四卷。

文憲集卷七

浦江龍溪張氏宗譜序

浦江仙華為屏大江為帶中横亘數十里山盤紆迴遭若城洵天地間秀絶之區也産於斯者族多繁衍而悠長高智遠畧之士多由他郡徙居之若大羽之喬林巨鱗之滄海余以是亦從金華遷青蘿山下若龍溪張氏麟溪鄭氏先世皆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歟麟溪之先遷自歙龍溪之先始自青州歴吳寧白楓有諱祚字叔

元者仕宋以安撫司提鎮浦陽因遂家焉叔元保境安民功德丕著子孫永食其福今傳僅五世登仕版者已十餘人俱由明經起家勝國編其户為儒籍父子兄弟自相師友人或造之但見其論道德而談唐虞繽紛而舒徐提鎮公流澤之遠寧有既耶其世孫慶元學諭如心偕弟東陽學諭齊賢念族屬繁衍恐服盡代疎且遷徙之靡常盛衰之不一或竟相視如塗人于是有圖譜之修其以叔元為浦陽初祖而吴寧以前之世系漫未

之及者慮屢更兵燹流傳或未確也如心仲子正卿亦舉明經為浦學諭與予曾同硯席持是譜謁序于予葢予嘗序張氏得姓為神明之胄族望之貴顯已詳見於他世家列傳中今不暇具述而獨羡叔元翁來遷茲土世脩陰德代已昌明而亦見山川靈秀之鍾不可無也余固將老青蘿矣不知後人能如麟溪龍溪兩族之盛見齒於褒內否正卿有士行致謹於先世譜圖裝演成卷而珍襲之其得崇孝廣愛之道矣是為序明洪武己

未秋九月朔旦

文憲集卷十一

竹溪逸民傳

竹溪逸民者幼治經長誦百家言造文蔚茂喜馳騁聲聞奕奕起薦紳間意功名可以赤手致忽抵掌于几曰人生百歲能幾旦暮所難遂者適意爾他尚何恤哉乃戴青霞冠披白鹿裘不復與塵事接所居近大溪篁竹翛翛然生當明月高照水光瀲灧共月爭清輝逸民輒

腰短簫乘小舫蕩漾空明中簫聲挾秋氣爲豪直入無際究轉若龍鳴深泓絕可聽簫已逸民叩舷歌曰吹玉簫兮弄明月明月照兮頭成雪頭成雪兮將奈何白漚起兮衝素波人見之嘆曰是誠世外人也欲常見且不可得況狎而近之乎性嗜菊種之滿園顧視若孩嬰黃花一開獨引觴對酌日入不倦人讓其留物怒曰舉世無知我知我惟此花爾一息自怡尚可謂滯於物耶復愛梅梅孕綠萼微吐赤脚踏雲中若溫見輒凝視移時

目不瞬且大言曰知我者惟菊菊已謝我去幸汝梅繼之汝梅脫又謝去我當上白鶴山采五芝耳白鶴山蓋溪上諸峯云逸民年五十益恬泊無所繫闇私謂其友曰吾於世味愈孫矣將漁於山樵於水矣其友疑其誕逸民曰樵於水志豈在薪漁於山志豈在魚是無所利也無所利樂矣子以予果滯於梅與菊耶君子以其語近道有類於古隱者相與傳其事逸民所未嘗言則無從知之矣逸民陳姓洄其名烏傷人

史官曰昔者李白與孔巢等六人隱居徂徠山世仰之之以為不可狎近因號為竹溪六逸寥寥七百年後而逸民亦以竹溪自名若出一轍豈聞風而興起歟縱曰其地或殊人之衆獨有異高風絶塵照映後先其安有不同者歟士之沈酣聲利而弗返者盍亦知所自警歟夫自范蔚宗著後漢書以隱逸登諸史傳歷代取法而莫之廢者其意又豈無所激歟雖然逸民之自為則善矣

文憲集卷十四

跋于氏勅誥後

余嘗識浦陽人物記則以于房列諸文學時因考其家所藏諸牒及證浦陽志書蓋云其先在河内來遷父嵩有學行尤長於文辭會五季之亂不仕以布衣終後以房貴贈大理寺丞房之諸昆曰立曰壁曰清穆諸子曰世封曰正封皆文學所遺文辭謂之七星集故時人謂之于氏七星而世封正封昔常受業于歐陽公修歐陽

公謂之雙壁故時人謂之于氏雙壁于氏文學之顯于金華也盛矣後余於至元庚寅在金華潛溪而遷居浦陽之青蘿山隣氏義門鄭士友以房勑誥四章之卷授于青蘿山房祈跋其後余盥手焚香啓閱之際意以誥勑雖于氏至寶實乃帝皇家書命不敢綴言一二及追思立壁世封正封皆進士而不若房之以尚書屯田員外郎而顯榮其父母妻子噫文學皆是也運化則殊也因敢綴言其然而命遂子謹書

右于氏勅誥四章特轉于房為尚書屯田員外郎贈
其父暠為大理寺丞母周氏為安人妻陳氏為安人
俱元豐三年五月四日學士院降宋景濂題跋謂顯
榮其父母妻子是也今南門于氏後裔謹將誥勅與
跋語裝成卷軸珍藏不啻手澤如存抑亦四五百年
真蹟弗墜耳時康熙己丑孟冬朔後學傅旭元識

誠意伯文集卷二十

予璉考功監丞敕

皇帝敕曰朕自即位以來法古命官列布華夷各人如所在宣朕命署政事已往者十年其間最否未知必稽其所以方明故設考功之名為監其職若非心腹不佞事可委令者安得而專其事哉於斯之職甚微於斯之要甚切所以切要者言其大小之職必由此而黜陟焉若非人而職此必佞大而賂小以全其考愚君枉法非

止一端故在選人而得人方稱斯職朕於斯監非不再搜才能柰何空眼無知是謂得人之難爾劉璉非愚下之才但委是職以驗平生於戴公私黑白惟丈夫者別之愚下混淆安能昭著今特命爾為承務郎考功監丞戒哉戒哉洪武十年八月初三日

江西參政誥

皇帝制曰昔者二帝三王之設官也爵分五等列國天下使守其土子其民世世祿給焉惟周諸侯不法為秦

所有秦監周事遂罷列國為郡縣而治之斯法也制也自漢承而行唐宋皆然元蹈中國體之然也郡縣之多寰宇之廣其中書不能一一總其事又設方面大臣流其職理方隅之務所職之名漢曰州牧刺史唐因之宋改而曰安撫元亦名曰行省此皆歷代總郡邑而專方隅者也邇來朕有天下更行省為承宣布政使司所以承者朕命也宣者代宣之也布者張陳之所以政者軍民休戚國家利病所以然者必去民之惡而導民之善

使知有畏從於斯之職可不重乎若非其人則方隅之軍民失所仰瞻若得其人則方隅之軍足食民樂耕其鰥寡孤獨不失其所焉不但如是而已則朕雖菲才德必彰矣國家磐石矣朕於斯廣訪多搜人皆愚下之愚稱朕之意者杳然今江西承宣布政使司缺右參政朕特以爾考功監丞劉璉為中奉大夫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汝往欽哉洪武十一年四月初三日

御祭江西參政文

維洪武十二年歲次己未九月甲午朔越二十有一日甲寅皇帝遣國學生陸居敬諭祭於江西布政司參政劉璉之靈曰曩者渡江之初爾父即來相從謀謨左右每竭忠誠及天下大定特封為誠意伯告老還家竟以疾終重念爾父之勞遂命爾為江西布政司參政爾能繼承父志律身以廉何期年未四十一疾長往訃音遠來良用嗟悼特以牲醴祭奠爾其饗之

故參政劉公墓碑銘

皇明有佐命勲臣曰誠意伯劉公既薨上嘉念其功不置洪武十年秋遂以承務郎考功監承官其子孟藻後一月薫試監察御史後二月超拜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未三年竟薨於位十二年六月三十日也年三十有二上聞之嗟悼不已敕有司護喪反其里親為祭文命國子生陸居敬致祭其子廌等卜地里西石門嶺董田之原以是年十一月六日葬焉既而使來屬伯衡銘其墓上之碑按孟藻姓劉氏諱璉字則孟藻也

處州青田縣南田里人曾祖諱庭槐皇贈中奉大夫中書叅知政事護軍祖諱煇皇贈資善大夫御史中丞上護軍並追封永嘉郡公考諱基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太子贊善大夫加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封誠意伯曾祖妣梁氏祖妣富氏並追封永嘉郡夫人妣富氏封永嘉郡夫人娶陳氏子男二人長廌次廌女一人適麗水陳仔孟藻生數歲授以書二三過輙能諳誦後終不忘年十餘為文辭立就奇氣爍爍紙上其

師覽之有愧色孟藻器局凝重而識慮宏遠誠意伯之
留輦下也孟藻內事母睦宗姻外應門戶撫鄉里無一
不中度於時永嘉為方氏所據鄉之羣無賴子煽於方
氏將相挺為變孟藻出其不意先其未發一夕撲滅之
無得脫者而闔境遂以奠枕其年才十八耳誠意伯以
聞上曰非卿焉有是子誠意伯之得請歸老於家也遣
孟藻上表謝恩召至榻前與語上為傾聽而任用之意
昉於斯矣其年復進平蜀頌入見武樓下內出所製賴

川侯傅友德等文俾持歸示誠意伯別選進入自誠意伯家居孟藻將命朝謁無慮八九至至輒燕見上見其進止安雅占對明敏未嘗不以為賢而極為皇太子所重初誠意伯請於上曰甌閩之交有地曰談洋僻絕而嵓險戍卒逋逃淵藪也愚民往往螘聚為奸利樹巡檢其地庶幾人知顧忌可其請執政胡惟庸當國以不關白恨甚及具封事言郡縣豪猾吏孟藻上之又不先通執政執政愈益恨適有旨逮豪猾吏乃訹使誣誠意伯

以非法而刑部尚書吳雲等承執政風旨議坐孟藻賴
上詧其父子深故免誠意伯薨之又明年夏監察御史
李鐸以上旨來取其觀象玩占諸書孟藻即日出書石
室中櫜從李御史赴闕奏曰臣先臣基臨終屬臣以書
戒之曰愼勿泄也喪葬畢其上之臣未及上重煩使者
來取臣罪當萬死今悉送官矣唯陛下哀矜上慰諭之
曰忠孝哉其留服事朕孟藻頓首乞賜歸侍服賜寶鈔
三十貫遣之皇太子召賜食加賜五十貫秋七月服甫

除而考功丞之命下考核平亭時譽翕然上猶以為散
地無試監察御史風裁凜凜眷遇尤篤陪祀圜丘被旨
進勺無違禮者縉紳多之明日圜丘署丞進瑞粟特詔
孟藻與通政使魯秉政作歌獨孟藻所作稱旨未幾除
參政出涖江西進階中奉大夫同日除官四百餘人上
諭衆曰劉璉勲臣子操心正大居家奉法歷官著勣故
委以重任也顯有異績且入中書矣衆迺始知上於孟
藻用之速由知之至而孟藻益感激圖報稱其在江西

也同官韓士原貪而苛沈立本憸邪而不知大體孟藻一以忠信介直自處臨事決議不為俯仰雖出語侵之不變一號一令忖度利病便不便而決從違造城磚厲民更其要約而倒懸以解督運吉安布粟無收而公私稱便淹禁囚徒充斥窮日夜之力疏理而囹圄以空此尤見褒賞於朝廷者也以此專使來錫監丞參政命書方屬意大用之而孟藻憤立本專恣致疾奄至大故庸非民之無祿而天奪之乎薨之日君子以其方嚮用而

遽殁降年又不永咸、涕洟盡傷焉伯衡竊惟劉氏先世之積累至誠意伯而始發誠意伯之遭進至孟藻而益隆亦顯矣乎況孟藻能篤其忠貞奮其材猷上結主知濟美先公生膺峻擢死裳異數是豈惟當世賢能後來聞其風未有不歆慕其忠孝者也然則其材雖不盡用而其忠則大行其命雖短而其名則已長孟藻復何憾於斯哉今伯衡以朋友執筆為銘誼也烏得而讓之銘曰聖皇龍興豪傑雲從運籌帷幄偉哉劉公令德不匱

有君為子繼武而作為天子使君鍾粹美强記絶倫不煩師教肆筆成文爰自弱冠善謀善斷不動聲色制亂將變事閘當宁當宁曰嗟允矣肖子亶其克家公雖退休心乎宸䰩上表上章君則奔走闕門峩峩出入不呵侍於燕閒家人莫過上公通侯罔不恭敬曰父名臣宜子之令柄臣憾公獨不已親因事迋嗌遷怒於君巧詆深文冀罔天聽君免於辜皇仁且聖求公遺書詔使臨門逌滕逌槖獻於帝閣皇欲用君君乞終制俞其請矣

申錫楮幣祥琴既御趨而造朝榮以好爵曾不崇朝第宅鞍馬以莫不賚其官再遷首尾三載君在考功有陟必明君試御史無回不貞厥彼大藩豈無方伯往參厥政徵君執托有兵有民有錢有糧有獄有頌有紀有綱晝思夕惟不遑啓處何利不興何害不去去害興利民罔時恫頌聲洋洋達於九重命書來錫昭示崇奬使者言還君已長往命難諶斯而止乎茲不秉事樞以究厥施年與材違皇用慨嘆遣文祭之親御宸翰恩禮優渥

終始哀榮君又奚恨雖死猶生輝映前人慶延後嗣銘以傳信作者太史翰林國史院編脩蘇伯衡譔

自怡集序

自怡集者中奉大夫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劉君孟藻所著詩也詩凡九十四首蓋孟藻少臨事而又年三十二以卒其所著述亦多散亡故其所見止此嗚呼為士者脩之於身施之於事業罔不假是以傳然使後之人頌其詩讀其書而尚論其世將不有賴於此

乎夫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者言之華者也古人謂有有道者之言有有德者之言予亦謂有有才者之言有道者心無所累故其言和平而不迫有德者心有所守故其言典雅而不肆若夫言之美者麗如毛嬙壯如荆卿奇如孫吳之兵富如陶朱猗頓隨取而有長篇短韻各自名家然語其才則有餘求其本諸道德則槩乎而未有也是以或失之淫或失之險怙或失之靡志得則矜以驕一不得志則怨以悱而詩病矣孟藻先中丞以

弘才大略佐上定天下策勲受封而且以文章擅一代之盛孟藻侍游輦下所與交者皆鴻師碩儒既而入贊考功試御史出佐大藩余嘗見其奏對詳明遇事剛果坐折姦倖不撓不阿宜其少年鋭氣盛滿於中今讀其詩顧乃温柔沖澹怛然有愛君憂國之至情而自視欿然如有不足噫若孟藻非所謂有德而庶幾乎聞道者耶予在鄉里辱游兄弟間及竊禄京師與孟藻侍詔闕下未嘗一日不相親也孟藻爲有江西之命而予亦侍

王之國閫中別去二年而孟藻不可作矣其子鷹以是編將刻諸梓屬予序之予義不得辭若夫孟藻平生大節作者述之已備茲不著洪武十三年二月望日將仕郎秦府紀善同郡黃伯生序

故叅政劉公哀辭 并序

孟藻姓劉氏諱璉世為處青田人皇贈永嘉郡公諱爚之孫故御史中丞護軍誠意伯之冢子也繇考功監丞歷試監察御史為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積

階至中奉大夫年三十有二以疾薨於位孟藻為人敏慧警頴書讀二三過輒成誦終其身不忘髫齔中即巍然狀成人習詩文操筆立就師自以為不如屬元之季所在盜起中丞仰觀俛察奮從真帝於大江之東為之發蹤指示謀不出幄而制勝千里算無策遺用能剗平羣雄混一四海定功受封為開國之佐當是時也孟藻獨將家屬處南田山中南田左右為草竊根據嘯聚不以時忌中丞任事將禽獮之乃偽為服屬而圖肆毒螫

於陰孟藻潛覺焉撫其豪酋結以忠義或委以利或惕以威或刼制其要害咸就規束莫敢蠢中丞之舊故姻戚與凡戲下之衆孟藻罔不人得其歡心侍中丞若嚴父夏日氣屏息慄戰於服退見孟藻煦如陽春谿若山谷無問遠邇賢不肖惟孟藻是附孟藻亦各有以處之不索毫髮及中丞之請老而歸也天子念其勲伐欲數得問勞孟藻一以介行李往來於京者不憚六七至則燕見於上類家人父子俯伏陳對詳中宜上嘗字中

丞言曰伯温有子足以翊贊春宮矣於是廷臣自宰輔而下鮮不踶盂藻者初甌栝之間有地談洋負險而遠又界於閩無賴倚為窟以私販負軍戍徒役逋逃不啻淵藪中丞病之入朝以為言請置巡檢於其地上從之執政權臣以出不由已不悅會中丞歸遣孟藻達封事郡縣不法者上輒施行焉而孟藻又不先以關白執政執政滋怒因抵以隙欲構入其罪賴天子明聖孟藻得無隨坐洪武六年也七年中丞復朝京師孟藻實從上

數欲官孟藻中丞辭遣之中丞既薨九年冬十月皇帝上緬玄象慨欽天之失職命御史齎詔謂孟藻令上其父所著觀象玩占等書及天文諸家言孟藻已縢藏石室悉取送官仍走謁於帝奏曰臣先臣基當屬纊時俾臣抱書入獻無失其業臣遵治命謹以緘閉無泄俟服闋上今已悉送官敢昧死以聞上嗟歎良久若曰卿忠孝具著宜留事朕孟藻叩頭嗚咽以未禫為請詔許歸終制賜鈔三十貫文皇太子召賜食更贈五十貫勉諭

彌厚十年夏六月既釋服遂拜考功之命考覈當其可稱厥職以謹飭見褒於上故不越年而超佐藩閫將有大任焉十二年出刑部尚書沈立本為布政使立本素謟附權臣至官即求所以媚之之事孟藻守特不可立本屢動以危言欲脅制孟藻孟藻恚曰吾廷受帝命參政江右知報國而已他所不卹何有於使哉發憤得疾六月某日終於公署訃聞天子為之震悼輟視朝遣使弔問親御宸翰為文祀以中牢於戲孟藻與余有通家

有兄弟之好余齒差長每班孟藻上暨余忝京官孟藻之來實主於余可否必籌飲食必耦寢必同度余泊於公事若沐添孟藻多憐余之色余後歸田里得與孟藻會者僅四五而孟藻仕矣孟藻性和平見幾明決雖待人無忤而内懷剛正動率循律於非義際毅然有不可奪之節余意其當桂石斯世康濟兆民異日弼守文之君為股肱心膂以享有太平嗚呼孰謂遽止於兹乎人之生患於無才有才患不見用既用患不能顯而得君

以行其志今孟藻才矣用於時尊且顯矣忠知於君而澤加於人矣家能為子國為良臣保有名爵正而斃焉生榮死哀尚何道哉雖然余於孟藻其能忘情否也孟藻之子膺以喪歸余適在溫不得撫其櫬哭諸野比葬又弗克執紼以窆悲可勝既耶追憶曩昔作辭以哀孟藻且書遺其弟仲璟俾膺刻諸冢上其辭曰南田毎毎兮武陽崔崔孰儲其精兮生賢孔才倚彼永嘉兮乃先厥開奮興翊運兮龍乗於雷良平其勲兮文驅鄒枚

克裕而後兮有植必培嗟嗟蓏藻兮棟梁之材辭華蔚充兮如瓊如瑰又多藝德兮既美且偲無纖與洪兮衆善畢該結知主君兮厥轂乃推朝登金門兮莫濟金臺啟沃既良兮夔龍我陪帝瞻豫章兮西江之隈曰茲庶務兮汝佐其裁繩衍愆疏滯兮澤被一垓方期顯庸兮陟司于台若和鼎羹兮以鹽以梅曷尸大塊兮函畀之菑民之無依兮西山云頹其志則誼兮壽齊於回有子與櫬兮載號而哀鬣如其封兮松栢是栽攄情託辭兮以

泄余哀琢之貞珉兮示於方來嗟嗟孟藻兮嗚呼哀哉

洪武十有三年歲在上章涒灘冬十月戊午朔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同郡吴從善製文

誠意伯次子閤門使劉仲璟遇恩録

洪武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早仲璟胡伯機於奉天門見欽蒙聖旨到歇處去每日來見十六日早朝奉天門欽蒙聖旨你叔叔的兒子著他快完了圖來見章三盐有甚麽人回奏有子聖旨你明年帶得來葉景淵家有

甚麼人你去尋問有人時與他帶將來聖旨你如今年年來見我各人與你鈔一百錠做盤纏回去十七日早朝謝恩奉天門宣諭你如今回去尋師問友但是有見識人師問於他你學得高了人皆師問於你便不做官也高尚了你每父親都是志氣人人說的言語都說得是人都聽他那時與我安了一方至有今日我的子孫享無窮天下你老子的子孫享無窮爵祿男子漢家學便學似父親樣做一箇人休要歪歪搭搭的過了一世

你每越我在這里年年來叩頭你每還是挨年這歇來你每小舍人年紀少莫要花堦柳市裏去你父親都是秀才好人家休要學那等潑皮的頑洪武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同胡伯機章允載葉永道於奉天門早朝欽奉聖旨教他每日日隨班朝見過節了著他回去二十五日早朝奉天門再面見欽奉聖旨你那劉當糧長的在這裏多時他家裏糧誰與他辦回奏訖欽奉聖旨每人與他伍錠鈔過節你每這幾箇也年紀小里讀

書學好勾當你每學學你的老子行我來這裏時浙東許多去處只有你這幾箇老子來到如今也只有你這幾箇每每和那士大夫翰林院說呵也只把你這幾箇老子來說你每家裏也不少了穿的也不少了喫的你每如今也學老子一般般做些好勾當鄉里取些和睦你每老子在鄉里不曾用那小道兒捉弄人他與人只是誠義所以人都信服他大丈夫多是甚麽做便死也得箇好名歪歪搭搭死了也干著了箇死藥景濂雖然這

般死他死在官我也常念他劉伯温他在這裏時滿朝都是黨只是他一箇不從他吃他每蠱了他大的兒子這小的也利害不從他也吃他每害了這起反臣都吃我廢了墳墓也發掘了那胡仲淵他若早依著我說也不到這上他只性緊了些憑父親到是有見識人便做先吃些虧到底也得箇好名胡家這小的癡早自將得這誥來我道那里得些誥來原來是他的我隨即趕得他回來他那哥潑皮又不至誠又要害我的軍我發他

在雲南金齒呵闕鈔了再叩頭聖旨我年時不筵席了這鈔你每將去買些酒喫過節再見我了去叩頭二十六日早朝奉天殿謝恩二十九日隨班洪武二十二年正月朔旦隨班行朝賀禮初四日早朝奉天殿再於華蓋殿面見欽奉聖旨你這幾箇小的雨下里天晴了回去等我郊祀天地了去十三日晴上御殿宣制洪武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大祀天地於南郊你文武百官自十三日為始致齋三日各供爾職隨班行禮十五日早

朝奉天殿午後大駕御南郊十六日晴郊禮畢駕回宮
上御殿隨班行禮慶成十七日晴上御殿賜宴行禮謝
恩宴畢出十八日晴早朝奉天殿再於武英殿面見聖
旨禮科給事中那里那中間小的是胡仲淵的兒子他
父親陣亡了這箇葉家他公公在江西做府官吃陳家
廢了這劉伯温是箇好秀才吃胡陳蠱了那胡家吃我
殺得光光的了這三箇父親都是好男子各與他五十
錠鈔那東邊長的是章三益的兒子與他二十錠鈔這

箇是胡仲淵的姪兒與他十錠闊鈔再於武英殿叩頭欽蒙宣諭你家去種田的種田有庄佃的使庄佃有伴儅的使伴儅你每還好學里一日便學三句學到四五十歲也好了你每父親便吃些虧呵如今朝廷也留箇好名你每自不知道胡你早將得這誥來我纔知道是你家便趕你回來爾那哥潑皮在那里且由他去十九日謝恩辭奉天殿再於奉天殿御道東邊面見欽奉聖旨你每回去行著好勾當休污了父親的好名你休道

父親吃他每蠱了他只是有分曉的他每便忌著他若是那等無分曉的呵他每也不忌他里到如今我朝廷是有分曉在終不虧他的好名你每大的教著那小的學著父親每行去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於華蓋殿面見欽奉聖旨呵這幾箇小的也來了各與他兩錠鈔過正了去於禮科領鈔再於華蓋殿謝恩欽奉聖旨恁每都在這裏歇著過正了去時再見我了去洪武二十三年正月初四日於華蓋殿面辭欽蒙賜鈔再

於奉天門左煖房内謝恩欽奉聖旨恁每回去至誠著恁老子都是君子這章三盖是箇善善良一箇老兒回家去好好的死了劉伯温他父子兩人都吃那反臣每害了我只道他老病原來吃蠱了這胡仲淵他鄉里都信服他與我帶將許多人來只他那大的子不才他在金齒呵等他在那里錦衣衛官爾引他這幾箇去見東宫與殿下説這幾箇都是有大功的我如今老了怕他不知道恐民間有是非傷著他殿下記著當令錦

衣衛官同內官引去文華殿見錦衣衛官傳旨訖敬奉
令旨我知道了洪武二十三年復獲山賊吳再起等三
名六月初六日見奏聞欽奉聖旨錦衣衛官與他收了
人你帶幾箇伴當來明日帶得裏頭來見了去初七日
欽奉聖旨那三箇是舍人的伴當各賞鈔五錠舍人是
劉伯温的兒子賞鈔壹百錠做盤纏回去長解的在那
裏著他入來賞鈔各壹錠闕鈔謝恩欽奉聖旨劉伯温
在這裏時胡家結黨只是老子說不倒聖旨你父兄做

一世好人都停停當當的了你父親吃胡家下了蠱藥
哥也吃他害了你老子雖然吃些苦麼你如今恰光榮
洪武二十三年爲冒名提取貴軍事十二月二十二日
見奏聞欽奉聖旨這是劉伯溫的兒子你那裏是軍罷
再見欽奉聖旨你記得父親的誥麼你帶得來麼回奏
帶得來聖旨便取得來取誥進欽奉聖旨宣吏部官聖
旨我到婺州時得了處州他那裏東邊有方谷珍南邊
有陳友定西邊有張家劉伯溫那時挺身來隨著我他

的天文别人看不著他只把秀才的理來斷到强如他那等鄱陽湖裏到處厮殺他都有功後來胡家結黨他吃他下了蠱只見一日來和我說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塊硬結怛諒著不好我著人送他回去家裏死了後來宣得他兒子來問說道脹起來緊緊的後來瀉得鱉鱉的却死了這正是著了蠱他大兒子在江西也吃他藥殺了如今把爾襲了老子爵與他五百擔俸回奏臣出力氣事盡死向前報本欲在襲封伯爵的事哥哥有兒

子在欽奉聖旨他終是秀才人家孩兒知理熱大功爵讓與哥的兒子好呵當宣劉廌進見襲爵二十三日具服謝恩欽蒙各賜金綉衣服壹套全鞶鞍馬壹匹撥賜南門内房屋壹處欽奉聖旨取得胡仲淵章三益葉景淵三家來二十四日謝恩就往所賜房欽奉聖旨你如今休去我也與你箇小職名兒與朝廷辦些事只著報喜的家人稍著書子去著他每來二十五日欽奉聖旨我考宋制除爾做閤門使夜來翰林院考了這衙門正

似如今儀禮司一般不著你管儀禮司事只要跟著駕
但是我在處爾便有著傳旨意發放事呵我如今著你
叔姪兩箇都回家去走一遭把你老子祭一祭祖公都
祭一祭便來二十六日謝恩二十七日吏部官引奏授
正六品欽奉聖旨與實授三十日辭回鄉祭祖洪武二
十四年二月回京二十日早朝奉天門見二十八日欽
奉聖旨著記事有不是我口裏說的說話他每胡添上
時你便來說傳旨宣與人三月初十日早華蓋殿奏事

蒙都御史為東牛事不明白蒙寬宥不叩頭繼即出班奏聞說有項都御史出班服罪欽奉聖旨閤門使奏爾里十一日晚朝奉天門欽奏聖旨今後爾每往來照管著朝班但有這等的便來說我雖不罪他也著他警省著已前胡陳在這裏無人敢說他後來惹得不好里六月十一日奉聖旨為雨澤愆期事著同衆官人到都察院刑部審錄冤滯因人七月二十七日充贊引官肅遼寧王行冠禮八月初一日午於奉天門御道上欽

陞谷王府左長史實授

陶學士集　　　　　別集類五　明

陶學士集序

先生姓陶氏諱安字主敬太平當塗人也元時嘗以親老養艱再為書院山長歲乙未起從太祖高皇帝為太平興國翼元帥府令史尋陞都事丙申為江南行中書省左司員外郎尋陞郎中辛丑為黃州知府尋知饒州吳元年為翰林院學士尋以重臣出參江西行省政以卒其學以濂洛關閩為師讀書守居敬持志循序致精

之法博涉經史尤精於易所為詩文甚富其存者在元有辭達類鈔在中書有知新近稿赴武昌有江行雜詠守黃州有黃岡寓稿在桐城有鶴沙小紀總若干卷今刻置太平郡齋則前守嚴陵徐公時中圖其始今守嘉興項公誠之成其終當塗學諭鉛山張君天益校其譌次其類而郡倅董君德美張君瑞夫辛君公應李君宗漢守儀皆與聞其事焉蓋距先生之卒已百三十餘年矣嗚呼帝王之興必始於得士士當變通之世亦必擇

夫可與興帝王之業者而後事之若伊尹之就湯呂望之歸周張良之從沛公鄧禹之赴蕭王彼豈茍焉自市者哉所歸而人從之所言而人賴之蓋其負救世之才藏待時之器而繫天下之望也久矣當元之末南士類擯不用先生為貧而仕低徊散地其精華果鋭之氣一寓於文辭而不得見諸設施此蓋天命有歸將啓我國家文明之運而陰蓄異才以為之輔也及聖祖渡江之初先生首率父老迎謁轅門龍姿鳳質決於一見慨然

以身許之其在易即乾之五二同德相應可謂千載一遇矣于時豪傑並爭地大兵強者相望然皆嗜殺好貨取快朝暮非有撥亂救民之志聖祖既得先生善其謀而用之渡江之明年定金陵據形勢遣使者旁招俊彥置之左右諮訪治道王師所加主於弔伐不殺降不刼掠不燬民居根本既固威德日隆數年之間全有江南遂成帝業葢國初才智之士乘時奮身以效其尺寸者多矣而實先生為之倡我聖祖興自南服而致天下一

統之盛自開闢以來所未有而實先生黼其衷也由此觀之先生之出處事功視古之君子豈甚相遠哉先生嘗自謂謀畧不如劉基文學不如宋濂治民之才不如葉琛章溢亦屈巳推賢猶房杜之於王魏耳然帷幄之贊襄黄饒之惠政聖祖深嘉而屢賞之翰苑之設所以崇文治也而先生首膺學士之選語當代之名臣或未有出先生之右者矣胡君子之論贊獨遺先生而弗及耶先生志於道德功名其所樹立固不待文而傳然以

其鄉往之端生蓄之富凡筆之簡札者類皆深醇醲郁辭備理正固宜登名於文章之籙也古稱文如金玉即埋没於一時而其精氣光彩不可晦蝕必有收而寳之於後世者茲集遇二守而傳非此類也夫覽者慕其人而論其世則知斯文參天地之化為不誣而儒者難與進取之說陋矣

弘治十二年歲在己未春正月既望賜進士及第儒林郎左春坊左賛善國史經筵官兼侍皇太子講讀鉛山

費宏序

王忠文集卷二十四

附録

青岩詩集序

李東陽

夫世之有文獻大者關天下次者關一鄉而小者關一家其政行風教可考而知也故國有史冊鄉有傳記家有譜乘又往往見諸制作著述之間史傳及譜絜綱而舉要勢不能以繫天下獨其人之所自述作則凡志操功名之詳皆得備書而無所遺焉然以天下之大古今

先後之邈且久則其詳者勢亦不得以盡存必辭暢言
達然後可以自見乎世故古之君子有立德立功立言
言雖細亦世之所不能廢也說者又謂必爲之先則其
美彰必爲之後則其盛傳故所謂文與獻皆維世者之
責及其亡也則雖門生故吏不得以佐其官長鄉黨之
子弟不得以諛其先達而況子之於父孫之於祖哉故
文獻者可以觀世矣予於青岩王先生之詩竊有感焉
先生待制忠文公之孫博士公諱紳之子博士嘗從宋

太史游與方遜志為友先生為遜志所教見許以女暨其難之及也實嘗周旋其間文皇帝念忠文死國宥先生於遠繫且欲用之而先生以疾歸所編有皇朝文纂金華賢達傳續真西山文章正宗而所著詩尤多君子謂國朝文獻金華為盛王氏於金華為尤盛蓋忠文之文章節操闗天下休明之兆而繼志述事如博士公者非適為鄉里之望也若先生孝義與日不失世守而所謂詩又和雅冲泊粹然不失守忠文之法獨一家之範

而止哉然則雖其詩亦不可以不傳先生之子中書舍人汶輯其詩數帙間為選訂中書君在南雍又屬令太史棊選其尤粹者此集是也中書君既謝事歸梓之以傳予慕王氏文獻之盛又信中書君之請故序而歸之先生諱稔字叔豐號青岩文莊者門人私謚也

贈王仲縉序

李東陽

饑而食飽而嬉營私而鶩利生無聞而死無述者衆人也食焉而思思焉而行不憂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修

不懼其家之無財而懼乎名之弗揚者君子也衆人之所為切於身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夥君子之所務事既緩而功亦遲故衆人多笑之而不知衆人之所為又君子之所悲也吾昔年舟還自金陵泊姑蘇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予曰此元僞吳張氏宫也予問今其家安在則已無噍類矣問其人名字則已莫有知者矣及至錢塘道西湖舟人數謂予言林處士事曰此處士故宅也此處士墳墓也此處士曾游之地也予未嘗不

為之太息方張氏盛時據數州之富擅王侯之貴驅百萬之人以給其所欲其車服宮室妾媵珍寶騶從師徒僭擬乘輿亦自謂一時之雄矣而今未下十年乃若此處士在時破廬弊褐羸童野鶴出入於烟霞水石間其窮困莫比今越二三百載姓名猶灼然在人耳目則區區之富貴者何足道而士之貧賤又何足憾哉且處士特一詩人其自立者非能如聖賢之宏大深遠足以明斯道而淑來世猶能如是况夫君子之希聖賢者乎吾

友王仲縉年少好學其所志甚美而其鄉人竊笑之以為迂仲縉告予予恐其沮於衆人之笑也故告以斯說使仲縉知為學之足恃而益思自勉使衆人知所有者之不足道不暇笑人而自悲也

祈天永命疏

王緯

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必祈天永命以為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人君修德而已君德既修則天眷自有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

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為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為政故能成四百載之業簡策所載不可誣也欽惟陛下負不世出之資奮大有為之志艱難十年大業已成周之文武漢之高光蓋無讓焉臣竊聞之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為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

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人君體上天生物之心故一動一靜之間務合乎天不然則天必示之變異以警戒之人君誠能修德則豈不足以當天意而承天眷哉此臣所以願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恃君以爲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已之休戚以君民同一體耳古者藏富於民言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陛下近發德音蠲茶課免軍需蠲邊郡之租稅民心咸悦得以遂其有生之樂然浙西既平租

税既廣科斂之當減猶有可議者此臣所以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廣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今建國之始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謹舉帝王為治之大要以聞無謂者之常談而不加覽焉

梅思禮授大都府副使制　王縝

建庶官以臨萬國任莫重於本兵掌邦政而統六師選

必先於碩輔具官梅思禮材質驍勇器量雄深胷襟韜略之奇被服詩書之雅早登華貴作鎮藩翰保境安民待四方之底定提壃籍户要一旦而來歸明炳幾先忠於内附蓋去留灼知乎天命肆危疑克斷以人謀辭項從劉知同曲逆舍囂去述識擬伏波凡我師徒束兵而下淮甸曁具士女安堵有如泰山靖言思之厥功懋矣是用擢居宥密俾贊樞機匪彰效順之勤式示輸誠之勸於戲立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既肇錫以殊恩奮

國士之報以酬國士之知益圖臻於顯効可授大都府副使

王君子充字序　　宋濂

同門友王君子充謂濂曰褘名凡三易初名偉次名湋後復更今名文雖易而皆從韋者以其聲之近也其名偉暨湋時鄉先達内翰柳公文學吳公嘗為之説唯今名未有暢其義者幸同游學文獻黃公之門敢以累吾子尚有以詳告褘也濂曰子充具欲存古之道哉夫褘

之為物古之蔽膝所以被於裳衣之上覆其前者也其制則上廣一尺下倍之頸視上廣而劣其半肩之革帶視頸又去五之三其名則江淮謂之褘或謂之韍關西東謂之蔽膝魏宋南楚謂之大巾齊魯之郊謂之袯襦西南蜀漢謂之曲領或謂之襦裨又謂之襜陳楚謂之衳其義則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唯知蔽前後而已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不忘其初也今吾子充間居烏傷谿上日求四庫之書擩嚌其芳潤而馳

驂厥辭藻火炎而交龍飛林豔媚而川葩鮮翠霞縈而頳虹迴可謂能一時之至文矣今乃以緯為名而子充是字殆欲存古之道以反無文之文乎無文之文其文之初乎於戲子充之不忘乎初者豈直文而已哉由是而充之酒醴嘉矣必思玄酒明水之為尚焉莞簟安矣必思蒲越稾鞂之為貴焉黼黻文繡美矣必思疏布之可登焉丹漆雕幾華矣必思素車之可乘焉昔者先王以此交神明而防民行者欲人反始尊質也子充率是

道也泰古熙醇之行可馴致矣夫以燔黍捭豚不可施於禮文繁縟之日卷領結繩不可用於太樸分散之時此無他勢有不同也況為士者當與世推移因其所宜變而通之以開國承家為務而欲泥古之質詆今之文譬猶圓枘而方鑿必有不合者矣雖然此非所以言子充也子充厲古學而惇古行者其心亦豈恤戾於今哉蓋古之士也確令之士也爽古之士也白令之士也墨古之士也靖令之士也奔古之士也貴令之士也賤子

充欲存古之道者其將反始而尊質乎成已成物之道皆能由是而充之庶幾無媿於名若字矣乎濂也不敏亦嗜古學者也姑因子充之請為詳舉諸經之疏及爾雅方言說文釋名等篇而暢其義如此若所云婦人之褘謂繡也繡綉也即香櫻也王后之服褘衣謂畫袍也褘當為翬即翬翟也五采純備者也皆非子充命名之義也同門友金華宋濂述

王氏兄弟字說　　方孝孺

翰林待制烏傷王先生有二子曰綬曰紳次第加布於首各請字於金華太史公公字綬曰孟緼紳曰仲縉孝孺告之曰美哉乎二子之名與字也其為用貴矣朝廷宗廟之禮穆穆在位百辟布列登降俯仰之際鏘然有聲者非珮玉乎即而視之天子之玉白也公侯之玉山玄也大夫世子水蒼暨瑜也士則瓀玟也而貫之者非綬乎綬則皆綬矣又即而辨之天子以玄組公侯以朱組大夫以純組世子以綦組而緼組則士也緼者赤黃

之色而孟緼之守以之豈非有望其修士君子之行而不爽於用者乎鳴呼綬以貫玉而鳴乎朝廷宗廟之中孟緼嗜學綴文煥爛而和平孝孺深願孟緼之貫道以鳴國家之盛也雖然綬之所繫者非大帶乎大帶之垂者非紳乎大帶之博四寸素而朱裏者天子也而裨以朱緑素而裨垂者大夫也而裨以玄華練而裨垂之下者士也而裨皆以緇士之紳三尺有司去其五寸紳與帶非二物也謂紳為帶可也謂帶為紳亦可也其等雖

異而其為用約身而縉笏者則一也笏之制天子諸侯大夫士以球玉以象以魚須文竹以竹本凡四等而將事執玉之時皆縉於紳是紳者一身之約束而敬之本也黼冕之卷然袞繡之班然非紳以約之未見其服之稱也球象之温然文竹之燦然非紳以縉之未見其有所措也而仲縉之字以之豈非望其謹飭自持而致於用者乎嗚呼紳之用要矣昔之稱大儒君子曰縉紳先生孝孺深願仲縉益勉而思以嗣待制君之德也抑竊

聞之待制君之名為禕而字為子充禕亦既服之貴者昔太史公嘗推其義且相期以文顯亦既有徵矣今二子也亦有美名孝孺何人敢繼太史公之後哉雖然二子也其尚無忝厥父孝孺雖愚又安敢不勉洪武十二年歲在己未十一月朔日撰

初嘗杏

南京杏子紅如火四月初嘗味正齊想得故園三徑熟茅堂西畔壓枝低

題秋江釣圖

江雲漠漠雨霏霏釣魚船邊秋鴈飛九月京華看圖畫好山何日賦將歸

清江文集卷二

鐵崖先生傳

鐵崖先生者名維禎字廉夫姓楊氏世為紹興山陰縣人母李氏夢金鉤自月墜於懷既寤生先生少穎悟好學日記書數千言父宏為築萬卷樓鐵崖山中使讀書樓上懼性弗穎易怠去梯轆轤傳食積五年貫穿經史百氏雖老師弗及因號鐵崖登元泰定丁卯進士第授承事郎天台縣尹未幾丁父憂服闋改紹興錢清場司

令坐損鹽久不調遂放浪錢唐與道士張雨遊西湖南山窮日夜為樂至正初詔徵天下儒臣修遼金宋三史先生不得預史成正統訖無定論乃著正統辯其詞曰正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革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下歷數之相仍者可以妄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

伯之權非不强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越之號非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借此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僭僞之名而論之也尚矣先生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地之偏而奪其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降昭烈以儕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矣復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與志三國者等爾以致尊昭烈續江左兩魏之名

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問朱氏述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挈統者在蜀晉而抑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泰和唐始於羣盜既夸之後而不始於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於春秋之大一統然則今日之修遼金宋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辨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公修遼金二史

矣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歷之間屢勤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於南之後拘於遼金之抗於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荒唐怪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

八部之雄至阿保機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勢浸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改於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機訖於天祚凡九主歷二百一十

有五年夫遼固唐之邊夸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覦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承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金之有國始於完顔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茍逃性命於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而簒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克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顔氏世為君長

保有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為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詞以告和結為兄弟晚年遼為翁而宋為孫矣此其說之曲而陋者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興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為紀傳而以漢唐為正統必以吳魏為分繫而以蜀為正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閱萬世而不可泯者也議者之

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為簒逆不當合為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簒克用氏父子以為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當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簒其國亦非正矣契丹氏擄出帝改晉為遼漢興而人心應漢謂之承晉又可乎縱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遠蕪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為閏以宋統不為受周禪之正也吁茍以五代之統

論之則南唐李昪嘗立大唐宗廟而自稱爲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漢繼周乎但五代皆閏也吾無取其統吁天之歷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千載歷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爲正則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閏爲統也宋不必膺周接唐以爲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爲南史爲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自以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

自是天人交感而宋太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王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遺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厄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凢百有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為遊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未絶為得統可乎好黨君

子遂斥紹興為偽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為遊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革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即東漢西漢之比爾又非劉蜀牛晉族屬疏遠牛馬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正閏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承在江東矧嗣祚親切比諸光武重耳者乎

而又可以僞斥之乎此宜不得以渡南爲南史也明矣再攷宋祖生於丁亥而建國於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歷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

是又以編年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中華之統正而
大者皆不在遼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昭矣然
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當在平宋而不在平遼與金之
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統之旨而
急於我元開國之年遂欲接遼以為統至於咈天數之
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萬世是非之公論而不恤吁不
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
唐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閏代之承欲以荒夸

非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為何時待今聖人為何君也哉嗚呼春秋大一統之義吾已悉之請復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位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受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九年而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伐紂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統始集焉葢革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絕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絶則當日之統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

來集也成周不急於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急於太祖開國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禹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沒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孟子傳焉孟子沒又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楊氏之傳為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子

朱子没而其傳及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在宋而後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嗚呼世隔而後其議公事久而後其論定故前代之史必修於異代之君子以其議公而論定也晉史修於唐唐史修於宋則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無讓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議公論定者自任而又諉曰付公論於後之儒者吾不知後之儒者又何如也此則余為今日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堂大

國林林鉅儒議事為律吐詞為經而正統大筆不自豎立又闕之以遺將來不以貽千載綱目君子之笑為厚恥吾又不知負儒名於我元者何施肴目以誦孔子之遺經乎洪惟聖天子當朝廷清明四方無虞之日與賢宰臣親覽經史有志於聖人春秋之經制故斷然定修三史以繼祖宗未遂之志甚盛典也故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館之諸賢為未足而又遣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負其任以往者有其人矣問之以春秋之大法綱

目之主意則概乎其無言也嗚呼司馬遷易編年為紀傳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蕭茂挺能議之孰謂林林鉅儒之中而無一蕭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倡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為宋遼金正統辨以俟千載綱目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運之王以分正統之說者此日家小技之論王勃兒輩之佞其君者爾君子不取也吾無以為論辨出見者避之謂其正大光明雖百世之下無以易之者欲獻不果去遊

吳興遂至姑蘇而華亭大姓呂翁延於家誨子弟八年始除杭州四務提舉同年楊子宣為江浙省參知政事惜其才欲薦於朝疏未上卒十二年汝潁兵起南北騷然先生既受代即辟地富春山後依元帥劉九九於建德九九敗後挈家歸錢唐艱難困蹐嘯歌自若十八年太尉張士誠知其名欲見之不往繼遣其弟來求言因獻五論及復書斥其所用之人其略曰閣下乘亂兵起首倡大順以獎王室淮吳之人萬口一詞以閣下之所

為有今日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殺一也開善言則拜二也儉以自奉三也厚給吏祿而奸貪必誅四也此東南豪傑望閤下之可與有為也閤下孜孜求治上下決不使相狥也直言決不使遺棄也毀譽決不使亂真也惟賢人失職四民失業者尚不少也吾惟閤下有可畏者又不止是動民力以揺邦本用吏術以括田租銓放私人不承制出納國廪不上輸受降人不疑任忠臣而復貳也六者之中有其一二可以喪邦閤下不可以不省

也况為閣下之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矣爲閣下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無恤下之政矣爲閣下之親族姻黨者無祿養之法有奸位之權矣某人有假佞以爲忠者某人有托詐以爲直者某人有飾貪虐以爲廉良者閣下信佞爲忠則臣有靳尚者用矣信詐爲直則臣有趙高者用矣信貪虐爲廉良則蹠蹻者進惰怠者退矣又有某繡使而拜賊乞生某郡太守望敵而先遁閣下禮之爲好人養之爲大老則死節之人少賣國之人

衆矣是非一謬黑白俱紊天下何自而治乎及觀閣下左右參議贊寀者未見其砭切政病規進閣下於遠大之域使閣下有可為之時有可乘之勢而迄無有成之效其故何也為閣下計者少而為身謀者多則誤閣下者多矣身犯六畏釁關多端不有內變必有外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閣下狃於小安而無長慮此東南豪傑又何望乎僕既老且病爵祿不干於閣下惟以東南切望於閣下幸采而行之毋蹈羣小誤人之域則小伯可

以為錢鏐大伯可以為晉重耳齊小白也否則麋鹿復
上姑蘇臺始憶東維子之言於乎晚矣東維子葢晚年
所號也衆惡其直且目為狂生時四境日蹙朝廷方倚
丞相達識帖木兒為保障而納賄不已復上書風之由
是不合久之徙松江受業者益衆雖武夫悍卒識與不
識皆知得其文為重大明革命名諸儒考禮樂洪武三
年正月至京師年已七十有六有疾得請歸夏六月卒
太守林孟善為買地葬之先生為人不尚峻絕之行接

引人物稱之恒過其實士以此咸附之而於貧者亦未嘗校曲直他日過之如初有貴遊子既破產流落淞上數踵其門竟持所購倪雲林畫去左右欲辱之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為介耳非盜也務掩人過如此性不好飲特溺於音樂出必從以歌童舞女為禮法士所疾一日遊盤龍塘夜抵普門寺宿盜伺其亡盡竊所蓄物黎明家人往白之賦詩不輟直語客曰老鐵在是區區長物又奚恤衆服其飈家隱三吳屢遷其居

有曰草玄閣曰籍景軒曰拄頰樓其曰小蓬臺者以紹興之山名蓬萊示不忘鄉里云後止臺上不復下且榜於門曰客至不下樓恕老嬾見客不荅禮恕老病客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飲酒不輟樂恕老狂所著春秋大意左氏君子議史鉞麗則遺音及志序碑銘贊頌古樂府近體五七言詩鐃歌鼓吹曲凡若干卷行於世

論曰元繼宋季之後政厖文抗鐵崖務鏟一代之陋上

追秦漢雖詞涉夸大自姚虞而下雄健而不窘者一人而已湖南李祈評其所作曰玉光劍氣自不可掩身屢詘而名益昌良有以夫仕止典市官卒不得大用噫君子之所貴又豈位也哉

始豐稾卷八

書宋學士所書陳思禮孝事後

余讀學士宋公所書陳思禮孝事未嘗不歎思禮至行不能及者陳四明儒家思禮甫七歲其父不幸蚤世母夫人石氏誓不它天以鞠育之夫人又以思禮陳氏獨子敎之甚嚴思禮亦克承母志力學惟謹曁弱冠石夫人與之議婚已而夫人歿思禮創鉅痛深奮欲隨母死稍親戚朋友力慰解之乃止年二十四親戚朋友勸之

娶思禮掩耳不答衆迫之曰娶妻以為養也吾親既没何以娶為親戚朋友据義責之不得已從之及期合巹危坐誦蓼莪之什凡七晝夜不輟哀動人人嗚呼遠則易忘人之常情也思禮不忘其親如是可謂至矣人有恒言孝衰於妻子以思禮觀之豈其然哉思禮又甞作堂為時享之所額曰如在及以貢至京師入太學為上舍生宋公及御史中丞劉公鄂省叅政陶公凡朝之大夫士咸愛重之為歌詠論著甚悉予因撫學士所書孝

事有合於延古所謂卓行君子所為者表而出之云

始豐稾卷九

答宋內翰書

近樓主簿至伏承手帖從審履候康裕兼獲快覩呂公孝感詩序不勝忻慰所付詩序尋偕樓簿送與呂公去訖未遑奉報十五日王犬至又承畀以高文一通讀三過喜幸喜幸區區不腆之言何足以文自命初意不過欲得閣下一二百字冠諸雜稾之端以假重耳詎意過

蒙不鄙䚡以舂容大篇極論文與道所繫之重且備作世俗之文之畔於道者為非如以一變為知言而與之言者至謂孟氏之後世不復有丈夫豈閤下為是過高之論哉葢謂孟氏之後文之純乎道者寡爾必如所舉宋之舂陵河南横渠考亭之著述斯無間然矣乎開闔反覆沛然盡其所欲言讀之心開目朗使人曉然知文為載道之器而凡不合於道者皆不足以為文信若以不才為知言而為之盡者為䚡之厚非所敢當也一變

才質陋劣自度不足以與於此然自向學頗知文以爾雅為貴故凡綴緝稍成篇段力加隱括以求不戾於道以謂求而不至猶愈於不知求者也向在史局承裁畫於下執事問嘗質以鄙見閤下不以為謬且見謂為是心常服之茲承見教其敢以奬借為足政當竭其年力益勵不懈以求其至爾雖然閤下此文匡世之文也特因不才而發之耳此文之行天下學者殆將靡然一趨於正不至蹈前弊而自畔於道矣惟昔文章之弊必有

豪傑之士乘維新之運振而起之厥今振而起之者非閣下其誰尚奚慮不知者以過高見尤而自遜也人回謹布向往之私不備

始豐藁卷十

周子治小像贊

士林之彥官門之良其外若柔其中則剛味可以致乎芻豢之美分則甘乎藜藿之常處煩劇而學問益力渉患難而志氣彌強此其人之所守苟非有見乎道安得

不隨俗而低昂吾嘉其人庸揭其芳

周草庭小像賛

氣剛而仁性介而通其事親也以竭力為孝其處友也以相規為忠非聖之書不讀其為學也正名世之文乃好其論學也公斯人也觀其志之所向夫豈流俗之所可同者乎

李克成小像賛

其貌若腴其氣則清混其跡於市廛而不必乎山林之

遂老其身於韋布而不慕乎軒冕之榮惟嘲風咏月以寄其平生而曰吾外氏詩派是承斯人也行不絶俗而學不務名者乎

蔡翁小像贊

氣和而充識周而通雖栖息在市廛之内而動静有山林之風故其養高之術有類韓伯休而致贏之策不慕陶朱公乃獨教其子以經訓菑畬為功此其人豈非處其已以約而遺其後以豐者乎

黄主簿朝冠像賛

鼓篋辟雍發軔花縣神采煜然允也時彥元冠在首華佩在躬天閼伊邇敢不恪恭

樂枡哀辭

樂枡字承之定海縣人也枡故儒家而占籍清泉場亭户他場有以鹽事致訟遂起詔獄事連清泉枡嘗為其場亭户首領當就逮置對遂自引伏法吏傳致坐枡胥靡枡有才學且仁孝自傷墮在謫籍私自計曰吾庸日

遠度罄家資不足以給誠罄家資給我而吾父母使凍餓吾亦焉用生為設吾死雖傷父母心使吾父母生而有養是吾不死也且幸有稺弟在可以服勤吾計決矣遂自具為書屬其家僮與其父訣而自經於逆旅以死枅既死其父方以博學被名行至吳門遇其家僮始得枅遺骸並所為永訣書含哀茹毒躑躅不能前且使者趣行甚急乃以葬枅事屬其家僮而去其父年已老自傷其子死不以命容顔日益憔悴比入見上顧其老不

使任事賜還鄉里其還也語余以析死狀悲不自勝余亦為之欷歔於邑且求余誄之余固未暇其明年春自定海貽書於余曰吾兒已葬而吾舐犢之情不能自已既為著其生死歲月納諸壙子忍不畀之言乎因繫之以辭以紓其哀其父名良字仲本辭曰

嗚呼人之生世有萬不齊不賢者或有不虞之譽而賢者乃有无妄之災如樂氏子者可謂賢矣至於如此而死哀哉雖然知子莫如父為之父者既有以慰之九京

之下則夫枏之不幸亦又何哀

始豐藁卷十四

六一泉重建祠堂疏有序

六一泉者東坡先生會勤上人哭歐陽公之處也泉在孤山之趾勤上人之居在焉熈寧四年先生通守錢塘别公于汝陰里第明年秋七月公薨先生以上人與公雅也會哭于其舍又十有八年先生乞郡得知杭州比至官上人已化去獨其徒像公與上人事

之先生未至之數月泉出於舍後其徒因請先生識之先生追念上人存日與先生抵掌談公稱公為天人謂公雖不至杭公之神明無所不至因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以公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故也先生為著泉銘其徒既作石屋覆泉且刻泉銘于泉上宋南渡後廢勤舍為延祥觀元初又廢觀為帝師祠泉沒于二氏之居者幾三百年元季兵燹泉始軒豁呈露但石室已摧而泉銘亦為他僧舍舁去有僧曰行昇

者鉏荒滌垢圖復舊觀既仍樹石屋且求泉銘還于舊處欲建祠堂一區如當時祠公與上人故事而力有未逮未免持短疏求之好施之家與凡儒宗之英釋門之老助財成之庶幾歐蘇二公與上人之流風雅韻同不泯云

伏以勝地實在名邦勤上人于此幽棲蘇長公因之數至迹公緇素同登歐子之門誼重死生會哭孤山之下惟精誠有感通之理故山嶽出迎勞之泉名聿表

于懷賢恍式昭于薦菊顧淵泉有永幸有文派俱流雖名號僅存幾逐刼灰共化欲存故迹必建新祠此舉非為福田實欲共成勝事儒冠僧衲請恢雅量以相成山色湖光行與高風而共遠願言樂助毋誚濫干謹疏

吳山重修文昌祠疏有序

文昌祠在蜀之潼川實司科舉之事宋南渡後有祠在吳山之巔葢蜀士赴舉者所創也自經兵燹頽圮弗治聖朝更化首詔科舉取士乃者賓興而浙司得

人為盛此皆神明陰相斯文所致而揭虔妥靈之地弗致崇嚴庸非斯文之恥乎用持短疏徧告同志之士共修葺之伏望慨然幸甚

伏以英靈發現肇迹遠在東川神氣流通降祥乃及西浙屬文運方興之日應國家急材之需相我士於棘闈悉登名於桂籍嵯峩遺廟尚左江而右湖寂寞神棲乃傍穿而上漏既蒙陰隲之賜敢忘昭報之忱爰務重修有干同志白騾數至定驚棟宇翬飛黃牓多賢共賀人

材輩出尚資靈貺助我皇家

昱大徹講主住台州能仁教寺草疏

維大能仁教寺在台州東掖山之陰蓋浙水東法窟也異時有文明海慧大師者以全悟大辨之材唱道其處今三十年矣山空水寒未有能嗣其響者虞江大徹昱公益宋劉忠諫公之裔海慧之入室弟子也器宏而深機圓而熟部有大小之别而會其說非同非異與有内外之分而歸其極無此無彼雖嘗出世於越之明真杭

之雷峯是謂牛刀試邑未足以發其藴能仁五山之歸然者也今天下第一禪林乃公論所出之地咸謂以若而人宏師道於旣往振宗風於將來孰曰弗稱行矣泉出雙源無非實相松鳴千樹總是妙音法席之虛久矣尚無尼其武哉謹疏

相本空講主住蕭山延慶方外草疏

諺云求美木者必於鄧氏之林葢本其所産者言也在昔浙河之西有大浮圖曰湛堂澄公丕闡天台教觀之

學坐大道塲說法以振其宗號稱浮海大師其得度寺在會稽山中凡託衣盋之傳必擇根器之邁倫者為之徒若本空上人蓋其曾孫也上人識朗而融機圓而熟佛海化去所以發明性具之旨見於遺書者具在上人不假擔簦躡蹻求師於遠即書可以領悟所謂鄧林有美木者以此上人蓋嘗出世杭之寶林今蕭山之延慶虚席僧司会論以上人補其處夫制於數者時也不為數所制者人也延慶雖當兵燹之餘江上之山色湘湖

之水光宛然在目興廢起弊以還舊觀獨不在于人乎

衎矣其勿遲辱在交游用伸勸請

考古文集卷二

造化經綸圖

又名三極合一圖

火
禮
亨
木 仁 元 信 利 義 金
土
貞
智
水

造化經綸第二圖

禮

敬謹讓謙

亨

元

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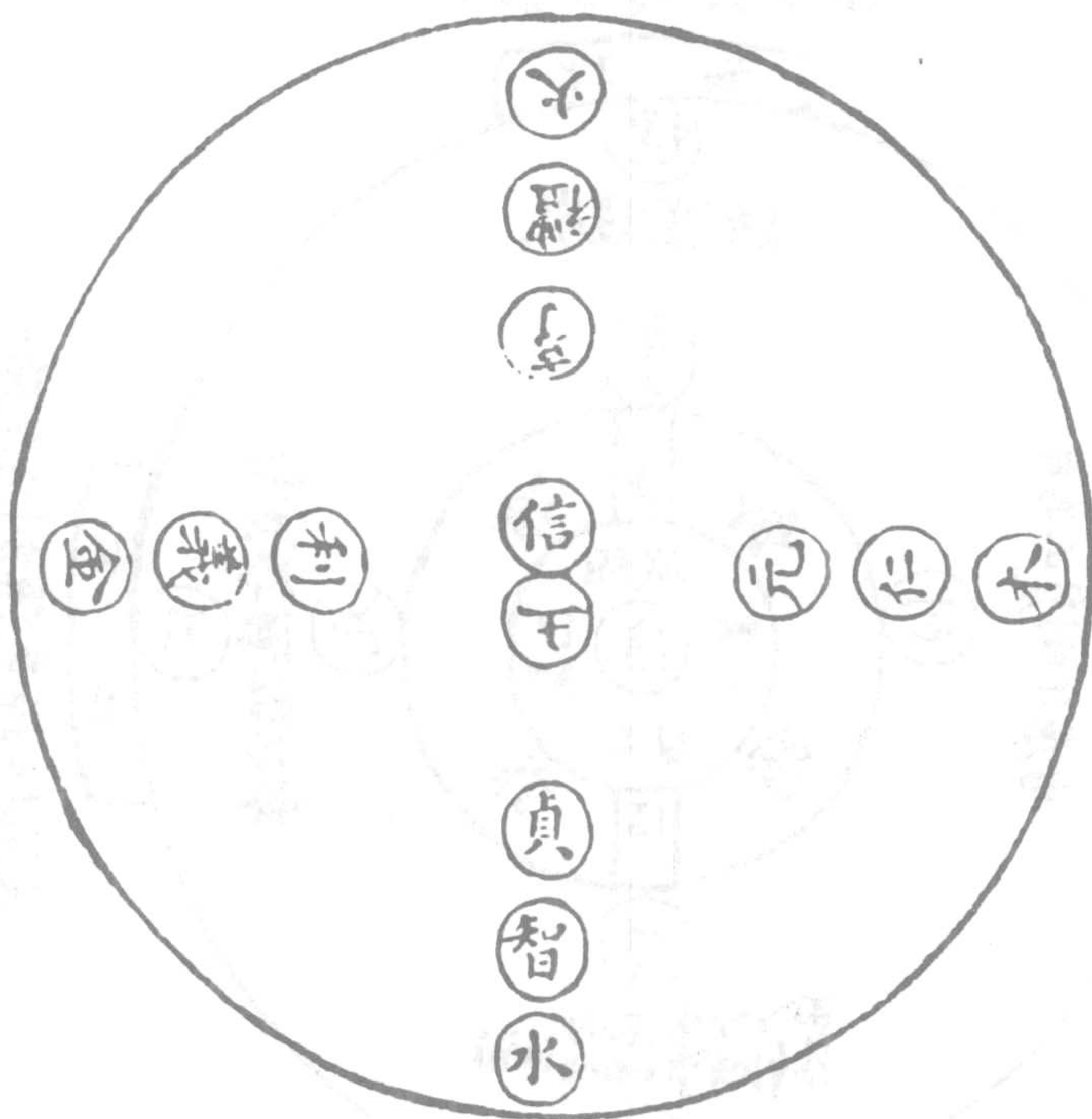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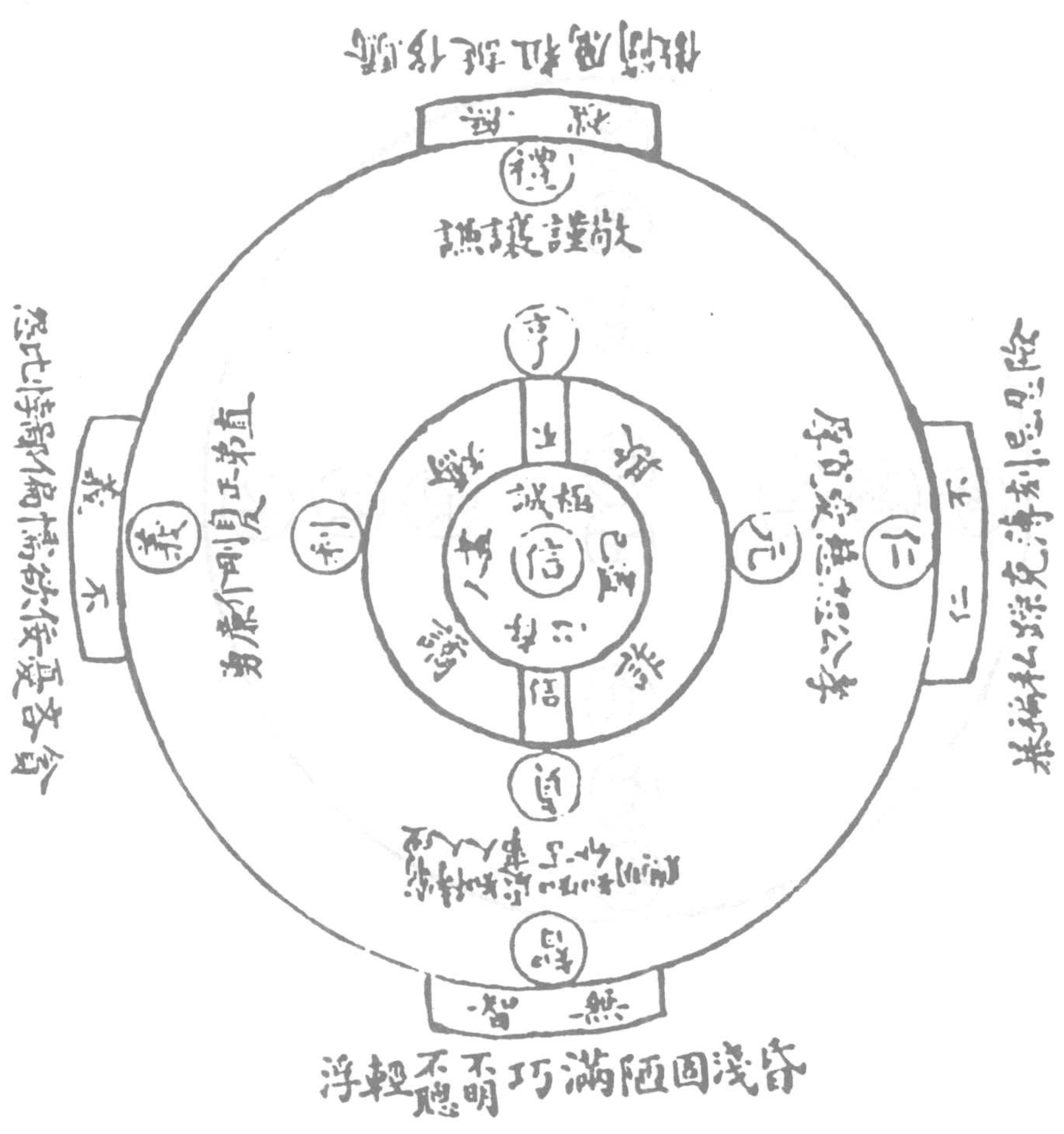
利

義

信

智

無智

昏淺固陋滿巧不明不聰輕浮

大全集卷十八

送劉將軍

朔風吹沙復吹雪笑解吳鉤初欲別酒酣擊筑和悲歌將軍出關車騎多

皀藻集原序

文以理為主而氣以發之理明矣而氣或不充則意雖精辭雖達而萎薾不振之病有所不免蘇文定公曰文者氣之所形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至善觀文者觀其氣之所養何如耳唐虞三代之文尚矣自秦而下文莫盛於漢唐宋漢之賈董班馬劉揚唐之李杜韓柳宋之歐蘇曾王之數公者各以文章名家其初豈必

追琢絺繪學為如是之言乎其所以寬厚宏博汪洋放肆而不可掩者則其浩然之氣所養可知也我太祖高皇帝龍飛之初鑒近世華靡之弊制誥典冊之文一尚淳樸當時在兩制居史館者皆極天下之選而高先生季迪其一人也先生名啓姑蘇人自少警敏力學弱冠即以詩文鳴於鄉郡張士誠據有浙右屢以禮招之不就避地居吳淞江上以詩文自娛樂洪武初以廷臣薦與修元史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復命教授諸王久之

拜户部侍郎以年少不敢驟膺重任辭歸故鄉益肆力於詩文居數載不幸以故人得罪没於京師年甫三十九其詩有缶鳴集有婁江吟槀有姑蘇雜詠皆已久傳於世四方之人莫不知其詩名而獨未見其文也予來姑蘇訪求於先生之内姪周立得其手鈔先生之文曰鳧藻集凡五卷因取而讀之愛其意精而深辭達而暢有温純典則之風而不流於踈略有謹嚴峻潔之度而不涉於險僻該洽而非綴緝明白而非淺近不粉飾而

華采自呈不追琢而光輝自著葢由其理明氣昌不求其工而自無不工也讀之不忍釋手自是其集留予所者十有餘載今年春監察御史錢唐鄭公士昂過予公館中論及先生之詩而亦以未見其文為慊予因出是編相示鄭公讀之既卷而歎曰古人論文章謂一代不數人一人不數篇先生沒已七十年是數篇者幸而尚存豈易得哉是不可以無傳乃屬司訓張素略加校正命長洲縣丞郃昕以公錢刻置郡學且徵予為之序嗟

乎方張士誠據浙右時士大夫之欲苟且富貴者莫不
從仕以就陪臣之列先生獨脫然去之而以詩文自娛
樂此其浩然之氣所養為何如哉觀於是集從可知矣
序而傳之使世之讀是集者非惟知先生於詩文有兼
至之長抑使知浩然之氣在天地間不以貴賤壽夭而有
所增損也正統九年六月望日正議大夫資治尹工部
左侍郎雙崖周忱序

北郭集卷一

車遥遥送張都事

車遥遥馬騤騤車馬聯翩来君行獨驅馳北風吹城暗摧土黄榆霜多寒入鼓車徒過關雞未啼木葉千山夜如雨丈夫立志期有成何辭辛苦關山行

鳴盛集卷四

摸魚兒　書情

記紅橋少年遊冶多少雨情雲緒金鞍幾度歸來晚香靨笑迎朱戶斷腸處半醉微醒燈暗夜深語問情幾許情却似吳蠶吐繭撩亂千萬緒　離別處淡月乳鴉啼曙淚痕啼紅袖污海懷遐想何年了空寄錦囊佳句春欲去恨不得長繩繫日留春住相思最苦莫道不消魂衷腸鐵石涕淚也如雨

大江東 留別紅橋故人

鍾情太甚人笑我到老也無休歇月露烟雲多是恨況與玉人離別軟語叮嚀柔情婉孌鎔盡肝腸鐵岐亭把酒水流花謝時節　應念翠袖籠香玉壺溫酒夜夜銀瓶月蓄喜含嗔多少態海岳誓盟都設此去何之碧雲春樹合晚峯千疊圖將羈思歸來細與伊說

其二 留別冶城游好

無情白髮更能消人世幾回離別短帽輕衫風雨裏何

況落花時節載酒紅橋藏閣紫陌多少閒風月年來情緒不應如此淒切　應念故舊飄零劍詞中夜起唾壺敲缺苦竹黃茅山店遠落日鷓鴣聲咽此別經年故山凝望久海天空闊春江是酒為予滌蕩愁結

水調歌頭　送鄭孟宣之海南

去日何太速來者未云央眼前知已算來惟我與君狂淮海歸來未久又領素琴孤劍萬里向炎荒落日川上別海氣浩茫茫　擊唾壺歌楚調激清商出門一笑雲

帆直欲拂扶桑兩地東甌南越一片中天明月夜夜夢飛揚吾老矣白髮永相望

其二 送諸生黄聲伯歸西鋪

尊酒送離客西去鳳凰橋一襟秋思寒蟬落葉共瀟瀟我本南宮傲吏暫向天門落羽未分若漁樵浩氣塞宇宙白髮指雲霄 嘆吾生空落魄未蕭條登山臨水也應還我晋風標人道別離最苦我道別離亦好世事等蓬飄扁舟今夜夢明月送歸潮

其二 將之劍上留别知已

天地一逆旅造化本兒嬉老夫勘破任真委運復奚疑達則經綸宇宙窮則謳歌草澤何喜又何悲但願有美酒與子共酙之 樂徜徉游汗漫醉淋漓百年一瞬出門長嘯又臨岐此去化龍潭上落日悲歌弔古意氣少人知為語高陽侶待我早秋時

其四 清江鎮阻風過姑蘇

折盡壩頭柳挂席送歸鴻任他一江愁水千里有情風

滿眼碧雲乍暖輕陰閣雨山抹畫眉濃後夜在何處酒醒闌閶鐘　沈腰緩潘鬢短苦西東輞川笑我歸去鷗鳥不相容錯怨天公語無緩人生如夢俯仰古今同但願身差健休放玉尊空

八聲甘州　懷冶城游好

算人生離合似參辰又似浮萍看百年逆旅一時過客幾度旗亭何事眼前知已惟我最飄零天門驚折翼一夢纔醒　記取冶城人物是烟霞儔侶海岳英靈每長

吟大嚼逸氣貫青冥嘆祖筵讌歌聲斷向青銅短鬢易

星星紅橋上有人倚望淸淚盈盈

江城子 金華雙溪夜雨

一聲柔櫓破汀烟鴈飛前鷺栖邊沽酒樓西燈火對愁

眠惟有雙溪溪上月還又似舊時圓　驚蓬斷梗度年

年醉離筵寫吟牋說着陽關淸淚更潸然明日雲帆滄

海去延白首望靑天

小重山 憶鄭二宣

冠蓋相傾四十年童顏都改盡雪盈顚殘魂零落此生前能幾度賦離筵　雪浪漲鯨川雁書知到否日南邊雙垂涕泪望南天丹心苦唯有月同懸

望海潮懷舊

東城閒步西園縱飲十年一夢繁華翠幄藏春金鞍坐月仙裾曳雪飄霞半醉岸烏紗有綽約娉婷笑女歌娃柳軃花柔蒙耳芳草襯鈿車重尋舊事堪嗟謾魂飛故國目斷天涯　佩解紉蘭臂銷玉幄鳳笙龍管誰家蓬

鬢點霜花向荒涼水國門掩蒹葭獨擁霜衾茫茫歸夢繞雲沙

蝶戀花 紅橋憶別

記得紅橋西畔路郎馬來時繫在垂楊樹漠漠梨雲和夢處錦屏翠幄留春住

踏莎行 括蒼山行

栗里人家桃源野館羊腸曲曲溪流水斷白雲盡捲鳥巢孤紅照半殘楓葉暖 朧促歸心寒迷望眼怪禽啼

破踈鐘晩欲將魂夢到鄉關月白霜清和夢短

念奴嬌 括蒼旅中冬至感懷

荒村子月正暖律潛回葭灰飛雪最喜羣陰都剝盡午夜一陽初茁嶺海行人星橋野館悵恨辜佳節赤城紫禁此時深閉瑶闕 遥想翠閣當年玉爐紅焰獸炭融香屑素手呵粧梳洗懶繡褥為誰鋪設瀹雪煎茶折梅浸酒此興堪奇絶歸心撩亂夢回吟擁衾鐵

沁園春 感興

死生存亡生能順正死又何如自大塊初分胚胎始孚生來二五巳備吾軀敦厚詩葩精微易藴學貫天人要勉諸行樂處但吟哦風月俯仰鳶魚　浩然氣與天俱算眉底閒愁一點無萬疊雲山三江烟浪半醒半醉擊缶鳴嗚嗚達則經綸窮乎蓬累幾度黄金散酒徒從今去任精魂歸變石爛河枯

玲瓏四犯頭次杉關懷古

峭壁荒烟催垣㲾柳傷心一片遺壘英雄成草蔓俛仰

今何似江上宛然畫裏但縱橫暮禽寒水西指匡廬南窺滄海長嘯倚天際無人會憑高意　黯魂消故國雙垂清淚蕭蕭殘月下疊鼓連雲起仲宣老去鄉情切嘆牢落風塵如寄更多少閒愁問春來燕子

醉蓬萊　舟次東山下憶西湖舊遊

記澄湖拖練畫舫參差鬧花晴鬭油壁鳴堤有障縈屏列燕草香融鵝頭金淺似渭城烟雪急管斜陽繖娘葱倩帶園閒却　蘸小閑情綠楊如織闌檻東邊好山千

疊料得如今也翠銷紅歇何限繁華春來都付與數聲啼鴂謾愴覊魂扁舟買醉謝公明月

賀新郎 咏燕

試問春無語記年時海角天涯為誰來去南浦垂楊吹作陣空鎻畫樓烟雨漸暖靄吁羣尋侶乍蹴飛花來落水更多情慣學風前絮長伴我舞金縷　烏衣巷陌皆塵土縱斜陽平蕪漠漠舊巢何處露井瑩階消息早入背伯勞西度筭悄似飄零覊旅曾寄相思碧雲外悵佳

期枉被秋娘誤歸路闊杳難據

西菴集　　　別集類五　明

西菴集傳

孫蕡字仲衍南海之平步人也性敏邁資表秀偉於書無所不讀為詩文多不屬稾開卷伸紙立筆而就初若不甚經意而氣象雄渾興喻深致駸駸乎魏晉之風自少負節槩不妄交畊夫販婦望而目之曰孫先生元季避亂山澤間東莞何真保有南海洪武改元戊申征南將軍廖永忠至真求蕡作書請歸附曲盡誠欵永忠不

戴一人而南海帖然者黃之力也永忠尋徵黃典郡教三年庚戌始詔天下設科取士黃以詩經中高選會試中書入對大廷皆在前列賜進士出身授工部織染局使尋出主虹縣簿時經兵燹十室九空加意勞來民還其業甫一載被選入為翰林典籍學士宋濂樂韶鳳承旨詹同亟稱許之日侍上左右奏對敏便而容觀飄逸濂輩皆自以為莫及八年預修洪武正韻九年以奉常之節監祀于西川居翰林三載復外補平原簿無何以

事逮繫有旨輸左校板築蕭墻望都門謳唫為粤聲督
工者以聞召至上前陳所作詩皆忠愛語特命釋之十
一年罷歸田里放迹雲林中益肆力於問學所見益深
有輕死生齊物我之意嘗和陶潛歸去來辭以寫其情
其一曰懷靈荃志不忘君也十五年被召拜蘇州府經
歷蘇東吳劇郡元季為張士誠所據歸附之初素號難
治蕡贊畫有方政用太和二十二年以事謫戍遼東怡
然就道酌酒賦詩無異平日時都帥梅思祖節鎮三韓

素聞賁名迎置家塾是年竟以黨禍見殺人皆勸其以疏自明賁不答歌一詩長嘯以就刑天下冤之年五十有六門人黎貞時亦在戍奉柩瘞于安山之陽賁平生譔述甚富有通鑑前編綱目七卷孝經集善一卷理學訓蒙一卷西菴集八卷和陶集一卷集古律詩一卷傳于學者孝經集則宋濂為之序焉賁既沒諸書多零落弗存其詩文今行世者為黎貞所編番禺趙緰作賁傳稱其究極天人性命之理濂洛關閩之學為嶺表儒宗

歷仕雖不甚顯而所至有聲出處窮達夷險一致云廣州人物傳黃佐撰

孫蕡者平步人也字仲衍性敏警表儀秀偉於書無所不窺詩文多不屬草援筆而就初若不經思而雄渾深致駸駸乎魏晉矣少負節槩不妄交農夫販婦望而目之曰孫先生元季避亂山澤間東莞何真保有南海洪武改元征南將軍廖永忠至蕡為真作書請降永忠不戮一人而南海晏然者蕡之力也永忠尋徵蕡典郡庠

三年庚戌始詔天下設科取士黄舉于鄉授工部織染局使主簿虹縣時經兵燹室十九空勞來安輯一載典籍翰林學士宋濂樂韶鳳承旨詹同甚重之日侍上奏對便給容觀飄灑濂輩皆自以為莫及也八年同修洪武正韻九年以奉常之節監祀于西川居翰林三載力求補外主簿平原無何逮繫輸左校築墻望都門謳吟為粤聲植者以聞召至陳詩語忠愛釋之十一年罷歸田里十五年召拜蘇州府經歷二十二年謫戍遼東都

帥梅思祖節鎮三韓素聞賛迎居家塾是年竟罹黨禍長歌就刑天下寃之門人黎貞時亦在戍收其骸葬于安山賛所著有通鑑前編綱目孝經集善理學訓蒙西菴集和陶集集古律詩其孝經集善濂所序也賛沒諸書散逸惟黎貞所編詩文行于世李承箕曰嗚呼死生榮辱當得不得不當得得之自古及今豈少也賛死何惜哉傳者論賛究天人性命之理濂洛關閩之學賛書散逸無可考意其風采似禰衡而器量或過之與順德

人物傳葉春及撰

望雲集　　別集類五

望雲集原序

集五卷為五言古詩者三十七為詞歌曲者十三為五七言律者百有九排律七雜詩四十四淮南郭君子章之所作也舊名望雲板刻於廬令巢邑亦有之歲久字多漫滅間取稍正之為讀數過其古選高雅渾厚出入漢魏近律亦微婉疎暢不落谿徑而絕句清新俊逸尤有風致然皆憂思所感故鬱而為淒清激而為壯烈繹

而爲紆徐放而爲宏亮莫不有憂思之道焉夫其性情真故詞旨暢而音節茂趣味完有三百篇之遺音矣詩自三百篇後唯漢魏爲近古唐次之餘無稱焉耳我朝力追古作含腴漱芳摘奇擷勝渢渢乎盛矣若嚅嚌之深搜剔之富鎔鑄之工模倣之真直欲遡唐人而上之比于漢魏然而於詩道似猶有間焉夫其以性情失真則詞旨不達音節繁而趣味薄君子謂詩之缺故曰詩以道性情斯集庶其近之其諸漢蘇李唐子昂之儔歟

其諸存古之作者歟子章吾鄉先生其履歷不可考其清忠直亮之氣慷慨奇特之節堅貞靜一之守雄健俊逸之才庶幾見之猶幸而有是集焉而可泯乎哉集付栝守吴君亞夫校刋之亞夫亦以余言為然也嘉靖辛卯仲夏一日郡後學吴廷翰謹識

春草齋集附録

寧波郡誌大司馬張公時徹修

烏斯道守繼善慈谿人文尚體要尤長於詩典

寄高遠而清灑出塵一掃元人過巧之弊宋景濂題曰

斯道之作俊潔如明月珠洶湧如春江濤其為名流推

重如此尤精書法小楷行草各臻其妙遠近求之屨常

滿户國初薦起為江西永新令有惠政後以疾去官民

遮留不可得為立生祠祀之所著有秋吟稿春草集子

熙光字緝之爲國子監監丞亦以詩文擅名

烏本良字性善慈谿人幼同弟斯道講論經史手不釋卷作詩習字爲先達所推奬父没儲無甔石日營以奉母時斯道方弱冠季弟二女弟三皆在齠齓仰給焉遂授徒錢塘以自資時大家有願以女妻之者本良曰此來爲母與弟衣食計耳所願未遂何暇及婚事後撫二弟稍長畢嫁女弟始婚一日得慈湖楊文元公遺書及春秋易解自謂如坐春風中遂以春風名齋子

用光字成之爲順昌縣令以詩文名世
慈谿邑誌兵科給事中周公旋修
烏斯道字繼善文尚體要尤長於詩興寄高遠而清灑出塵一掃元人過巧之弊景濂宋先生題之曰斯道之作俊潔如明月珠淘湧如春江濤故時稱二烏雖與兄齊名然實高出本良兼精書法小楷行草各臻其妙遠近求之屨常滿户國初用薦起爲江西永新令有惠政後以疾去官民遮留不可得爲立生祠祀之所

著有秋吟稿春草齋集行於世子熙光字緝之亦以詩
文擅名尤精於琴

春草先生像讚 附歌詠各體

古台方孝孺

波涵鏡水文馳賀監之聲碑枕蘭亭墨妙右軍之筆夫
是以為草之聖為木之公為作者之雄拭瞻遺範抑亦
為老氏之猶龍

吉豐羅倫

行生自得魚躍鳶飛品彙咸若滿前霏疊道貌天形活潑潑地晤對斯意於焉庶幾

邑後學馮煶讚

卓哉先生齋名春草淑氣嘘蒸芝眉噴藻豊頤廣額弘才碩抱賦壓相如詩驚賈島禁老稱雄帝師讓嬌元李霧擾披葛懷寶聖明雲從彈冠應名石龍永新栽花潤稿旌義表節穹碑載道伯仲懸車就荒怡老昭代大儒

人文師表

邑後學劉憲寵讚

先生淵然道脉晬乎德容汪汪萬頃之波巖巖千丈之松維鼻及弟篤友與恭昔陳實不名於文苑而稱衡不列於士宗惟先生四時之氣咸備而文行兼擅乎人能避衰時而石隱逢明主而雲從醇膏徧於楚澤惠政及於隣封宜易地之畏壘常存而千秋之瞽宗有顯也

大學士商文毅公輅

伯仲雁行為詞壇之鼓吹雲間二陸為四明之白眉故

後之憑弔者不於池塘之畔而於白雲之堆

新建伯王文成公守仁

緬想先生每心折論具文章并氣節羼芳有萎君不朽

削盡鉛華無銷歇

憲副薛方山公應旂

搦管晋時義獻會文唐室馬周天下奇才蘇伯子何處

得來歐陽修試問逍遥奇縱筆恍與莊周蝴蝶遊

長史桂清節先生彦良

知吾兄者以永嘉之逸韻重吾兄者以疊山之高宗彥方難爲弟季方難爲兄是先生之藁可傳而先生之春可詠也

邑令王明白先生桓

大道與詮孰是薪傳塤箎鼓暢衆籟息焉春風絳幄四壁蕭然先生往矣質之斯編斯編不朽百卉爭妍

翰林顧氷壺先生

細閱春風春草編幽芳不與衆同妍茸茸品彙非點染

俱是池塘蘭雪言

祭酒陳文定公敬宗

古人尚友必曰論世道與時違不二其志退而立言殊

非得已春風春草詞林赤幟我録遺行書之史誌

都御史張公楷

興學綦無大道無宗游揚立雪惠連爾同吹類化籥指

點玄功君子之德先生之風

郡司馬周公肅

名理菁華君謝矣尤喜當年文在兹窻外可看茂叔草
夢中饒有惠連詩
　大方伯楊公子器
踈秀若雨後春山綺麗若雲團翠巘柔恵且直穆如清
風於二公之文具見焉
　宮諭姚公洓
春來桃李自成蹊茂對無人識旨歸落筆烟雲供變幻
錦心繡口吐晴暉

憲副王公鎔

先生在昔敷文藻春自不言何了了有人問我木樨香石亦點頭春不老

大司寇馮公岳

最喜先生入夢頻音容鬚髮藹然春庭草不除生意綠臨風幾欲薦芳芹

侍御馮公璋

芬芳襲人齒典則授人規松風水月落衣裾覓句尋幽

問山水詩草不隨春草謝惠風却與春風隨

大學士袁文榮公煒

春風清春草碧性地澹宕無荆棘湖邊挹敬仲淨掃一片石謝却塵味况詩腸何知道上征車忽徵辟

大行周公鎬

卓立當時有幾人亭亭叻筆掃風塵遍觀玄草皆春意誰識青蓮是後身

吏部豐公坊

春草年年來有幾莖堯時蓂莢舜時英屈軼不生忠梗地
出爲小草笑山靈
大方伯劉公廷諸
曾閱遺編春復秋宜男解笑萱忘憂有夢不追池草謝
無詩可對愛蓮周
大司馬張公時徹
四明才藻吐春華韻致翩翩似謝家見說奇文能入夢
更教蝴蝶上窗紗

參議向公洪邁

大地敷春呈文藻滿前生意非枯槁几坐書齋悟道機不問先生問春草

大參姜公國華

仙家玄圃號長春不蓺凡葩蓺瑶草君今擷之為慧芽噴玉潑天灑瓊藻紫芝萌赤槿腦服食能勝九節蒲開卷頓令五雲曉香芸滿案續猗蘭携手拾之向蓬島

太僕卿顏公鯨讚像

特立元兮不侍臣永新氷節耀生燐典朝自有西山願
勝國應無南表人虎嘯秋風江荻月龍吟夜雨海棠春
御香春草年年潤化鶴琴書日日新

大方伯孫公光祖

骯髒先生不事元磊磊英標露筆端九原知巳文丞相
壯氣靈光映紫垣

大方伯馮公叔吉

携春拾翠向郊原舞雩春風花鳥喧一讀先生氷雪句

瑶華璚翠闢琪園

別駕周公名

春郊拖翠綠如烟半是先生文錦連披靡不同楊柳色

歲寒尤耐雪中看

徐文長先生諱渭

芝房琪樹先生之居殊庭瑶草先生之宇於是載米家

之船扃泄柳之樞封子真之谷草太玄之書壯哉先生

為興朝之名宿而非墨守之侏儒

儀部屠公隆

君家韻格不尋常半是蘇家半是莊江山草木皆含笑醉舞春風入夢堂

大方伯馮公成能

披文如對萬花谷覽勝擷芳韶令促大塊假我以文章春色年年一為緑

郡司馬姚公應龍

拾翠春郊曾點狂至今象緯映文芒明月高樓唐太白

寒烟廢殿魯靈光

太史王公應選

謝氏池塘烏氏草春暖春深春自好晴雲環翠綉如紋

留與詩人入品藻

廣文桂公茂枝

文章俊潔如明珠春濤翻浪傾三楚江南春色近如何

收天下春歸肺腑

太史王公崑

瑤草霏霏承玉輦未許游人踏作泥義不帝秦天下士
陽春白雪和人稀
太府屠公本晙
四明才士氣懸河瀾翻夢筆挽頹波挽來灧瀩慈湖水
擲盡嶔崎雁宕梭杜老清裁瓊樹杳坡仙遺墨翠痕多
就中拈出西來意一葉金莖萬文過
邑令葉公維榮
名花開落在春風開落先生編簡中池草不隨兵燹盡

青葱肯與嫩紅同
　憲副馮公熈
春時芳草碧連天寄興寧辭詩百篇莫道草茅無勁節
錚錚鐵騎染寒烟
　太僕卿馮公若愚
蘭亭墨妙筆如神百舟含欣野草春細認當年譚節婦
那甘濺血賦征塵
　宮諭楊公守勤

春山浮黛春草碧春草芊芊淨如拭天風散下惠連詩夢草堂中重相憶文如績詩如織覽誦數過人辟易我也望風私淑久六經之中推羽翼

憲副韓公孫愛

周子庭餘生意長苔痕如繡綠爲茵眉黛不隨春草碧瑤光偏與玉階親

高君羅諱廩

闞湖多佳氣游人亦未曉細雨潤蒼蘚疾風吹𪟝草池

塘發清夢碧山供揮掃棣蕚向春榮瓊敷并玉藻

乞言牘烏春草八世孫獻明九頓懇明之先人生當元末抗節隱居晚起聖朝首膺徵辟鳴琴二邑曾流子惠之聲握槧兩都騰有文章之譽念素緒之單寒墓無宿草悵前徽之蘼蕪門可張羅當年舊梓之本既盡毀於烟銷即令存笥之書亦半殘於脉望幸際蕭太公祖太宗師節鎮四明録批政於永新文起八代採新傳于騈義捐俸槖而發梓暉春俎豆蒐志林而加額光賁華達

是未泯之幽魂不與白楊俱盡而有靈之藻句獲同寒
谷回春矣明竊不揣緬懷先集彙經前喆之讚揚琳琅
擲地茲丐名公之題賡金石鈞天或拈詠而霏雪於池
塘或浩歌而遏雲于鼎呂澤及朽株固以嘉惠來學文
登梨棗亦曰不忝前人庶枯莖含欣東畹而白華延譽
於南陔祖先幸甚獻明幸甚懇賜椽筆隨便發鐫附刻
致謝蕭道尊啟伏以春風行碧水千林草木含馨曉日
映慈湖百代人文起色恩覃不朽德浹來茲恭惟太公

祖太宗師大人閣下道高江左澤沛浙東孤劍倚天撐
拄東南半壁于屯匝地廓清澥海幺麼彰美少師彩壓
五陵之秀追褒駢義文起八代之衰即先人之手澤猶
存幾歸於藏蹩副山抑在道之口碑未泯半殘於荒烟
野莽輒徽名世琳瑯頓豁九原夜月特示傳家琬琰獲
闡四明幽光發夢於惠連銘碣仙人之掌啟函自汲塚
樹眉王母之山自非頡蚪史籀投簡在蘭臺何以墨卿
酉室垂輝入香案蓋蘭亭未購終抱歉于縹緗惟芝檢

移來乃藉光於梨棗不荷鴻恩之封釆恐隨腐草以烟銷以是有道仙舟之望得長價於中郎少陵碑版之詩遂騰聲於北海誠哉朽草之榮春不致朝華之夕秀者也明箕裘零落神氣低凡鼻祖耳孫竊頓薪傳之有地雕龍綉虎謬承絢藻之如天敢不刻意編摹鏤心剞劂仰副重新之德意不忝未墜之弓冶散材有造芹草知春謹啟

春草齋集跋

春草先生篤行脩文並重於世自徵辟起家令石龍永新間有興政即蕭氏叔姪爭抵罪先生為立傳致上官感悟郡邑誌猶可攷則其為昭代彝鼎可知宜觀察蕭使君之無忘於醴源也第其詩文葳蕤㯋下已二百餘年幾供蠹蝕幸其孫獻明輯殘編以為家藏迨今始藉觀察捐贖鋟壽梓以行于世且為弁首揚扢其潛德昔太冲三賦必匄叙皇甫行謐而後知名先生何嘗於觀

察觀察又何私於先生哉蓋先生濯靈流瀣滌襟秋水學問皆本之六經諸史而曠世遠觀閒濟以玉谷漆園氣運令人望之不覺心遠此不朽之業鬼神所呵如有待而傳有以也余讀宋金華序謂先生源遡胡脩道以儒而授之壟師夢堂壟以禪而授之先生似乎得其影響尚未領其閫輿也蓋吾鄉楊慈湖行學向本來悟從先覺推為先生以私淑故其文温而理廉而不劌達而不流慈湖之神唯先生獨得其傳者刻成觀察命余亦

為叙夫天球奏響瓦缶奚庸續貂實愳勉跋數言稍為
補遺以溯先達一脉云邑後學劉憲寵謹跋

獨醉亭集序

姑蘇史君素有詩名余近至南京遂獲一見歡猶平生間出其所為詩一編曰獨醉亭集屬序其端余讀之既渙然若甘露之蠲煩渴洒然若清風之滌塵襟可謂深於詩者矣蓋君自少知學篤志於詩及謫居雲南獲前翰林學士王公景章遊而亦器重君後被薦為應天推府未幾左遷湘陰丞雖政務倥偬不廢所習後謝官寓

南京蕭然一室惟以詠歌自娱則其平生悲懽慷慨悉發於詩焉清新俊逸冲淡和平各臻其態非深於詩者能之乎至其清苦之節猶古君子庶明之政猶漢循吏而丹青之妙亦不讓王摩詰閻立本則其所長非復一事豈獨以詩名世乎余素嗜此而年來政務糾棼筆硯荒落雖欲賦之了不成語視君之作當退避三舍尚敢序而評之乎今君閒居樂道不為事物所縈養氣益充下語益奇惜乎學士公不得見之也而余之不敏他日

尚當求續集一觀焉君名謹字公謹而獨醉者則其自號云洪武壬午九月既望羊城陳璉序

滎陽外史集卷三十五

讀南燼紀聞

南燼紀聞一卷異人黄氏本諸阿替計所録類于小説野史其言雜于神怪文采亦不足觀至其序帝后北行困拘囚辱千態具備百歳之下讀之使人扼腕再三奮身投袂以至于慟哭流涕而不止也南渡君臣乃不能厲嘗膽之志揮復讐之戈而卑詞厚幣北面乞和謂之有人心得乎嘗閲高宗實録書韋太后回鑾及歸徽宗

梓宫于宋和議遂成與此言焚身棄屍及韋氏爲盎天大王生子事不同盖言之至醜當時臣子有不容不諱耳晉歐陽公作晉家人傳於直帝李太后直書不隱靖康之禍慘于石晉後之修史者於此書蓋有取焉

遜志齋集附録

蜀王賜方漢中書 二首

公西州之冠冕有識者無不心悦誠服而新學晚生亦有所依歸也余一日不見有如三秋况在遠道乎先民有言能自得師者王又曰務學不如務求師良有以哉予以眇躬藩衛宗社之重亦必慎東賢良以備顧問爾懿文清節有東漢之風尚志立言為當代之重秘閣閲書燕間賜對經帷進讀道德坐論釗乃郡庠之責學課

之繁別既數月良非得已忠言嘉謀予所饑渴乃心力副予眷待遺書指不多及

蜀王送希直先生還漢中詩

嵋山峨峨江水泱泱我疆我理俾民以康靡言匪衣靡善匪得閲士孔多我敬希直謙以自牧畀以自持雍容儒雅鸞鳳之儀有學有識乃作乃述追之琢之金玉之質侍我經筵不倦以勸非德不言非道不陳

職思其歸義不可奪采采者芹伺敎如渴
爰秣其馬爰振其衣拜手稽首載辭而歸
昔之來也春日遲遲今之歸也凉風凄凄
悠悠我心念子良苦爰命辭臣飲餞江滸
王道如砥既歌且詠八月初吉抵于南雍
沔彼江漢亦合而流瞻彼岷峨鬱其相繆
心之知矣臨别繾綣子如我思道豈云遠
歲行在子文闈秋開較藝王公遲子西歸

蜀王賜方教授詩三首

伊昔開東閣相看眼獨青文章奏金石袊珮見儀型應世遊三輔焉能困一經前星垂炳耀染翰侍彤庭

聞說眼空天下士只疑身是洛陽人少年有學談仁義高論無慚問鬼神九載之官看教育萬言詰闕聽敷陳曳裾已在長沙日知己相逢此志信

四十雖聞不動心平生富貴豈能淫屢蒙論薦來天禄自負文章入翰林養望也須添白髮觀光仍遣教青衿

河間好古嗟予慕多士從遊愛子深

蜀王送胡志高赴漢中兼東方希直 二首

趣裝何處去驅車赴漢中欣然遊大郡況復依方公問學日益博道德日益隆丈夫志遠大那肯局樊籠他年居館閣步武接夔龍

胡子蜀中士受公知更深不憚三巴路欲成仁者心伊昔韓門士籍湜嘗賞音勗哉今胡子願無媿鄭林鄭公智林良顯

蜀王讀基命錄

武皇稱汲黯近古社稷臣卓乎天地間百世有餘芬宋公廊廟姿志慮殊精純由來慕前烈願學在斯人雖處江湖遠擬欲踐臣鄰豈非堯舜道肯向黼扆陳嘗笑賈大傅前席對鬼神著述累萬言所言皆歸仁為君觀此書四海屬經綸為臣觀此書有術能致君聖賢友多聞我亦忝嘉賓持此以贈我讀之至夜分撫卷再三歎良可媿典墳

送方生還天台詩 有序

古者重德教非惟子弟之求師而為師者得一英才而訓飭之未嘗不喜動顏色此無它天理民彝之不能自已也予以一日之長來受經者每有其人今皆散落四方黍稷雖芃芃不如稊稗之有秋者多矣晚得天台方生希直其為人也凝重而不遷於物穎銳有以燭諸理問發為文如水湧而山出喧啾百鳥中見此孤鳳凰云

胡不喜越一年別去感慨今昔又云何弗思退朝之暇懸燈默坐因發於聲詩一十四章以送之未章用來字者冀負笈重來以迄於有成也詩曰

北風何透迤雪花大於手之子有遠役忍勸尊中酒

念子初來時才思若繭絲抽之已見緒染就五色衣

被之行儒林孰不生豔慕躚躚媚學徒三步一回顧

余生老且至秋髮垂兩肩得之喜欲舞如獲寶珞然

素編躭清晝青燈坐深夜探玄欲忘寢薦味如啖蔗
一朝別我去何以釋離憂不禁秦淮水流子江上舟
但願逆風起吹舟不得往共穿鍾阜雲時看白石長
風本無情物豈能知我心事既不得諧贈言如贈金
須知九仞山功或少一簣學貴隨日新慎勿中道廢
羣經耿明訓白日麗青天茍徒溺文辭螢爝欲爭姸
姬孔亦何人顔面了不異肯隨盆盎中當作瑚璉器
不見金谷園瓊芳委塵沙泰山有喬松老榦凌蒼霞

四海皆兄弟知己獨難遇伯樂倘不逢鹽車厄騏驥

明年二三月羅山花正開登高日盼望遲子能重來

洪武九年冬十一月書于蘿山石室精舍

送希直歸寧海五十四韻有引

洪武丙辰予官禁林寧海方生希直以文為贄

一覽輒奇之館寘左右與其譚經歷三時乃去

明年丁巳予蒙恩謝事還浦陽生復執經來侍

喜動于中凡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絕續之紀盛

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變無不肆言之離析於一絲而會歸於大通生精敏絶倫每粗發其端即能逆推而底于極本末兼舉細大不遺見於論著文義森蔚千變萬態不主故常而辭意濯然常新衮衮滔滔未始有竭也細占其進脩之功日有異而月不同僅越四春秋而已英發光著如斯使後四春秋則其所至又不知為何如以近代言之歐陽少師蘇長公輩姑置未論

自餘諸子與之角逐於文藝之場不識孰為後孰為先也今為此說人必疑予之過情後二十餘年當信其為知言而許生者非過也雖然予之所許生者寧獨文哉庚申之秋生以不見大母者久將歸省焉予深惜其去為賦是詩既揚其素有之善而復勗以遠大之業云詩曰

昔在辟垣時英才常駿奔水碧與金膏價重駭見聞承明初侍帝斂散空中雲方生海上來玉立而春温袖攜

古人書面帶黼黻文揖遜入禮域陳義凌秋旻同飡天
倉粟共勘典與墳潛深索幽邃窮高攀崿岷踏徑忽言
别涉險航江津梅花似相憐沿途惻孤貧湛恩來九天
憫我髮如銀特勅還故山許與煙霞親生閒抱經來處
此寂寞濵漭滄扣無始溟涬窮無垠宇宙所管攝載籍
所敷陳終始鈎鉗之若大樂建鈞律吕按高下宫商肅
君臣咢和免怗懘疊奏歸繹純桑濮唉麾斥淫哇竟何
存黃鍾壓瓦釜庭燎滅鬼燐似玆稽古力可敵戡定勛

濡毫寫雄顥勢足敵峨岷漏泄渾沌竅出入造化神變
幻波起伏清溫玉璘珣盡抽神奇秘不墮臭腐塵所以
日出之愈見光景新山鬼當洒泣湘靈且逡巡振古著
作家後先各繽紛豈知萬毛牛難媲一角麟古今二千
載有如星在晨豈意瓦礫中見比席上珍子生髮未燥
立言鄙河汾結交一世士暮齒越七旬妍媸與苦良入
目無留痕自非病狂藥顛倒甲與礦寧因一學徒諛辭
浪云云大言心不怍秪為所見真生今省行期亭飲松

竹根笑摘黄金花起泛青瑤尊酒酣兩耳熱劇論如抽
繹寧無贈別言有志須當遵真儒在用世毋徒滯彌文
文繁必喪質適中迺彬彬有虞號多士九官展經綸惟
時亮天工外夷悉來賓不聞有著書鼓蕩摩乾坤生乃
周容刀生乃魯璠璵道真麤乃貴奚須用空言孳孳務
踐形勿負七尺身敬義以為衣忠信以為冠慈仁以為
佩庶智以為鞶特立睨千古萬象昭無昏此意竟誰知
為爾言諄諄毋徒謂强聒一一宜書紳

洪武十三年庚申秋九月吉日

先生與伯欽書云太史示予此詩未嘗以示人蓋以其知者少故也今特録寄吾兄前輩勉後學惓惓之意不特在乎文辭而已望相與勉之

跋太史公送方希直還詩

天下之士不能皆賢拔其尤賢者而訓迪播揚之則天下之未賢者亦將觀感而興起矣此善教之道也孔子論仁論學之際一則曰顏子二則曰顏子而三千之徒

亦自以為不及日夜勸勉求其所以為顏子者終聖人之世雖庸才末學聞風而起者皆有所成非教者約而所成者博哉苟不擇賢愚槩而進之非惟彼未有所悟而我之教無迺屑屑矣乎當今之世去聖人已遠孰聖人之道以户牖天下者太史公一人而已天下之士登公門者奚翅千數而公許與之間特於希直深有望焉觀所贈詩拳拳之意蓋可見矣雖然使天下之士其立心其操行其為文辭誠如希直者公之心也幸而僅有

焉又烏得不深望哉又烏知所望於希直者不為天下學者之所望哉吾知此詩之作不特於希直見之

又

見泰視宋太史公以年則父兄也以道則師也少為學子時常思從公遊而不可得洪武初自安南還始拜公京師公一見即呼為忘年友而不屑以師父兄自居頗疑公有所惜既而侍公者數月辨論規誨未嘗不為予盡乃益服公學鉅德溥信乎其為一代偉人而非曩爾

小子之所能測也其後為稟禄所縻挈挈然徃復南北雖或間至京師一再見公而不得久嗚呼公今不可作矣閲其遺稿輒潸然出涕公髙弟方君希直性孝友為文章雄邁醇深登公門者皆莫能與之齒公特鍾愛之雖親子姪弗及也在金華時嘗辭歸省公作詩二百餘言送之所以期望之甚重今年冬予與希直同徵赴京師希直於舟中出以見示相與收淚讀之予且愧無以答公之知希直方富於齒尚益自力以求副詩中之

所稱也夫洪武十五年長至日

又

濬事愚菴先生時希直年纔十四五操筆綴文固已不凡後希直從先生守濟寧由京師還值予武林出示今太史公所贈詩觀其規勉屬望之厚情詞藹然濬疑天下能文之士莫不以得出太史公之門為幸如希直者宜非一人而希直以童冠之年廁於其間獨何道以致此哉去年冬太史公來朝往拜之頃復得與希直晤叙

且得盡見其所謂遜志齋稿文氣渾成識見卓邁動以聖賢自許其身不但言詞之古而已然後知希直之致此者有在也雖然古學不明久矣世之人以時代觀人而不知今之可以為古故特達抱負之士恒見累于多口是雖習俗與時移易抑亦吾道未有以信之爾希直尚益勉循古道興復古學不負太史公屬望規勉之意使先生之學大被于世斯為善為人後矣惟希直念之

雜說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象翟象雀以為色取蜃取梔取藍取茅蒐取棠盧取豕首取象斗取丹秫取涚水取欄之灰以為材熾之漚之暴之宿之淫之沃之塗之揮之漬之以為汁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以為候天下染工一也於此有布帛焉衆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制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

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染至于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于目而愛翫之乎此惟善工者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雀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采人之所為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

之於文亦然經之以杼軸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之所同也出于口而書于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于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染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辭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況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文者至多尚論臻其妙者春秋則左邱明戰國則荀況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楊

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翺宋則歐陽脩王安石曾鞏及
吾祖老泉東坡潁濵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
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
文也誠至于妙矣其視六經豈不有徑庭也哉六經者
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為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
地四方草木翟雀之為色也左邱明之徒道德不至而
其意皆存於為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為色也
學者知辭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玄非天黃非地青非

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黒非北方夏非翟緅非雀紅緑非草木不足以言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天台方希直從太史宋公學為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工不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朝縉紳以至四方之老成凡與宋公友者無不推許之以為不可及余每過宋公退即希直讀其所為文未嘗不擊節而歎其有得於文之妙也今希直將歸其鄉大肆其力於文故因以此勉焉余自蚤歲徒盡心於文章垂五十而

迄無成不知自勉乃欲勉希直寧不知愧然希直得余說而及時以道德自任則又何至予哉此予之所以致愛助於希直也洪武十九年秋八月望日

古詩贈希直

吾友方濟寧其人世希生有如炎徼之雪曙天之星平生特立不徇俗窮年矻矻惟究心乎羲文周孔之遺經一旦起作郡卓然為羣黎之怙恃列牧之儀刑九原長往不可作使人思之泣然雙涕零我言濟寧今不死濟

寧有子字希直外焉才華已絶世内焉持敬恒惺惺徃年我謁宋太史見之坐右愛其風神秀發目光如月雙眉青太史文章擅中土東播踰若木西流入麓泠每稱希直臯間氣旁馳餘子猶以清渭臨濁涇太史猶巨鐘而我猶寸莛我誦蕪陋辭一一為我側耳聽只今遠行不可覿送入樊籠仍剪翎我歸已五載俛首類拘囹每一念疇昔中心若生螟今年希直忽相過使我洒淚如醉醒握手塵市中顧影兩蛉蛢雄文細字塞巨帙咄哉

著述能爾馨振袂快讀不可了雅辭宏論開心扃其顯過雲漢其幽通窈冥贍如戈甲積晉庫奇如盤鼎鐫商銘麗如勾芒青春布花卉壯如隆豐白日驅雷霆千流萬派怒奔放終然帖帖趨東溟顧我斂退餘守口動如瓶今日得子文躭誦不暫停有如赤日途解渴得楚萍又如藜藿腸忽咀五侯鯖瑣瑣彼何人迺工月露形劃然周廷覩巨燎光影不復窺微螢嗟哉希直執經太史門聞禮濟寧庭以文比行行益峻持以用世不啻如養

生之穀粟濟疾之參苓胡乃僻處東海裔坐閱晦朔彫
堯蓂我欲其為不朽計鎧鍔淬厲重發硎至音詎能秘
錫鸞答和鈴直須上追虞書嬔周雅豈肯下比秦誓方
魯駉于以作春秋之羽翼異為禮樂之藩屏嗟哉載道器
孰謂在世猶芻靈上帝閱世憫斯文寧復下取勑六丁
水為江漢星作斗鑴之金石垂千齡洪武十年夏五月
吉日

送希直遊金華

良會古所惜光景不可畱故人今有行出門復悠悠晨鷄號遠陌行色滿道周惻愴意莫宣慷慨意難酬願言力古訓所貴德業優千里從明師豈徒事遠遊川原湫何極仰止在山邱余生學苦晚賢哲忽我尤顧乏馳騁力重增離別憂遥遥金華道逸駕邈難儔瞻望兩相失從君去無由願為東南風吹上八詠樓願為雲端月照彼雙溪流君情諒不違我心復何求

答希直

婺嶺隱天末遥思正屬君慰情來遠札動目有新文逸驥莫並駕離鴻常念羣山空歲華晚舊話幾時聞

送希直應聘赴京

陋學窺千載古今極寥寥奇才不世出先哲何其遥方子間氣英孤鳳翔九霄經史斂胸臆早歲能充饒深造入玄閫精研味腴膏發為五色文光燄萬丈高吐辭信雄筆江河勢滔滔聞者但縮喙白首慚俊髦受知潛溪翁恩義猶同袍顧託有深意揚言豈虛褒聲價凌海嶽

山澤焉久邀神珠隱自現寶玉終難韜中使隆優禮特
起推賢豪天衢麗雲日戲際宜有遺紀載小班馬明良
慕夔皋徽猷諒已著榮名非所徼同鄉託交誼眷戀豈
一朝因依附勁翮愧我腹背毛會難思少留去馬疾若
飈情至不能别病懷空鬱陶

寄方正學内翰

三十年前下董幃姓名早見註黃扉古今文字非無託
天地精華信有歸金匱入編嚴斧鉞紫泥承詔落 缺

如哉尚幸間有豪傑之士出於其間足以回人心破邪說挽頹波而振餘風然亦不能多見若漢之董仲舒其言明白坦易為得聖賢之心唐之韓愈卓乎特立於百世之下皆間世之奇才也至宋周茂叔以洒落之懷得理與於默契心融之妙及其門者若二程子之主敬行恕窮神知化而道益宏遠矣其後新安朱子出又能推明周程之旨而集羣賢之大成於是世之先後雖不同要皆羽翼斯道而所學純乎其正者也故自三代之下

論者莫先於宋有元之時若許衡氏若吳澂氏若許謙氏輩彬彬和附于下者蓋莫非朱子之傳嗚呼上下千數百年求其人僅僅如此而邪說之惑人反有過之則夫凌高駕虛勵志鼓勇而跌足於異途者可勝道哉此志士仁人所以扼腕而深悲也今公才足以振俗德足以服人生逢聖明之世而又遭遇賢王之眷顧則所以追諸子而遡三代者公其可無意乎紳識志卑淺於公之學無能為役幸嘗辱知於公最久故敢竊公之餘論

以繹睿念之萬一苟以為然則繼今以往益圖執鞭以為御焉

答方希直先生書

紳向時嘗立於道邊見有行者揖羣兒而問曰某將往于某敢問何之羣兒指曰當從此往有頃行者悔曰羣兒之言不足信乃更揖於父老父老曰當從彼往行者從父老言果得周道以此自懲學問之道果何異哉自孔孟沒後道術分裂百家並起各自以所見為言上下

數千年其人不可勝數大抵皆得其一而遺其二剽其末而失其本者也甚至敗道傷化流毒遺害者有之况至於今風俗愈漓教化愈敝則其言又豈不甚乎此豪傑之士所不忍見而自默稍有志者當慎擇而聽信之也紳質性愚陋固不能立言以攻之然切欲慎擇而聽信四五年來問道之心甚切羣兒之言喧囂鬨鬧于耳者亦不為不多及求如父老之言惟執事也故紳於執事之言每心融神會旨解意通獨恨力不足耳苟其可

强雖水火在前弗顧也今執事乃惠書以紳能聽執事之言為奬嗚呼以善道告人而從之人之情也又豈紳有過人也哉雖然執事所謂知言難遇發口秪覺無味故默默自解此則紳之所惑者也自昔聖賢之生豈必逢聖賢而後言皆俯躬曲就喋喋而誨之惟恐其道不明也孔子嘗環轍於魯衛陳宋之邦至老不倦後雖有無言之歎然亦發憤之辭也孟子奔走於宋梁之國汲汲以仁義闢邪説時人不察或譏其好辨而孟子不沮

觀其所爲可槩見矣今執事備精誠之才蓄純明之德日以立言明道爲己任而期底乎聖賢之域庶日談論於衆人之中是者進之非者斥之使開其心化其質是其宜也胡爲默默以自解無乃與孔孟之心異乎雖然紳之愚世所不取而執事且教之又安知執事之言非孔孟之意乎徒以紳受執事之知而不以是爲復是負執事之心也又豈紳之心哉

上俟城先生書 先生又嘗號俟城生

君子負天下重望者必有副之之道也然言其衆非一士安得人人而誨之哉言其久非一時安得日日而語之哉古之立言著書者正以此也紳切見執事以英妙之年早屬天下之重望然而副之者非無意也第恐有所未盡焉姑以近日目所及者言之自卯而入見于王口談堯舜周孔之道日閱書詩六藝之文及申而出接見賓客學徒者十數輩扣之以律而應之以律倡之以呂而和之以呂無不各中其節其用心亦云至矣而其

勞亦且甚矣然復以為言者蓋以陳于王前者雖甚盛而尋丈之外人不得而與聞也接于往來者雖甚美而閭巷之間人不得而共知也是則執事窮神憊力于一日之中而所及者止此則又何以慰遐陬僻壤之望哉此紳之所以拳拳望執事立言著書以明道也且道之不明亦已久矣自孔子沒異端並起至孟子麾而斥之其言見於七篇之書其書雖為門弟子之所記述然莫非其精神心術之所萃後乎萬世斯道藉之為保障生

民倚之為粟帛其功不在禹下者豈止及數人而利一時哉其後若荀卿若司馬遷若劉向揚雄班固輩莫不各以著書為事而其所至亦各不同惟韓愈獨不喜著書故張籍切切為言愈請待五六十然後為之紳未嘗不慊于懷以為著書必待五六十且萬一天不假年則賈生之策不及陳而文中子之説不及著也切以愈之卓立豪傑邁于近世其書之不著固不足為其重輕第人之仰望者不無觖意焉今執事之才之美固將轢

馬劉駕揚班而底孟荀也天下之所仰望者豈外此哉執事苟不亦有以副之吾恐望之弗得必繼之以怨怨之不止必隨之以詆且毀也或者又謂凡著書必其道不行于時故托於書以自見耳今侯城蘊才蓄德筮仕云初方將駸駸見用以究其志奚以空言為事乎曷思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闕）

生聖人也豈特獨厚其身邪亦將用其有餘以備其不足爾觀乎堯舜禹皐陶益之典謨高宗湯武成康伊傅

周召之訓誥若孔子之所以刪述曾子思孟之所以繼繩其大要皆所以成己而成物也以是聖人雖不世出而斯道不終泯者以有斯文之足徵也今執事又謂斯道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縱著書不能加於孔孟故辭讓不為是尤不可也且所謂成己成物之道六經已具載矣孔子無言可也而猶不忘於弟子之問答孔子大聖也其言該博無遺宜若無以加矣而曾子猶用心於大學子思親承曾子之授且聖人之澤未遠可

以忘言矣亦汲汲於中庸孟子時異端雖起荀舉聖人之說而闢之亦可矣乃反覆乎七篇之言至周元公道絕千數百載文獻昭昭尚在也亦必以心得之妙筆而為書其後若二程子若張子若朱子若吕子輩莫不各以著書為事其餘紛然作者不暇論彼諸聖賢者豈不知天下之道一揆也聖賢之至不可等也然且緦緦焉若此者所謂畏天命而悲人窮至仁之心也今執事言行皆取則於賢哲顧獨於斯而避之此紳之所以未曉

也缺

覽周公孔子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慨然有愿學之志洪武八年父被誣逮獄上書政府願以身代不報明年以文謁宋公景濂深驚詫之名流老輩皆讓不敢及會父坐空印事草疏將詣闕伸理而父没扶喪歸葬又明年宋公致仕還浦陽復往卒業凡四載辭歸公尋徙蜀先生欲往省不果為文籲天願輸己壽以延師齡洪武十五年上用吳沈揭樞等薦聘至陳説多稱旨上謂樞

曰方孝孺孰與女對曰十倍於臣上以是不忍輕用諭遣還家數年復辟至上知先生志存教化謂羣臣曰今非用方孝孺時乃除漢中學教授蜀獻王延之處以賓師恒曰方先生古之賢者也先生久于蜀因得訪宋公墓郵其孤遺癸酉丙子校文京府三十一年戊寅大孫嗣召為翰林博士尋進侍講禮遇甚重當是時天下識與不識咸仰之以為顏孟程朱復出既靖難兵下城破嗣君亡文廟納姚廣孝言召用先生先生不屈死之夷其族

時革除建文之五年永樂元年也年四十六所著周易枝辭周禮考次目録武王戒書注宋史要言基命録文統皆燬不傳宣德以還國禁漸開遺詩文始出于世贊曰方先生在當時名重行尊故得禍最慘然以身徇主自其常分而心之安也自晚宋來士習大衰先生無所待而興其志願學聖人慨然以經世宰物為心謂三代政教鑿鑿可行於今其本在脩身故篤志力行箴儆之道無不備心事皦然無毫髮可疑信乎曾子所稱君子

人也誠得師孔子將不為曾子矣乎

正學先生事狀

先生名孝孺字希直姓方氏裔出桐廬玄英處士宋初徙居寧海緱城里曾祖子野祖烔元鄞縣儒學教諭父克勤母林氏以至正丁酉先生生癸卯母没時方六歲哀慕如成人洪武辛亥隨父知濟寧謁曹國李文忠公公禮貌之期為國士乙卯父被誣下獄上書丞相府願以身為軍贖父罪丙辰以文謁金華宋太史公于翰林

公視其疑重不遷於物類銳洞釋諸理有喧啾百鳥中見此孤鳳凰之喜館置左右譚經歷三時會父坐空印事草疏將詣闕伸理值父没扶櫬歸葬丁巳太史公謝事還浦陽先生復執經往侍凡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絶續之紀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變無不言之析於一絲會歸大通每粗發其端即能逆推而底于極見於論著文義森蔚辭意濯然常新未始有竭進脩之功日有異而月不同僅越四寒暑而已庚申之秋歸省祖母

公惜別因叙其素有之善朂以大遠之業且曰予所許者不獨在文後二十餘年當信其為知言辛酉公徙蜀先生往省不獲為文籲天願以己之壽年輸委乞延師命壬戌秋在郡城會葉林張陳四君子登巾山絶頂縱談千古竟夕不寐先生自以此樂乃蘇子瞻死後三百年所無也癸亥召至京以疾還壬申復召除漢中府學教授有令許至家與妻往癸酉閏四月到任時京府啓儲君四川遵蜀王命俱以鄉試考文見徵先生辭四川

赴京府甲戌春朝蜀獻王道經夔得謁宋太史公墓而
卹其家王好善忘勢召對不名賜號其讀書之室曰正
學學者稱為正學先生自是書啟往復無虛時其賜教
有曰闔門忠義為百世光華先生謝云惟當克己慎行
益勵夙心體國忠君不負所學丙子考文京府戊寅高
皇帝賓天皇孫嗣位召為翰林博士己卯陞侍講命考
文京府庚辰復司會試一時君臣道合有大制作若省
躬殿銘凝命神寶頌御史府記東甌王神道碑銘皆出

先生手是時海宇謐靖幽州兵起先生憂國追惟劉中允言為之淚下未幾天命有歸先生以死徇君至於夷滅不變上距宋太史公惜別時適二十餘年矣知德之深知言之至至是信哉為文雄邁醇深所著述有僅存者然當時有禁又五十年鄉之儒紳始蒐輯成帙鋟梓以傳南安守華亭張弼題其卷後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宇宙之間僅見此老九原有知亦足以少慰也夫予小子景仰先哲直以甲子書其所信者以示不忘弘治

己酉五月朔

成都府正學方先生祠堂記

君子之學曷為正持其志養其浩然之氣而已矣是故志立則氣充氣充則人與天一無是氣天地亦幾乎息矣而况於人乎吾台方先生希直岙以聖賢自期其言曰學聖人者須先識孟子學孟子者須先識浩然之氣又自名其齋曰遜志蓋其平生所得力處端在是矣我高皇帝時兩召語合稍除漢中教授蜀獻王復數延之

尊之曰正學先生於是天下識與不識咸望之若孟子建文初累官侍講與決大機天下倚之若伊尹靖難兵至姚廣孝輩中以烈禍屹不為動天下義之若夷齊若此者正孟子所謂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焉者矣非學之正志之篤有得於所缺

學祠正學者蜀王賜公號也作主祀公俟後之景仰公者有攷焉謹告

過侯城里有感

笋輿衝雨過侯城撫景依然感慨興黃鳥向人空百囀青猿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卻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

謁侯城里有感

侯城里侯城老人死不死萬丈文光射列星正流嫡派分洙泗忠肝義膽照冰雪烈氣憑憑塞天地神遊帝側騎箕尾行天還整羲和馭寒為陽和旱為雨精靈颯爽誰能闕冥交不用覔逢干脩撰王郎舊知缺

又

我憶侯城人不見侯城里悲風忽何來令人淚如雨侯城西薄山侯城東逼海西山不可餓東海不可死千秋萬歲心悽惻竟誰語惟應劍光血夜夜衝斗起

又

欲向西風酹一樽乾坤何處著英魂百年事過風前燭千古名傳海上村香火半龕誰地主孫枝一葉是君恩夕陽滿地傷心淚付與江流自吐吞

謁正學先生祠堂

我從東南行清風東南至往事垂百年行人口如矢大商有夷齊大唐有王魏稽首拜先生地下知誰愧

附家傳

故愚庵先生方公墓銘文

嗚呼自我齊國文公紹伊洛之正緒號為世適益衍而彰傳道受業者幾徧大江之南而天台為極盛時則有潘子善氏林叔恭氏趙幾道氏兄弟以及杜仲良氏如

此者不能徧舉皆見而知之推原體用之學數化弘治而風動於四方重徽疊昭於斯為至流風遺俗迄今猶有未泯若我愚庵先生方公其殆聞而知之者歟先生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裔出睦州玄英處士干宋初十五世祖廿四府君某始遷寧海侯城里曾大父重桂鄉貢進士大父子野父炯元鄞縣儒學教諭母葉氏宋丞相夢鼎從曾孫女也先生幼而端凝五歲知讀書自辨章句十歲暗記五經諸老先生嘖嘖愛賞目為神童

年垂弱冠徧窮濂洛關閩遺書及尋鄉先達授原委凡
涉性命道德之秘窮研探索寢食為之幾廢因喟然歎
曰為學必合天人而後可舍是非學也至正甲辰嘗一
踐場屋言國家利害峭直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飄然
東歸益閉户潛心于一卦一爻必欲驗諸事為至於天
文地理禮樂刑政及制度名物之屬亦辨析歸於至當
如指諸掌會海民為變江浙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
奴募民為水兵先生謂金剛奴曰民計窮而為盜未

為盜者亦挺挺欲動柰何授之以兵是謂增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不答既而水兵果於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史左答納失里至郡招諭劉都事基為之副先生上書陳勦殄之畧不宜姑息都事韙其言而不能用遂致郡縣陷沒民罹塗炭先生發憤入山谷採松柏食之累日不返當路延先生入幕府先生謝曰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吳元年冬大明兵取台

州先生欣逢真主之出乃大有為之時疏舉賢才安人心黜豪強除暴斂明教育十餘事將上之未果洪武二年詔立郡縣學以訓導辟先生樂於育才即起應命負笈來從者至百餘人先生據經陳義曲暢旁通幾無毫髮遺憾聞者皆淪肌浹髓薰為善良俄以母夫人春秋高力辭而歸諸生追之者踵相接學舍為空四年夏缺絶糧省檄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病不能適漕運者自淮安輸濟南道出郡境先生欲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致

青州告于行省弗聽即以聞户部户部奏可行省臣愧之郡城壞故事築以兵指揮使挾貴人勢當五六月聚民萬餘治之民不得田哀號而即工聲聞數里先生奮曰民病不救惡用二千石為密聞中書同官疑且得罪不敢署名先生獨署之胡丞相惟庸以聞即日詔罷先是不雨先生袒跣徧禱羣祠涕泣卧祠下誓不雨不還至是詔下民讙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

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三禱皆有年五年秋隣境盡蝗先生省愆變食稽首告天夜聞空中薨薨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赴愬者隨事則決大者咎辱小者諭遣之不留案牘尤慎於庶獄月録日省不使久淹或文有未具時作糜徧食之夏秋之稅每命斛卒持槩高下出其手或至累旬不收民競指倉為穽先生令民自槩斛卒斂手不敢出氣遇將西成預移文與民期民爭來輸不遺一吏而稅常先登江西浙西二行省

運糧百萬濟寧水陸數千里先生視如部民不使有錙銖怨懟舊比每斛益四升以裨蠹耗先生憫其道遠言于朝蠲之府召州縣官屬皆役皁隸往往索賂無厭先生下信符置郵無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吏托月日稽違以媒利先生私藏之緩急有程一自己出復行其法於封内壹以信符召民民得竟并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于道初赴官時戶僅三萬稅萬餘石三年之後稅以石計者十四萬四千七百戶亦增至

六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有積粟野無餓莩羊牛鷄犬散被郊坰富庶充實如承平之世至於社稷山川諸祀先生脩崇壇壝嚴飭器服或樹名木於周垣之外一如儀制無有所闕水驛在西門内痺陋汚濕居者弗寧先生料揀材木候農之隙更作於城南庭堂室房弘敞逾昔冬寒河凍驛舟不行舟人伐木為炭穿土穴藏氷因其餘力以成事功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滿搆石為牐而時畜洩之魯橋棗林二牐歷歲久

壞石填河中舟道難之役牐丁緪壞石治灰而甃之故
以葦囷痔粮火屢為災教民為陶瓦營屋百餘間申戒
火令編民居為曹伍遞相救恤其患遂止大將軍魏國
徐公達副將軍曹國李公文忠統士馬十萬之燕駐郡
稍久要官勢吏爭索粮芻相膠葛于前先生依序酬决
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公亮祖將舟師數百艘
北征河水涸舟膠不可動脅先生曰即趣五千夫浚河
否則以軍法論日且暮先生不忍煩民泣禱於天夜二

鼓天雨黎明水起數尺舟竟去莫有言者先生為政以
風化為急務以德勝佐貳始雖倨慢先生委誠待之卒
自愧服武夫悍將不知禮久亦化戢在官縱無事終日
冠衣坐堂上召諸吏授以書詩法律或公牘堆几羣辨
方譁先生片言折之各心悅而去性不喜近名常自誦
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忍為也府庭之間
不陳杻械革鞭懸楹間示不妄罰省憲考績為六府最
八年春入朝皇上以為善治民錫燕儀曹使踐其舊職

瀕行獎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卿秋八月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笞心銜之上封事言狀詔御史楊某廉按楊適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索先生之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卒吏盡繫之榜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更與其吏謀誣先生用倉中灰葦時十月固未嘗附火而葦則苫公宇垣實無私用先生不與辨遂就逮民號呼塡道隨行百餘里者將千數先生次子孝孺上書政府大臣願以身為軍贖父罪不報竟謫役

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之孝孺復草疏將伏闕上訴而先生歿於京師九年冬十月二十四日也壽僅五十又一孝孺與兄孝聞奉柩東歸十年春二月二十四日窆於縣東北深灣童施山之原禮也先生娶林氏諱姬婦道爲一族冠先十五年卒至是合葬生子二人即孝聞孝孺孝聞年十三居母之喪不肉食至服除人以純孝稱之女一人再娶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彌月而王卒少房董氏育之董氏生子一人曰孝友二女皆在

室未行先生面白如玉須眉秀整不妄笑語動容周旋必合禮法兵亂負母逃入深谷兩踵血流遇二弟訓育備至終身未嘗失色與人交率真任質不事表襮不以久近為冷熱立談之頃洞見肝膈南冠過郡者必以米醪饋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萊蕪丞陳川欲迎母為養厄於無貲出錢五千助之同列以事奪祿買布帛給其用且日延之對食久而不衰脫逢其飲醉投案太詬而去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陽若不知者曰昔之夜吾

亦醉矣不識君何謝也生平奉養簡素不服紈綺御一布袍數載不易日不再肉不治官事輒却肉不食所守廉甚絲毫不取諸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兗州守因童進二水瓜笞童十召州吏還之鄉人有為饒陽令者以㷀雁侑書力却去乃已初至官時禄米一斛可易金三两以軍食匱之月取十斗為食餘悉儲于倉或尤其迂不恤也晚年益加畏慎晝所為之事夜則白於天俯仰皆無愧怍榮辱利害恒視之若一坦然不疑

古所謂體道成德之人先生誠庶幾焉其為文章質而不華平而中理名汗漫集若干卷傳學者云濂私自念齊國文公之薨始一百七十又九年而其學寖微譁世取寵者徒剽掠為談辨誇多鬬靡者務組織為篇章文公所以扶世教淑人心者率棄為空言故其臨事之際仰攫俯拾唯恐利不入槖至有庸夫賤豎之不屑為者嗚呼可歎也已有如先生聞風而興乃能誠求實踐參前倚衡儼若上帝鑒臨涵養既純發舒自異仁民善

俗之政至今人人能道之大命雖止於斯而其率性會
道無愧於文公者尚皦然弗誣也孝孺久從濂受經頗
知先生行事之詳於是歷叙其故而繫之以銘銘曰
堂堂齊公命世之雄伊洛正傳實為大宗入天出人完
傳翼經有過必疏無幽不明疇不鼓篋千里來過爍如
聚星惟台獨多流光所及寧有翳昏揭彼日月輝于天
門逝者沄沄滅影銷聲不有人豪聞風孰興猗歟先生
行知尊聞養氣弗餒充乾塞坤實孚名隨上徹九天鶴

書翩翻降於邱園爰自布韋專城以居象笏朱衣於赫其儀寵恩之加其廣無垠曷以報之誓不顧身敷宣帝仁達于齊氓以煦以嫗以致其亨民或勞只如鲂之赬乃平更繇俾遂其生黠胥舞文其貪若狼乃障乃防而扼其吭人相告言久嬰亂離父母孔邇我胡弗歸十百為羣其來如雲操厥櫌鋤以播以耘我行其原萬桑沃然俯瞰于隰黍苗芊眠鄰多孽蝗刺天而飛避不入境絕類有知真儒之效小試則殷誰曰漢吏專美其循太

龢薰烝郁紛輪囷自此而升何澤弗臻大命止斯傷如之何視天方高淚如懸河我又奚嘆數奇則然中心無慊生順死安善人殄瘁斯道之衰顧瞻無依胡寧不哀崔崔者岡漸漸者陂其中有墳千載之悲

方希學傳

方孝聞字希學先生伯兄也少有至性年十三喪母輒稽顙禮蔬食水飲彌越三年及父卒斷酒肉居宿于外祖母亡亦如之每一號慟聲盡氣極嘔噦出血扶而後

起於是寖成羸疾行步傴僂然守禮益確親戚鄉閭莫不稱為孝子家素貧寠一錢寸帛不私妻子奉尊撫幼衣食賔祭喪葬婚嫁費用百出經理補葺以身任之曲中儀節儉而不陋平居未嘗去書徧學五經而邃於易精求聖賢旨趣由致知而誠身由親睦而愛物務篤踐履不為空言發為文辭理深意遠存心仁厚接物和恕里中有爭訟者不至郡縣而相率以質是非開以一言莫不悅服德器完精才具優長通達世務議論甚偉先

生嘗曰某所以粗知斯道者非特父師之教抑亦吾兄之訓飭也卒于家見修史私録及赤城新志石龍集

方希賢詩

方孝友字希賢先生季弟也舊傳丈廟召先生草詔不屈親屬皆就戮先生目之不覺淚下孝友乃口吟一絶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士論壯之以為不愧先生之弟云

方氏二烈女傳

正學方先生一門四節之盛世所共知而二女子之死則或未知先年天台老儒西軒王宗元九十歲時與石梁王君度言嘗授經烏傷山中有祝監生者老矣謂及見西楊閣老嘆方先生二女當先生死時年俱未笄被逮過淮相與投橋水死其事甚烈當時西楊欲為傳未就西軒以屬王君曰子可遂成西楊之意後石梁由南部出守建昌亦未及為當時獄與石梁之子允東實與聞之茲因重刻先生之文錄此附載集中以見先生篤

學守道不貳厥心而死君難精誠薰浸家庭閨閭間雖二小女子臨變赴義視死如歸不慴不回與先生伯仲之死同烈者講之素定也或者人得併觀於此益徵先生立言無虛語真足以昭方來起後學不惟見道化攸孚且使人知反身激厲處常變茲心則同當不忍以丈夫子愧于方氏之二小女子云嘉靖庚申仲冬

新刊正學方先生文集序

洪自髫年聞諸老成稱先生之道德文章出乎天性始

生之夕有大星隳於其所雙瞳炯炯如電弱冠日讀書
積寸從金華太史公游時所收皆天下士先生五經百
家皆已醞藉下筆翩翩盡聖賢膏腴公深驚翫之以為
莫之與京厥考守濟陽坐累先生數請以身代獲原洎
應詔擢蜀府教授引道匡主獨秀於玉葉中尋用交薦
內閣一時倚重凡將相間所為惟先生之咨四方夷裔
得一字珎於至璧晚路碕危皎皎大節出人所難先生
易之今猶薰灼耳目也噫先生之淑履如此宜天有以

培祐之而澌蕩慘於無遺如此豈理也耶自古有然又何云異先生之文撰述最多大足以包天地近不離日用之常皆雋永乎道德之語而意獨至而其論辨之高遠超昔賢之見今其縹囊儲扱不可得而覩矣幸而掇乎嘘燼之餘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者也中間在蜀之作皆友人侯君邦彦得姑蘇編脩陳公之所傳録與夫博采士夫間之記誦凡詩文二百六十七篇吾鄉之士肆畏道厥事什襲珍藏無由裒采洪竊惟春陽巴舒江漢

既濯應不屑於毛疵矣迺於寒暑之暇捐俸募工繡梓以圖壽傳悉手所繕落於天順六年六月望日考於次年四月望後一日也尚恨孤陋寓僻乏好事同志與之共成而諦訂焉魯魚中存凡經目者其加宥正又當知先生之文不宜以文視文而以之求道得先生之心可也雖然先生之功德固不資文章以顯先生之文章亦不假洪以傳然洪之所以疲於僭盭而不少爲輕重者特爲吾鄉䥶羊之計云爾茍居隱墅而如是存德義以

善里閈歷仕階而如是持忠節以奠朝社庶乎不忝所生而可以闖聖藩矣或者典刑具存豈非鄉人之美觀也哉豈非先生之敷錫也哉又惡知非先生之所望於後人之志哉凡我知愛苟私所遺惠然輻凑洪當倩巨筆以書成美敢蝕厥雅邪時天順七年歲次癸未夏四月望日

新刊遜志齋集後序

右遜志先生文集三十卷拾遺十卷為文千二伯首總

若干萬言嗚乎先生之文不見於世也久矣天順中趙教諭洪實始鋟梓以傳既而鐸與文選黄君孔昭頗加蒐輯於是葉文莊公盛秋卿林公鶚王忠文公之孫汶諸所傳録者皆粹焉既又從柳别駕演盡得常人之所藏者視昔葢不啻倍蓰而先生之文乃始稍稍以完今年春寧海令郭君紳聞之以書來曰先生邑人也是不可廢願益得以傳諸梓鐸與文選君亟喜而授之或者曰先生之功業雖不盡見於當時其道德在天下盖有

不可掩者文直其餘事耳而又何以其傳不傳為先生意哉鐸曰不然文者道德之著而功業則又文之見於行事者也伊周孔孟之道德功業盛矣千載之下匪由斯文之存曷從而知之又曷從而傳之乎且至大如天地至明如日月其疾徐之度盈虛之數猶必有待乎人而況於人乎故欲傳先生之文者非徒為先生計也為後之人慕先生之道德欲盡求其功業而不可得者計也先生之文非吾台所敢私亦非予小子所得而贊特

以著令尹之志於不忘且以告夫天下後世知誦先生之文者令尹又嘗即先生故居求所謂祠堂者而新之葢洪熙初先生之遺族得從寛法而為之者也常本舊稱遜志齋集者訛缺為甚謹具存之不敢別有所更葢教諭之編有的知其非出於先生者乃不敢取其曰正學者蓋蜀獻王所賜遜志則先生所自號今并入之以復其舊而其續得者當更為別録云成化己亥冬十月朔

新刊遜志齋集後序

孔昭自幼習聞先生之言於鄉長老私謂先生學本天成非人所能及也既長稍知向慕求先生遺文而讀之則知先生之學雖浩瀚如江海運動如日月變化如鬼神而其所言無一不出乎日用彝倫之常蓋皆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天地聖人之所不能外嗚呼先生之學固孔子孟子之學也學者欲學孔孟之道孰得而後之哉惜其遺文散佚天下僅見趙教諭刻本孔昭乃

與謝侍講鐸日加訪采而其邑之秀彥猶能各以所藏
來告遂合葉林二亞卿王李二中書與柳常州之所得
者彙次之而是編成焉於是先生之文亦庶幾其全矣
然先生之學已不愧存沒文之全不全亦奚損益哉惟
吾後人小子欲求先生之道者非此則無以考其全也
集既成福建林僉憲克賢寧海郭縣尹紳各以書來請
壽諸梓孔昭與侍講圖斯文永久莫如先生桑梓之地
故奉以屬郭尹郭尹又蒐訪於其邑得詩與文若干首

附益之方經畫名工而金義士明陳訓導熙鄭學究公詢秀才楊顗金遠輩咸奮義助相校書董治各有司任不日月板將告成嗚呼於此又可見先生德澤之在鄉邑者愈久而愈不忘也雖然是集也抑豈吾台人所得而私之哉庸書諸末簡以告天下後世之欲知先生者

成化十六年庚子夏五月朔日

書方正學遜志齋集後

二十年缺　楊元霈知吾華亭嘗出方先生遜志齋

藳見示于余且為備道先生大節頗詳謹讀而妄書其後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宇宙之間僅見此老後得刻本則又加多竊謂孔子此八字而豈過也乎猶以見之未盡為恨今年二兒弘宜知寧海乃先生之闕里也得全集十二本寄南安秉燭疾讀掩卷深思如讀程朱之集喜而忘寐而又不覺涕泗之交零也嗚呼學之正養之充行之確而此八字未為過也三代而下可考其詳者大節或有之所養所學恐未逮乎當時有以歐蘇擬

之者宜其弗屑也我朝以宋潛溪楊東里為文章稱首
然恐亦不當出其右乎嗚乎以文章家目之殆非先生
之知己也嗚乎九原可作舉世皆當奔走為之執鞭如
遇孔子不知以三仁許之乎嗚呼成化十八年壬寅五
月之吉

書重刻遜志齋集後

先生王者之佐于時以彼其才易服就列宜致卿相之
位究厥謨猷顧豈與唐王魏者等先生不此之願悲楚

抗激至磔身沈族而氣不少回凡以存君臣之義為天下防也嗚呼忠哉抑有功於昭代深矣雖報卹闕然而遺文臧流斯固列聖之惠與文始集于趙學諭洪至禮部尚書謝公鐸工部侍郎黄公孔昭益廣搜之得若干卷刻諸寧海木今漫矣乃會黄參軍綰應吉士良趙大行淵刪定譌謬重刻斯編以行于世俾知夫奮大忠者本如此云正德庚辰仲冬朔守台後學姑蘇顧璘識

貞白遺稿　　　　別集類五　明

顯忠録卷一

成祖文皇帝曰朕初舉兵誅姦臣不過齊黄數輩耳乃若某等彼食其禄自盡其心耳悉勿問又曰諸臣忠於太祖故盡忠於建文但惡其導誘建文變亂成法耳命解縉等繙閱建文羣臣章疏關係軍馬錢糧數目則留餘有干犯者悉焚之既而從容謂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稽首未對修撰李貫進曰臣實無之文帝曰爾以

獨無為賢耶食其禄則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之際在
近侍獨無一言可乎然朕非惡乎盡心於建文者但惡
其導誘建文壞祖法亂政紀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於
彼今日事朕則忠於朕似不必曲自遮蔽也
永樂九年九月通政司言黄巖縣民告豪民持建文時
士人包彝右所進楚王書稿與文皇帝曰此必與豪民
有怨而欲報之者朕初即位命有司凡建文中上書有
干犯言語皆朕未即位以前事悉焚之有告者勿行今

復行之是號令不行矣況天下之主豈當念舊惡如唐之王魏太宗棄宿憾而信任之卒相與成治功帝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豈可一一追咎往事所告勿聽

洪熙元年仁皇帝撰長陵碑文建文君雖已追廢猶稱曰君書其歿猶曰崩當其在位猶尊之曰朝廷又諭羣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忠臣宜有傳不書何以示勸詔猶寛典

萬歷元年今皇帝御極詔內一欵革除間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有死無二皆我太祖高皇帝儲養忠臣義士我成祖文皇帝當時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當用之之語是諸臣罪雖不赦心實可原朕今仰遵我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詔書到日各地方有司官查諸臣生長鄉邑或特為建祠或附本處名賢忠節祠歲時以禮致祭其墳墓苗裔儻有存者厚加邺錄

萬歷元年徽州府知府崔同知黨通判徐推官郭奉撫

院張批詳建祠崇祀修理銀兩自當於官銀內動支特
為程通建顯忠祠於本府新安衛前
萬歷二年本府為忠臣鄭居貞黃希范申請題主入祠
並祀蒙徽寧等處兵備副使丁批據呈顯忠崇祀俾死
者不致沉淪草澤誠有司第一良政也如議行繳有司
歲時舉祀
萬歷十二年按院張案驗奉都察院應字二千六十二
號勘合劄付准禮部咨送禮科抄出廣東道御史屠題

奏云云皇上又特仰遵列祖遺意立祠表墓録蔭後人

然而外親遺裔猶在戍籍實為聖世之缺典也臣又伏

思詔書云生長鄉邑特為建祠今省城有祠各府州縣

生民未獲快覩況鄉村父老為忠臣扼腕近二百年尚

未盡知襃表至意則州縣專祠之設似為不可缺也又

云䘏録墳墓苗裔今奉行已逾十年䘏録未見一舉徒

事虛文鮮有實惠則責實之典似又不可缺也如果臣

言不謬乞勅該部通行云云更令諸臣生長鄉邑各建

專祠仍量贈官錫謚用示殊榮以垂不朽其墳墓苗裔猶有存者悉遵詔旨從實奏聞郵錄頒行云云

萬歷十二年禮部尚書陳等亦題前事俱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到院轉行府縣遵照施行比有程通本族宗子程濂等倡義捐貲於本縣城南建造表忠祠宇春秋有司舉祀

萬歷十五年績溪縣知縣吳看得程通備員藩國植性忠貞雖不能効順以從王誠無愧捨生而取義心堅金

石氣壯乾坤既植大節於生前應表孤魂於死後況今子姓咸列衣冠所呈實出公心建祠允為義舉尚當令的派宗子傳襲衣巾使為承祀生員供奉香火庶血食流於萬世忠魂慰於九泉非但苗裔被恩且令臣子知勸矣卑縣未敢擅便擬合申詳定奪徽州府知府古批程通靖難死節之臣忠義至今有耿光矣合族捐貲建祠以表幽芳以揚祖德正與勘劄相合祠成之日仰縣送忠節祠扁以旌其門其衣冠一節本族頗盛須再結

勘另詳申詳學院定奪繳

萬歷二十一年奉按院黄憲牌照得本院職在觀風則
褒崇忠義最係首務遠不可及近查我祖遜國諸臣中
較多慷慨激烈昔人比之夷齊叩馬謂其非仇於武王
要自求仁得仁耳故我成祖文皇帝亦有彼食其禄自
盡其心之言嗣是嚴禁漸開渥恩漸被則朝廷之德意
可諒其有加無已者本院行部其里豈容恝然為此牌
行該道將單開各忠臣於原籍動支院贖銀查其真正

嫡派子孫每人給與拾兩或以修理墳墓或以綵畫牌坊如無子孫有司代處務令惠有實及銀無虛銷庶少慰忠魂於既往且作正氣於將來等因行縣遵依動支贖銀拾兩給發程通本族宗子程濂等收訖

萬歷四十一年徽州府知府洪奉此牌行掌縣事本府通判郭查修本縣表忠祠宇轉詳按院徐看得本宦貞忠貫日純孝格天盡命圖報主恩捐軀甘罹國難革除紀録於前奉詔崇褒於後唯是所建祠宇風雨傾頽里

老勘結在卷相應酌量修葺以安忠魂至於墳墓被侵業經府縣審明申道詳允憲案具在聽其照斷結局似亦可也動支官銀叅拾兩給本族同委典史章緒重修

本縣表忠祠記

顯忠録卷二

萬歴四十三年按院駱憲牌徽州府知府洪奉牌行績溪縣知縣穆取郷賢名宦事實冊報轉詳請謚看得靖難死節忠臣遼府左長史程通精忠貫日純孝格天登

開國之魏科授遼府之左相陳情而釋祖戍太祖有孝哉若人之褒封策而攄悃愊明廷有掄居第一之選甫膺藩封之任遽興靖難之師上封事動以萬言絕燕使不通一訊赴義迴殊乎寧府入援直至於金陵一身甘罹嚴誅二子亦蒙顯戮已經公論祠祀鄉賢文皇帝有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之言今上有褒表忠魂建祠專祭之詔部院查覈府縣建祠續蒙廣東道御史屠有贈官錫謚之疏已經部覆而旨俞又蒙巡按御史黃有獨助

罰鍰之舉批行縣司以加卹近蒙巡按御史徐批准給發官銀修理摧頹祠宇即其純孝而精忠似應贈官而錫謚

萬歷四十三年本縣儒學教諭張賈看得故官程通陳情瀝血脫祖於戎行射策成名匡王於藩輔當廟謨失算而借箸不啻千言迄天命已移而報國惟有一死高皇帝嘉其孝正以作其忠文皇帝成其忠因而致之法生殺皆屬德意表章若待將來昔周逸民夷齊著美在

晉處士靖節流芳按之心事略同易以榮名非忝倘華
衮逮褒於貞白丹心永照於汗青
萬歷四十三年署縣事徽州府儒學教授洪覆看得故
宦忠臣程通孝自天成忠由性秉奔父喪而徒步五嶺
隕熊衮之霜釋祖戍而陳情九閽褒李密之表及領鄉
薦歷相遼藩時遭靖難之師力為報國之舉一身械繫
二子殲夷忠孝有光死生為烈夫成季不録豈不阻貞
士之心鄭公有鄉始可風忠臣之世先已建祠從祀仍

宜請謚贈官庶尚德昭於今茲而報功垂之有永
萬歷四十三年徽州府知府劉𨚫勘得故宦程通忠本
性成孝由天植淚枯五嶺舁親柩於遐荒首碎九閽雪
祖冤於溫詔既而龍翻地軸騎過天河九死何辭痛孤
忠之無託一門就戮偕二子以完名總之高皇帝旌之
顯以表其孝文皇帝戮之隂以全其忠夫練子寧在尚
思顯用其身方孝孺亡何忍久錮其世此皆聖朝盥雪
忠魂磨礪鈍節之盛舉也若斯人者節抗諸公名湮易

世雖建祠從祀曾沾俎豆之光而錫謚贈官未蒙褒敘之典合宜闡發幽靈永昭史冊

萬歷四十四年徽安道右布政王看得本官純孝格天精忠貫日舁父喪而間關萬里釋祖戍而號泣九閽身輔遼藩心存廊廟靖難興師知天命之有在赤心報國惟就戮以無它高皇帝嘉其忠而表其孝丈皇帝成其志而顯其忠總之身荷綱常之重而心堅金石之操表表節義與練方諸公同一軌者也翔祠從祀已叨俎豆

之光贈官加謚尤冀天恩之錫

萬歷四十四年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駱謹題為易名

重典採訪宜周謹循例覈實上聞以襄盛舉以光聖治

事奉都察院勘劄准禮部咨為公訪謚典事云云奉聖

旨這所奏有裨典禮俱依議行欽此欽遵云云原任遼

府左長史程通績溪人性至孝慷慨有大節年拾肆補

縣學生由貢入太學時祖平坐法戍延安伯父以忠知

程鄉父以誠省之冒瘴死通即徒跣踰五嶺舁其柩歸

葬廬墓哀毀戊辰復上太學平巳老通上書陳情乞祖還鄉辭極懇切高皇帝憐之持其章不下潛命兵部驛名平既至乃并召通東西立顧通曰汝識是人否祖孫相持哽咽不能仰視高皇帝嘆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庚午通以尚書舉應天試授遼府紀善辛巳進左史從王之荆州會成祖文皇帝舉靖難兵使至通即上封事謀備兵入援會兵部尚書齊泰慮遼寧為變召還京師寧與靖難兵合惟遼奉朝命以其兵至

京師皆通主之也成祖既正大統詔械通詣京師死之
又下績溪籍其家今上御極詔建褒忠祠蓋亦方孝孺
練子寧黃觀之流亞也應謚具題
天啓三年巡按御史郭爲公務事照得該縣故宦程暐
通移孝作忠凜千秋之大節立祠享祀膺百世之皇恩
本院觀風兹土合行旌扁爲此票仰該縣即動支備用
官銀買扁一面上書忠孝大節四字前列本院銜後書
本官某立并年月日給送故宦宅上具繳報毋違須

翕菴集卷五

送劉司訓公正之官新淦叙

同邑劉公正氏年踰六衰性澹不樂仕進郡縣以經明行脩書幣交辟皆固辭不就而竟爲新淦賢大夫之所強起爲諸弟子員矜式以例貢天官偕膺廷試經義論策者二十餘人而公正與其宗彥曰仲珩並中首選謂非名門家學淵源所自流於旣溢之餘者能若是乎旣而領命南還需一言以爲贈於戱余弱冠時嘗侍公正

令先君子海春先生於蔣陵之書舍先生言清而貌偉蒼顏白髮照耀樽俎間其襟期態度則宜於古人中求之耳别幾何時而先生抱隱德以物故容儀風采使人旦旦不忘形於夢寐迨今二十餘年復得與公正會同京師而蒼顏白髮亦不減於令先君子矣吁亦可感矣雖然人生斯世如春蘭秋菊也亨榮悴各有其時公正以老練之才而仲珩以英茂之學同見用於聖朝公正每曰余老矣而且素無宦情或怠於其職必也孜孜益

壯以竭忠効誠唯知慕君作人之爲分内事則信乎大器之晚成矣仲衎每曰予尚少而且位不稱其才或抑於其志必也閲閲進脩以開物成務唯知希賢希聖之爲所當先俾學與年並進名與業俱新則信乎積小以高大矣余以公正仲衎齒異而道同同爲時而出聯名廷試而共領清職亦可謂劉氏之二妙矣輒因其行而并勉以自愛庶幾爲他日三錫之基云

墓表

先生諱德字是修以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十六日卒於應天府學舍年四十九子轃奉骨以歸既葬矣又謂其地之不吉也以宣德元年十二月壬午改葬陽岡里舉岡之屋後初葬時翰林侍讀學士解公銘其墓久之今少師楊公爲之傳先生之賢由是而信於後世今年轃以江都縣學訓導秩滿來北京謁予告曰先人之卒得二公之文誠足以不朽矣今既改葬若揭表墓上豈不

益彰徽顯聞此不肖孤之志也敢請於先生予嘉其孝而諾之先生之先蓋居泰和爵譽里其後乃徙灘江復從陽岡里舉子岡曽大父月溪大父于德父邦賢皆不仕先生少孤貧喜學力於孝悌忠信其胸次坦夷明白事非義不為遇人無少長賤貴皆有恩意然於是非白黑無所混初受業於里儒胡渚樵渚樵愛之以孫女女焉又從國子學録蕭先生執授詩經學成舉教官授霍丘訓導太祖高皇帝奇其貌問常所業對曰教鄉人子

弟讀書為善遂停訓導擢為周王府奉祠正尋陞紀善王聞其好著書使歸取以進予時始識先生清修王立溫然君子也高皇帝上賓王以過失聞府中官屬皆得罪先生以能諫獲免改衡府紀善入翰林纂修嘗侃侃論國事詆諸柄臣衆嫉而挫抑之先生不為動太宗文皇帝靖難至京師宮中自焚先生即為書以後事託其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死文皇帝以臣民推戴既即位御史有言周是修不順天命請追戮之上曰彼自盡其

心而已置不問上之心天地之心也嗚呼死者人之所難也先生職預纂修在翰林衆官方疑畏可以不死然而必死焉亦求其心之安而已先生於綱常之誼躬履之如此平生書無不讀經史百氏皆能言其意為文思若涌泉然必根於理而尤好吟詠其所著有詩小序詩集義詩譜論語類編廣衍太極圖觀感録綱常懿範通言家訓芻蕘集進思集其於朋友能相輔以道所最後者若學士解公胡公少師楊公而所舉者侍讀梁公潛

辰州同知劉公叔毖皆以文學德義政事重當時觀其
所與與其所舉者則先生之賢益可知矣今卒四十年
而有令子汲汲然思著其德於久遠此又可見君子之
也故為之書使刻于墓上正統四年八月望日嘉議大
夫行在禮部右侍郎翰林侍讀學士國史總裁兼經筵
官同邑王直撰

虛舟集　　　　別集類五　明

虛舟集序

永樂初勑脩金匱石室之書繼是復有大典之命內外儒臣及四方韋布士集闕下者數千人求其博洽幽明洞貫今古學博而思深如吾太史三山王君孟揚者不一二見然孟揚之為人眼空四海壁立千仞視餘子瑣瑣者不啻卧之地下以是名雖日彰謗亦隨之余每擬薦自代不果且孟揚視功名泊如每有抗浮雲之志期

在息機與物無競故其集以虛舟名亦可見其志焉余且第其人品當在蘇長公之列文之奇偉浩瀚亦類至於詩則淩駕漢唐使眉山見之未必不擊節嘆賞思避竈而煬此余之論孟揚者如是他人未必知也孟揚在翰林越三年不欲示其長於人然一遇知巳與論古今成敗人物賢否政事得失治道升降則目如曙光辨如懸河真若超千古而立於獨者孟揚固不欲專以文名越石文有言士絀於不知巳而伸於知巳余其有負於

孟揚哉余其有負於孟揚哉握手都門出其集徵予言

言遂敬書以復之永樂丁亥春翰林院學士兼春坊大

學士國史總裁廬陵解縉書

畫像贊一首附此

節義文獻世德之粹鍾道學政術里仁之範鎔精金美

玉之文其餘工高譚卓識之見其蝨封弔湘江歷南海

方自以為達在玉堂金馬人不知其窮沛乎其進未止

吾不知其所從仰天衢而獨步信學海之孤雄

評

足下古詩命意高遠氣度沉雄出入阮步兵陳拾遺李謫仙三子堂室指辭明健得李爲多清秋月明之夕擊節歌之三子者有靈寧不冷然御風而來聽耶五七言長詩即樂府諸作非胸中蘊長庚之精者不能吐此光耀律絶當在大歷貞元之間韻思積若太逼而遒邁之氣過之寒山空谷天籟自鳴孰能禦其勢也

虛舟子畫像贊

飄飄乎阿閣之姿棲棲乎清廟之器既覽德而翬聲亦顒昂而將事猶坎然而若不自足雖充然而不能自已倒三峽而浚詞源抗南山而吐奇氣伊人也吾將起謫仙而與之遊庶幾乎駕長風而起乎埃𣷭之外也吳門王汝玉再識

王舍人詩集卷三

題橫舟卷醫士許友恭賦

采藥芳洲遠放船心自閒朝隨漲潮去暮趂落潮還鷗

鳥斜陽外桃花流水間趣高人未識風景出塵寰

王舍人詩集卷五

次韻張真人所畫瀟湘意

翠竹蒼煙兩岸秋扁舟曾憶度湘流偶來琳館看圖畫

彷彿推篷宿雨收

蒼龍掩雨響蕭索墨沼風生起翠濤想見仙翁揮洒罷洞庭空濶楚山高

題明皇聽貴妃弄笛圖

笛弄霓裳月正秋三郎側耳復凝眸當年聽諫如聽曲車駕應無幸蜀憂

泊菴集　　　　　　別集類五　明

泊菴集序

泊菴文集故贊善梁用之先生之所作也其子刑部主事棨録其目録一冊託監察御史楊宗毅徵予序用之予故人惜不得見其集而獨見其目録也然用之自史館入翰林職春坊修大典為史官為總裁與予同事者十有五年每與論文事深有麗澤之益予之知用之不淺也用之吉之泰和人世儒家自少力學清修苦志常

以古人自期待其為文章務刮劘湔濯去其陳腐議論峻發而時出新意循蹈規矩而未嘗茍作此予之知用之者雖不見其全集亦可以知其大槩矣用之之文凡十二卷進呈者若干論若干記序若干行狀墓表墓銘哀辭若干傳說銘賛若干題跋雜書若干其用心勤矣哉後之讀其文者亦可知其人矣夫為之子孫者當世守其詩書之傳而勿替可也若夫家世履歷之詳則有少師楊公之碣銘在正統六年秋八月前史官國子祭

酒兼翰林侍講嘉議大夫太子賓客致仕豫章胡儼書

青城山人集　　別集類五　明

青城山人集序

太子賓客文靖王先生詩一編吳邑華彦謀既為鋟梓致書來北京請序之予久未復又書趣之又未復如是者三四噫予言豈為先生重哉顧鉉區區末學而敢輕執筆以序先生之詩既不得辭勉為之言曰君子有以涵養於中則所感發而見諸吟詠者雖津津無窮皆不乖乎性情之正是猶植之深培之厚滋之勤其生意條

達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先生在勝國時未弱冠蚤振聲塲屋入國朝兩為貳教為春坊為翰林其發於吟詠日見於酬酢應變者旁午轇轕自鄉邦而達于中朝自中朝而達於四方誦其詩而稱其才贍學碩語新意邃豪而不肆切而不激富麗而精簡潔而要蓋無間矣非有所本而發者能乎是以受知仁廟恩寵隆苶於生前贈謚追加於身後噫先生真可謂得行其道而不負所學者矣予嘗觀先生之詩雖有作於憂患之地者亦皆

充乎自得廓乎自快無幾微尤怨形於其間則其中之所養能不累於外者豈不益可見乎後之誦是編者不獨見先生之能脫然於膺腐洒然於官束渙然於凝滯渾然以融化而泯然以無迹飄然若凌空而舉又必有見其本於中者厚故發於外者闊也嗚呼先生之詩盛矣繫於氣運者有在矣景泰元年七月初吉翰林侍講學士奉訓大夫兼修國史彭城劉鉉序

國朝文章之盛稱洪武而永樂次之若宋承旨景濂胡

徵君仲申徐徵君大章王待制子充蘇太史平仲高太史季迪張太常來儀輩皆傑然名家者然當其時高皇帝初定天下懲元之寛無制而矯之以猛網羅天下之豪傑用法翦除之而彼諸老皆勝國之遺才雖用於維新之朝而偪於法或死或遯不得以盡其鳴世之能事及太宗之入乘豐富致太平乃崇儒術廣文學之選以潤飾鴻業照耀天下於是士之幸存而後出者始皆濯拂登進以鳴一時之盛而故翰林檢討兼春坊賛善贈

太子賓客謚文靖王公汝玉則其先鳴者也公之學長於春秋其為文蓋兼古今體製而詩則深得唐法其所著述甚富而稿之藏家者皆燼於火獨其詩散逸於四方好事者得而録之公之孫鎧繕寫藏於篋笥友人華彦謀家與王氏連姻尤好公詩既為編次復鋟梓以傳於世而諉予序予嘗評公之詩清而不刻麗而不靡軼宕而不羈俗驟而見之如九霄一鶴盤雲獨遊如玉井蓮浥露初發如瑶臺仙子臨風微步殆難以塵情凡態

想像如五陵年少衣輕策駿馳騁春風紫陌間意氣奕奕不可奈品而第之其大歷貞元諸才子之流乎因并著之序末以與知言者商確之青城山人者葢公所自號也凡公之生平官簿事行則國史備焉景泰癸酉春正月之望奉直大夫太子諭德兼翰林侍講兼修國史玉牒東海徐珵元玉序

天地間流形之物皆詩也若夫光華為日月動盪為風霆森列昭明為星辰河漢爕爛為雲霞輝暎為虹霓融

潤凝沍為雨露霜雪以至川嶽之流峙花木之妍蔚鳥獸魚龍之飛躍變化何莫而非詩乎是物者人皆得以用之而患不能成乎詩詩之而患不能曲盡其妙詩之道可謂難矣吾鄉王汝玉先生風韻豪邁藻思俊逸學問閎博淵邃為文敏捷辭意通暢於詩為尤工葢嘗馳騁出入古樂府漢魏六朝唐人諸作故其五言古選若三代鼎彝雖朱湮翠蝕而龍章鳥跡款式典雅無琱鎪鏤刻之狀殊可玩焉七言歌行如奔流出峽汪洋演迤層

瀾萬頃自然成文長風衝激駭浪滔天物怪出没則又可驚可愕焉五七言近體猶大將出師紀律嚴整旗幟鮮明劍戟銛利軍容整肅鼓吹既作其聲悲壯激烈鋭氣凴陵直欲拔唐人之壘焉五七言絶句譬諸鶴唳秋空清音嘹亮迴視他人之作不啻草根蛩語蚓竅蠅聲焉耳於乎先生之詩可謂兼備古人之體製者矣予自早歲即究心斯事惜乎學識譾陋無所成就不足以窺先生之藩籬尚敢望闖其户而入其室邪鄉友華彦謀

雅擅好事之譽嘗編次先生之詩壽梓以傳于後徵序其端輙僭評先生之詩如此且謂先生得乎兩間萬物之妙用故其詩卓然為一名家云景泰二年歲在辛未秋九月上澣監察御史郡人鄒亮序

青城山人集卷八

右青城詩集若干卷先大父文靖公之所著也大父自幼以詩文名接交當時海內儒碩非一倡和酬靡不見之賦詠自入國朝登仕籍洎陞翰林聲光益著其與

作特盛然兩為回禄所虐稿皆殘缺所幸別或收貯得十之二閲歳既久鐙以菲才宦游古汴東以自隨公暇因撥拾分類繕寫一帙有外集者附之藏之篋中家居以來罔敢失墜偶姻好華居彦謀過而見之三復嗟歎遂於内各刪百首命工刊次嗚呼大父文名蓋一世著述布天下而遺稿灰滅無幾又弗克傳世豈造物者不使有見於後哉實子孫不肖不能繼述先業之所致也今大父歿餘三十年而一旦幸表而出之是明珠寶劒

之起於重淵必有待其時歟彥謀讀書好義嘗輯其族
譜諸集行世足羨故家子孫立志超卓不屑細故如是
旹正統十二年嘉平望日孫鎧謹識

東里全集　別集類五　明

東里詩集序

詩之所本肇於經尚矣古人所采無擇於里巷歌謠後世所錄皆出於一時能言之士而世之所重有攸在焉得非采於里巷者本乎真情出於能言之士者求之工巧乎況其體製音響不能不隨時而降得非囿於習尚者乎囿於習尚愈趨而愈下求之工巧或失其性情三百篇繇聖人刪定於經下迨漢唐若李杜名家世有定

論吁拘於籠絡者與善步滋以薑桂者非真味脫略乎是者不亦難乎今少師廬陵東里楊公以敦敏宏遠之器充之以明正之學行之以和易不爲窮達貴賤之所移易叅年託迹江湖泛彭蠡游洞庭歷覽名勝所至成趣若將終身焉然其幽懷苦思固有不能忘乎世者及入翰林居禁密游以六卿進位師傅爲國名臣其所以頌聖德歌太平未嘗不致儆戒之意於其閒至於故舊交游離合之際藹然乎素懷抱又至於觸物起興亦莫

不俗極其趣未嘗規規於事為之末而其體製音響雖不能不隨時高下然皆能發乎性情固非求之工巧固於習尚者比也因是而求之公之在江湖居廟堂而所以為憂樂者蓋昭昭於斯矣予託交於公味玄酒而茹大羹者幾四十年固知公之德業文章在天下國家者足以取重於世而不假乎斯然後之人觀乎斯亦足以知公之所存矣正統元年五月二日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同知經筵事江陵楊溥序

東里詩集卷三

題山水小畫贈康愣歸西昌

凫渚斜通鸖逕水亭静對林扉羣峰雲際相待一棹江南未歸

茅堂緑水青山頗似東皋之上待予解綬來歸看汝放舟還往

東里續集卷四十一

劉子潨甫墓碣銘

劉之先有仕南唐者由金陵徙吉水擇勝而家巽湖之上所從來久矣至明翁為郡學教授子溧甫之曾大父也大父信卿以行義與鄉名儒歐陽師尹先生相厚父天性號東山靜隱東閣大學士吳公沉為之記其卒也翰林學士解公縉為之銘墓子溧甫諱會幼端重不事嬉戲初入小學即知謹于事長十餘歲從學鄉先生胡時中而與西澗熊公為同門相與講學日夜淬礪不懈惇孝友父及兄子謙相繼數日卒哀毁幾絶

終身慕不衰從弟子淇奉命使山東病久不愈聞報馳往視之扶持醫療竟不起遂以其喪歸而撫育孤姪必底于成立女兄之夫郭子澄遊蜀不歸走萬里挾之歸歲時嚴祀事先塋祠在南山者增修之益以田園林沼襍植菓茶環祠下西澗為作祠記祠傍構屋數楹以儲經史榜曰排讀解公為之記若文穆胡公廣子鄒公皆於子澂甫有文字之好子澂甫雍容儒雅喜為詩情之所適率形賦詠賓客至者必傾寫盡懽晚歲課子孫詩

書外餘事一不挂念慮人以悠然號之雖耆老之年鬢
髮如漆無一莖白者蓋年六十有九而卒其卒以宣德
丁未十一月廿一日娶同邑胡氏慈愛勤儉式配君子
子男四鐔永樂乙酉中江西鄉試明年禮部會試中副
榜歷沛上海連江三縣學官鍊銓鑽咸克幹蠱如父母
之心女一歸韶州府通判夏敏求孫男六士準士謨士
式璋孫璉孫琦孫女六曾孫男二鐔嘗修永樂大典在
翰林於予有同郡之好非一朝夕于潔甫之葬也其素

所相知如解胡熊鄧皆先卒莫為之銘於是鐔以屬士奇為之銘曰

遺時清明非爵以升處澹安貞在郊與垌優哉游哉全歸以寧

東里續集卷四十四

親征沙漠回鑾百官賀表

欽奉敕書五月十三日大駕親率六師掃蕩强敵撫輯降附沙漠永清誠宗社生民太平之慶謹奉表稱賀者

臣某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帝王之治統育
於萬方仁義之師無敵於天下博施洪恩而濟衆駿揚
神武以除殘廓靖北陲奠安中夏臣民懽抃海宇清泰
恭惟皇帝陛下廣大高明剛健中正惟萬物之得所溥
一視而同仁舞干羽于兩階昭郁郁禮文之盛執玉帛
者萬國致源源朝覲之來獨玆窮北之遠人蠢焉自外
於皇化拒招懷之綸命遏撫諭之使軺數犯邊疆肆虐
黎庶盖恣行而罔畏畧無悔罪之情不得已而用征誠

為保民之計植黍稷豈留於稂莠育鸞鷟必剪於梟鴟鶚乘親行運神謀於霄漢六師奮發掃氛翳於遐荒加烈火於鴻毛震迅雷於蟲戶兇渠盡殲恩命覃宣撫綏殘弊之氓敷布融熙之澤春榮秋肅皆本乾元之仁日彩星華煥麗天旋之景湔雪前王之讐恥肇開永世之升平臣某等欣候凱旋恭攄賀臆仰皇明於六合如日方中祝聖壽於萬年與天同久

巡狩及平北回鑾百官賀表

伏以巡狩省方舉帝王之盛典回鑾振蹕煥功德之大成八表清寧萬方忻戴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睿知廣大寬仁奉天勤民秉聖誠之純一繼志述事溥德化於雍熙尚惟親歷於撫綏肆用肇稱於巡省兩京弘建瞻日馭之輝煌萬乘吉行霈天恩之洋溢聖仁篤近而舉遠神武除暴以安民天討用彰奮風雷於瀚海皇威所至廓氛翳于陰山神靈煥發於嘉祥追擊莫逃於遺類盡雪漢晉唐宋之恥永隆國家宗社之基六師咸奏於凱

歌四海遍騰於懽頌雲承翠輦迴龍御於九重星拱紫宸上天顔之萬壽臣某等忝班朝列喜切遭逢聖治神功仰昭明之如日瑶圖寶歷祝悠久以齊天

東里續集卷六十

寄胡楊金三學士

久不作詩中官海壽還恭聞捷音志喜十首先寄

中官快馬如飛電六月南來報捷書四海從今皆奠枕

大明天子會文闓

白旄黃鉞擁龍韜萬乘如雲盡屬櫜日照受降城下路
來蘇深荷聖躬勞

人心歡悅天心順萬里長驅總不勞底用華囊盛馬乳
甘泉隨處湧滔滔

東風不到興和北五月常年凍未開忽散陰寒振枯槁
陽春隨得屬東來

聖主親征靖北陲臚朐河外駐龍旂天風一掃氛埃淨
只放殘兵七馬歸

面縛千人獻御前天恩不殺賜生全黃沙别有膏腴地散處諸營教種田

襁負歸降百萬多追奔還度斡難河詞臣扈從皆班馬先詠神功播凱謌

白登城下困天驕戎馬還驚犯渭橋聖主除兇報千古萬年長戴大明朝

文華日日望回鑾捷報飛來萬倍歡奉命南郊先告謝午門傳勅示千官

萬國于今揔一家皇威聖澤遍天涯羣臣盡有昇平頌

矯首都門候翠華

東里集附録卷一

誥命謄副

左春坊左諭德誥命一道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翰林文學侍從之臣備顧問典

詞命職論思而春坊之任贊輔東宮相成德義皆要

職也兼是二者非學閎篤實性資敦厚小心愼密曷

克稱茲爾楊士奇簡自朕心屢擢清要陞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受任以來克共乃職逾久逾慎朕甚嘉之令特授以誥命爾其體朕選畀之心益勵乃志敬乃行勤乃職式綏寵祿永光嘉譽

欽哉

初任王府審理副再任翰林院編修三任翰林院侍講四任翰林院侍講兼左春坊左中允今任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永樂十年二月初一日

考贈左春坊左諭德誥命一道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為臣能竭誠盡職以事君上而國家推恩及其所生者所以嘉賢勞而勸天下之為父母者也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楊士奇故父子將好義積善忠信有常蘊而未施用生賢子敭恭事朕不懈益勤推厥慶源宜加褒寵今特贈爾為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服茲恩命永賁泉扃永樂十年二月初一日

妣贈宜人誥命一道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國家褒榮臣下而推恩及其母者蓋重其所出且以勸孝也爾陳氏乃楊士奇爲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恪恭職任于兹有年篤實端謹益勤弗懈推原所自實由爾令善之德之所敎遺今特贈爾爲宜人靈與有知服兹榮命永樂十年二月初一日

妻封宜人誥命一道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國家推恩臣下既褒榮於其親而又及其伉儷者所以奬賢能而厚人倫也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楊士奇妻嚴氏柔淑靜恭克勤內助今特封爾為宜人服此榮恩永光閫闈欽哉永樂十年二月初一日

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誥命一道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國家所重得儒者之用豈專尚其文學蓋有德業之助焉故昔者聖王之治天下於百職

事之人莫匪儒者而況朝夕左右之近哉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發身儒術先帝處之論思宥密之地允宜稱職又簡輔朕於春宮歷歲滋久攄成讜論裨益良多肆嗣位之初再用陞擢方當急治之日益切倚毘之心今進爾為榮祿大夫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傅保所以左右予于道也勿慮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書曰予違汝弼又曰汝交脩予汝惟欽哉若施之訓辭必達予所以仁民之意于天下以副崇任儒術

之意汝惟懋哉

初任王府審理副再任翰林院編修三任翰林院侍講四任翰林院侍講兼左春坊左中允五任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六任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左諭德七任左春坊大學士八任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九任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今任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洪熙元年正月十一日

曾祖考贈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誥命一道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積善之久者後必盛效勞之厚者報必加國有輔弼之臣官至於一品階至於榮祿斯其善慶所鍾豈一再世之積哉因勞推恩蓋亦至公之典而匪私矣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故曾祖元翰林待制朝列大夫景行文學政行顯于前代光華重諸簡冊慶澤流於孫曾爲我輔臣歷歲滋久推其所本宜有褒榮今特贈爾爲光祿大夫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尚克欽承永光泉壤洪熙元年正月十一日

曾祖妣贈夫人誥命一道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天子推恩於臣洊而及其三代者固以褒答勞績亦嘉念其世澤者遠也少傅兼華盖殿大學士楊士奇曾祖妣元弘農郡君嚴氏惟爾曾孫顯庸久矣今國家勵精圖治之時方秉直義爲輔於廷非爾善慶所積哉今特贈爾爲夫人命典之榮永賁幽壤

洪熙元年正月十一日

繼曾祖妣贈夫人誥命一道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爲臣得祀其親於三代則國家推恩亦必及之者固以明彛典亦以勵忠孝焉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竒繼曾祖妣高氏其令儀令德之傳於曾孫迨今未泯用克有佐朕於理推原其先宜隆褒命特贈爾爲夫人錫賁九原用埀永世洪熙元年正月十一日

祖考贈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誥命一道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國家令典臣有勞勤於君事咸得

推恩榮其祖考刋國之舊人而素有匡輔之益者哉少
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故祖公榮文學德行表範
州里積善崇慶垂裕後人用致厥孫為予之輔推其所
本宜有褒嘉今特贈爾為榮禄大夫少傅兼華蓋殿大
學士寘漢有知服兹寵命洪熙元年正月十一日

祖妣贈夫人誥命一道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為君欲其臣盡忠於國則必體其
心而從其志肆古聖王知人情之莫不孝於親也故制

推恩之典以伸奬勸之意朕方任賢德以輔治則必有以榮其親而愜其志少傅兼華盖殿大學士楊士奇祖妣胡氏積善垂慶用生賢孫勵翼在廷賛予於治今特贈爾為夫人賁命之榮永慰真漠洪熙元年正月十一日

考加贈少傅兼華盖殿大學士誥命一道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士之仕而能負任國事則國之推恩必及其親固以寵賢者盖亦嘉荅其所生也少傅兼

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故父贈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
德子將文學裕於躬孝弟敦於家善慶所鍾在於其子
為朕毘輔滋積歲年推原所生宜隆寵命今特加贈爾
為榮祿大夫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命典之重章於無
窮洪熙元年正月十一日

妣加贈夫人誥命一道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夫親之愛其子與子之孝其親者
莫不欲其貴斯皆本於天性是以君之體臣必因所欲

而推恩焉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故母贈宜人陳氏早以善道訓子又積慶以遺之致顯於廷克有勞效先朝嘗推恩於汝矣今加贈爾為夫人命服之華永賁冥漠洪熙元年正月十一日

妻封夫人誥命一道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夫婦人倫之始故朝廷推恩臣下而必及其家室者雖以獎賢勞其亦以重大倫也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妻宜人嚴氏靜厚有德內助

克賢令特加封爲夫人益茂欽承永光閨闈洪熙元年
正月十一日
少傅兵部尚書華盖殿大學士誥命一道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寅奉鴻圖究惟化理政本所係
尤重得人我太祖高皇帝審於命官每咨禁苑之儲用
典六卿之治太宗文皇帝慎於用人非其行藝之兼弗
與論思之列成憲具在敢忘率承咨爾榮祿大夫少傅
兼華盖殿大學士楊士竒先朝臨御之初首畀絲綸之

任恭勤乃職盖二十年朕在儲闈兼資匡益今特命爾為兵部尚書仍前散官職事夫循皇祖官人之法承皇考所用之舊厥惟公典匪自朕私爾尚益端乃操益勵乃績稱朕付畀汝惟欽哉

初任王府審理副再任翰林院編修三任翰林院侍講四任翰林院侍講兼左春坊左中允五任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六任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左諭德七任左春坊大學士八任禮部左侍郎兼華

蓋殿大學士九任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十任少傅

兼華蓋殿大學士今任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

學士洪熙元年正月十五日

繼室封夫人誥命一道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國家於其臣之配必有榮命及之

者從夫而貴在禮攸宜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

士楊士奇於朕有左右之勞其繼室郭氏於夫亦有內

助之賢矧在先朝既錫命服茲特授誥封爲夫人尚其

祇承永光榮命宣德六年九月初一日

少師兵部尚書華盖殿大學士誥命一道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聞之書天祐下民作之君師固立君以為民也又曰惟民歸于一德固得民本於德也又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固成德必資於賢也朕以眇躬祇紹鴻圖夙夜孳孳弗任之在念匪資良弼曷由以濟洽爾光禄大夫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兼華盖殿大學士楊士奇爾祖宗敷求以遺朕者道之弗明輙師保啓

之德之弗建歟師保翼之匪道匪德曷以奉天而庇民尚弼予于成爾其勗哉毋恃其既安毋忽其甚微古人有言不見是圖尚弼予于理爾其勗哉朕惟老成之是孚是任尚益勵爾恭用光我祖宗之簡畀曁朕之眷倚敬哉惟永

初任王府審理副再任翰林院編修三任翰林院侍講四任翰林院侍講左春坊左中允五任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六任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左

諭德七任左春坊大學士八任禮部左侍郎兼華蓋
殿大學士九任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十任少傅兼
華蓋殿大學士十一任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
學士今任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正統七
年十月十一日

曾祖考進贈少師誥命一道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于羣臣之克任者者咸推恩於
其親況四朝之舊三公之任以道輔朕者乎稽績錫恩

宜稱所效贈光祿大夫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景行
乃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奇之曾祖德政
之善著于前史慶澤之厚延於今日致有曾孫久勞在
廷推其本原宜進褒秩特進贈爾為光祿大夫柱國少
師兵部尚書大學士如故歆此榮恩賁于永遠正統七
年十月十一日
曾祖妣再贈夫人誥命一道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國家敷恩以及羣臣之先世者著

在昔典厥有等差所以報功能而重本始也爾贈夫人嚴氏乃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竒之曽祖母善慶之厚延于曽孫爲廷老臣光輔朕理推厥原本済錫誥命以爲爾榮服此隆恩永賁窀穸正統七年十月十一日

繼曽祖妣再贈夫人誥命一道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有左右輔弼之臣既進其官亦必褒崇其先世者所以隆恩禮也爾贈夫人高氏乃少

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之繼曾祖母躬
積善慶啓于後昆致有曾孫為朕良佐渉錫誥命以為
爾榮寘漠有知光華惟允正統七年十月十一日

祖考進贈少師誥命一道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國有輔臣積勞效誠踰四十年一
德不懈朕方資以匡直者既進其官亦必推恩於其所
自此祖宗之彛典也惜榮禄大夫少傅兼華蓋殿大學
士楊公榮乃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士奇之

祖積善之慶致有賢孫為朕毘輔恒用嘉賴蓋子孫之賢必本諸祖禰特進贈爾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大學士如故尚其歆服永賁九泉正統七年十月十一日

祖妣再贈夫人誥命一道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三孤之官宏化寅亮以弼予於治也有臣無忝安得不嘉其所自而錫之榮命咸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祖母贈夫人胡氏德

著閭闔致有賢孫光輔朕理泝厥原本恩命宜新是用
游錫誥命以爲爾榮幽壤有知尚其歆服正統七年十
月十一日

考進贈少師誥命一道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積善之厚者慶必宏效勞之深者
報必重朕有輔臣秉誠執恭協賛于理厥績良茂予安
能不除恩命以顯其所生哉贈榮禄大夫少傅兼華蓋
殿大學士楊子將乃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

士奇之父晦迹弗耀積慶實深篤生賢嗣佐我祖考曁於朕躬惓惓之誠久而弗懈惟厥原本恩命宜加特進贈爾光禄大夫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大學士如故𢧐此加榮益綏爾後正統七年十月十一日

妣再贈夫人誥命一道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惟人以有子爲榮士以顯親爲孝故士之仕有禄位者褒恩必及於其親以稱其致孝之意况於輔臣之賢者乎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

學士楊士奇故母贈夫人陳氏儲善篤教以成其子顯庸於廷而不逮養乃體孝子之心再錫誥命以示褒嘉服此勞恩光華永世正統七年十月十一日

伯祖贈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誥命

一道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以孝治天下凡任事之人於其祖考皆錫之寵褒矧近之輔臣不忘孝思欲崇其所自而惓惓以言者乎爾楊公辰乃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

殿大學士士奇之伯祖而實其父所生之親有孫效勞
績於四朝固其慶澤亦本於爾安得不體其心而錫之
榮命哉今特贈爾為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九原不昧服此休嘉正統七年十月十
一日

伯祖妣贈夫人誥命一道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人臣能效誠事國且篤於孝思不
忘所自者朝廷安得不嘉從所欲而以勸為人後者哉

爾嚴氏乃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之伯祖母而實其父之所生夫有孫勤勞于廷四十餘年益篤不懈亦爾積善之所遺也朕用嘉之今特從其請贈爾爲夫人服兹榮命永賁泉扃正統七年十月十一日

妻再贈夫人誥命一道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朝廷於羣臣推恩必逮其配者蓋彝倫所重也豈以存没而有間哉少師兵部尚書兼華

蓋殿大學士楊士奇故妻夫人嚴氏克相君子而不偕
老茲因夫之進官游錫誥命以示褒嘉尚克歆承永光
泉壤正統七月十一月初日

繼室再封夫人誥命一道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人臣事上克効忠誠者亦有資於
內助之賢故推恩之典必逮焉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
殿大學士楊士奇之繼室夫人郭氏行宜厥家相我賢
輔茲游錫之誥命用示褒榮祗服茂恩用光閫閫正統

七年十月十一日

追贈太師謚文貞誥命一道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國家於輔弼大臣生則崇其爵祿歿則加之贈謚所以重賢德而盡始終之義也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兼華盖殿大學士楊士奇以愽學碩德卓識嘉謨祇事祖宗暨于朕躬秉志貞一涖事忠勤歷年既久裨益良多是以列聖委之以心腹任之以股肱朕嘉念者舊益切倚毘用熙闡學用隆治道化

以老疾違朕左右者屢月醫藥罔功遂成長逝訃聞朕
允蓋于懷惟卿體念國家諒不泯也兹特追贈卿特進
光禄大夫左柱國太師尚書大學士如舊謚文貞嗚呼
勲業著於國家令譽昭於永世生榮死哀夫復何憾靈
爽不昧尚克歆承正統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東里集附録卷二

勑諭膳副

勑輔導皇太孫賜本胡廣㕥

勑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廣左春坊
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楊士竒朕惟令德所成本乎
天賦養正之學實宏聖功故有聰明純一之資必
有詩書禮樂之教所以充其德性而廣其器識
也朕嫡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
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動必中規言必合道好
學之篤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心領要義朕嘗試
之以事輒能裁決得中斯是宗社之靈上天錫慶

挺生異質將以福祐天下而基命於無窮者也然宏材之建必由匠石之功圭瓚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等皆茂簡德藝職輔東宮東宮之子必資薫鬷宣協心合力輔導于成推廣仁義道德之源開陳二帝三王之治與我太祖高皇帝之大經大法凡肇創守成之難生民稼穡之事朝夕講論以涵養本源恢宏智量充其盛大之器以爲宗社生靈廣萬年之福兹國家之慶卿等亦與有榮聞於無窮焉欽哉故勑永樂六年十一月

初十日

勑取列仙傳

勑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左諭徳楊士奇等朕嘗纂集列仙傳一部於文淵閣収貯勑至即將此書謹固封識差人星馳進來故勑永樂十六年六月初一日

勑少師士奇今日朕之首孫滿月可同前日賜名勑書撰一道其名如意童十一月二十二日

賜米勑

勑少傅楊士竒覽卿所奏導朕以仁助朕以德欲朕爲
唐虞之君惜俊良共成王化此此實金石之言誠爲忠良
股肱之臣也朕朝夕所慮恐卿等以朕尊居宸極畏有
譴責不肯進言今覽此奏朕甚忻喜足慰於衷但望卿
始終如一知無不言以副朕委託之意共成王道之美
朕深感卿特賚卿白米十石綵幣二表裏寶鈔二千貫
實彰眷待非應故事卿其領之以慰朕懷故勑永樂二
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皇帝書諭少傅士奇

諭卿送往之禮朕當親往但為宗社之故不得親往今

趙王扶靈歸山今禮已告成子為父盡孝禮道當然今

朕未曾親往欲以徹禮賚王云宜朕當親往宗社之故

不獲親往賢弟相理山陵云備令以徹儀以慰賢弟代

兄之勞於卿可否何如耳

十二月二十二日

勑少師少傅少保翰林院朕觀古帝王皆有恩德仁愛

於人今朕欲下詔除繡割鞭背連坐及無實妖言誹謗之刑罪未審卿等以為如何當慎為審議若可行之實封來聞故勑

三月初十日

勑士竒楊榮黄淮詔書已下皆賴卿等黼黻皇猷佐使朕得四海之心卿之力也每人賜鈔二千貫故勑

賜印勑

勑少傅兵部尚書兼華盖殿大學士楊士竒往者國家

肇建兩京政務方殷朕膺監國之命卿以翰林親臣兼職春坊留侍左右贊助庶務敷荅章奏籌畫之際適中爲難朕恒以爲慮尚賴卿一二臣僚同心合德狥國忘身屢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以來嘉謨嘉猷入告于内期予于治以惠黎民正固無二簡在朕心玆以已意創製楊貞一印一枚賜卿用藏於家傳之後世惟卿子孫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惟艱思保守之惟朕子孫亦由是知卿弼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休永

世無斁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又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尚克交修以成明良之譽故勑洪熙元年四月十五日

優待勑

皇帝勑諭少傅兵部尚書兼華盖殿大學士楊士奇卿祇事祖宗多歷年所忠謨讜議積効勤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贊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盖以卿春秋高尚預繁劇優老待賢禮非攸當況傅保之重寅亮為職不煩庶

政乃副倚毗可暇翰林之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職名俸祿悉如舊卿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朕眷注老成之意欽哉故諭宣德三年十月初七日

考滿勑

皇帝勑諭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卿歷事祖宗及今三十餘年始擢禁近論思之地學廣識明端靜忠厚有良臣之體若佐仁考於監國尤積勞勤

貞一之褒玉音孔彰肆朕纘承式食替輔忠言讜議累效厥誠朕志保民孜孜夙夜卿同斯志謀猷入告禆益爲多今考九載之績深用嘉念特宴勞于禮部仍賜勑奬諭於戲朕惟祖宗之付畀允篤于敬罔敢怠忘亦惟祖宗之舊臣同德同心是毘是力卿尚益懋于誠益徹於終庶幾共光我祖宗之洪業欽哉故諭宣德八年十月初七日

誥諭開經筵

太皇太后諭內閣少傅楊士奇等覽卿所奏皆言聖學日新吾甚悅之其隨侍內使吾僧太后已曾處度云師古弼輔講筵禮儀卿可會同知見之臣稽古薦舉務得其宜以合先帝之志以隆宗社之安欽哉故諭宣德十年三月十三日

勑諭開經筵

皇帝勑諭太師英國公張輔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楊溥等朕祗奉天命嗣承祖
宗大寶統御天下用主神人而即位以來弗遑夙夜永
惟厥道必學乃明今以初九日御經筵命爾輔知經筵
事士奇榮溥同知經筵事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王直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王英翰林院
侍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侍講學士陳循侍讀苗衷侍
講高穀修撰馬愉曹鼐兼經筵官溥衷穀愉鼐專侍講
讀翰林春坊等衙門儒臣分直侍講夫大道原於天堯

舜禹湯文武以隆政教而周公孔子闡明之我祖宗世所師法以安天下御等宜端心竭誠相與講論務歸至當毋隱而弗彰毋曲以徇好庶幾明之於心誠之於行以興治化以福蒼生用不忝天與祖宗之命欽哉故諭

正統元年三月初二日

展墓勅

勅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朕仰惟祖宗付託之重念天下蒼生屬望之深尚賴舊人勉圖寧

永卿歷事列聖進位師臣純誠碩德偉著於時嘉謀讜
論卓有成績宜致匪躬用宏匡濟升于大猷乃以老疾
遂乞致事夫止足之分固士君子所尚而寅亮之職惟
老成人可居載覽奏章良切於懷茲特命卿還鄉展墓
仍來共職卿其體朕心以國家為心毋久留鄉土朕延
竚以望之故勑正統四年二月十六日

賜詩謄副

屬諭德士奇潤色表文

瑞鵲中外賀況承恩賜陰表辭雖草創庸陋衆意同力疾運斤斧庶用副予衷

賜楊士奇學士藥

聞卿疾未愈常懐時不忘毎圖通神術詢訪求名方偶得仲玉秘經進稱其良妙品親團製奇效難盡揚臨寢茶一瀹日夕可平康

與楊士奇說用藥

卿疾當自審羣言不易聽智人知藥性庸謬必宜評

冬至賜楊學士士奇醴席

玉律應黃鍾至日方迎長錫宴慶佳節青宮羅俊良僚屬皆備列顧卿不在行久疾喜得愈起居須審量遣使頒肴醴歡然醉壺觴

賜楊學士士奇醴席

俊乂作良弼嘉謨日贊襄忠愛情深切思君比虞唐常懷責難志氣節凌秋霜聊頒樽俎儀少酬於善良尚體此眷懷痛飲樂時康

書懷示大學士楊士奇兼問其疾

朝退坐寡默中切夙夜思六御在遠外未聞凱還期寢食弗遑寧定省五旬違邉報久不至敵情杳莫知卿疾勿藥否相見當何時忻戚心所同細為籌量之

賜楊士奇詩

抱德懷才侍渺躬嘉謨敷獻幾人同陶鎔仰荷吾皇力監國民安輔佐功

重陽日成詩一律與學士楊士奇

儒臣承簡擢職業在揄揚賛軸言皆正疇咨論獨詳清時當泰運佳節又重陽舉酒同歡祝吾皇聖壽長

五言古詩一首與左諭德楊士奇

奏使回至京恭審聖躬寧湛恩有所賜驊騮出帝廷予心喜無際上表攄衷情撰述須博達非爾何由成

五言古詩一律與左諭德楊士奇

聞卿近勿藥戀闕欲趍朝體氣未平復安能任勤勞且須強飲食逸暇善自調預擬來參日薫風四月朝

賜墨菊圖并詩

萬幾清暇獨凝神烟抹秋花疊疊新最愛傲霜存晩節不隨桃李競芳春

賜春山圖并詩

輕纖展處墨花濃迴谷縈林翠萬重知有登臨人最樂傍花隨柳賞春風

賜少傅楊士奇有序

予視朝回見宮中所養猫清俊可愛特賜卿以爲

佳玩復賦詩一章以致意云

玉瓜金睛含秀氣宮中常日卧花陰知卿門第清如水

朝退還堪伴笑吟

賜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詩

吾聞在昔賢聖君皆有輔弼良翊予德菲薄嗣登九五

君萬邦萬邦林林生齒繁何以致之豊足而咸安夙夜

惟勤念康濟推心傾誠任耆艾卿起逢掖升詞垣祗事

祖宗多歷年論思賛輔秉直道青坊玉署皆推賢官職

愈崇心愈小一意操存不知老布素風期無改舊俗轍門前凈於埽於上為德下為民夙志挺特希古人予心圖治資卿輔予職有闕需卿補卿亦殫誠副虛佇大江之西南斗傍奕奕廬陵忠節鄉代有奮起皆顒昂覇哉在廷茂樹績前後簡冊齊芬芳

賜鍾馗并詩

鍾馗唐忠臣也歿身不忘為國除邪斯其生之所志可知矣朕慨思其人嘗親筆其像今特以賜少

傳楊士奇并係之詩曰

有唐六葉爲開元黎庶康泰物阜蕃平均寒暑無灾患
四境清謐海宇安豈惟當宁仁施寬必有賢智任楨幹
于時姚宋張與韓職輔國政攄中丹明有良弼幽亦然
英靈啓自終南山藍袍鐵簡峩唐冠忠精煌煌氣桓桓
執馘邪耗除孽奸誓保宗社衛帝闕一夕感通夢寐
間遂致赫威流人寰朕懷往事心不諼聞因毫楮寓所賢
有臣秉直宋韓倫特以貺之著斯言亦庸示厥子若孫

宣德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聖壽日賜詩

予忝承大統幸際小康茲逢初度之辰先期甘雨夜降時物霑足迨旦天日開霽人情歡悅羣臣慶賀之後恭奉母后皇太后上祝萬萬歲壽聖情悅懌予不勝慶幸自惟菲德茂膺天眷上怡宸慈惟爾蹇義楊士奇楊榮胡濙四人贊翼之功居多予嘉不忘茲復賜宴內庭以表忠勤并賦詩一章以

寓意云詩曰

九天日月絢祥光萬歲慈闈樂壽康初度幸逢全盛日

贊襄有道輔賢良　宣德六年二月初十日

賜福天官詩

三陽和氣彌八紘明良相逢治化成錫爾福禄增爾壽

永輔皇明隆太平　宣德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寶翰謄副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諸王來朝例次日早謁孝陵時周

王欃先至上命皇太子太孫及諸皇孫陪謁已出東華門上御奉天門召翰林臣楊榮金幼孜及臣士奇皆至上問曰諸王東宮皇太孫郡王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雖畧定爾三人試言之楊金未有對上顧問臣對曰諸王屬尊當列稍前兩傍東宮殿下列稍後居中皇太孫列於東宮殿下之後亦居中郡王與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上笑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大約如此上曰吾未嘗熟家禮但據已見書其位次遂

出片楮宸翰所書位次凡十一字即此楮是也皆與臣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即授筆命臣足之遂遣鴻臚丞周昇馳齎赴陵俾卒行之少頃昇復命以宸翰進上受以授臣仰惟皇上生知之聖心之所發自然合道大率類此臣既裝潢宸翰謹拜手稽首恭識於後永樂十五年三月二日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左諭德臣楊士奇拜手稽首謹識

遣問學士楊士奇兼賜鈔一百錠卿疾久未痊旦夕勞

予思予亦抱微疴存問近頻稀于今遣中使遺以藥餌資眷言善調護康寧早来兹永樂十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賜書問病

皇帝書諭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卿歷事我祖宗嘉謨嘉猷實惟簡在暨朕嗣承大統卿以老成碩德啓沃問學弼賛政化裨益尤多比卿以疾違朕左右者數月未有勿藥之喜朕心惓惓夙夜不能忘

書曰天壽平格知卿之福壽宜未艾也茲特遣内臣往視幷錫頤養之資復惟卿之子有違家訓于干國紀重以祖宗之法拘繫之卿其以理自處勉進藥食早圖康復以副朕注望之意卿其體念之正統九年二月初六日

書寄左諭德士奇

聞卿近得心痛之疾即目舉發今日朝中心腹之言無可相語者誠爲失鑑之言不爲謬矣今特遣錫兎血膏

餅并美酒十瓶卿當以兎血於銳物刺向炎火燒存性粉爲末溫酒膳後服之卿當體余至意善加湯藥順時自愛餘不多及

三月二十七日 光謨

乳香一包石甜瓜二箇磨酒服

三月二十八日 光謨

龍膽木香丸一封賜卿每服只可一百九七八十九不可太多淡薑湯送下臨卧服次日通利後方可進膳

九月二十一日 諡光

太和膏拾箇神異膏十箇 忌水族

賜翰林學士士奇

十月九日 諡光

諭士奇令特遣御醫蔣用文往視卿疾卿當强加湯藥以慰余懷今日大祥在邇祭文未甚妥帖可策杖視之庶使稍達孝懇於聖靈諭德其亮之

七月初二日

頭風餠子二十枚每用一枚以井水化開男左女右灌入鼻中口內先含水一口仰卧灌之後以口中水吐去覆身卧之齒咬錢一文任其出涎餘無所忌

六月五日　光謙

神效丹十枚酒十瓶良馬一疋遺卿可收領也順時善爲湯藥早獲痊安以慰余懷惟共審之

九月二十七日　光謙

賜藥單目

神效丹二十枚（戒酒戒醋化下）延壽丹一百二枚（茶清下）
保生丹七十枚（薄荷湯下）攝風酒一小瓶（亦可化神效丹）
好醋十瓶　太和膏十箇
萬應膏十箇　醬瓜三百條
永樂十五年十月五日（謙光）

書諭學士楊士奇

卿嬰疾滋久深軫予懷至形諸夢寐有不能已茲春陽
應候羣生咸遂卿疾當向安特遣中使以春盤品物致

意卿其領之

寶鈔六十錠　細酒二十瓶

白熟米十五石　鹽鹿十隻

寮果四㯹　椰果一器

春席四張

永樂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作急星火不得遲悞今旨說與楊學士曹司誎存留官

軍數目比及駕至要進將來不可見悞事屬重務若不

進來無以應對余當只以實答如旨奉行

九月七日

送去葉藥云能接骨其藥粉爲末以酒調服太和膏五枚至可領之北敵又復入洗馬林口往東行不審賊意欲何爲耳今大駕在開平比雙海子往鱳兒河會戰賊却在迤禿山大同又砲響山西亦報聲息事情冗冗觀之如此深是可憂特報知之

六月十一日

沉香六神散

沉香一錢　黃芪一兩　熟地黃一兩　川芎一兩

地骨皮一兩　白芍藥一兩　甘草一兩炙　當歸一兩去蘆

右㕮咀每服五錢水一大鍾煎至七分溫和空心

服忌食冷物

令吉說與學士士奇可將迎鑾表稿如法封記付曹司

諫齋來卿疾若已稍可策杖點整表文拜進卿其當之

七月十日

諭義士奇余思野蚕成絲實惟父皇聖德所致今日又不自居功歸祖考薦之高廟此誠家國嘉事余欲進表稱賀未審於理如何卿等議之候具報

八月初三日

說與士奇目今雖蒙恩澤恐不得飽足來日子時遣蹇尚書於行壇炷香卿可星火作祝文一道仰干元造望賜三日甘霖以甦民患不待看稿差人就送太常寺毋悞卿其知之

閏五月二十八日

余與第三子禬禳士奇可爲我作詞旨諭士奇等第三子沉疾不瘥今欲爲祈告北斗之神卿可撰祝文星火封進

九月十一日

士奇女無執古通變具聞東宮奉梓宮寫勑卿等已知其詳本内内官姓名也要勑令入元宮當執事小日俱作十六日梓宮元堂提起寫皇帝下皇考一字朕居子

職正當寢枕苫塊抱痛終身目今食膏粱衣輕暖於理
上為有失豈可服色衣受朝賀於理豈是居喪孝思之
道哉又且華夏蠻貊會集觀禮豈可行之乎朕不食言
所謂不允仍斷來章可是少保之作如是可其請少保
士奇等閑拆御押付少保等知之
奉天門後火臺前東西一墻中建一門欲扁額其名取
之天意如此慕天垂佑敬畏小心立名朕欲立為天保
門敬天門天佑門卿等以為那一名好如俱未得穩卿

等計議一名來看少保等開拆御押士奇少傅准奏即便
發行付少傅等開拆御押

三月十七日

倭紙十張付楊士奇收領

諭祭文謄本諭祭嚴郭二夫人文附

聞喪諭祭文

維正統九年歲次甲子三月辛亥十九日己巳皇帝遣
禮部尚書胡濙諭祭于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

士楊士奇曰卿以貞亮之姿博洽之學卓偉之器歷事
我祖宗受知維深方皇曾祖肇位之時拔居密勿黼黻
絲綸多所裨益逮事皇祖自監國及正大位歷年滋多
德意契合謨猷丕著曁皇考臨御簡惟舊人益重倚毗
聿隆繼述朕嗣承大統御以耆德重臣翼翼左右敷政
裕寅亮之功講學賴啓沃之益卿年彌高而志彌篤時
益久而心益虔尚覬卿介于眉壽永翊朕躬用躋大猷
以副我祖宗付託之重以荅我民屬望之隆顧卿頃罹

于疾天不憖遺竟至長逝嗚呼傷哉今特贈卿特進光
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貞仍命有司歸喪營塋復遣
以祭用著朕篤念勳賢之意靈爽不昧尙歆享之

首七諭祭文

維正統九年歲次甲子三月辛亥朔二十日庚午皇帝
遣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王英諭祭于故光
祿大夫柱國少師兵部尙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贈特進
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貞楊士奇曰嗚呼卿以先

朝舊臣受朕股肱心膂之任方切倚毗遽云長逝中心盡傷其何能已玆臨首七特用遣祭以表君臣始終之義卿靈不昧庶其歆承

二七諭祭文

維正統九年歲次甲子三月辛亥朔二十七日丁丑皇帝遣禮部司務宋廉賜祭於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貞楊士奇曰嗚呼卿以先朝舊臣受朕股肱心

膂之任方切倚毘遽云長逝中心盡傷其何能已玆臨
二七特用遣祭以表君臣始終之義卿靈不昧庶其歆
承

三七諭祭文

維正統九年歲次甲子四月庚辰朔初五日甲辰皇帝
遣禮部司務周濂賜祭於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兵部
尚書兼華盖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
謚文貞楊士奇曰嗚呼卿以先朝舊臣受朕股肱心膂

之任方切倚毘遠云長逝中心盡傷其何能已奄及三七特用遣祭以表君臣始終之義卿靈不昧庶其歆承

四七諭祭文

維正統九年歲次甲子四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皇帝遣禮部郎中王賓賜祭於故光禄大夫柱國少師贈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贈贈特進光禄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貞楊士奇曰嗚呼卿以先朝舊臣受朕股肱心膂之任方切倚毘遠云長逝中心盡傷其何能已茲臨四

七特用遣祭以表君臣始終之義卿靈不昧庶其歆承

五七諭祭文

維正統九年歲次甲子四月庚辰朔十九日戊戌皇帝遣禮部郎中余麟賜祭於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忠楊士奇曰嗚呼卿以先朝舊臣受朕股肱心膂之任方切倚毗遽云長逝中心盡傷其何能已玆臨五七特用遣祭以表君臣始終之義卿靈不昧庶其歆承

六七諭祭文

維正統九年歲次甲子四月庚辰朔二十六日乙巳皇帝遣禮部郎中陳謨賜祭於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師謚文貞楊士奇曰嗚呼卿以先朝舊臣受朕股肱心膂之任方切倚毘遽云長逝中心盡傷其何能已茲臨六七特遣祭以表君臣始終之義卿靈不昧庶其歆承

七七諭祭文

維正統九年歲次甲子五月庚戌朔初三日壬子皇帝
遣禮部郎中趙㝡賜祭於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兵部
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
謚文貞楊士奇曰嗚呼卿以先朝舊臣受朕股肱心膂
之任方切倚毘遽云長逝中心盡傷其何已茲臨七七
特用遣祭以表君臣始終之義卿靈不昧庶其歆承

下塟諭祭文

維正統九年歲次甲子十二月乙巳朔二十日甲子皇

帝遣行人王信諭祭於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貞楊士奇曰嗚呼卿以先朝舊臣受朕股肱心膂之任方切倚毗遽云長逝中心盡傷其何能已茲臨窀穸特用遣祭以表君臣始終之義卿靈不昧庶其歆承

諭祭夫人嚴氏文

維洪熙元年歲次乙巳十月丙寅朔初二日丁卯皇帝遣行人丁珹諭祭於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

士奇妻夫人嚴氏曰朕有翼賛之臣日恭勤於左右而家失其内助之賢特隆卹典遣人賜祭矧爾昔在皇祖皇考之世累膺顯封克貽淑行可為生死兼榮者矣冥靈不昧庶克享之

諭祭繼室夫人郭氏文

維矢順三年歲次己卯十一月己卯朔十五日癸巳皇帝遣江西布政使司左參政胡淵諭祭於故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貞楊士奇繼室封

夫人郭氏曰爾以賢淑之資柔順之行克惇婦道以相
厥夫志篤忠貞為國良弼宜永壽齡享有遐福胡因一
疾遽爾條然朕追念舊臣爰及其室可無恤典以示異
恩特命有司為營塋祭爾靈不昧尚克享之

東里集附録卷三

少師楊公大傳

公揚氏字士奇其先華陰人南唐虞部府君輅始居廬
陵再世徙吉水後至光素乃徙居泰和故今為泰和人

曾祖景行仕元累官以翰林待制致仕有傳在國史祖
公榮父子將皆不仕而皆以文學行誼重於時公早孤
母夫人陳氏教育之甫六七歲告以世德之詳公即感
奮力學雖甚貧親執勞事然未嘗廢卷時喪亂雖平而
苦無書四書五經皆手鈔以讀海桑陳先生夫人世父
也甚愛公早夜訓勵使必由道年十五褎然為人師學
行日益有聞縉紳君子禮重焉郡縣交聘為學官皆不
就久之朝廷以博學徵入翰林任編纂共事者皆天下

宿儒獨推公精博未幾令吏部考第其文授以官又以公為第一授親王府審理副然猶執筆在翰林太宗皇帝即位遂擢為編脩時方開内閣於東角門内命解縉黄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及公七人處其中典機密尋陞侍講上嘗諭公曰朕知爾文學親擢置此爾但盡心勿自疑畏公感上知遇忠勤不懈早夜孜孜以脩其職仁宗皇帝為皇太子又以本官兼左春坊左中允益見寵任文華殿當講大學公呈講義於上前覽畢上曰

先儒為堯典克明俊德章一部大學皆具公因奏曰二
帝三王所以脩諸身施之家國天下皆大學之道上復
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講說之際必以前古為證
庶幾易入侍講學士王逵講乾九四舉儲貳為說皇太
子疑其言問公公曰此宋儒胡瑗說也曰與常人言亦
舉此說乎公曰程子嘗言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
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
王昭素嘗為宋太祖言之矣講臣非有據豈敢妄出意

見哉皇太子嘗閲真德秀所輯文章正宗喜其有益於學者公曰德秀道學之儒志識甚正其著大學衍義尤有益於朝廷君臣皆不可不知皇太子即取視且命繙刻以賜諸子亦以賜公曰予倚卿為輔卿亦當留意也饒州士人朱季文獻所著書斥濂洛關閩之説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時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學士解縉侍讀胡廣及公侍側上示以其書縉曰惑世誣民莫甚於此至剛曰不罪之無以示儆宜杖之擯之四裔公曰

當盡燬所著書庶幾不誤後人廣曰聞其人已七十燬
書示儆足矣上曰謗先賢毀正道治之可拘常例邪遣
行人押季文還饒州會布政司及府縣官與其鄉士人
明諭其罪而畧以示罰悉索其所著書焚之上復諭羣
臣曰除惡不可不盡悉毀其所著書最是廣東布政徐
奇朝京師載嶺南藤簟諸物將以遺廷臣或得其單目
以進上閱視無公名乃獨召公問故將以私交罪之公
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

此愧臣不與名者以當時病未有作不然亦必不免今衆名雖具然受否未可知且物微甚當無他上意解命中官燉其目一無所問陞任春坊左諭德兼侍講禮部尚書鄭賜為侍郎趙珏所間憂鬱感疾勉強奉職如平時忽以卒告上疑其自盡召翰林諸臣問之衆未及對公進曰臣觀賜病已數日但未敢即安昨晚同立右順門下賜忽仆地旁人忙賜無入氣臣遽命其屬官掖出午門外上聞公言曰微汝言幾誤疑賜賜本君子顧才

不足耳命工部與禮部往祭之六年冬以巡狩北京詔命天下命公視草上稱善又命與諸尚書觀之兵部尚書劉儁私於公曰請以有字易自字公善之衆謂二義不相遠且上既稱善不必易公奏曰國家大體當用儁言上喜公能服善曰樂從善言則何有敗事由是益屬意於公明年車駕巡狩北京皇太子監國上命蹇義金忠黃淮與公職輔導義於事多疑少斷常持兩端曰事當熟慮不然必有後憂公曰事豈得不思但多思則

惑惟當據理而行皇太子聞而笑曰此須兼知仁勇自今議事擇當理者從之不必多思致惑也然皇太子知公誠篤惟公言是從或初若有疑而終必見用由是少有闕失而上下安春坊贊善王汝玉每以詩法進皇太子問公公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薫之詩可見舜之志漢高祖大風歌唐太宗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之作所尚者覇力非王道漢武秋風辭志氣已衰若隋煬帝陳後主皆淫靡不足道殿下明經講道之暇娛

意文事兩漢詔令皆可觀非但文詞高古亦可裨益治道詩非所急也皇太子曰儒者亦作詩否公曰儒者固皆作詩然儒之品有高下有道德之儒有經濟之儒專意詞章君子謂之俗儒人主尤當辨於此皇太子喜讀易凡決疑必用蓍而以易斷命公取朱子本義纂其要以進名周易直指公因進曰易固為卜筮作然文王周孔所繫辭凡脩齊治平之道悉具請編輯以備觀覽書成以進名曰周易大義九年上還南京一日退朝召公

問曰爾輔東宫久具所行果何如公以孝敬對上使言其實對曰凡有事宗廟祭物祭器皆親閲去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殿下曰汗即不敢涖祭左右請遣人代斥之曰上以命我我又可遣人代乎遂親祭祭畢汗徧體勿藥疾自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閲封識遣行不輕信下人車駕北征殿下不敢寧居恒日中昃始食駕還而後能安上曰此子道當然公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且殿下天資高或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速

改又其存心以愛人為本將來必不負陛下付託之重
上悅十二年正旦日食先數日上問禮部及翰林諸臣
正旦日食百官行賀禮乎尚書呂震曰日食與朝賀不
同時當賀侍郎儀智曰終然同日宜免賀上顧問諸臣
古有日食行賀禮否楊榮金幼孜皆未對公對曰日食
天變之大者也宋仁宗時元正日食富弼請罷宴撤樂
宰相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中國羞後有自
契丹而還者言敵是日罷宴仁宗深悔誠宜免賀上曰

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與智言是也遂免賀及宴十四年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京師欲發其事疑未决獨召公問曰昨問蹇義漢府事對曰不知若朕未有知爾輩疑有離間不敢言今朕既知矣爾言之何害公對曰臣與義事東宮外無敢與臣等言者但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行今知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陛下善處之使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爲永世之利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悉得其反

狀及所為戰具大怒褫其冠帶縶之西華門內東宮力
捄解乃免遂命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比去北京
甚邇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是冬周王楚王來朝
謁孝陵上命東宮皇太孫及諸皇孫陪謁問翰林諸臣
拜位當如何衆疑未有言公對曰二王尊屬當分列在
前東宮稍後居中皇太孫又後亦居中諸皇孫與太孫
同班而分别兩傍上出片楮所書位次與公言合然下
有六字未書授筆命公足之遣鴻臚丞周昇持赴陵俾

率行之少頃復命以宸翰進上遂以與公公寶藏之至今存焉皇太孫勤於學問上命吏部擇翰林老成正大儒者侍講讀公與蹇義舉儀智衆以為老公曰儀智道理明執守正精神不衰老成正大廷臣未見其比上聞之喜曰智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言元正日食宜免賀朕知之可謂得人矣二十二年八月太宗皇帝北征上賔學士楊榮歸自行在以聞仁宗皇帝即遣皇太孫往迎梓宮時京兵皆隨征在外城中空虛慮趙

府兵爲變因秘未發喪皇太孫辭行啓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僞上然之顧急未有所與以問公公言上所用東宮圖書今閒請暫假之行此一時之權歸即進納上取付太孫曰有啓事以此封識此亦久當歸汝汝就留之既而謂公曰卿言誠是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且曰朝廷事卿與蹇義當究心吾當重用卿二人也公曰殿下嗣位事無大小皆當盡公此收人心之機也恩之所

及必先扈從征行之臣漢文即位首進宋昌史書以為賤臣兩人不應先及上初即位有詔減冗費而惜薪司准常例賦北京山東衆八十萬斤為香炭之用公入奏曰詔下甫二日而即有此雖云歳用得無過多上曰數日事叢脞此蓋急遽中荅之不暇致審耳即命減其半

九月癸未尚書呂震言於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倣漢制易吉服上時未有荅震退徧語羣臣明旦易從吉公謂震曰今未可比比例蓋洪武中有遺

詔且仁孝皇后崩太宗皇帝衰服後仍素服衣冠絰帶者數月今上於皇考可遽即吉乎震厲聲曰朝廷事爾每執異尚書蹇義兼取二說明旦君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以聞上亦未荅明旦上素冠麻衣麻絰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上所服罷朝上諭左右大臣曰呂震昨奏當易服朕聽臣下易之挦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公自左春坊大學士進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尋陞少保翰林以公等所受誥草進

呈上取筆親增二語曰勿謂崇髙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顧謂公等曰此實朕心卿其勉之公對曰聖德能容臣等敢不勉昔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舍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為聖人願陛下常以古人為法陞少傅階榮禄大夫時天下方面大臣及羣有司皆朝京師兵部尚書李慶言於上曰民間畜馬蕃息散之軍伍尚餘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少蘇民力正官領牡馬佐貳官領牝馬太僕院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

民同公謂慶不可慶忿不納公獨奏曰朝廷求賢任官令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豈貴畜賤賢之意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天下賢者誰復肯仕蓋虧損一馬必責倍償破家産累子孫朝廷何爲負此名於天下後世乎上許出内批罷其事不報明日公又言兵部已督朝覲官領馬所領多生駒南人跪弱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號泣於道路臣恐將來遠慮者非但不願仕亦無志學問此令之失非小上曰吾偶忘之當即批出不與也午刻

上御思善門召公諭曰内批豈真忠之朕聞李慶呂震
輩皆忿卿朕念卿孤立恐為衆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
今有名矣出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
命公據此草勑止散馬公頓首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
但馬已領者當如何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乗馬
例不以生息虧損不責償未給者止勿給復謂公曰繼
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
上以梓宫在殯命禮部尚書呂震新正朝儀不用樂及

鴻臚習儀仍用蓋震主之公與黃淮等入疏言前已議不用樂今仍用不可乞勑禮部設而不作未報乃復進奏侍廷中至夜漏下十刻遂有旨如公言越三日上召公等諭之曰呂震每事誤朕卿等所奏停樂是臣以能直言為賢如用震言今悔何及洪熙元年正月命公兼兵部尚書公辭曰臣為少傅大學士已踰涯分尚書一職更不敢當上厲色曰黃淮楊榮金幼孜皆三職卿獨二職人將謂何卿勿辭公請辭俸上曰卿於朕勤勞二

十年故酬以此祿何用辭公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
壯士六十人臣受二俸已過分安敢復尚書蹇義言宜
聽辭學士俸公言辭祿當辭厚何用取虛名上曰朕成
卿志乃聽辭顧義曰廉介之風士奇有焉於是黃淮亦
辭戶部尚書俸上監國時御史舒仲成嘗以事迕旨後
已陞爲湖廣按察副使矣及即位尚書蹇義固以他事
奏仲成即命都察院逮治之公上疏曰向來小人得罪
者多陛下即位皆宥之今追理仲成即詔書不信漢景

帝為太子召衛綰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韙之上喜即罷治仲成賜公米及鈔幣且降勑奬諭曰卿導朕以仁助朕以德欲朕為唐虞之君誠忠良股肱之臣也有卿如此朕復何憂洪熙元年二月上以田二頃賜公時蹇義先已受賜公懇辭上曰卿是朕表裏一誠資益良多朕心不忘卿前辭祿今又辭田何執之固也公曰臣起自寒微今受恩踰分豈可不知止足幸少延殘喘得更事陛下三二年獲全歸山林受賜多矣上曰汝勿憂終身吾

送汝入土身後事皆勿憂公曰聖仁在上臣復何憂遂
聽辭明日諭蹇義曰士奇真能薦使仕者皆如此世豈
有贓吏乎四月人有上書頌太平者上以示公及蹇義
夏原吉楊榮義等曰陛下即位所行皆仁政百姓無科
歛徭役可謂治世矣公對曰陛下恩澤已敷但流徙尚
有未歸瘡痍尚有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人須在休息
二三年庶幾人皆得所上笑曰朕與卿輩相與出自誠
心去年各與繩愆糾繆圖書切望匡輔惟士奇曾上五

章朕皆從所言卿三人未有一言豈朝政果無闕生民果皆安乎卿輩吾所倚任事有未當皆須直言勿有所隱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過於矯激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賣直沽名上頗厭之公進曰謙雖昧於大體蓋亦感恩圖報耳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上以衆言猶不懌因免謙朝而使視事如故公又進言曰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之罪今謙因言取咎朝臣皆以言為戒且四方朝覲之

臣咸在豈能盡知譏過失若傳之於遠人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上惕然曰朕非惡譏言事其言自有過實者卿可以朕心諭衆人公曰此非臣言所能諭當以璽書開諭可也上遂命公書勑引過而待譏如何令百官言事毋以譏為戒由是天下知聖德之實上念公匡輔之力賜公璽書其畧曰朕膺監國之命而卿侍左右同心合德徇國忘身屢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以來嘉謨嘉猷入告于内期予于治以惠黎元正固無二簡在

朕心益以已意創製揚貞一印一枚賜卿用藏於家傳之後世惟卿子孫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惟艱思保守之惟朕子孫亦由是知卿弼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休永世無斁上嘗論科舉之弊公曰科舉須兼取南北士上曰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公曰長材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有文可用也上曰然則將如何公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於外書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材皆就用矣上曰北士得進則

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往年北士少自科目進故怠惰成風卿良是往與禮部計議以聞議定未上而宮車晏駕宣宗即位遂行之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尚書陳山來迎見上請乘勢移師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無憂矣上疑之以問楊榮榮力賛其決又語蹇義夏原吉二人依違其間榮遂傳旨令公草勑詰趙王公曰事當有實天地鬼神其可欺哉今當何以為辭榮曰今逆黨言實與趙謀即是矣何患無辭公曰如此

能服人心否乎往見蹇夏反復言不可狀蹇夏曰即如
公言當若何公曰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
當必無虞而於國體正矣二人曰上今將信榮言不係
吾輩可否也公復見榮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惟二
叔具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皇祖之
靈榮意未解曰汝不草勑則吾當以聞時惟揚溥與公
意合溥曰吾二人俱請入見明其大義榮先趨入公二
人繼之門者不內俄復召蹇夏蹇夏以公言白之上不

澤而止車駕還京師意大悟不復論彰德事然言者猶
喋喋上皆不聽特召公曰論趙王者日益多當如何公
對曰今日宗室惟趙於陛下最親當思保全之豈可惑
羣言上曰吾亦思之皇考於趙最友愛且吾惟此一叔
奈何不愛今思所以保全之道欲封羣言示之俾自處
公曰更得一璽書諭之尤好遂遣廣平侯袁容都御史
劉觀持勑書往諭且示以衆言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
即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上待趙王日親厚而

薄陳山竟疎斥之久之召公諭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賜公白金文綺楮幣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孫暠表乞立爲陳氏後詞甚懇切上亦厭兵欲從之大臣有言此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之或以爲與之無名徒爾示弱於天下上召公與楊榮謀之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甦因其請而與之便公曰榮言當從初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心求之未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

兵民困於交阯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體祖宗之初心保祖宗之赤子正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棄珠厓前史以為美何謂示弱臣侍仁宗皇帝久聖心每憾此事有意外之慮願陛下勿疑上意遂决五年二月上以四方屢有水旱欲下寛恤之令獨召公議之上曰被災之處税糧首當免民間有欠孳畜馬騾官責償甚急民苦之亦所當恤凡爾所知者當悉為朕言公曰百姓積欠薪芻及採買諸物官府但知督責而民不能輸官糧額重

民困無聊多有委棄逃徙者當量與蠲除部符坐徵買辦諸物不問其他有無一槩趣辦民費價十倍不能完唯當於産有處取之無者勿强也年來刑獄不清旱潦恐由於此宜戒飭法司敦用平恕務求實情四方工匠丁男皆徵集京師役於公者無幾受私役者十六七身既勞困而妻孥莫顧未免怨歎當命官察治丁多免其半單丁者皆免老病無丁者除其籍其本非匠誣引為匠者察實除之今軍民苦漕運而倉庾無關防姦盜相

繼恬不畏法宜命風憲官巡察上稱善即書勑明旦行之民大感悅七年二月上諭公曰憶前下令恤民今已再期民事不又有可恤者乎公曰官田減租民間皆感
聖恩而户部格不行追徵如舊此循習之弊上艴然曰今欲再下勑寛恤必舉此為首如再格不行必罪之因問事之當寛恤者公曰逃移之民朝廷既赦使復業而家業盡喪又有公逋私債之擾所在官司不能恤則必逃聚山林相結為非請下有司凡逃民願歸者郡縣善

撫恤免其征徭不願歸者聽於所在附籍給以閑田為
經營居處免徭役三年庶使得免上曰在彼在此皆吾
民但得人安足矣公又言各處課程先因鈔法不行加
倍徵納蓋一時權宜今鈔法頗通宜減倍徵之額又天
下課程皆納鈔惟湖廣廣西浙江商稅魚課舊皆納銀
請裁為一例上命納銀一兩者折鈔百貫又言小民之
不安皆原有司貪暴請令風憲考察上曰然若有廉能
者亦令以名聞獎用之公又言方面及郡守請令京

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廉公端厚能為國為民者吏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犯贓罪併坐舉者凡因保舉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問餘人有驗然後及之庶不為小人所誣年來吏員太冗多有昏愚不通請令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同考試選擇而用之軍民中有文學才行卓然出衆智謀才勇精於武畧者亦宜察舉唐虞之世罰弗及嗣令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例不許進用上曰舜殛鯀用禹聖人至公之心也令除謀反

大逆外其餘犯者子孫有文學才行並聽舉用公又奏臣一人見聞不廣願更得一人同論比事上曰若多令人知恐事即偏播于外公對曰大臣中固自有謹厚者上以胡濙謹厚命與公參議凡可行者悉以進事皆施行今上即位之初惓惓以天下為心率其同列首言當整肅軍政飭邊防以奠安内外南京根本之地雖有襄城伯李龍守備具老成忠直如尚書黄福當令參贊軍務有事同議而後行庶幾無闕湖廣河南山東江西去

年旱災人民艱食慮有嘯聚為非者宜委文武大臣各一人往鎮之事定而歸緣邊將士所以警備非常其無馬者宜令於行太僕寺苑馬寺闕用西蕃諸處貢馬有可充邊用者亦聽留官員冗濫宜從吏部及內外風憲官考察近詔寬恤軍民內外諸司當體朝廷之意凡事務從減省宜令條奏事有應省者取自上裁詔皆如所言公等又上疏曰皇上肇登寶位上繼列聖下統萬邦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三代之治去年十月宣

宗皇帝諭臣士奇曰明年春暖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凡內外侍從俱用愼擇賢良厖謹之人臣謂此第一事望皇上留心不幸大行上賓臣未敢遽言然此事至重伏望山陵畢日早開經筵以進聖學其所條奏唯在愼擇儒臣及左右侍御之臣具學術不正立心行已頗僻者皆宜屏逐使不得上惑聖聰庶親君子遠小人隆隆然日躋于太平之治宗社生民之福實繫于此疏奏上與太皇太后皆嘉納焉太皇太后遂告諭公等專以擇講

臣為務尋陞少師特進光禄大夫柱國同知經筵事公

又念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陜西山東河南北直隷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兩廣四川貴州雲南江西福建湖廣浙江南直隷之人往北方極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南人死於寒凍北人死於瘴癘且去鄉或萬里或七八千里道路遥遠困於無貲多致死亡深為可憫在祖宗時已除逃軍仍舊其餘軍丁南北各就近衛服役之令兵部以移文煩勞憚於改發不念下人之艱苦不思

兵備之無實遂與少保楊溥計議具疏而率同列上之且曰臣愚欲以今後凊出山東山西河南陜西北直隷軍丁皆發甘肅寧夏延安大同宣府永平遼東諸處雲南兩廣貴州四川湖廣江西福建浙江南直隷軍丁皆發四川雲南貴州兩廣及邊海衛所待補足其缺又以填腹裏之空則兵備庶幾有實而下人亦免於艱苦矣上命公侯大臣議行之天下便焉又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至甚病者有備故也我太祖皇帝

篤意養民其於備荒皆有定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各於四鄉置倉貯之以時斂散又相其地宜開浚陂塘脩築圩岸閘堨以備水旱小大之民各安其業此萬世之利也歷歲既久姦弊日滋豪猾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湮廢或被占奪稍遇凶災民無所賴風憲不舉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關甚切請令户部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糴儲以備荒陂塘閘堨皆令脩復具實奏聞若有災之處

則俟總歲而後行郡縣官滿兼以此之廢舉為殿最風
憲官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弊怠廢者具奏罪之若巡
歷所至不復問理聽具堂上官糾治庶幾官有實積荒
歲人民不至狼狽耕農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
此上曰此祖宗之良法美意命戶部亟行之時有言方
面官及府州正官專用保舉即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
永樂故事皆令吏部選除上命公與楊溥等議之公等
上疏曰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

人百姓受害是以宣宗皇帝勑令大臣舉保自兹以後多得其人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實是狥私所司不行糾舉以致如此大抵宣宗皇帝求賢養民之心皆上體祖宗之心非是有所更改昔堯舜禹湯文武及我朝祖宗相承為政皆有因時損益之宜宣宗皇帝臨御之時體祖宗之心以行仁民之政者尚多保官乃第一事當時不聞人有異言多以得人為喜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

來致天下斗米三錢之效明監在前可無疑也聖旨所
諭保官則恩出於下切緣衆臣舉保吏部審擇具名奏
請聖意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即不得除授恩實非出於
下也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為謗語專欲隳壞先
帝良法則小人皆得升用小人日進則君子日退天下
何由治平伏望聖斷只依先皇帝勑旨而行但所舉之
人後有犯贓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警畏不敢濫
舉官必得人臣受四朝大恩慚無寸補惟念用人賢否

生民休戚國家治忽所關是以竭誠盡言惟聖明裁擇
詔如公議五年公聞四方雨澤不足率其同列上疏曰
皇上臨御以來凡百科徵一切停罷官府逋入悉皆宥
免民生既安天休當應然今猶有旱災者豈刑獄或未
清歟聖心惓切惟在施仁慮恐理官奉行未至乞令三
法司精選其屬清廉仁厚公正無私者數人賜之以勑
分行天下審錄重囚親詣州縣召集里老親隣審問實
情具奏處置不令有冤其輕罪有疑者即與決斷不得

淹禁致傷人命兩京法司悉與疏理庶幾可以回天意從之公久在朝廷處宥容之地言動以理不苟為異同亦不惑於利害惟以忠誠結主知而仁宗皇帝知公尤深由是太皇太后亦知公為人宣宗皇帝嘗奉太皇太后往謁陵公與蹇義楊榮等皆從上傳太皇太后旨命公等進見勞問慰勉加以厚賜既徹日上諭公曰太皇太后為朕言皇考在年在宮中談卿等姓名及行事甚熟太后悉能記憶其間才學孰優孰劣孰肯任事不任

事皆有識訐言蹇重厚小心但多思少斷卿能持正言不避迕意議事之際先帝數不樂卿然能從卿言以不敗事嘗有小失甚悔不用卿言太后又謂朕曰凡正直之言爾不可以為迕而不從謹之謹之公對曰太皇太后之盛德仁宗皇帝之盛德也願陛下常奉聖訓公處心公正論事必當大體嘗扶君子而抑小人羣臣有罹譖毁而非辜者必盡誠為之伸解有恣貪邪不悛者必正言其不可用三朝史事皆公總裁是是非非悉徵諸

實每與同列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如有一毫出於私意不論厚薄皆當獲罪神明所舉賢才列於中外者五十餘人皆能正己恤民盖公取人必先德行而後才能無問識與不識博詢於衆而信乃舉以此不得於公者怨誹至興不恤也直道而行不為阿徇永樂宣德中同列有譖公於上者皆賴上明不聽公聞之亦不為憾待其人如初篤故舊䘏緦尹昌隆之死言於仁皇皆存後公東讓執虛未嘗自滿薄利篤義

壯老一心直嘗觀之宋歐陽文忠公以道德文章名天下其功業之盛亦既顯於當時若君臣相得内外無間享其福禄榮名而久於其位盖未之能也今公德行文學表然為四方之望議論政事施用於朝廷者四十年君明臣良志同道合軍國之務知無不言而言無不盡典冊制命皆出公手在位之臣事有可疑者一於公决焉若公者非書所謂商耇成人詩所謂王之藎臣也與公嘗以其進於上上之命於公者備錄成書曰此列聖

大德所寓也何可忘哉直從公久其愛敎爲多而知公亦深公之細行皆可書當別有備載之者姑取其事有關於天下國家之大者爲之傳使後之君子有考焉資政大夫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國史總裁兼經筵官王直撰

東里集附録卷四

東里先生小傳

東里先生姓楊氏名寓字士奇一字僑仲世西昌東里

儒家先生一歲而孤四歲舅奪母志遂適里羅公子理公時舉進士為德安府同知以其家行歲時禮先祠恒命諸子陪禮獨不見命六歲以問母宜人母宜人泣語之故因慟曰盍感發七歲私竊塼土做作神主於外別室祀其三世每旦入焚香謁拜出入扃鑰秘無知者既久左右覘知以告德安公公旦伺先生入謁與母宜人從戶外竊窺之見其進退拜俯皆感泣時已冒羅姓遂復先生姓德安公日告之以揚氏先世文學行義之盛

曰小子勉之無幾德安公坐累謫戍陜西母宜人以先生歸而家益貧時甫九歲饘粥或不充井汲杵臼之勞皆身親之而書冊未嘗去手旦暮入治家事晝出從師學已能自貴重不逐閭巷童兒嬉狎海桑陳先生母宜人世父也先生之父嘗從之學深見愛重矣及是見先生能嗣父志又愛重之召而教之有所適必携以行時不能得書五經左氏傳皆手鈔以讀母宜人喜曰兒可望承先業矣旁舍有為掾曹備書致富者雅重先生而

念其貧數遣其家人請諸母宜人歎曰貧乏儒家恒事豈可使小兒役志於是以辱其祖父哉十二三習舉子業寖有聞矣十五鄉人請為子弟師踰年從游者益衆其友之婣有毋老而貧無以資養往告先生者先生視其儀狀莊重問能讀四書否曰能即輙從游之半畀之教使納其束脩毋宜人聞之喜曰使兒從政其能濟人而不為貪吏矣聞人精一書明一義亟詣請益弱冠稍出游章貢章貢守重禮之請攝琴江

教事琴江令邵子鏡一見相好邵爲人廉介然頗近刻先生每諷切之而益見契厚永豐商人過琴江關吏驗無文引又搜其裝得僞鈔數百貫送縣縣疑其造也掠不伏曰我山谷人負版避追售得之不能識真僞耳實不造也邵以告先生先生曰山谷人宜不辨真僞而視其裝亦有真鈔乎曰有之尚數百貫然吾意其以僞鈔易得之先生曰僞造當重法奈何以意即欲寘人重法乎吾鄉嘗有以僞造禍蔓延數百家及孥戮何可輕

也郃竟焚其僞鈔正坐無文引之罪郃歡與人言先生其事寖聞於外商人以白金五十兩夜詣先生謁謝先生厲聲曰吾何與知哉斥去之在琴江半歲去之後游湖湘間止江夏最久縉紳君子皆禮重之而漢陽府學江夏縣學皆疆聘訓導不就都指揮齊讓請教家塾尤敬禮之既歸郡縣交舉明經任教職未赴會朝廷以博學徵入翰林任編纂是時四方老師宿儒多在其分類纂輯總裁者獨稱先生為精博未幾有旨諸編纂悉送

吏部試文章考第高下而官之尚書張紞讀先生策獨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詞之工也以為第一奏授親王府審理副受命之明日復召入翰林任編纂明年改翰林編脩數月陞侍講永樂二年簡東宮官屬以本官兼左春坊左中允三年陞左諭德仍兼侍講先生奉職甚謹私居未嘗言公事所治職事雖至親厚不得聞而亦無敢以請者遇月俸之入或得賜賚輒顧其家人曰我何才德可以當此常人施一飯之恩猶望報

今吾舉家享天賜何以報也惟應勉力為善耳人或問先生平日所行曰不能為善亦不為惡也其存心不間物我見人有樂如己之樂有憂如己之憂居官好奬掖士類有片善必延譽之未嘗揚己抑人有得一職而來見者必勉其守身愛民素嫉惡遇議法涉刻薄尤嫉之遇事是是非非不以私蔽公居家嚴厲而與外人接甚和易不見崖岸性廉介自其少賤窶不肯苟事干謁及貴儉約一如布衣時所得禄賜有餘一以置書籍家未

嘗有百緡之畜事其從兄仲基甫盡恭愛愛從子如子
諄諄訓之為學務義雖隔遠數千里歲數數遺書無不
以是為言待羅氏弟妹尤有恩義於為義不拘於世俗
弱冠姑氏舉家疫疾素所與厚皆削迹先生曰吾父同
產親也獨往留旬浹日為洒掃戶庭具湯粥進之調護
安而後去而竟無恙後客江夏嘗館於陳氏會城中大
疫其家無少長悉病先生所素知已者皆勸出舍他館
不從陳竊聞之曰先生在此我砥柱也先生曰豈有是

哉終其家盡瘉不去亦不病與人交直道不阿必輔之
於善有不善必戒之不從則遠之及其能改又歡然相
好也如已所行或未當人以為言者亦欣然納之未嘗
為忤然平生心契不過數人焉樂簡靜閑暇閉戶觀書
自適而已恩雖微必報而未嘗宿怨臨利能讓不事苟
得婦家先塚多壞者子孫貧不克脩治或有舉以告人
者先生初喪母宜人卜宅兆未得也婦有季父素重先
生者告曰吾家某所壞塚世遠無遺骸術者言塋此其

後貴請以贈也先生曰夫人厚意不敢忘然義有不可
幽明一理攘人之室而居之其得者失者皆能安乎且
所重有後者爲其爲墳墓主耳壞而不治不可爲孝況
又擧以畀人哉顧夫人愼之以率子弟自是其家無復
擧廢塚售人者余陳氏於公之家世篤澢揚之好先君
子先生外兄而先生母宜人陳出也又視先妣爲內弟
嘗幼失怙恃宜人哀憐之稍長不能究知先德先生數
召而語之使之學嘗後擧進士在京師數年無日不往

見先生見必侍語移時或暮而後退故獨賞知先生心及其行事為多先生於賞素惓惓也嘗指子稷語賞曰古之人易子而敎之具意以稷屬賞也賞應曰諾而今拜廣西按察僉事之命有職任將遠去不知再見何日而稷亦就長矣恐未有以副先生之意則述先生平昔大槩為小傳授稷又稷有志乎古人放而行之必自先生始余旣書以授稷又存其副於家用示陳氏子弟云

永樂癸巳冬十有一月朔陳賞著

東里揚公小傳

公姓揚氏名寓字士奇東里其別號也世世西昌儒家公一歲而孤母陳夫人教育之家貧九歲躬任賤事而書冊未嘗去手旦暮入治家事晝出從師學已能自貴重不逐兒童嬉狎海桑陳先生母夫人世父也公之父嘗從之學深見愛重矣及是見公能嗣父志又愛重之召而教之有所適必携以行時不能得書五經左氏傳皆手鈔以讀母夫人喜曰兒可望承先業矣十二三習舉

子業寖有聞十五鄉人請為子弟師踰年從游者益衆
其友之婣有母老而貧無以資養往告公者公視其儀
狀莊重問能讀四書否曰能即輟從游之半畀之教使
納其束脩母夫人聞之喜曰使兒從政其能濟人而不
為貪吏矣聞人猜一書明一義亟詣請益弱冠捐出游
章貢其守重禮之請攝琴江教事琴江令鄧子鏡一見
相好卲為人廉介然頗近刻公每諷切之而益見契厚
永豐商人過琴江關吏驗無文引又搜其裝得偽鈔數

百貫送縣縣疑其造也搒掠不伏曰我山谷人負販避逅售得之不能識其偽耳實不造也邵以告公公曰山谷人宜不辨真偽而視其裝亦有真鈔乎曰有之尚數百貫然吾意其以偽鈔易得之公曰偽造當重法奈何以意欲寘人重法乎吾鄉嘗有以偽造禍蔓延數百人及拏戮何可輕也邵竟焚其偽鈔止坐無文引之罪事寢聞於外商人以白金五十兩夜詣公謁謝公厲聲曰吾何與知哉斥去之在琴江半歲去之後游湖湘間止

江夏最久縉紳君子亦皆禮重之漢陽府學江夏縣學皆彊聘訓導不就都指揮齊讓請教家塾尤敬禮之既歸郡縣交舉明經任教職不就會朝廷以博學徵入翰林任編纂是時四方老師宿儒多在其分類纂輯總裁者獨稱公為精博未幾有旨諸編纂悉送吏部試文章考第高下而官之尚書張紞讀公文獨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詞之工也以為第一奏授親王府審理副受命之明日復召入翰林任編纂太宗皇帝臨御

改翰林編脩歟月陞侍講永樂二年簡東宫官屬以本官兼左春坊左中允三年陞左諭德仍兼侍講車駕歟北狩皆命輔皇太子監國十四年陞翰林學士仍兼諭德十九年改左春坊大學士仁廟嗣位陞禮部左侍郎兼華盖殿大學士遂陞少保踰月陞少傅明年兼兵部尚書正統初陞少師仍兼尚書大學士官愈進而憂愈重名愈高而意愈下公奉職甚謹私居未嘗言公事所治職事雖至親厚不得聞而亦無敢以請者遇月俸之

入或得賜賚輒顧其家人曰我何才德可以當此常人施一飯之恩猶望報今吾舉家享天賜何以報也惟應勉力為善耳人或問公平日所行曰不能為善亦不能為惡葢其存心不間物我見人有樂如已之樂有憂如已之憂居官好奬拔士類有片善必延譽之未嘗揚已抑人士有得一職而來見者必勉其守身愛民素嫉惡遇議法涉刻薄尤嫉之論事是是非非不以私蔽公居家嚴厲而與外人接甚和易不見崖岸性廉介自其少

賤窶不肯苟事干謁及貴儉約一如布衣時於為義不拘於世俗弱扃姑氏舉家疫疾素所與厚皆削迹公曰吾父同産親也獨往留旬浹日為灑掃戶庭具湯粥進之調護安而後去而竟無恙與人交直道不阿必輔之於善有不善必戒之不從則遠之及其能改又懽然相好也如已所行或未當人以為言者亦欣然從之未嘗為忤然平生相契不過數人焉樂簡靜閑暇閉戶觀書自適而已恩雖微必報而未嘗宿怨臨利能讓不事苟

得婦家先塚多壞者子孫貧不克脩治或有舉以售人者公初喪母夫人卜宅兆未得婦有季父素重公者告曰吾家某所壞塚世遠無遺骸術者言葬此其後當貴請以贈也公曰夫人厚意不敢忘然義有不可幽明一理壞人之室而居之其得者失者皆能安乎且所重有後者為其為墳墓主耳壞而不治不可為孝況又舉以畀人哉顧夫人慎之以率子弟自是其家無復舉廢塚售人者俸禄有餘常以分惠族人姻戚族姻有急者率

能濟之朋友之遺孤遇之皆有恩意犯而不校素所與進者後有倍去未嘗尤人亦絶口不言然其奬進後輩之心未嘗因此少怠嘗奉旨歸展墳墓所過澹然不改布衣時道途所遺迎送騶從悉却不用歸鄉入謁守令避其正路不由時人比之歐陽原功公不到鄉四十年既歸展墓與鄉里一見畢時甫四旬即行曰君命不敢稽蓋公一志於公不暇其私也考會試者二讀卷者六鑒別公明輿論推服有疑咨於公者必盡誠告之罔有

弗盡於推轂賢士不論識與不識廣詢周訪必取才德兼備協於至公盖公襟宇明白表裏洞達坦然一由於正所以歷事四聖儀表庶僚豈偶然哉前三年陳公延嘗為公作東里傳大抵詳於前而闕於後棨與公延皆公壻家子侍教久而知之深謹取公延所述畧其繁而補其闕以為此文名曰小傳謂小傳者盖公立朝事君嘉猷嘉謀之大端此未能悉云正統八年歲次癸亥春正月望日奉訓大夫刑部員外郎壻家生梁棨謹書

翰林侍講余學夔譔

元氣渾厚禮法雍容金聲玉體温良儉恭雄文碩學天下同宗弼亮四聖一德孤忠直道正言功烈崇崇天高海闊肅然清風

贈少師謚文穆廬陵胡廣譔

淵乎學之有緒也卓乎德之有據也内直而外方主敬行恕也閔焉惻俗之心懇焉惟善之語也温然君子之容休然具有餘裕也詵然金玉之音闇然而日著也登

乎金馬玉堂之榮而職戒乎怠豫也噫此余之益友蓋彷彿其所似固未敢以為虛譽也

翰林脩撰吳中張宗海譔

學不專記覽而潛心體用才不尚煩劇而立志經濟文不事麗藻而必在道義泊乎外好肅乎正氣蓋未嘗一日不存國家生民之慮未嘗一動不希先賢君子之事此吾之老友而吾何足以窺其涯涘哉

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西昌王直譔

肅肅揚公威德在躬祇事三聖不易其忠丈為國華鋪
張揚厲克闡大猷以輔于治朝夕左右是曰蓋臣雍容
廟堂正笏垂紳具行有常其言有則衆人是瞻學者是
式豈弟君子邦家之光天子萬年永篤其慶

太常寺卿兼翰林學士江陵楊溥譔

星華嶽秀偉表宏中探天人之幽賾明典禮之會通發
為文章建之事功不皦皦而異不闇闇而同求道之心
俛焉而不足樂善之量廓乎其有容廟堂之貴富曾不

易乎林壑之心胸宜其受知於列聖位貳乎三公弘翼
皇化穆其清風為國良輔為時儒宗而福壽兼隆也歟
少傅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楊榮譔
春和玉粹嚴乎其貌之温氷潔霜清瑩乎其心之存贊
皇猷而黼黻輔聖治以經綸文章師表於今世德業輝映
於古人所謂國之柱石朝之元老而冠冕乎縉紳者也
翰林撿討廬山陳嗣初 有序
公在布衣時德行文學蔚然動鄉里而鄉里倚之為榮

及官於朝忠誠節介傑然聞内外而内外稱之為賢至
為保傅天下清寧民庶熙治皇工垂拱而治默相之功
人不得而知其所知者士君子崇德尚文惜廉耻以有
公為砥柱也於乎公乎繼瞻公像三嘆而為之賛曰
鑿學之崇鑿德之克貳乎三公志乎夔龍炳然精忠默相
天功治化攸隆吐辭為虹而又見其文之雄也

翰林侍講學士陳循譔

志剛而澹氣和而備有腴其存有純其履紹令聞於清

白之宗當重望於熙明之世任翊贊於授受之廷倚弼亮於密邇之地處華而不以自榮處畏而不以自悖其為下而處也思近人情其為上而論也務持國體其言之精必究於事之實其識之卓由揆於理之細為善者有所咨而不疑為惡者有所忌而不繼行於身者老而彌篤信於人者久而弗貳士有模範國有龜蓍宜天錫壽以福君子

祭文

維正統九年歲次甲子五月庚戌朔越十五日甲子少
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率學士等官錢習
禮等謹以柔毛剛鬣庶羞之奠致祭於太師兵部尚書
兼華蓋殿大學士文貞楊公之靈曰惟公生禀廬陵之
秀力學窮經聲發自幼匪徒文質實茂于德蹈義履正
夷險不易太宗龍飛秉筆入侍受託腹心俾參帝制繼
輔仁皇春宮宸極公於是時謨明弼直宣德正統帝念
公舊信任逾專眷遇彌厚公於是時感恩益篤弼政論

學尤多啓沃公領三孤尚書學士人爲公榮公爲職畏四十四年公處近密亦以此故獲保恒吉朝廷望公永職輔導吾儕望公奚啻期耄云胡八十遽遺榮祿聞訃涕泣豈爲私哭尚懷延閣相從笑語孰計温容來覿無所哀榮始終人臣罕儷雖天所錫公實何媿舉觴屬詞爲公奠寫詞觴有盡情悲曷舍尚饗

維正統九年歲次甲子五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姻家生王直謹以菓茗之奠昭告于太師文貞揚公先生靈

柩前曰嗚呼天之生賢將以用世惟公之生天豈無意賦以令德既厚而充發為文章玉振金春永樂之初公在宥密煌煌帝制多自公出迨事獻陵上下實親言無不從堯舜是陳宣德以來至於今日明聖相繼眷倚如一公之納忠匪私其躬經幄綸闈夙夜敬恭山岳不移澤施於物公亦如之謙退不伐四朝元老衆之所資天復何心而不慭遺九重悼嗟恩禮加厚哀榮始終况乃眉壽直之先世道義相惇及我小子凡四通婚從游翰

林情好篤至我老益愚不克終事雖不終事舊愛未忘今則已矣能不痛傷靈車南還千古之别奠兆茗飲欲語反咽公有治命凡祭皆辭薄物薦誠公其鑒之嗚呼哀哉

維正統九年歲次甲子十月丙戌朔十六日辛酉孱契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致仕黄宗載敬以牲醴庶羞遣男讓孫端致祭於光禄大夫柱國少師兵部尚書兼華盖殿大學士楊公大人先生之靈而言曰嗚呼惟公

之生間氣所鍾瑞莊凝重式廓恢洪稟乎秋容之肅盎然春氣之融工探洙泗之源流下接濂洛之儒宗諸子百家極旁搜而遠紹經旨傳義悉博洽而貫通天人之理妙契心胸積於内而彌久指於事而得中永樂初元祇事太宗敬惟儲副乃維城之基故俾諭德於東震之宮實秉執於鈎衡獲左右於聖躬獻可替否明目達聰夙夜敬恭舉緝熙於帝載身心兢惕恪寅亮於天工萬方歸於版圖至治比於大同翼為明聽公與有功人皆

仰公之德量公獨守已之謙冲悼太宗之上仙委以後事
之隆委追仁廟宣廟聖聖繼體賴公之碩德元勳允以配
乎鼎之三趾祖宗立一定之成規堯舜有執中之道理
日承顧問對答亹亹上旣虛心公亦盡已天地位而萬
物育戎夷蠻狄亦皆獻琛奉贄而來執禮嬰諭之辭貫
出於睿思渙汗之頒累下於鳴珂之里勑彰雲漢渙乎
日星歡動雷聲震於人耳明良相逢之盛曩古未有倫
比者也逮今皇上尤深倚注聰明睿智實本乎生知出

入起居亦賴於調護得人爲本而多設求賢之科壅蔽
是防而廣拓進賢之路此皆爲政之要道而公能以爲
先務也壽宜介於期頤而永扶於國祚何冥路之漫漫
竟長往而不顧嗚呼公之爲世用也式弘厥敷三輔儲
副而位登大寶一殫忠藎而治效唐虞公之相業與伊
周出門合轍公之學術與董賈異世同符四朝匡輔一
節不渝功名齊於華岳聲價重於璠璵嗚呼公之薨也
八十高年幸遭際於明時得立功而立言列聖之明日

麗中天六合之内普照不偏公以至誠之德久於中而驗於外故得以始終而成全也生而經國之豐功盛烈當時有聞殁而褒贈之殊恩沛澤後世有傳人生至此又何憾焉宗載託契四紀於兹日聯步以陪班得承顔而接辭復以生而同年私立每挽而肩齊予邁以老而歸休隅雲泥而重以懷思劃聞公薨恒焉悲傷嗟靈輀之既還遠遣子孫而薄奠於一卮冀公有靈鑒此哀辭死生永訣不得復聆公之謦欬而復覩公之容儀嗚呼

哀哉痛哉尚饗

海虞老病諸生吳訥昨聞東里尊先生奄忽捐逝弗克奔致奠禮茲小孫淳入京應試特令營置庶羞躬詣繐幃陳祭曰嗚呼先生當代儒宗累朝元老功在國史名滿四方門生故舊不當以是瀆告之也惟念訥永樂中叨蒙聖恩教導子弟先生時在春坊得遂荆識自後往來兩京護奉矩誨比年致仕歸至儀真適先生祭祖而還邂逅話別僅歷六載豈期遂聞哀訃耶聖明在上顧

念耆德贈以太師一品之官錫以文貞二字之謚先生雖没盖奚憾哉惟是故舊之情慨念今昔不能不撫膺而哀悼也嗚呼尚饗

維正統九年歲次甲子八月丁未朔越二十有六日壬申鄉生朱與言敬以牲醴之儀致祭於故贈太師特進光禄大夫左柱國兵部尚書兼華盖殿大學士謚文貞楊公之靈曰嗚呼惟公之生東南間氣天降大任自與人異蒐獵經史貫穿古今研精覃思翕泓澄深北先生

生之學問異乎人也蚤奪韓豪晩與歐静一掃浮靡復乎純正此先生文章之異乎人也歷事四聖列職三派道行言從膏澤下敷此先生之遭遇異乎人也壽躋八袠善始令終祠墳之脩命出九重此先生考終之異乎人也與言忝同鄕郡素辱相知老成典刑少晤多違訃音遠聞中心孔悲衰病羈縻赴吊遲遲玆聞襄事屬此佳期聊效緜漬拜公素幃平生淸淚盡爲公埀尙饗

維天順三年歲次己卯十一月己卯朔十六日甲午吏

部尚書王翺李賢等户部尚書沈固等禮部左侍郎鄒
翰等兵部左侍郎王復等工部尚書趙榮等都察院左
僉都御史王儉等翰林院學士呂原太常寺少卿兼翰
林院學士彭時等國子監祭酒劉益等通政使司通政
使張文質等大理寺卿李賓等詹事府詹事陳文等太
常寺卿李希安等太僕寺卿趙昱等光禄寺少卿鄺鏞
等尚寶司掌司事太常寺少卿蹇英尚寶司少卿伊恒
等鴻臚寺卿齊政等欽天監監正谷濱等太醫院院使

蔣主善等左都督瑾右都督馮宗等都督僉事黄鑑趙輔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封少師夫人楊母郭氏之靈曰於惟夫人懿德具有少師之配尚寶之母恩封既承禄養亦隆壽踰七袠復以令終生死哀榮於時罕見千里馳情緘此薄奠尚饗

繼室郭夫人墓誌銘

故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泰和楊文貞公之夫人今尚寶司少卿導之母中書舍人昱之祖母姓郭

氏天順三年五月五日卒七月藁在京聞訃哀痛幾絶即日同昱解官歸治喪事事聞朝廷遣官賜祭營塋其塋以是年十二月三十日墓在邑北老鴉塘壬山丙向

藁具書夫人平生事行之懿求塋銘文曩在翰林辱公之教而忝契於藁素知夫人之賢銘奚忍辭按郭氏系在汾陽忠武王幾遷而居邑之冠朝里鄉稱世族父諱大存母蕭氏夫人諱秀自幼端靜慈惠閑於内則公聞具賢聘以繼室入門脩禮度崇孝敬踰處子時凡宗廟

時祀之供外庭賓客之饋旣具旣時處内外䟽戚禮意咸當而待下尤盡恩義家務巨細悉有條理數十年來公以清德正學受之列聖日隆柄用總機要居台輔以身任天下安危求賢致理憂國亡家有古大臣君子之風天下之士至今仰望以為不可復得者以當時有夫人之助無内顧之慮得以悉志於臣職而然也洪熙元年誠孝昭太后召至内獎諭再三錫晏内殿給賜一品冠服從以白金文綺宣德六年公歷少傅兩考遂授誥

封夫人正統七年公歴少師一考封亦如之自是每覲中宮必沭優遇受厚賜而聖烈皇太后正位寵賚益增然未嘗有一毫貴富侈靡態服粗茹淡如初歸時公四子䕫秋夫人出也夫人均其愛於諸子無少異而諸女婦諸孫亦然諸子在侍雖教有塾師而夫人課於内尤嚴未嘗假以辭色施於女婦皆底於善公之薨也夫人極哀毁率子孫歸治喪葬禮成脩拓田廬整飭家道如公之存既而䕫以廕補尚寶司丞至陞今官秋由國子

生除刑部司務孫昱以選授今職皆列朝著夫人喜其子若孫之克振而示書戒勉益至公嘗以表侄羅昇幼孤取置左右教養有立夫人為致其室至今同居眷待不衰景泰歲歉發廩數百斛以濟隣里鄉黨之乏有積負不能償者悉蠲之其德善之周於內而見於外者如此而其詞氣之溫儀範之正始終不渝誠閨門之表也夫人生於洪武甲子十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六四子者失其三長稷先十六年卒次种蚤殤次即䆃次秫先

一年辛四女失其一組適太平縣知縣洪楫紃適南京武學訓導蕭承恕緒適國子學録劉鈞綸適士人蔣重重夫婦先十年卒孫男十二人長即昱其次晟高晅晏啓昕昺旦㬎暐昭曷充縣學生晅曷皆國子生昕早殤女六人殤其一曾孫男六人零雯霦霳霸雱女五人嗚呼若夫人之賢婦道母儀所謂閨門之表世固罕及然婉美丈貞其天定懿宜有以詔後世而垂無窮也銘曰

猗歟夫人永貽則效何以占之有相有教相惟君子柱

石國家教行於嗣弗隕具華內外戚疏咸敦禮意不迷
賤貧亦蒙餘惠貴富終始七十六年德善一致哀榮兩
全嘉佑自天昭茲婉美錫慶來繩徽音賜進士及第詹
事府詹事經筵講官廬陵陳文撰

抑菴文集卷六

琴軒集序

文者美之見於外者也而必本乎内備乎内斯見於外矣内之所宜備者何也學博而識明才贍而氣充則形於言也無不宜而又遇夫太平之世得從容以業於是其美之大小可知矣禮部侍郎陳公今之美於文者也公東莞人名璉字廷器琴軒其號也自其少時已抱偉才負奇氣而以通今博古為事及領薦入太學選授教

官典州郡又持憲外臺擢掌成均爲貳於禮部出入中外五十年未嘗廢於書況列聖在位德隆化洽内則觀夫聲明文物之盛禮樂法度之施梯杭琛賮之會同外則觀夫山岳之高江河之深品物之繁茂四方風俗之熈皡而又得交天下之賢豪以究夫古昔聖賢之經綸規畫而見於事功其所以資益乎内可謂備矣由是發爲文章施於朝廷布之天下以刻之金石而流於詠歌蓋渢渢乎其言也予仕也後然與公周旋亦三十年公

端厚平恕內無畛域其出諸口行諸身必本乎天理之正不涉於非義於予此又所以爲之本也其文之美葢宜矣然公不特美於文而已其治郡也藹然仁恵之及民民之戴之不啻如父母君子以為無愧漢循吏至其立朝亹亹盡大臣節人莫有間然者獨文云乎哉今年踰七十請致其事上許之乃以文集屬予序嗟夫予何足以語此獨念與公同僚當聖明之朝稽古右文以隆至治弘大化方有資於公而公老矣不可以留也故為

序之使凡讀者知公之美其文如此又考其德業之實而師法之則可謂善學者而公亦足以見於後世矣

南園燕集詩後序

南園者鴻臚卿楊君思敬之别業也自北京崇文門外東南行歷闤闠歷肆車馬冠蓋闐咽之地凡十餘里始逶迤行田野間又十里許折而南地勢益曠土膏益清潤又前三四里有長堤隱起横乎前堤下則渾河之支流出焉南園正據其上東南皆無山獨西北諸山連延

起伏亘千里不竭升高而望之真畿内勝處也敬思有地二十頃於此唯以二頃為此園既鑿塹環之又繚以重墻墻之内植桃杏諸果千餘株區分類别整齊而不亂作亭其中亭前為方池種荷芰芡池之上雜蒔花卉若牡丹芍藥玫瑰薔薇之類幾百本墻之外皆蔬茹連畦接畛邐迤而不可窮思敬有曠達之懷竒逸之氣而以好賢禮士聞四方初附城為園作東郭草亭以燕樂然不足施其智故又為此務窮極勝槩數請少師盧

陵楊公曁諸君子往遊焉然皆以職務弗果今年春思敬復以為言曰張必有弛文武之道也聖天子在上萬民咸和公獨不能有半日樂哉願終圖之三月望日公自度稍暇謂諸公曰思敬之意不可負盍乘閒往遊予衆皆曰諾朝罷公與學士李公時勉先行而錢公習禮簡公從善陳公德遵繼之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王公時彥又繼之直從宗伯胡公歸視事畢乃得行思敬又遣子棊逆諸道既至日欲午相與遍覽始就坐天氣和煦

薰風徐来花香襲人鳥鳴上下脫喧囂之煩而遂閒曠之適其樂可知也而侍講學士苗公馬公侍講曹公卒以事留不克遂思敬欣然數舉酒勸客客亦喜為之釂公懽甚首賦七言近體詩一章又自和之思敬徧以示客客皆和頃之雲自西北起稍覆園上客仰而笑曰此非催詩乃逐客也亟辭謝上馬歸果遇雨於道因遂散去明日相見歎曰吾儕終歲之勤欲求一日之樂已有不能遂者而天又沐之以雨豈亦於此有靳乎思敬笑曰此和氣之應也諸公

和於下故天道和於上然則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其可少
邪又明日諸和章皆成總之得若干首思敬既請序於盧陵
公復俾直致一言乃序次其說於後云

抑菴文集卷九

故京山縣學敎諭尹君墓誌銘

京山縣學敎諭尹君復道以宣德六年九月初四日卒
于官其姪前京山敎諭哲以考滿謁選在京師聞訃痛
絕既而來告予曰叔父吾兄弟賴以有立者也不幸捐

館令柩歸泰和子何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某葬于里之儒源岡墓宜有銘敢以請蓋予嘗從君之尊府上海教諭子厚先生遊又辱交於君與君之弟澂江府同知自道而君之幼女又以妻予幼子穆於誼不薄也則君之墓非予誰宜銘君世居縣南之山田里蓋宋進士絳之後世守儒業上海先生質直好義祀先奉祭及成人之賢賙人之急爲陂塘義田義倉以惠衆君皆能相其志父子蓋同德君始領永樂辛卯鄉薦上春官得南雄

府學訓導以外艱去服闋改桂林府學又丁內艱服闋改荊州府學皆以文行成當時諸生賴以有成者甚衆於是陞京山教諭君曰吾姪敎諭京山始滿去而吾繼之豈彼之人士於吾尹氏有夙契乎吾敢怠於敎哉到官未幾而君竟已矣雖君之不幸亦其人之不幸也君生洪武丁巳九月十九日享年五十五娶歐陽氏生四子倚何儼健倚爲三河訓導先卒女三人長嫁郭某次嫁康某其三則子子穆也孫男三人緒練繼憶子託好於

君父子兄弟時於今三十餘年其親厚之意蓋庶幾始終不渝者向予既哭上海先生而銘之矣近又過倚之喪而哭之今又哭君而銘不二十年哭尹氏三世謂天之佑善其果可信邪嗚呼銘曰行篤而不華學贍而不誇既克舉其官亦克昌其家謂宜永年而乃弗遐命也則然抑又奚嗟

雲南按察副使歐陽君墓誌銘

君歐陽氏諱和字允和泰和人也自少聰悟絶人其於

爲學若不矻矻然留意於其間而其所得反非矻矻然者所能及永樂壬辰以易經取進士第太宗皇帝祇慎刑獄詔諸進士親任之君試于大理已稍振厲見其能久之拜監察御史遇事必折以理不苟爲輕重爲其長者所見或有異同君雖不强引力爭然必從容委曲喻於理而後止故事無不當凡遇君論決者人人自以爲不寃由是隱然名動中外常出按廣西桂林有悍卒六七人專以興滅獄訟爲事持官府短長恐喝以濟其欲

雖帥閫亦畏之莫敢誰何前持憲者亦置而不問民有被害至死者其家聞君来喜曰歐陽御史正人也必能理吾枉衆亦稍戢比見君薾然若無能爲者因復大肆捕告者歐擊幾死君隱戒吏盡獲之詰其前後所為不法事多應死衆皆讋服無異辭一夕俱自盡獄中闔境稱快君之出也自潞河至儀真凡公私無賴子恃豪横作聲威以欺侮善柔者悉治以法漕路肅清自後非君往来而人猶託君名以免害其爲人畏服如此太宗皇帝

車駕留北京仁宗為皇太子監國一時小人妄自為異

有事於京師者率秘其所為以誑惑上下君曰東宮吾

君之子也他日君我者也何可不盡誠且處君臣父子

之間當務大體奈何計私逞譎邪及君往按事仁宗皇

帝有問必皆以誠對上亦察君寛厚坦亮因亟稱之曰

歐陽御史真識大體者也洪熙之初嘗問君安在將顯

用之而君已考滿陞為雲南按察副使未及召而上賓

君之為御史實莅雲南道雲南之人皆知君及是任也

蓋有不勞而治者聞朝廷封贈之典行數曰吾父老矣得沾一命亦足以爲榮乃因公事至京師請以御史所當得者授其父有司慮援例者衆不許君大以為恨歸雲南未幾聞父喪棄官歸暴卒於南昌樵舍驛宣德三年三月初一日也年四十二知君者莫不痛心君娶謝氏子一人曰澧女二人嫁楊維王積側室子一人尚幼予聞君之曾大父大父皆忠厚長者而常得拜君之父觀瀾先生純然德行之懿宜保艾其後君孝於親友於

兄弟厚於鄉黨姻戚其在官所行又不愆於理宜享其福禄之隆而竟止於斯所謂天道佑善仁者必有後其可信邪君兄弟五人允清允賢允仁皆先卒而君之父始即世君又不及躬殯殮克送終者唯君兄允乾一人則世之多男子者又豈可恃邪予言之如此所以見其深可哀也澧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之原君之姪吏部主事哲以書請銘予之子稹君壻也則君之墓非予誰宜銘銘之曰世德之長操行之良宜壽而臧乃

以暴亡嗚呼奈何歸安其藏

兵部尚書柴公墓誌銘

公諱車字叔輿姓柴氏世家錢唐靈芝之鄉之義谿曾大父諱茂有隱德大父允明父望皆以公貴贈嘉議大夫兵部右侍郎母嚴氏贈淑人公自少聰敏喜學遊郡庠從徐大章先生受春秋學成領鄉薦遂入太學諸生多推讓之永樂甲申擢為兵部武選主事即以勤慎得名未幾陞員外郎己丑太宗皇帝北征公與方尚書從行

凡軍務倚辦於公公隨機應變無留事凡官屬從公者
又能庇佑之衆皆樂從及還陞江西參議時營造事嚴
公入閩中取大材丁夫之貧病者公處之有方故能集
事而民不告勞初經廣信廣信太守與公有舊餽蜜一
罌公疑其重發視之皆白金公笑曰此所謂故人知君
君不知故人卒拒不納至閩縣有婦人抱嬰兒哭訴曰
夫亡田產見奪於豪橫公察其實移文所司斷還之歲
餘入爲職方郎中職方事最繁公治之有餘力會謠言

湘潭當有變詔沿江諸郡擇賢守以公知岳州公鎮以靜民安之岳州有江湖之險官船往来當役民上下挽送夕或至千百人暮夜促召不能集公私病之公計主客户有丁幾何約三丁役一百五十人領以總甲署其名小牌百人領以百長署之大牌視所後多寡用之牌下皆来集無後者民得畜休皆便之公事之暇則至學宮與諸生講學或行田間視耕穫賞勤而戒惰居三歲郡大治復召為職方郎中丁内艱奪情俾任事宣德庚

戍陞兵部右侍郎公素有才望人僕其進命下皆為喜轉左侍郎時敵騎假息塞下西鄙戒嚴朝廷命將往經略之以公重臣俾叅贊軍務凡發卒蒐騎積糧餉為戰守備皆有條法上嘉之賜織錦綺衣一襲先是敵入鎮番副總兵劉廣自涼州出兵往援遇敵而退敵隨逼涼州廣閉門不敢出敵大掠而去廣不以實聞反奏功徼賞公劾其罔上又陳其欺誑不法事甚悉請必寘之法詔械送廣父子至京師又劾奏寧夏守將失律亦召還上益

以公公廉詳慎爲國盡忠賜白金三十兩文綺三足有副公前後章數十上皆剴切人或以後患怵公公曰吾敢愛身以誤國耶由是同事者或不悦其所爲公亦惡其樂燕樂忽大計遂斷酒肉澹泊以自處凡燕樂皆不與而持論益堅必據理守正每有功賞雖勅下必覆驗而後行詐必糾正之無毫髮私岷州土官都指揮僉事后能以家人冒功得陞賞公奏罷所陞官能復以爲請上宥之公反覆論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按覈皆請罷今宥能如

餘人何若無功而得官則捐軀死敵者何以待之朝廷倘以后能土人宜寛假則以他名賜之爵人莫敢援例若詐冒而陛臣實以爲不可詔嘉公忠誠遣使賜白金四十兩綺帛各四疋特命食從二品禄秩滿陛尚書仍理軍務既而事平西師亦解嚴庚申召還賜以羊酒命視事且侍經筵聽講其年八月告歸省墳墓上可之然尚欲託以邉事命公速來賜鈔五千貫遣之辛酉三月公還朝已感疾命太醫日往視于善藥冀速愈而公疾益甚數驚悸起曰誤事

誤事命速治行蓋心不忘忠而忘其身之病也上聞而憫之俾還鄉治疾未行疾大作竟不起六月二十五日也享年六十七娶王氏有婦道封淑人子男三拱抃拭早世女一嫁士人盛浩孫男一女二訃聞上為之惻然遣禮部尚書胡公濙往祭之命兵部給舟楫還其喪工部治喪事抃乃以翰林侍讀學士㫖先生所為狀謁予銘竊嘗念之朝廷之於西事蓋慎重矣常宿勁兵任良久又輟近臣往臨之欲以安內攘外然其忠於上

仁於下不為利回不為勢屈者蓋無幾是以安攘之效不立迺天子赫然怒更命將帥而公等夙夜圖議振頹綱去弊事明賞罰以示勸懲而人始知有法思奮其材武以從征伐立功名於是殘寇影滅跡絶而天威震動於萬里外矣今邊鄙晏安烽火不作雖神謨睿筭使然而公等之功亦豈細也哉宜聖天子悼念之篤而恩禮之周也公之大節如此若其交友敬臨財廉奉已有度待人有恩不附勢以干利其美蓋不可勝書姑序次其大

者而為銘使後世有考焉其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其墓
在某鄉之原銘曰允毅柴公學以植躬遭時而升遂躋
顯融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克一其心以熙帝載帝曰西
顧予欲汝為殄此冦戎汝往視師維公朅朅羣志爰發
乃暢皇威幽遠畢達邊塵不驚公與其功何以致之緊
公之忠天不憖遺國有典禮寵榮式多哀念無已松柏
丸丸有蔚其阡刻銘垂休何千百年

運甓漫稿卷五

勅書至江東驛奉迎

霄漢羣星覺漸稀風飄清露濕朝衣晶熒馳道明千炬寂歷重城啟半扉秋氣暗將涼氣早山光遙映日光微導迎卓騎多如雨十里香塵撲面飛

運甓漫稿卷六

江東驛逢舊妓齊氏

淺畫蛾眉二八年幾回見爾綺羅筵紅愁綠慘重逢日

一曲琵琶瘴海邊

敬軒文集卷三

憶昔行

憶昔年纔十二三老親攜我遊西南西南道路蜀山裏
累月不盡經巉岩當時正值春光麗紅紫千林競妖媚
綠蘿覆逕搖溪烟清風掠面送花氣覊懷未解怯險艱
青泥扳滑石磴盤路夾陰崖白日暮梯凌危棧蒼空寒
寒空石壁插江脚斷痕疑是鬼斧鑿倒懸古木星斗迷
亂灑流泉風雨作憑空一望山疊重烟溪霧谷相鬱滃

積陰絶險足妖怪深叢大野多蛇龍復有劍閣横天絶

時清關險成虛設關南石龕夜宿時子規呌落龕前月

成都開豁自一川盛夏又泛岷江船蠻中忽忽幾寒暑

新正乃有中州旋骨肉相隨千萬里回首舊遊如夢裏

三十年來白髮生坐想雙親淚如水

井陘懐古

井州東下幾百里太行古道石磊磊山開忽見一掌平

中有孤城入雲起憶昔白蛇中斷時韓侯曾此驅雄師

伐鼓安安出天險趙壁指顧皆紅旗雄豪破滅如反掌
遂使英聲走飈響至今泜水向東流戰骨成塵惟草莽
侯也之功良已多五湖其負扁舟何行人莫問井陘事
悲風慘澹來山阿

驄馬行春為張侍御賦

禹跡既萬里天關亦九重明明日月理無不照幽情隱
恤孰使之通維時新春二三月處處熈陽達氷雪繡衣
驄馬者誰子倏自青冥下霜鉞芳草萋驄馬嘶遙遙行

部東還西攬轡貪觀紅樹好揮鞭不覺蒼山低馬蹄遍
征路蔀屋春華露郡邑蜚聲吏不驕梟擾屛迹民安作
驄馬來風雲開回寒作暖蒙帝力萬物吐氣何熈哉還
驤入覲天顔喜賡言海宇清如水年年領節君莫違長
播仁風遍文軌

天馬歌

天馬西極來一日行千里雙睛懸鏡秋水清四蹄削載
長風趣骨骼既已異性情真復殊飢食元圃千頃禾渴

飮天源萬斛珠天馬不易得世亦不易識奮身振鬣何昻藏有時慗向駑駘立駑駘謂天馬神駿徒爲爾我水一斗休我芻一束止天馬朝朝忍渴飢河淸伯樂焉足俟天馬爲之笑飽逸寧足誇一夕長鳴得天路顧爾連蹇泥中蛙

守素卷爲杜侍御題

吾聞達士安所存寥寥此道誰當尊達則夔龍拜金闕退則回憲安蓬門文采風流少陵客少小讀書慕前哲

布衣身服了不殊藜藿膏粱同一節盤盂几杖古有銘
華軒更揭守素名朝看暮看志激烈或出或處心和平
我亦平生絶馳慕感君意氣還同趣相期攜手登崑崙
共論希夷更深處

題畫龍

大龍倒捲歸虛壑小龍騰身向天末吞吐雲氣相接連
萬里分明露頭角陽精變化未覺難生霆走電白晝寒
相顧爲霖莫相誤收功並入元冥閒

敬軒文集卷五

渤海道中

學道於今四十春擬將事業贊經綸又從北海尋東海叨祿能無愧古人

題書畫琴棋四首

書

鳥跡紛紛變化多競將姿媚逐流波欲知筆力通神處點畫都從主敬過

畫

歆物工夫有底忙江山萬景入微茫欲知畫出乾坤意
只有瀟溪獨擅場

琴

山自蒼蒼水自深焦桐瀉出伯牙心鍾期去後今千載
誰復人間是賞音

棊

夏屋聲敲玉石寒輸贏只在一毫端傍人莫自誇高品

當局方知下子難

題壽光分司壁畫四景

春

馬蹄十載遍江山萬紫千紅取次看欲識春風今古面慇勤還訪杏花壇

夏

赤日紅塵十丈深碧溪垂柳愛清陰南風坐久頻吹面忽憶薰絃萬古音

秋

山高木落水白空萬物蕭森爽氣中却羨隨陽無數鳥
年年整翼候西風

冬

大雪茫茫海上來仙山遠近玉樓臺天書捧得行陽氣
一歲衝寒有幾迴

題四知臺

人間無處不天公笑却黃金暮夜中千載四知臺下路

至今猶自起清風

敬軒文集卷七

寄題魏隱居

芳草柴門少客過日長清隱定如何一瓢道比顏生樂千首詩同杜甫多棲葉亂蟬晴轉急隔林幽鳥晚當歌絶憐埀白磻溪老猶整綸竿釣碧波

七夕憶去年與陳上舍飲

晚凉庭館秩初筵同醉西風又一年星漢已成人世阻

僊槎應到鵲橋邉鳳簫聲逺頻驚夢蟾魄秋高幾上弦
自笑生涯還似拙不勞瓜果乞青天

對雨

蒼蒼雲氣起蓬萊凍雨朝從海上來窸洒園林聲淅瀝
交流陂澤浪崔嵬龍飛霄漢風雷動鯤化天池羽翼開
六合茫茫看一洗高堂獨坐興悠哉

早秋

露下梧桐一葉飛早秋涼氣襲人衣西風樹老蟬聲急

夜月涼深燕影稀鸞鏡每看新事業龍泉頻拭舊光輝
黃花晩景眞堪賞九辯何須怨夕暉

都城喜雨

祥雲無處不從龍好雨來時自九重泛灑已應千里遍
沾濡旋及萬方同水連雲漢恩波潤山繞皇都樹色濃
自是太平今有象康衢歌裏慶年豊

都城春夕詠懷二首

春城鼓角夜沉沉旅館東風動客吟何處樓臺閒好景

誰家絃管動清音燈前看劒添雄志膝上鳴琴托古心呼酒更須連夜飲放懷寧惜槖中金

花外更籌刻漏遲客邉清興少人知歌餘綠樹風生處坐到青天月上時對酒豈能斟北斗誦詩空解望南箕清宵俯仰情何限寂寞誰能問所思

安邑道中

魏主城頭日欲晡尚驅羸馬涉前途黑龍堰古波濤壯青石槽長草樹踈風土仍存唐帝俗川原猶帶夏王墟

憑高處處頻回首目斷雲山憶故居

平陸謁傅說祠

澗道重岡擁復迴秋風老樹古祠開帝廷大命紆宸念箕尾清光接上台欲奠市沽思麯糵將羞時品憶鹽梅故知巖穴多奇士可是旁求到草萊

渡茅津

舟人催棹渡茅津南上崇岡感慨頻昨日猶為故里客今朝又作異鄉人風霜凄冷關河曉草木凋殘歲月新

却愧傅巖操築老不應如我久征塵

沔池懷古次劉僉憲韻三首

行過崤陵到沔池九秋黄葉撲人衣風來澗水波聲急霜下韶山樹影微地遠黄河連暮靄峰高白石淡秋暉當時秦趙同盟處只有荒丘鳥雀飛

沔流猶遶舊城池城下秋風動客衣桓塚未荒王業降盟臺已築霸功微石門衰草連秋色亭柱踈林暎夕暉更上馬頭高處望五龍潭畔暮雲飛

山作高城水作池諸侯曽此會戎衣臺荒已見兵威息波響猶疑瑟韻微周黨聲名垂汗竹桓王弓劒露斜暉登臨不盡千年意目送秋空雲鴈飛

兩谿文集卷十四

李節婦挽詩序

女婦無外事其行可不必詳也然有賢而為衆女婦儀範者又豈可不詳之耶且叔姬非紀夫人其位尤卑也春秋於其歸紀歸酅及卒與葬皆書之聖人何勸勸于一亡國庶婦不忍沒其始末哉以其秉節守義不忘紀國有賢行之可詳也今有賢如李節婦謝氏者豈得不詳之哉謝氏穀城名族女歸盧龍指揮使銘而奉正室

潘氏敎命惟謹潘恱之任以內事使爲盧龍君治膏饌服紉綴澣滌之勤皆精緻愜人意又不自能每歸功于潘以故閫中未甞有失色已而盧龍君洎潘相繼沒二子曰端曰靖俱潘出而幼孤不能立因有以無已子間謝氏者勸之改節謝終不聽俛焉撫育二子如已子及其長也訓之曰吾歸爾家時爾先君已富貴矣吾不知其所以得官也然聞知爾母以知其始也襲爾祖爵爲燕山衛千户從太宗皇帝征討冒矢石病瘡痍得一生

於萬死中累有功勞然後陞其職得之甚難也爾兄弟其念之以勉嗣前人勖爵毋失墜二子服教修父祖業不怠端遂襲父爵為盧龍指揮使以勤于職擢任錦衣衛兄弟平昔事謝氏如事母及其歿也喪之如喪母謝氏沒時年六十有五内外姻戚悲之以為失内教亦可謂賢而有儀範者矣吾儕豈得不縁孔子賢叔姬之意以詳著其賢哉縉紳士皆有挽詩余復為之序使世之覽者知其賢焉

送鮑叅議赴山西詩序

皇帝即祚又明年吏部以藩臬之臣多缺宜如故事舉賢以任之於是會三品以上廷臣二十人人舉一人以進詔特拔其尤者七人餘悉置之夫用大臣舉賢以任要職者國之令典也至是復選之如此其嚴取之如此其精非有長才異能何足以及此哉吾邑鮑君時博由禮部主事陞員外郎僅二年已得與六人者同升越拜山西叅議其所遭遇葢不為不快矣時博猶以不得久

居郎署周旋禮文間以與縉紳長者相親近爲念余謂之曰士君子之仕也無不欲有所爲也居郎署則其職守也有限其所設施也不得自專雖欲大有所爲不可得而爲也出貳藩司則上之德化待以宣下之貧窮待以拯況山西當西北二邊凡百邊務之叢萃皆待以商確而分理焉雖欲不爲不可得而不爲也然爲之未嘗無其道孟氏曰人能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是非爲之之道乎彼之蒙盛譽享禄榮而功無補於朝廷澤不

及於黎元者皆非才之病也不能勵其不為之行以奮其有為之志也今既處夫得為之地茍擇於二者之間能去其不可為者而勉其有為者則茂功之建令名之歸當如種之必獲也當如行之必至也當如操舟楫以臨巨川不患其不濟也何必久于郎署因循於歲月哉時博悅吾言欣然與交游别凡邑人之達於其前進於其後者皆觴以酒而贈以詩謂予與時博同官宜為序因得申吾所言

送太守陳侯復任吉安詩序

四明陳侯治吉久而多成功始來上其績吏部以殿最最士大夫謂侯才優而不煩宜留京師以股肱天子使天下皆得沾其恵不可使一郡專而有之吾吉之士則以侯之治吉既能使其民賦者均訟者理強者有畏弱者有恃又能念其先民以忠節名天下者祀典曠匄舉乃奏請舉之命既下歲春秋率僚屬行事必致備極虔復留心學校督其子弟進業使吾郡人益勵名節勤學

閭者侯之力也乙卯之歲撫之盜聚大盤山以作亂謀掠永豐以窺吉侯受計于守禦武臣亟借兵以屬之裏餱糧以齎之速其就道與之刻期趨盜所故不待再鼓而元兇授馘使吾郡人不被其荼毒者侯之力也是歲江南大饑侯先發廩名九邑之貧無食者給之而後以聞又勸富人出粟以賑貸拳拳以救荒爲事使吾郡人無殍死者侯之力也侯之惠及其民類此者甚大民之感其惠而懷其德也不爲少雖侯之暫去其郡民猶戀

戀不能捨況欲奪而留之京師乎宜還侯以順其民懷

已而吏部以侯之課最聞果得循資復于職吾吉之士

遂喜以爲不失所望咸作詩以贈而吾邑作者擬球爲

之序球以侯還則歷其職也舊知其民情也熟政必有

以布其新恵必有以加其舊固足慰吾郡人之私然自

古三公九卿之缺多擢郡守有治效者爲之葢外任既

優則内政資㢸實理所宜然是則士大夫欲留之論亦

不爲不公況侯始由刑部副郎奉璽書以涖吉後來報

政又拜御製招隱歌之賜先帝之期待於侯者豈但欲一郡之安而已固將大其用也今皇上復急於得賢而侯之績日以著名日以重予知士大夫公論不日且行吾郡人之私願恐不可以久遂也昔袁滋守華華人安焉及其名拜大將軍也民皆遮道留之不能得予恐吾郡之人亦將遮侯之道而不得其留也請試待之

送安福儒學史教諭赴任詩序

吾邑文物盛而習俗美也有自來矣今爲學者愈衆而

士風詞氣不古若者何耶為之師者教不得其道也非皆弟子之過也故學士李先生至自故鄉數以教官之缺為吏部言之吏部選擇之久而後得長興史君公毓任以掌教之責焉君前長興司訓敬俞先生能子也鄉人故舊重其孝友之篤問學之優相率舉之故得嗣為司訓長興秩滿至京復以績最為吏部所選而有吾邑之任吾亦豈得不以教所宜施者為君告哉吾邑學者之病無他也徒程文之務誦而不知理明于心者自能

于文徒榮祿之務得而不知行成于己者自有其祿故其力之勞也倍時之積也久而效之收也難焉為師者欲革其故習必援以維新之規使之致力于詩書以討求夫古今事物之理體之於身而為德施之于事而不外乎道則其文之高而爵祿之來也有不期然而然矣孔子所謂有德者有言學也祿在其中正謂此也師道之有關於後學也豈小補哉君亦可不以師任自居哉他日邑中子弟荷君之指導承君之作育與計偕而來者

日有增視其爲文則沛然皆由中出而非襲於外也觀其爲行則謙謹篤實不苟合而詭隨也究其所學則得其義理于經充然而有餘也詢其平居之所履則孝弟脩于家信義著于鄉動不失爲君子也如是而後見君之教行於吾邑爲有教吾邑文物習俗庶幾不減於其初吏部之所選不爲不公矣是誠吾邑人之所共望於君者因序以速君行

重介贈員外郎陳君還莆田序

凡有分辨不苟于取舍去就之際必欲置身於潔者此有介節之君子足為世所重也使世無斯人雖有之而人不知其所重則欲望貪墨之弊息而廉恥之道長奔競之途閑而恬退之風生媮詐之習除而淳誠之化起爲可得耶是故伯夷作而後人知千駟之富不足以易窮餓之安柳下惠興而後人知三公之貴不足以易阨窮之樂介者之功豈不與德教並施理化俱行哉此其所以不可無而亦不可以不重也居今之世而能循古

介者之規吾於同榜中得陳君舜用焉始君入京以優於文而篤于行受知縉紳大夫故得操載筆以遊編苑歷官至副郎之職人謂其致厚富躋顯仕勢不難也已而翱翔兩京十餘年權貴人非無知其賢者而君之足跡未嘗輕履其門其無出位願外之心也如此故其家之所藏身之所服日用之所資始終一致未嘗有所增益及當陟明之期大官羡任乃分所宜得復置弗顧而謂人曰老母在堂年八十矣與其思之於遠孰若親之

於近與其榮之以官孰若養之以色即請老而歸其志行之高夫豈榮利之自外至者所得而隳哉其視古昔介士之節亦何愧哉人或稱吾榜中多賢達吾榜之士誠克自樹以無負人之所稱矣而尚廉樂退復有君焉是豈不足為吾榜重耶今天下仕者往往惟利之是徇惟勢之是附惟得失之是患閭君之風不能無怍於心無慚于色則其介也又豈不足為天下重耶介乎介乎所以移薄歸忠將君是賴乎吾亦不能不為之重也若

其脱轍道遂養高林泉無吏事之勞而得詩書之趣則則同榜諸君發於贈行之什已詳且悉故不及也

送王大叅赴廣東詩序

廣東叅政王公原之將適官交游相率賦詩為其行李貺而屬余序之予以廣為天下富區山珍之所積海錯之所出資于古今而無窮用之四方萬里而恒足其富誠非他境所可埒富則其民有賴欲歸之于理不難也大叅之沛厥澤熙厥績以隆厥聞其在兹行乎或謂世

之仕於彼者多虧廉損恥莫非富使之也則其富也徒足利人之裝而未足發人之譽焉予謂此非盛德之言也蘭芷混於凡卉而香自別松柏雜於衆木而操愈堅廣土之富其何能傷於君子之潔白哉昔有篤勤敏之志如陶士行之運甓勵清介之行如吳處默之飲貪泉行寬仁之政如孔君嚴之蠲逋賦罷冗費卒有以成大名建大節於天下是皆仕於廣者也曾以富而累其德哉凡以富而累于德者皆不足以言君子也而大參公

之才行蕪茂名與實之著於人也有素列職方岳而得
富土之民以撫之則政將不威而自行民將不利而自
富嶺海之間沾被聖朝之德化也必有加于初其名節
之進于遠大也殆不可涯吾故知彼土之富非徒不足
累其德而且有以賫其治行之成名譽之起焉雖然古
賢之跡不可不追也必勞于事也有士行之勤敏守乎
身也有處默之清介恵乎民也有君嚴之寬仁然後有
以匹古人之休而不負吾儕之素望焉因薦以酒而舉

斯言以告之

鍾氏貧樂堂詩序

貧可樂乎樂固不在貧也道有諸已而心常自得焉不以其貧之故撓屈之是豈非貧而樂也耶永豐朗溪鍾氏世以儒名家至濬雅能不遷其業惟守先人田廬以為風雨之蔽伏臘之供未嘗戚戚慮不足未嘗孜孜欲有餘其視鄉人子弟之巧取於人厚藏於已而盈虧利害之相隨不啻若暑寒晝夜之相往復故名其所居之

堂曰貧樂以示不外求也中外士大夫皆為詩以嘉之予亦為之賦矣或者乃謂貧樂之說始于孔子之告子貢然非人所易能當時門人貧如原憲雖怨欲不行矣而樂則未也索居如卜商雖知富貴在天矣而樂亦未也故孔子惟稱顏子能不以簞瓢陋巷改其樂復自言其疏食水飲樂在其中則貧而樂者惟孔顏為然賢如商憲皆不得預而濟雅乃以名其堂不已過乎予謂之曰孔顏之樂豈不在於道乎濟雅所讀之書孔顏之書

也讀其書所以志乎其道志乎道所以希乎其樂也道之在天下也未嘗或息而樂之在人也嘗與之相因道得於已則樂必將隨至以是道與樂豈先聖賢所可得而專哉昔河南程氏受學於周濂溪之門也濂溪每令尋孔顔樂處程氏自是求道弗懈而樂卒歸之濬雅之於道也能力求之如程氏與求得其道則樂將自至而所謂貧者自忘之矣何可以名堂之故而過之以阻其進哉言未既濬雅從子修撰弘章來屬詩序因次其或

人辨論之辭冠於諸作云

送王貢士南歸詩序

今年春吾邑之士試禮闈者四人皆負奇器王相邦佐之薦于鄉也尤在前列人謂其中是選也必不在人下時余忝司文衡亦深以是期之後事之日發副榜舉人糊名而四人者不與焉意皆登名正榜矣及發第正榜者糊名自十一人始則三人者以次在列獨邦佐不與焉意其必在前十人中矣已而發前十人糊名又不與

焉余爲之惋惜而悵嘆者久不能已豈徒私於邦佐而其情然耶夫三歲一興賢能通朝廷盛典斯文之盛會也考校之下而使名實素著之士抑而不得沾名其間以虧至公豈非典其事者之失歟吾儕於此不得辭其責矣雖然邦佐獨不可知所以自責耶能以不中主司之選者爲已責則今日之抑乃他日大伸之致也葢責已厚則志必奮進必勇所以增益其學而成就其能也自不容已其伸於後也可量哉且以吾郡人抑而後伸

者言之則望禮闈而不得赴如曾君延年滯迹於鄉者十有五年矣赴禮闈而不得志如劉君宣化退跡自京者二十有二年矣卒皆有以魁大對名四海為吾郡光使其始也皆得志焉則不過成一進士取一美官而已欲為大魁于天下不可得矣邦佐歸而學力不懈安知他日不如二君哉邦佐之從兄兵部主事邦彥欲留之京師邦佐以名未成不可留外以荒于業以遺其祖父母遠念欲亟歸侍以進學于是祭酒李先生倡邑人賦

詩壯其行予復序以明其抑而有伸之道焉

朱氏桂林詩序

桂之產於月也不可知然秀於四時花於秋芳香盛且佳有君子風節焉豈他凡植可倫哉至於擬以科第則奇偉則自郄林始而竇氏五枝繼之是後稱人登科之榮者不曰攫桂則曰攀桂無分古今遠邇翕然同一辭是宜萬安朱氏之庭世有桂而桂齋之號肇於前桂林之名盛于今也朱氏之先有魁淳祐鄉薦曰子厚者以

父祖子孫四世著稱科目故號桂齋傳至於今副都御史與言公而古桂尚存公復以明經登永樂辛丑進士第歷官外臺入掌都憲鄉人故舊榮之相與名其所居曰桂林以見其桂益繁而科名益顯也雖然公自委質以來三十餘年而清苦之操忠鯁之心公平之政始終一致惟功業高於古賢德澤溥于四海休稱令譽傳於後世乃其志所素存而力所欲致也豈區區科名足以盡其榮哉然於桂林之號則猶受之而不辭者何也欲

因此以昭先德以開其後胥於無窮也球素辱公愛特
序而繫以詩曰於昭朱氏世有令德發于桂叢以蕃以
碩肇自其先慶緜善積四葉相承占魁桂籍故藹其庭
有茲美植幾歷滄桑厥芳弗息逮都憲公克踵前迹奮
起甲科薦履華職其惠在人其忠在國其操清苦逾冰
邁檗淑聞之歸光輝赫奕蔚若桂林嶽名僉錫維桂之
林風清霜白有馥有馨不渝其色封之培之無或厥斁
以昭先美以流後澤都林匪倚實砌敢敵詞臣作詩用

垂無極

送石阡推官康公復任序

往年大理評事康君以直道得罪其寺長謫爲推官石阡人謂其郡界在夜郎邛笮間其民獠也其俗陋也康君去京華顯榮之地而就撫獠人處陋俗欲其道行而績著不亦難乎予獨謂其以世宦家胄由進士歷官兩京有年其經術之明足以潤色乎政事其刑名之習足以鄉成乎教化雖處徼郡亦何患乎政績之弗優哉因

酌以酒贈以詩而期之以有成别去朞年而石阡之民蒙其惠被其化莫不愛之如父母會郡守缺民咸疏請以君爲之有司局於常資弗之從而民之請之至再至三不能已非其澤及人遠德入人深固不足以及此即此亦可以驗天下無不可爲之郡而好德之良心不獨中國之人有之山陬海澨亦莫不然也孔子嘗謂言行忠信篤敬可行於蠻陌否則雖州里烏可行哉觀於康君能得石阡民懷如此然後知聖人不余欺而昔予所

期望於君者蓋亦不負矣至是君以課最得復職之命將行交游在京者屬予文贈之嗟乎君子之為政也固常慮其施於人也有不得必亦慮其為於已也不能久得於人而後政有效久於已而後政有終康君為政能使服卉袵金之民忘好鬬之心有願戴之意不可謂其不效矣雖然持久之道不可以不勵也必使其内之所守外之所為恒如其初不以政之既效而或怠然後能有終而增名益秩又當自此始安知邊徼之郡能逹人

之官途也不敏於京師耶因序以俟之康君名𤁋字宜清吉之泰和人於予為同年友云

送𨺗縣令復任詩序

為有司而不為俗吏之所為有儒者風吾儕於同年中得𨺗君士讓焉夫儒者為政惟順其民之情使之生得其養聚得其議賦徭訟獄各得其平事得其理而已不必為皦皦之行赫赫之埶罔其民以邀一時之譽也初𨺗君為令成都能以是惠其民民甚安之無所煩于官

駱君得取其餘閒以訓育邑之子弟自是成都之人始有預賓興之薦者予嘗適其邑駱君已遭家艱去矣其民猶能懷其德而稱其善娓娓不絕口今駱君改令清江復有年問其政之所以施與其民之所以安莫不曰猶成都焉是非篤於儒道不以吏術雜之者何足以預此哉世之人固有心於仕進矣君獨爲之不戚焉則君久於其職不遷也其亦以是歟然自古稱循良之吏必先及於儒者駱君由其道而思其終人何患乎不與卓

魯齋稱哉君來京師書最而復官也與之同道者多贈以詩君歸而誦焉亦必有以佐其政者余因序之以申作者之意云

送萬太守復任嚴州序

太守余同年中奇偉練達才也嘗德間以能御史用薦守嚴郡因其民俗近厚而政出惟平令行惟簡未嘗任猛事煩以為之擾而致其病民用化之皆恥于忿爭而興於禮讓愁嘆息而歡聲隨以起郡中既名為治太守

之理故遂卓卓稱最於兩浙間矣是再以其績來奏壻
下退而與予握手以道舊故使人甚爲之喜而亦不能
無所感焉所喜者何以别來同榜之士超而爲達官轉
而居要地顒顒濟濟駢列朝著如太守之績之優循資
以進猶足追而及之况有轂推茹拔之迹可相援引而
並升嚴亦豈足久爲之淹耶此予之喜殆無異於昔人
誇其榜中得人之多也所感者何以前二十年始登第
時吾二百人朝親而夕近爲歡甚至其跡已不可追况

前四年太守至而吾黨在翰林數得與之飲酒賦詩以相樂者尚五六人今則分離追盡獨予一人以無能而幸存雖欲與之追復舊樂勢亦不可得矣則予之感又何異于昔人嘆其同年如晨星落落者乎雖然君子所欲行者道而已所欲存者名而已故出而任民牧之寄必思有以仁其民入而預國政之議必思有以福乎國然後名與道存而為其同年喜也無涯區區暌離之感尚何足道哉太守之欲行乎道以貽乎名也有素特序

以必之太守名觀字經訓世家江右南昌云

袁鄉貢進士劉憲偉詩序

自吾去邑庠而後來之友如劉憲偉尤爲性敏而志篤者也意其所就必不在人下别之數年聞邑庠中以謬進人累憲偉下憲司繫坐汚名而事非憲偉所主其主者皆得茍以免或謂憲偉盍擲主者以自白憲偉以爲古之人有不辨盜金之疑償同舍金者有欲以柳易播不忍其友居惡地者皆所敦厚道也吾何忍寘同列于

辜以求獨潔乎雖萬不可免落爲胥徒必不悔也嘗總憲事者輕其罰得贖以解余已髙其行矣未幾覩江西進宣德壬子賢能書得憲偉之文讀之見其簡而通贍而不泛雖麗于詞而不謬于理又嘉其學之進焉其後憲偉抱其所有來京師余察其行扣其學益信向所聞見者不失其實故嘗拭目以摧髙第歴要途大其功名事業爲吾邑光望之已而憲偉病咳翰林編修吳與儉舍望春闈之開竟不得一試其能以沒又豈意其止於

此哉憲偉之病也同邑之士交往視之及其歿也會哭之明日各致賻襚往佐其兄憲政殮之又明日設牲醴于路祭之遂相率送之都門之外歸而皆若有所失於是悲嘆感慨不已而繼之以詩所以哀乎憲偉也皆不能置余復述所期望於憲偉者為之序若其世系出處之詳則有學士古廉李先生所為墓銘可考

送都督方公還京序

去年秋天子憮西方諸盜為蜀患授右軍都督僉事方

公平蠻將軍印往討之公至蜀訓兵三月待釁三月盜肆饕掠未厭今年五月公謀於副將蔣侯分七道以進盜素恃者據高敵畢推懸竿轉石以下壓人馬多得勝故不爲他備公盜麾士卒掩盜不虞直擣其砦卒惶惑失措顧向所恃者不得用悉狼奔鼠竄覷師退而躡其後公覘得盜情下令諸軍燔其碉營其砦食其所藏以守而索之又誘其小姓攻其大姓兩姓自讐搏遂乘其弊而取之凡盜穴四十餘日前後馘以千計俘以萬計

墮崖絶飲食死者無算盜衆殲焉其欲効順中國而陣
遏於盜者已内附公皆綏而來之蜀境以清天子下璽
書褒公勳陞公爲都督同知錫公命衣一襲自副將而
下皆爵給賜有差且詔公還加勞於君甚至方今六合
一統而蠢彼番酋傲然憑蜀徼爲民病聖天子運神算命公
揮戈聲罪民乃脱其憂康其居如公之功又豈可淺言哉其得厚
勞宜矣意必有秉載筆者能書是功垂之無窮何待球一措辭其間
哉時以事泣蜀𣗥公有是功且得歸命欲球書以贈之者永康侯

徐公工部郎中談公也二公之志不可違公之功不可不彰球故忌其卑陋備書之以贈公以備秉載筆者考信焉

送尹廣文之官廣之信宜序

江之西廣之東封隣而壤接非有長城巨海相限隔然世之人求珠香犀象鍾乳水晶翠羽玳瑁五品之金梗楠杞梓之名材與百布奇之物則必道江以走廣至于訪五家之儒講經義窮理學發爲古今文辭以躋茂科淑來學則皆遠廣而即夫江以西豈廣之山川風氣恒

萃於物而江西之山川風氣獨鍾於人故雖相近而相異歟然廣土所宜之物吾江西之人皆得力致貨取以鬻諸市以富其家岂江西衣冠文物之習獨不可及夫廣之人哉同邑尹君行遜吾江西之良也業明經起身科目嘗典教于長沙之湘鄉湘之人士雖知以通經應舉爲學然得與計偕者尠自君涖教來日厲月考一繩以吾郡縣學之規由是科有人而歳不乏貢秩滿上天官考績學俱最例應郡教之陞懇辭不就遂調廣之信

宜其往也必能舉吾江西衣冠文物之教以教導夫廣之子弟使其衣冠文物亦如吾江西之盛猶江西人之富有廣土之物無疑矣君之官道經其鄉任泮諸友欲華其裝以詩謂余宜爲序故敢道江廣人俗物產有相通之義以壯其行

淡薄詩藁序

詩主乎文而文末也必有質爲之本焉藻繪詞章其末文也組理織義其本質也二者俱至固不易得至於末

適乎本不若本適乎末故君子寧尚乎中平雅澹之音而黜乎浮靡侈麗之作者欲斂乎本而不事乎末也予於樂平程達九逵之淡薄詩業豈得無所取哉夫祀酒不貴酎而貴玄重其爲食味之本也服衣不尚錦而尚絅重其爲女工之始也而況詩乎詩者性情之所發風敎之所關政治爲可驗豈可徒尚乎文詞之末而不本乎義理之正哉古人之詩雖若拙而不工簡而不華然玩之而味愈長索之而意益遠探而得之莫不有所感

發而興起果何自而然耶以有義理為之本也後之作者工巧有餘而質實未至何所益於世哉哉九達始以毛氏詩領鄉薦典教蒲堂留連鄒魯之鄉垂十年覽古聖賢遺跡殆徧所至寓目感懷觸物而興詠積藁成帙名以淡薄其不尚詞而尚理亦猶酒之所謂玄衣之所謂絅者乎必深得乎古作者之意矣不然何以其藁有是名哉予疾今世作者紛紛馳騁乎詞章而不本諸理葢有年矣忽聞九達之有是藁若逃空谷聞人足聲跫

然寧得不為之喜耶方欲與之坐清風抹素月徧閲其所作商確乎義理之歸以想舞雩之詠步成人孺子之歌上希雅頌之遺音而九達且有福寧之詞未得卒業而心未之忘焉因書其卷端以為他日期

安樂虞氏族譜序

虞本有虞之後自漢以降居餘姚嶼山至唐饒陽守少微始遷餘干錦田安樂之族則宗錦田而祖嶼山其後有長者月陂義合弟從羣纍遺子孫義訓數十條俾世

有所守足以一其家矣又為族譜自永興公世南迄今三十世煋然源流相沿昭穆有秩將以一其族焉然其義訓未嘗不與是譜相通其曰宗族貧不能立者買宅以居之豈不欲列斯譜者不至離散哉其曰歲儲粟布帛貨待族人飢者食之寒者衣之欲營業者貸之豈不欲列斯譜者皆無凍餓空乏之患哉其曰族人有遺孤子女不能嫁娶者嫁娶之豈不欲列斯譜者皆遂室家之願哉其曰族人病不能藥者藥之有急難者扶持之

豈不欲列斯譜者皆有所賴哉其曰族人雖賢愚戚疎不同而愛敬不可不施豈不欲列斯譜者不至如途人哉則是譜之作也本於義而義之行其族也亦賴於譜譜者義之存也今天下能舉是義於家而不遺其族者惟浦江之鄭爲然月坡譜其族以行其義有鄭氏風焉後之人篤而守之則天下稱義門不獨曰鄭而必曰虞矣故原其子訥之志從其孫汭之請序斯譜以助其爲義云

送孫大參歸省詩序

君子之於親也愛之必思以致其榮榮之必思以致其樂榮其親也固難樂其親也尤難能榮而樂之其爲愛也何加焉河南參政孫君原貞早孤賴母太安人訓育之勤以克第進士歷官禮部至有方岳之寄而太安人亦以子貴蒙褒封之命者二十年是蓋不爲不榮矣往歲參政君嘗以禮部郎歸侍太安人側得朝夕奉起居之安備甘旨之養而娱愉婉娩之色容者爲年已久而復

被召用今以課最還官念太安人年當八十不得奉杯酒上壽膝下未足以慰所思於是疏乞歸省蒙恩許不日且得拜家慶悅慈顏以篤盡夫孝敬之道矣其樂又何如哉夫古人之於親有以板輿奉懽于閒居之日樂非不至也而榮猶未加焉有以爵命致顯于曠省之餘者榮非不臻也而樂或未遂焉然既有爵命之榮又得數奉板輿之樂如參政君之于太安人其愛不已至乎然朝廷之待賢也必欲增其秩位天道之佑德也必欲

永其壽年以緜政君之行與心俱白政與事俱優淑聞興績爲人人所重其賢如此必將進而羽儀清朝豈得久淹于外太安人素躬慈仁恭靖之德亦宜蒙天之祐享有百齡吾知孫氏之門由今以往其榮且樂殆將月增而歲盛矣是以縉紳士夫作爲詩歌極其稱頌之至致其祝願之深洋洋乎有南陔閟宫之遺意也予從因監察御史馮君至誠請而序以爲行李貺且以爲其太安人壽焉

送江西按察使副使凌侯復任序

江右統郡十三為縣六十九人民不為不庶矣自數年來訟者以簡貧者以安富者多知窮經為學以出為世用卓然不失為文獻舊邦者皆方面大臣保育作起之力聖朝用得其人所致也其任職之久知其風土之熟而民安之則提刑按察副使德化凌侯邦輝其一也侯在永樂中由進士擢監察御史按事至安福江右之人已嘗仰其風采矣宣德中以御史秩滿陞今職民見其

來而喜曰是非昔者按事御史耶吾知必爲我德不爲我病也故不待其嚴於用法急於除奸而搴暴民莫不畏其威而化其德今侯以六年課最復官凤蓊舊交贈以詩者來屬予序余辱侯愛久而彌篤又江右人也義不得辭嗟夫今方面之職爲朝廷所重也何其至軟方其位之缺也則命公卿論薦庶官賢而勝厥任者爲之非賢則不與也及其位之定也則録其名于所御謆筵之殿壁晨夕目之以昭視遠若近之意非方面則不與

也至于公卿達官有缺又往往於方面求其績譽名著者則拔而擢之百有司不與也其所以重之如此者何耶無非欲其綏靖一方之民以固邦本也職方面者豈得不體是意思為民福求無負所托付哉淩侯在江右而民蒙其福也厚矣於所托付不為不效矣余意其復官也不惟足慰民之懷而已隆績效以致超擢公卿達官之期端有在也因序以急其行

送陳太守復任南陽序

有理化以一其郡之民使頑者不敢以上慢橫者不得以下侵獄訟省而大小衆寡各欲安其所如吾吉陳君正倫之涖南陽而治效如此其著豈不足爲今世良太守乎吏部再課其績而再以最聞不亦宜乎而歌詩贈其還郡者猶欲以古賢太守期之用球爲序球以南陽爲中土名邦人淳而俗近古昔名信臣之爲守也能施循良之化敎愷弟之風以福其民而戶口以增室家以富禮義以興民皆親之號爲召父其後杜詩爲守有信

臣之政焉民復親之號爲杜母夫分虎符綰龜組以守南陽先後累千百人獨二賢得父母之名者以能視民猶子也今陳侯之治效著矣亦能如二賢之子其民否苟有子民之實則民豈得不親之如父母乎然陳侯在郡不爲赫赫之威矯世驚俗之行嘗條十數事以言于朝無非欲學政之修賢路之廣兵籍之清力役之省財賦之均皆足以袪民患爲民利名杜之子其民也得非是心乎能廣是心以字其民至于久而不倦則南陽之

人必將以陳侯為今之召杜矣蓋抱有為之才繼二賢以守其郡可不加惠其民思緝二賢之休聲偉烈于載籍使後世誦而傳之者知今日南陽亦有賢守如兩漢之盛乎陳侯其懋厥績慎厥終諸君歌以相期望者多館閣之臣采循吏功能以備記載實所職也尚當執筆以待

送山東王憲副序

山東按察副使王君昌問始以進士擢監察御史得侍

其尊府少宗伯泉坡先生駢列清班分居要地人已榮之已而膺薦陞今職雖不得奉懽親側然內外相望聲位並隆人復榮之至是來謁三年之績而紆紫腰金進得隨武於公朝退得問安於私第其樂愉愉如也人尤榮之然此三榮者特衆人之情耳其志之所自榮者固不在是而在利加生民功光當代為國慶于無窮也何也葢國家之興天必篳生世德之臣以輔成其德潤色其治維持其紀綱法度至于不壞者所以厚于其國也

世德之士出天常付之於爾治之君使得盡用其學盡展其能為國遠圖以共保太平之福者所以厚於其家也况天祐聖明光啟隆平之運于今有年所謂世德之士累累有出為世用矣然父子同顯於一時則今天下未有先於王氏者余固知前此三榮未足滿其志其志在於廣利澤熙功業以隆國慶也夫世德之家無不願忠于國者固以世蒙厚恩不可不知所報亦恐無以貽後福而殞其先光也故常孜孜早夜盡忠所事而國亦

賴以永濟此尹陟所以專實商之美望伋所以熙興周之烈震秉賜彪所以綿漢祚于既久世家之有益于人國也有自來矣豈特起新進欲邀近功者所能預哉宗伯公立朝垂四十年其文章德業昭之當今為有餘揆之于古為無愧其所以貽厥後者固有道矣若克相其賢如伊陟克世其美如呂伋克守其清白之訓如楊氏後賢予誠有望於憲副君也故其書最還官特從其鄉故之請序以道余之私

送劉教諭赴賀縣序

吾邑有篤于學者劉彛敬以易經試禮闈得奏名乙榜擢廣之賀縣教諭相知者皆謂賀之子弟得其師吾邑之教得行於遐荒窮徼之地何哉葢吾邑素多賢者刑部郎中王君世俊又吾邑賢之尤者也彛敬從之學於家者十年以試于有司弗合復從之學于京師者三年始得捧賢能書于京闈又四年而復與禮闈之選授今職則彛敬遊于郎中之門不為不久凡郎中之博于詩

書以為學流出其神思以為文内固其守外樹其名節以為行脩其政于官下其澤于人以為事業無不欲高出乎當世追跡乎古之人愛敬既熟聞而飫見其所得不為不厚矣今而興教于賀惟舉其平昔所得于郎中者以規切陶育乎賀之子弟使賀之子弟服已之教佩已之化亦如已之仰則視憲于郎中必有卓然興于徳明于道者出焉是固愛敬所以作起而造就之亦可見吾邑之教無施而不可也昔者田何謂其易之東程夫

孰謂其道之南其亦以是歟則㬎敬不可不以此自任也㬎敬名安止初與其所親劉昭已同學又同上春官同得教職昭已以親老未就而屬余文以贈㬎敬行余知㬎敬者也故敢以吾邑之教行於賀者望之

忠肅集　　　　別集類五　明

于忠肅公集序

正統己巳之際蓋宇宙一大變也翠華狩而金甌晏如
國體彌尊辰樞再奠亦古今一大奇事也當其時舉朝
倉皇莫知為計至倡南遷之議而忠肅于公以一貳卿
奮然當禍變之重力排邪說尊立景皇敵以數十萬衆
躝郊關穹廬鳴鏑環向于都城公從容指麾擊却之自
此知中國之不可犯稽首悔罪奉六龍以歸皇祚之所

以長羣萬萬世未艾者皆公力也公之臨危決策似寇
忠愍而時勢之難不啻十倍其所當之變似李忠定而
雄謀勁氣殆稍過之忠定不能挽宋轍之南忠愍以戰
始以和終欲為宋畫數百年無事之策而終不遂雖其
遭逢委寄不能及公然忠愍歴官所至多有侈聲而忠
定輕聽姚平仲言促戰以取敗遂使人主不能自堅而
持異議者得脅而動之一蹶而不復振矣公自筮仕為
御史為中丞馴至筦樞當軸一意奉公絶無聲色綺麗

之好身沒之後憲廟蕭然英皇為之嘆息至于命將治兵運竒制敵筭無遺筞以頟森之勁藉累勝之鋒挾萬乘以為重竟不能動中國之分毫穆清之上倚公而安恬然若不知有敵其餘威遺烈即數世而後猶能使欵塞稱臣聞風向化葢上下千年間人臣蒙危難安社稷之功未有及公者彼誠有所挾持非偶而已也公之言論丰采其大者已見于史書惟奏議之文史不能盡收今其時所為持危定傾匡濟之謨謀後世不得盡見

少保温陽李公嘗得其遺草于大司馬項公家詮次而傳之歲月既久字畫漫漶容部吳君立甫偶從公署架中檢得舊本復徧搜他牘增益其所未備共若干卷與其鄉之縉紳共付之梓來請余一言余嘗慨年來章疏誕謾繁猥浮淫無當甚失人臣告君之義今讀公奏議指事陳詞明白曉暢寧質毋漫寧徑毋支使人主見之洞然得其顛末曲折之詳而劃然明于利害得失之故言必聽計必行是亦納牖之準繩而投艱之舟筏也其

最難者趙充國老將也猶言兵勢國之大事當至金城圖上方畧公一孱書生耳身不出國門而南征北伐凡有陳奏無不曲中機宜即悍弁猾帥如石亨楊洪輩皆俛而受公之鞭箠無敢越軼此非天佑國家篤生偉人以維世運安有此哉或者惜公處易儲之時不能苦諫以來後日之讒口余意公當日必有造膝之陳伏蒲之爭不敢筆之于書而世遂無能明者諸葛武侯與先主魚水之歡而不能止其伐吳之行世亦以此為武侯恨嗟

夫人臣之力有所不得于君蒙疑議而不恤者千古皆然於公又何憾焉公故易名肅愍今天子追惟公功採言者議為祠祀公于都城更其謚為忠肅夫岳武穆之更忠武也世世不言忠武而言武穆以其人不待謚而重耳有如公之勳烈即肅愍忠肅何所重輕然而天子之褒公深矣是可為礪世而勸忠者法也余嘗過公祠下徘徊有感故因序其奏議而併及之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福清葉向

高撰

于忠肅公集序

奏議十卷詩二卷故太傅于忠肅公遺集也公有社稷之功言論丰采大者載在國史其料敵治兵呼吸應變史所謂一日章數十上揮翰如流悉中事機者非奏議弗備至于詩篇特公之餘事然平生抒寫自得之真可想見大畧此是集之所以刻也噫已已之變此宇宙何等時哉以數十年覆盂之天下忽有白龍魚服之變當

時二三耆德以安常有餘以應變不足其他布列在位者多庸人褊人甚則宵人也庶官而賢者多肥腸滿腦悠悠而不可平公以樞筵感時自奮片言過主遂寄腑𦡉當此之時使公同于君子易使君子同于公難使君子不異于公易使小人不異于公難公以身任天下卒能輯和廷臣指臂相使箬中行說之背感單于之心取虞淵之日而升之中天𪚥鼎危而復安威命屈而更尊漢唐以來定難大臣未有先公者也公立朝四十年家

無長物未五十不再娶居止朝房食無重味葉給事劾
公公待之有加吾訓眞撓公公爲之叙用王侍郎譖公
公付之不辨尤可異者石亨本公所進官至封伯公不
分其功徐有貞本與公異議後治河得峻擢更名嚮用
公不沮其進葢公之所知者惟宗廟安社稷固否耳視
身家子孫人我異同不異浮漚噩夢然此其心事至今
有可想見者嗟乎嗟乎公能奠天宇安地廬而不能挽
西湖之涸能感大行之盜泣曹閹之隷而不能厭貪功

之士益公之生也天其死也天一腔熱血灑向何處公固已自言之矣豈二三鼠輩得而殺公也哉余嘗讀史于靖康建炎間多所不平至岳忠武之死泣下者屢矣及讀國史至英廟事則又躍然奮曰有是哉此故南宋之棄策也古來忠言至計不效于一時而效于後世有如是哉夫等死耳為忠肅而死不猶愈于為忠武而死乎削嘗考杭之故迹若故宋之宫阜亭之壘皆不可見矣獨忠武忠肅兩少保馬鬛巋然憑而弔者殆無虚日

忠義在人心不容泯滅如此此集行其所以教天下之為人臣不淺余何幸得而見之欽差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令陞總督漕運户部右侍郎晉江蘇茂相拜撰

于肅愍公奏牘序

嘗聞天之所興與以治人是故成周之興則姬旦召奭翊其治方叔召虎濟其艱國朝之興則中山岐陽翊其運肅愍于公輯其替皆值氣運隆興國祚方永篤生

與人爲之輔佐非天其孰爲之而亦知命世之才非可數數見也予惟稽古尚友賢肅愍于公之爲人承命撫部浙下謁其祠低回而不能去余其書三復之曰兹天人也非古所謂安社稷爲悅者乎聖門靳於稱人獨再許管仲以一匡天下之功大也土木之變亦孔棘矣而肅愍公實運籌決戰砥柱不移摧陷大敵中夏底寧豈非所謂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乎至乾樞轉軫機務盤錯公親扶紫極推旋日轂獨運在心任大遺艱雖賁育猶

將狼顧失錯而公以道御氣神守自若嗚呼茲非天之所生關盛衰之運者乎抑其心事明白如日月皎然方之敬仲又為見伊呂而失蕭曹者公亦何修而得此乎語曰無欲之臣可語王佐諸葛武侯百代偉人亦得養心之助傳稱公不御綺麗強年失配周旋一僕賜物外無餘資焉蓋養定則神清氣固鬱積磅礴煜為光華亦固然耳公奏牘十卷誠經世偉議夫學古固類按圖索驥然昔稱讀書可裨神志神而明之亦存其人耳而况

昭賢勵後道揚風勸又予按部之職守也是帙舊本失傳且多散逸屬杭郡陳守仕賢計貲鳩工刋輯書成而序其槩如左云嘉靖辛丑仲冬朔旦賜進士第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對川王紳序

少保于公奏議序

皇朝奮興奠厥中夏民物幾百年不知兵正統末北騎馳突統幕棄師而西南獠帥亦陸梁為患時不有經國大臣屹然足以秉大猷繫衆志曷所底定若少保兵部

尚書于公謙者固其人哉公才識弘達練習舊章奮其激發之衷於樞務叢委之間每朝下得四方警報衆庶陳言文記沓至剖析如流凡某可將某可攻某可守某城可軍某軍可調某人可用不可用一日或上四五疏或數千言無不當固精詳筭無遺策郎吏罷于繕寫兵民上下覘公起居以為命公處之裕然若無有卒之敵人頓額疆土廓清雖宗社之祚無疆而帷幄之籌公則多矣是以雖睠惟讒慝而跡彌彰賓不敏辱知為深間

得其一時奏議凡若干篇於今兵部尚書項公忠所而
敬讀之深歎國史收入有限簡諜散軼無幾而登對密
勿之言又外人所不及知遂恐後世無以稽公勠力朝
廷懇至如此竊取所得諸篇正譌詮類整為十卷圖永
其傳竊觀古之名臣當國步顛越之日寓誠章奏隨事
就規終能成撥亂反正之功者惟唐陸宣公贄迄今耿
耿有餘烈焉公所遭與宣公適相類而事勢之難易功
力之大小識者當能辨之乃或有以案牘委瑣辭采弗

逮疵公者亦淺之乎知公矣昔人稱宣公者不過曰精於史事固未嘗舍此取彼知所重之不在彼也又或疑書生不知兵而遥制閫外其不失事機幸也非與夫兵政事之一周稱文武吉甫仲尼之門則仲由冉求之能事公之才識施無不可而於此固以濟一時之急耳兹集既行後之人可因是而通中外之情熟山川道路之險易審餽餉戎馬調發之宜不必遠探隆古之規而皆的然如指諸掌邦政之舉允有攸賴又豈徒以濟一時

而已哉偕序篇首以俟知者成化丙申夏六月朔日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前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溫陽李賓書

節庵先生存稿序

賢才之生而用之也世際和平則作穆廷衡之績熙運厄顛危則弘濟艱難之勳建挺持前軌標表一時從會遭逢與時偕來若宰之冥冥者有意斯人故其出也不先不後周於用也無所不足而有所假之人存焉天下

有所倚沒焉思之不能忘書曰天惟純佑命則商實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又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真有以哉鄉達少保兵部尚書節庵先生于公少秉大志讀書過目成誦為文雲行水涌不知止極人莫不以是稱公而公則卓以古功業自期待若不屑也二十登科三十顯陟卿侍頃之命廵撫河南山西藩于時國家承平百年四方無虞公因鎮呂簡靜振挈綱維以行賞罰官吏守職民輯以和如是者一十八年既庶且富至于

今相恬於樂生興事之餘公之功也公歸朝不二年國步斯頻鑾輿北狩領森乘我衅㗖直薄京師方是時内無制梃之備外無蚍蟻之援人心震惶將士畏懾建議者紛蝟多奇衺干正敵且欲襲金源之所以弊宋者弊我公皆不聽宗社生靈岌岌乎其危係公一身而公亦曰身當不讓忠謀於心而人不疑義形於言而人感奮數日攻守具完乃用身先戎行一鼓殄敵前驅敵聞風夜遁城以無事公之功臧矣當敵之遁而去也或言邀擊

之便公曰勝之不足以雪耻稍失之則所損惟多况所全者又有大於此乎彼豈無有人心寧寘然無所覺乎既而皇天悔禍敵効順而翠華南舉二聖重懽萬衆欣忭公之心於是而益明故識者論公之功成此為難不亦尤盛已乎公則如未嘗有也方吕天下未治為憂言之輒見於色秉正持公門不容謁請托蹤銷屏贓汙抑奔競賢是舉而勞不避仁雖游而罰必行如是者蚤夜皇皇如不暇給亦將求所謂奮庸熙載以成一日之治

而不能者是何也天也公持身甚嚴平居惡衣菲食不問家之有無先業在故鄉者盡讓與弟自買宫一區不與民釐封君董夫人下無媵妾之奉夫人没時公纔四十之年不再娶領家僮一人自隨棲止直廬人不堪之公裕如也孟子曰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葢内有所重而於外也自輕彼其欲有所立乃蠱於宫室妻妾所識窮乏者得我旦暮營不休視公果何如哉昔諸葛武侯相蜀三分天下宰割山河手握

重兵何求不得何欲不遂其遺子孫桑八百株田十五頃耳武侯之所以照耀今古炳炳丹青何非自其本源澄澈來耶千載之下公其侶矣故今没已久而人思之久不忘上而朝廷内而士夫遠而小民其事不同而思之則同夫朝廷思之士夫思之小民思之宜也何至素爲公所厭棄如彼憸人鄙夫而亦思之是豈聲音笑貌之可爲哉中庸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斯之謂也竊嘗因之有以知公文章不爲無用空言事君不爲黨援惟

以忠誠自信政之有益國家為之無所顧慮用能翊際昌辰難靖一時信乎有寔寔者守之故公之所以不負所學乃所以不負朝廷所以不負天也公詩文多至千篇皆廵撫餘閒暨車馬道途寄興之作及歸秉政則不復經心所見僅一二爾痛惟家難散落不存其所存者公嗣子郎中君冕得之四方傳錄閒屬時正正字之訛時正藐焉末學念昔忝竊郎曹蒙公不屑教誨得之語言威儀多矣此心未嘗敢忘顧於咳唾餘芬迺敢以淺

薄自嫵自外哉故用受而讀之正其一二而復僭評數語公才髙氣完而學又足用故語皆自胷次流出如春陽𤇆達而萬物自煇山川出雲而動舍澤物鶴鳴九皐聲聞於天紫騮不羈蹀躞九衢嘶風弄影志千里也而思親戀闕憂人及物眷眷不忘溢之言表公忠誠有素可見而傳可不朽矣惟公功在社稷澤被生民名聞外域下至愚夫愚婦皆能知之而其詳載國史四方欲見不可得也故於公存稿畧摭其概附之首簡俾讀之者

知體鉅而發必洪源深而流自長有非呻吟佔畢者之工於一藝以為名也成化十二年丙申秋八月二十三日後學仁和夏時正再拜書

忠肅集卷二

北伐類

兵部為邊務事照得近衛拉特額森續差使臣察赤輕等二十七名來京進貢該宣府總兵官右都督紀廣等閱訏鐵牌看驗説無止有省旨一紙差伊帶領多延三

衛人衆來因為阿魯台和寧王的根脚在三衛來取不與着軍馬來𭛠三衛如今放回怕邊上人驚差我領他每來朝見今三衛老小車輛盡在小黄河斗頭山一帶住劄打圍等因本部已經覆奏通行隄備去後今照多延三衛之人素號驍悍叛服不常不恥敗亡敢為剽掠覘勢强弱以為從違先因額森犯邊各種部落多有結連往往在於近邊去處潛藏出沒剽掠人畜共為邊患不可勝言既被額森𭛠捕今又放令回還名為在邊住

種其實奸詐難測安知不為額森腹心而為我邊患害
況小黃河牛頭山一帶正係敵人出入要途不可不備
今既察赤輕帶領來朝若使待之如常置之不問非惟
不足以發其奸抑且不足以彌其患合無令通事都督
僉事昌英等將察赤輕帶來多延三衛使臣嚴加曉諭
備述先前擾邊之罪朝廷恩同天地因其臣順來朝一
切不問爾等當感恩思報毋蹈前非仍請勑令其齎回
曉諭多延三衛頭目人等爾等蒙國恩開設衛分享有

官爵務要敬順天道尊事朝廷鈐束部落以為我邊藩籬若有外寇侵擾必須奮勇勦殺以除邊患或有逃北走回人口不得邀截殺害就便差人護送來京朝廷陞賞不恡若違背天道辜負國恩犯我邊疆朝廷調度大軍勦殺必不容貸如此庶使恩威併以竝行邊番知所感懼緣係處置邊務番情具題景泰三年正月十二日

奉聖旨是欽此

兵部為被擄走回人口事內府抄出鎮守陝西內官王

莊兒等題景泰三年正月初二日酉時准總兵官征西將軍都督同知張泰等手本景泰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據黑山營哨備署都指揮僉事任信呈送被虜走回男婦三名口到官會同鎮守太監來福副總兵都督僉事馬讓叅贊軍務右僉都御史韓福審據韓成供係寧夏中護衛左所百户毛俊下選操土軍陜失丁户内餘丁先於景泰元年正月初十日被敵人賽罕王識字人訛力帖木兒搶去跟隨到於地名圖拉河老營住過是城

因曉番語今年秋間聞知額森差使臣赴京進貢留下番象五百在於口外駐劄等候使臣同回後又聽得額森懼恨托克托布哈王要人馬去征殺了要著他的外甥阿八丁王的男做王子有阿哈忽知院不忿領部下一枝人馬又有喀喇沁三千人馬都投順托克托布哈去了有托克托布哈盤點人馬要與額森廝殺有賽罕王得知收拾人馬報與額森一同前去謊忽兒孩地面躲避有額森又將原收訛專一枝人馬連家小都放回原

地方去了等用著你時來成等跟隨訥力帖木兒行了
十程至十一月二十日夜同妻李氏商議約同直隸寧
山衛右所百户賈貴下總旗孟成共偷兒騸馬七匹黄
夜脱走沿途倒死五匹於本年十二月十八日到於黑
山營轉送前來據供告報等因准此參看得緣係走回
人口告報境外敵情事理專差舍人吴能齎本具題該
本部官欽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又該鎮守陜西興安
侯徐亨亦題前事通抄到部除走回人口另行外查得

近該迤北走回男子叚大口等說稱額森要與托克托布哈讐殺等因本部為照額森之與托克托布哈讐嫌猜忌之心非止一日今稱讐殺理或有之又恐敵情奸詐假以讐殺為名意在犯我邊境不可不備已經節次奏准行移各邊各關總兵鎮守等官嚴加隄備去後今拠前因參照走回男子韓成等所說聽得額森恠托克托布哈要領人馬去征殺着他外甥阿八丁王的男做王子一節緣與叚大口等所說事情頗同及稱有阿哈剌

忽知院同喀喇沁人馬都捘順托克托布哈王等因緣哈
剌忽在敵人中頗知道理畧曉天道人事必是因見額
森邪謀彰露厲階已成且恐不利於己以此結連捘順
雖傳說之言未見的實然以理揆之額森違天悖德罪
惡貫盈或者鬼啓其衷使其自相吞噬以速滅亡且鷸
蚌相持漁人之利先事預備防患之策萬一敵人果於
自相攻擊其潰散亡之寇不無有款我邊誠恐所在
總兵等官倉卒之際處置乖方失誤事機未便合無令

該府差人馳驛齎文與各邊各關總兵等官務在整飭人馬固守地方若有寇敵近邊來降覆審明白果無虛詐就便差人伴送赴京其有敗亡部落或在我邊地方潛形隱跡或相率侵擾必須哨探賊衆多寡斟酌形勢强弱可以乘虛襲取即便挑選官軍運謀設法出其不意掩其不備奮勇勦殺仍星馳差人具奏有功之日朝廷陞賞不悋仍令各邊總兵等官務要上念皇上委任之隆下軫邊事付託之重當邊寇間隙之際正將臣立

功之秋時不可失志不可儆凡在邊內外文武官員十
分用心公同計慮相機而行以禦強敵之憑陵以為邊
方之保障旣不許逡巡退縮以誤事機亦不許輕率無
謀以中詭計緣係處置番情及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
具題景泰三年正月十四日奉聖旨是欽此
兵部為邊務事該欽差總督軍務少保兼兵部尚書等
官于謙等題近該各邊送到走回人口屢報蒙古托克
托布哈額森㬿殺而大同等處亦報烟火聲息臣等切

惟額森違背天道辜負國恩一旦無故生釁侵擾邊境荼毒生靈雖悔過攄誠遣使入貢而罪大惡極終不可容臣謙備員總督臣亨叨任總兵日夜兢惕思所以報
朝廷之恩思所以雪前日之恥今敵人自相吞噬是天授以復讐之機而不可失也且敵人驚散擾亂必來窺伺我邊今春東作之時未免有妨耕種若非振以兵威令其遠遯則邊方屯田之事恐未能成臣等再三計議欲各統在京馬軍五千臣謙往宣府臣亨往大同其餘

將佐於范廣楊俊孫鏜過興張義雷通石彪郭英劉深

崔福劉鑑等內定奪前去益京師非無軍馬若帶去太

多恐費邊儲且兵貴乎精不貴乎多故也臣等到邊遇

警則所在各城軍馬悉聽臣等調度如賊勢大必用添

軍勦殺另行奏請定奪如蒙允臣等所請就將三營團

操軍馬內挑選停當整理部伍汲拾軍裝什物等件至

二月中旬以後天氣漸和啓發前去兵部仍先行各邊

各關整搠軍馬以為聲援預備策應其餘軍前合用事

件臨期具奏臣等素乏謀勇之材又無勲閥之望叨受
恩寵任寄兵戎苟於此時而不奮忠義之氣竭涓埃之
報則是負天地生成之恩其於天下後世之清議亦有
所不容者臣等昧死具題景泰三年正月二十二日
兵部爲聲息事兵科抄出守備永寧都指揮同知周全
等題准管墩都指揮僉事向賢咨備高山墩軍人馬肆
等報三月十一日酉時瞭見境外東北烟火一處相離
本墩五里又瞭二人身穿青衣一人身穿黑衣俱到墩

下行走等因備咨准此參照前項敵人出沒恐有侵犯
邊境除呈鎮守懷來永寧右參將都督僉事楊信等處
并差夜不收千户楊策等前去八摋本日夜據原差官
軍走報本日午時到高山墩四海治旺達色莊緝見前
項步行番衆三人仍在彼往來行走當即放砲一箇各
墩接連舉放復從舊路去訖得此誠恐賊衆誘我官軍
出境在彼四散埋伏侵犯邊境已將見操官軍整搠隄
備外緣係敵人出沒事理具本專差夜不收小旗侯勝

勑齎具題又該奉御王整等亦題前事又該宣府左叅將都督同知楊能題為走回人口事先准鎮朔將軍總兵官右都督紀廣咨景泰三年三月初六日酉時准提督獨石馬營都督孫安咨開獨石迤南高山墩平坡舉烟一把黄土嶺平地舉烟一把俱未息滅備咨會同鎮守等官右少監栢玉等議得先該孫安屡咨三月初九日修守獨石馬營今又報瞭烟火不遠為此議撥馬隊官軍一千員名咨臣統領於本月初七日起程間又准

後軍都督府咨准兵部咨呈為聲息事咨臣等量選官軍前去策應臣已於本月初九日外時到於赤城會同都督孫安將原守官軍家小護送至晚到於馬營安插至初十日酉時據守備雲州堡都指揮沈禮呈本年三月初十日未時該提調墩臺指揮劉寧備守青石嵯夜不收梁小十二報瞭見嵯下番衆二人行走當即問據內一名董清係遼東廣寧中衛左所百戶劉敬總旗陳居子下軍人董興旺男先於正統十四年七月二十一

日被托克托布哈部下騎兵必赤頭搶去不知地名住
過至景泰三年二月內不記日期同一蒙古搶去的小
厮脱走一月偷騎馬三匹說稱中途倒死一匹行至長
城外有不知是何部下之人約有三千餘人馬在長城
東行走將原來馬二匹偷去步行到於崖下連人呈送
到臣會同都督孫安隨差原帶通事千户花脱合尼畨
得數內一名小厮係開元人自幼被額森搶去失記衛
所姓名一名董清係前項衛所餘丁自阿爾台地面走

回一月方到長城至夜將騎來馬二匹偷去天明找探止有十餘匹馬蹄踪跡具說與原來呈丈語言前後不一緣係走回人口傳說敵中事情未委虚的除將原來軍馬整搠齊備於馬營堡駐劄遇有報到聲息相機會勦及行總兵官右都督紀廣等行屬提備外理合具本順差夜不收百户錢鏞親齎具題又該提督獨石等處都督同知孫安亦題前事該本部官俱欽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除審走回男子董清小厮二

名所說敵情與楊能等奏內相同外參照永寧地方切近居庸關及天壽山等處今止有番衆步行三人入境雖埋伏之賊難測而瞭見之賊止此又況本部先前節有議奏通行各處守邊將臣遇有緊急邊情務要相機守戰而周全等却乃畏縮無謀明知敵騎入境其數不多又無馬匹可以馳驟故意虛放炮火俾之驚散並不發兵截殺挫邊人奮勇之心長敵騎奸宄之計萬一巡哨官軍失於嘹望又似龍門千户所平湖墩臺被賊攻

拼將夜不收殺掠貽患邊徼決非細故兼且哨見無馬番衆三人尚不敢出儻遇劫敵四散入境豈能前驅推原所由葢因提督懷來永寧都督楊信平昔號令不行以致所部頭目怠忽悞事再照走回男子董清說稱長城不知是何部落之人約有三千人馬一節訪得都督楊俊說稱長城只是離邊三十餘里顯是敵騎已近我邊必有窺伺侵犯之謀及查得敵人將平湖墩攻拼殺掠夜不收軍人蔡英等本部已將提督官都督孫安及

守備都指揮張壽等奏行令各官聽調勦殺前賊以贖前罪經今日久殺賊功蹟茂閒敵騎縱橫自若雖董清等傳說三千未必實有是數其種類雖非額森之衆必是烏梁海三衛殘賊遺孽受彼節制故向在潮河川長城一帶潛藏因見我邊將臣畏怯不敢襲殺往往乘虛窺瞰剽掠似此畧無忌憚出入自由若非振以兵威折挫其勢其患不止於攻坍墩臺殺掠夜不收而已即目獨石赤城等處正要設法僱運糧儲又係邊人畊種

時月一旦糾衆突入為寇豈不有悞邊方大計合無令該府差人馳驛齎文與楊信嚴督都指揮周全等差人哨探前賊若是仍在近邊去處隱見出沒哨有的確蹤跡就便量帶精鋭官軍多方出奇乘機勦殺以贖先前怠忽誤事之罪務在量敵而進不許輕率誤事如果探無下落持重固守相時而動如違定行叅奏一體治罪及齎文與孫安楊能公同計議先差乘覺夜不收哨探賊營下落備得兵數之多寡賊勢之强弱如果可擊隨

宜設策或日則伏兵趂草喂馬夜則銜枚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以成擒殺之功以壯軍士之氣以便邊城之儹運以興邊境之屯田有功官軍朝廷陞賞不吝不許偏執己見剛愎妄為圖保一時身家乃忘經久計慮及謀不先定意圖徼倖致中賊計自取罪愆又查得近有奏准事例迤北走回男子有情願投充勇士者准令收充勇士送御馬監養馬遇有調軍出口殺賊令其指引道路今審走回男子董清小廝俱情願投充勇

士有得各人俱各精壯弓覺合無照例収充勇士送御
馬監蓄養馬匹於武驤右衛食糧聽候差用緣係處置番
情并走回人口及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景泰三
年三月十六日奉聖旨是欽此
兵部為邊務事兵科抄出鎮守遼東總兵官左都督曹
義題節該欽奉勅爾等務在晝夜用心從長計議設法
區畫戰守長策設若敵人率衆來侵何人領兵當先何
法可以出奇取勝何地可以設伏截殺何處可以屯兵

固守如何使敵衆不致於深入如何可使邊民不被其搶掠凡軍士有無精壯糧儲有無充實器械關堡墩臺牆壁等項有無堅利完固務在各臻實效欽此欽遵臣會同鎮守遼東太監宋文毅提督遼東軍務左副都御史寇深巡撫左副都御史李純副總兵左都督焦禮施聚右叅將都督僉事劉端計議得遼東地方極臨邊境西自山海關外起東北直抵開原沿邊衛要平坦處多海州遼陽迤東雖隔遼河亦有灘可通人馬廣寧義州

錦州寧遠前屯一帶曠野別無阻隘俱難設伏西北大
寧舊遼陽河上哨烏梁海三衛之人東北腦濕江松
花江灰扒江黑龍江索倫等處東南婆猪江河迷等
處附近諸部衆多接連居住往來在邊住劄近年以
來各部人衆有挈家投托克托布哈有被收養聽其
約來指引來邊為患今又被額森収併出沒不常其情
難測緣遼東所屬惟廣寧開原二處最為緊要原有鎮
守太監總兵參將等官在彼團兵其餘各城人馬俱在

本處操守每年春夏量數分布邊堡防護屯種秋冬拘
收人畜歸併回城操守官軍常川巡瞭上年天雨連綿
衝塌墩臺壕牆累督修整完固照舊防守今奉勑旨從
長計議臣等公同衆議副總兵焦禮拖聚各不妨守備
寧遠義州地方但聞廣寧敵騎入邊聲息星馳前來會
議同右叅將劉端內使覃璣領兵當先臣同太監朱文
殺左副都御史寇深調度防禦內焦禮劉端就分巡遼
河迤西直抵前屯衛地方遼陽盖州海州地方有警左

副都御史李純同掌都司事都督僉事王祥等領兵出戰王祥仍不妨管事就分巡遼河迤東至各處地方開原鐵嶺有警左叅將都督同知胡深同左監丞范英内使韋明領兵出戰胡源仍分巡開原起至蒲河地界各量領人馬時加往來廵督修理城池邊堡墩臺壕牆整點官軍器械務在堅利完固及督各城戰守都督都指揮等官梁宣宋政魯全孫璟周瑛鄧鐸等如法操練軍馬固守城池謹慎隄備若遇有警星馳傳報臣同宋文

敎寇深相度遠近事勢會調隣境軍馬隨機應變及査
得各處合用糧料止是本處屯軍種納子粒并銀糴米
豆支應别無有司供給見在糧儲止勾本處人馬一二
年支用以後陸續收積縁係區畫邊務那調官員分巡
戰守事理開坐具題又該太監宋文毅左副都御史寇
深亦題前事該本部官俱欽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
遵通抄到部案查前事已行去後今抄前因參照所奏
係干備邊方畧既已總兵官曹義會同各官計議停當

具奏俱合准擬仍行曹義等逐一依擬施行臣等又議得遼東近邊相離京師不逺又有各部人衆周迴雜處而邊外之習遷徙不常瞰我邊備虛實以決進止出入侵軼不時其人嫻騎射習戰鬬以擊刺為長技以攻掠為故常每當秋高馬肥縱横馳突如狂風驟雨之不可當即目各邊俱報有烟火聲息而遼東一帶墩臺上年因雨水連綿多有水浸坍塌即今雖稱修整完固誠恐總兵等官不曾差委的當人員著實點看止憑

哨守官軍回報因而有名無實遇警不能接報以致失
悞事機合令曹義寇深等務將前項議到備邊方畧儻
有緊急邊情毋徒托諸空言必要見諸行事以副朝廷
付托之重以振士卒奮勇之氣以為邊方保障之計以
為經久利便之圖如或言之有餘行之不足以後踈虞
邊務責有所歸其奏合用糧料合行户部徑自查照定
奪緣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景泰三年四月初六
日奉聖旨是欽此

兵部為走回人口事兵科抄出鎮守大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等題准左參將右都督方善咨據陽和衛猫兒莊墩哨備指揮王瑛備本墩百户黄忠呈該瞭高軍人薛友亮等報瞭見境外正北有一人騎馬前來到墩呈送到職審據供稱供係大同前衛後所餘丁先於景泰元年正月内在於本城西南錫蠟溝牧放牛隻被額森下番長歹兒下平章搶掠送到迤北一向在彼住過有番卒今年正月内將平章放回往南行到撈鹽海子被

額森差一人前來將平章當住後額森將平章就連老小放回往東行走本役於景泰三年三月十五日夜騎馬一匹走回本役在營時聽得彼處說稱托克托布哈人馬與額森廝殺額森得勝將托克托布哈趕往東北去了後托克托布哈領好人馬復來要與額森廝殺額森得知就領人馬往西北去了又聽得額森說若是托克托布哈趕上我就便與他講和陪話備供連人馬咨送前來會同太監裴當右少監馬慶審得俱啟於前項年月日

被額森頭目朶兒般平章下番卒雪良歹搶至迤北送與達子不台處隨住景泰二年十月內有額森將朶兒般平章人馬約有四五千人放回撈鹽海子北邊住劄二月復調回與托克托布哈厮殺敬在營看放馬牛不曾跟去景泰三年正月内朶兒般平章領人馬回營聽得二十年搶去漢人說額森將托克托布哈殺敗托克托布哈往東北去訖又說托克托布哈若趕上我時就便順他趕不上時罷本年三月十七日朶兒般平章領人馬起營

往遼東地面種田敬跟隨兩程得脫偷騎馬一匹晝夜行走五日到邊等因參照本人所供言詞與前咨不同及稱托克托布哈要借人馬還與額森厮殺一節與節次走回人口所説不同中間恐有未盡情由具本差人伴送具題該本部官欽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又該鎮守太監裴當及山西行都司都指揮使孔旺等俱題前事通抄到部除審侯敬所知前項敵情與奏內相同外查得先該節有迤北來降男子及走回男子往往説

稱托克托布哈被太師額森人馬殺敗或言托克托布哈已被殺死或言將帶人馬往東去訖等因及稱櫃子山見有屯駐敵騎本部已經不次具奏通行各邊總兵等官嚴加隄備行令大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差人密切哨探櫃子山賊寇有無見在動靜何似若果別有犯邊情由宜從相機守戰去後今俱敬又說稱托克托布哈要往北邊借毛人毛馬來與額森廝殺有額森往西北去了說稱托克托布哈若趕上我時就便順他趕不上時罷

等語雖前後不同未委虛的設使果如俟敬之言托克托布哈借兵與額森讐殺自相攻擊彼既自有釁端顧籍不暇豈能別起奸謀犯我邊境所謂鷸蚌相持誠為漁人之利但事情未可深信而隄備不可不嚴合無通行在京五軍三千神機等營并各邊各關總兵等官各要整搠人馬加意訓練務俾號令嚴明兵備修舉勿謂敵人啓釁而有懈怠之意勿謂目前苟安而忘經久之圖務俾有備無患期保萬全又查得近有奏准事例遞北

走回男子有情願投充勇士者照例收充勇士不願投充勇士者發回原衛原籍優免差役終身今審得係丁俟敬情願原衛其帶來馬一匹已送內府交收合無送禮部照例給與馬價令該府差人沿途應付口糧送去大同總兵官處轉發該衛隨住照例免其差役終身緣係處置走回男子并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景泰三年四月初八日奉聖旨是欽此

兵部為軍務事兵科抄出鎮守遼東總兵官左都督曹

義等題景泰三年四月初九日起至本月十五日止節據遼陽瀋陽汎河海州廣寧義州寧遠備禦守備都指揮周瑛等李武河尖山分水嶺孤嵗場等墩臺各報瞭見境外黄山老營湖老虎林連二莊窠大黒山雙峯山筆架山龔山栢淩河蛤刺灣等處有火光烟火并舉號烟三四把共二十二處又寧遠寺兒山墩瞭見敵騎三十餘人馬義州分水嶺寺兒墩二次瞭見步行五人又五人身披明甲騎馬往南行走前屯平山墩瞭見七人各

騎馬𨽻離墻四五六里往來行走㧱旗俱不來打話各往西北東北去訖臣同提督軍務左副都御史寇深鎮守太監宋文毅等議得前項地方各報瞭見境外火光烟火燒火號火不絶及有人馬往東行走顯是敵人故近邊墻窺瞰聲東擊西其情難測除差人分投馳驛齎文前去著落各該守備都督都指揮等官如法操練人馬設法巡哨防護屯種遇警相機截殺外會本具題又該鎮守遼東太監宋文毅提督遼東軍務左副都御史

寇深俱題前事又該曹義等題為走回人口事景泰三年四月初九日據廣寧撫備都指揮李芳呈該白土廠烟墩差軍報送境外走回婦女一口到城委官審得本婦供係義州衛軍人張真妹張妙喜同母劉氏兄張敬張廣勝等在城南屯住景泰元年八月内被敵衆人馬搶去往西北行五六日將少壯男子同兄張敬等八人殺死母劉氏半路丟撇其餘人口又行半箇月到老小營聽得漢人對說這些人多是衆頭的也有别部的各

將人畜分散了妙喜分在部下加郎加家配與伊男加
款爲妻住至今年正月内有額森領人馬來與托克托
布哈廝殺二日托克托布哈走了額森差人馬趕回講和
了兩家人馬都收在一處分作四營趂草放馬就分人
馬出來尋捕多延泰寧扶餘等處部落回來了二
月間見一箇老頭目到我每營裏聚集衆人在一
處分付各報馬數與他好馬用心養着不要騎又看弓
箭但有不好的就打一頓刀背著重新整理每人打一

尺長鎗頭帶在腰裏到五月間青草長時多收拾人馬去搶開原蒲河先蹝一箇小城子看若軍馬多處多分些人馬去他若趕將來時便與他厮殺聽記在心伺夜偷拐馬一匹脫身走回據供備呈臣同左副都御史寇深太監宋文毅等議係敵中走回人口報說聲息事情雖未委虛的緣即目四月中旬青草漸長敵情不測除行各該地方嚴整人馬鋒利器械如法操哨及督墩臺官軍晝夜仔細瞭望但聞敵中有警相度歸併人馬拘

汛屯田人畜堅壁固守加謹防備及將走回婦女查明照例給賞發衛依親寧家外會本具題又該宋文毅冠深亦題前事本部官欽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參照所奏係干瞭見敵人在邊出沒人況所見境外烟火數多顯是敵人暗伏人衆故意差遣或三二十人或五七人到邊啜賺我軍意在乘虛搶掠東且走回婦女又說稱額森與托克托布哈人馬都在一處整點馬匹器械到五月間要搶開原等因雖傳聞之語未可

憑信而隄備之策不可少忽又況即日四月將終邊方青草漸已長茂邊軍耕種人畜在野而開原正係遼東極邊城池控制敵境萬一敵衆長驅直入誠恐所在守備官員忽於戰守之道因而有悞大計未便合無就令差來奏事人馳驛齎文與寇深曹義等嚴督各該守備等官整搠人馬申嚴號令用心防範仍差人哨探境外敵情動靜何似若果事出非常務在隨宜行事敵少則出兵截殺敵衆則堅壁以待仍飛報總兵等官發兵策

應不許互相推調輕易怠忽致敵得計自取罪愆本部仍通行永平山海密雲居庸宣府獨石馬營等處總兵守備等官一體謹慎隄備毋致疎虞緣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景泰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奉聖旨是欽此

兵部為整飭邊備事兵科抄出總督邊儲叅贊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秉題臣聞制敵之方固莫先於講武以練兵安邊之策尤莫先於據險以固守照得獨石馬營等處城池形勢險隘官軍頗多戰守有人敵若勢

寡則有寡不敵衆之心不敢輕進勢衆則有腹背受敵之患不敢深入又有都督孫安在彼提督號令頗嚴官軍知畏縱有警急亦無足慮所可慮者惟宣府而已切照宣府迤北沿邊一帶大小白陽常谷青邊張家等口中間多有通行人馬去處正統初年該太監與安尚書魏源親詣彼處相度形勢築立城堡調撥神銃馬步官軍輪流守備以絶邊釁固安人心續該總兵官楊洪奏准將大小白陽等處城堡原守官軍馬匹歸併葛峪堡

操練比因青邊口張家口西陽河等處城堡係緊要去處仍前守備不曾歸併後因敵人犯邊前項城堡無人守備俱各廢弛及照青邊等口内近宣府外通沿河十八村等處況往宣府等處軍餘俱由彼處出入前去馬營獨石般運糧米被敵人搶掠者甚多此等之人深知鄉導是以被掠軍餘王春等入境打細由此進入其原立城堡若不仍前復設調撥軍馬照舊守備非惟無以嚴邊防誠恐有以啓敵意臣屢以此事與鎮守總兵等

官栢玉等極陳利害商確施行栢玉等僉曰可行獨總兵官紀廣執迷不從說稱沿邊墩臺俱有守瞭官軍便不守這堡也不妨臣切慮沿邊墩臺相離通人馬去處城堡少者四五里多者十數里縱有奸細乘夜進入守墩之人豈能瞭望及照原守城堡即今見存其守備官軍俱在宣府等處團操前項城堡缺人守備儻有奸細投間抵隙因而入境窺探虛實貽患非輕臣叨居言路之官濫膺條贊之任義所當言豈敢緘默如蒙採納乞勑兵

部行移鎮守等官將不係歸併團操青邊等口緊要去處量撥官軍馬匹仍舊修守分委都指揮的當指揮一員專一在彼提督精銳馬步官軍輪流守備仍行左參將楊能量帶官軍於墩空添築墩臺以便瞭望其歸併大小白陽等處遺下城堡隘口仍令守備萬全右衛都督江福葛峪堡都指揮楊文提督墩臺都指揮梁泰等嚴督該管官軍常川遠出哨探以備不測不許怠忽以墮彼計務要關防周密而嚴謹隄備相機行事而邊

境無虞仍行都督紀廣從長斟酌如果要害去處可以不設守備本官别有禦敵長策令其明白具奏定奪具題該通政使司官奏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參照青邊等口地方比先俱各築有城堡控制邊徼近因敵人入邊守將不能鋭意捍禦致將臨邊城堡多有損棄廢弛兹者敵衆遠遁正整飭邊備乃其急務況古人之馭外敵以守為上今日之事若不將沿邊一帶緊要城堡逐漸修復以實守備誠恐敵人奸詐難測萬

一再有動搖未免愈加壞廢今僉都御史李秉建言議要修復前項城堡此實安邊禦侮長策而紀廣身任總戎頗乃偏執不從推原本心不過苟圖目前之安不思經久之計若不早為處置不無臨期失措合無准其所奏令該府差人馳驛齎文與紀廣公同參贊鎮守參將內外官員從長設法計議一一照依李秉所奏將青邊等口緊要去處趁今邊務稍暇天氣晴明量撥官軍修守并分委都指揮等官提督精鋭馬步官軍輪流守備

仍令左叅將楊能量帶官軍躬親前去踏勘添設墩臺其歸併大小白陽口等處遺下城堡隘口令守備萬全等處都督等官江福楊文等嚴督該管官軍提督哨瞭候整飭邊備完日令紀廣等明白具由回奏仍令紀廣今後凡有一應邊務須要博采衆長從公整理不許因循茍且偏執誤事如今日偷安怠忽不即區畫措置異日僨失事機罪將何逭緣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景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奉聖旨是欽此

兵部為軍務事兵科抄出提督遼東軍務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寇深題先據寧遠備禦指揮劉英呈景泰三年五月初五日未時據中右千戶所差馬軍報哨敵人入境侵掠劉英隨領在城馬隊官軍追出境外及興水堡按馬署都指揮僉事任義聽得西南砲響隨差劫殺百戶周潤探見敵騎當領人馬追至境外白芒山遇見本所官軍葛敬一齊追出黃山坡見敵約有三百人馬身披明甲青甲就與對敵交鋒戰至地名棗園兒殺傷各

賊人馬被掠去訖陣七旗軍高八兒等九名又有敵騎五千餘人馬將仙靈寺堡牧放馬匹掠去本堡撥馬指揮劉崟領軍堵截歸路對敵劉崟同軍人薛哥兒等被傷天晚收軍回還等因據報臣等當議分巡總兵焦禮領調寧遠并附近前屯錦州地方馬步官軍署都指揮任義阿海等二千員名追勦及差官踏勘得約有三百餘人馬蹤跡小團山空西中臺東分中跑開牆二處入境侵掠種田大小男婦四十三名口牛三十六隻并仙

靈寺堡救放等項官私馬八十五匹兩空臺守瞭軍丁
俱不知覺敵人入境與之對敵陣亡軍人婁原射傷官
軍指揮劉岌百户潘安等二十員名射死官馬七匹射
傷官馬一十二匹得獲敵人刀箭追下原掠男婦二十
二名口牛驢羊三百九十九頭隻回還具結回稱是實
又准左副總兵焦禮手本回稱本月十二日追至境外
地名五指山約有八十餘里蹤迹去遠領軍各回原處
操守外行間本月十六日據廣寧西北細河邊堡架砲

總旗周斌馳報敵騎從地方駱駝嶺西空折牆入境順山往東到細河侵掠據報當職調右衆將劉端同内使曹璣領馬隊官軍都指揮馬貴等三百餘名前去正北魏家嶺堡抄截又調都指揮馬敬高飛領馬隊并劫殺官軍共六百員名往西北細河策應本後二更時分該蒙州備禦并細河堡都指揮瞿賢常洪各差百户高昱廖貴相繼報稱本日午時分據本堡守墩臺軍人朱旺報瞭見堡西山坡有敵衆人馬撲掠牧放馬匹常洪隨

領築堡按馬官軍三百員名出堡南門外劄隊當有敵衆七百餘人馬身披明甲青甲皮甲結束精悍勢如蜂擁衝突下山内有漢人呌說你每來和你厮殺後有大勢人馬便到官軍奮勇向前就與對敵敵攻堡門墩臺放銃打中一人落馬被敵拖去得獲弓一張衆敵退至教場隨有義州城守備右副總兵施聚親領官軍都指揮瞿賢等六百餘員名策應到來同常洪等官軍與敵厮殺至未時分敵見官軍勢勇就行退走奪下原掠馬

七匹帶去官馬一百八十四匹自己驢四頭敵仍奔駱駞嶺西原跑牆處所出境有副總兵施聚督領官軍追趕到白土廠東敵帥又合人馬復來對敵官軍勇進金矢交發射打傷死敵人被奪去訖亦被敵就陣射死軍人李旺等射傷軍人金祥等戰至申時分敵敗纔退出境往西北引去當有右副總兵施聚因見天晚恐敵衆哄賺官軍出境隨其計中隨令常洪雅賢等官軍擺劄隊伍將跑開牆缺砌合令軍各回城堡固守及右參將

劉端等回稱當夜三更時分各領官軍到細河敵已退
引去遠親到義州駱駝嶺敵人原跑牆處所看得牆合
領軍回還差官踏勘是實臣同鎮守太監宋文毅總兵
官左都督曹義計議參照守寧遠地方仙靈寺堡撥馬
指揮同知劉豥百户劉傑防備不謹同分巡邊空總旗
方敬之朱婁子亦各怠慢致敵黄夜跑牆入境搶掠人
畜及小團山空并中臺守瞭小甲葉五郎敏并義州地
方駱駝嶺烟墩守瞭百户彭真分巡邊空千户席興各

不知覺敵人入境不曾放砲差軍走報以致敵人深入細河侵掠俱屬誤事失機失瞭人犯欲照勑諭内事理拏問即今邊方累報烟火不絶顯是敵人窺瞰意圖侵掠恐愈缺人哨守合無免提將失機失瞭官劉岌等四員俱充爲事官立功當先攻殺旗甲四名守墩哨瞭五年滿日著役候各有功時奏請定奪庶得邊方不缺人用紀律嚴明其陣亡旗軍高八兒等九名傷故軍人妻原各殞於鋒鏑合將户丁補伍被傷官軍五十九員名

係交鋒對敵奮勇人數合照勑諭内陞賞激勸勉勵後來今將失機失瞭陣亡傷故被傷官旗軍餘姓名開坐具題又該氺文毅曹義俱題前事本部官欽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參照遼東地方係是緊要邊境内則附近京師外則控禦各處部落朝廷差遣提督總兵等官統領官軍分投守鎮正所以防邊禦侮安人保邊令遼東開原等處節有敵衆入境攻跑墩臺攻殺人畜往來不絶出沒非止一次本部節有

議奏行移各官調兵設法截殺而總兵官曹義顧乃怠惰放肆畧不究心既無折衝之勇又無料敵之謀以致敵人乘釁秣馬厲兵長驅入邊糾率大衆四散侵我邊陲殺傷官軍剽掠頭畜難以悉數其漫無防禦失機誤事之罪又孰有大於此寇深等既不能躬親督軍運謀設策瞰敵衆搶掠之餘挨人馬為掩襲之計俾敵衆出而復來如蹈無人之境風聞到京日久一向不曾具奏延今半月之上自知傷損官軍數多無由遮掩其過却

乃止將失機失瞭官指揮劉㥄等奏要降充為事官立功又要將傷故官軍陞賞各人不曾立有擒斬敵人功勞豈可濫加恩賜又況敵人未審是何部落觀其所奏敵人中間有披明甲青甲者想必額森部落因其將托克托布哈人馬及等類俱已收集一處知我遼東守備單弱及所在屯堡溝牆俱各被雨坍塌而總兵等官又皆怠忽苟且故率新附烏合之衆前來侵擾萬一隄備不嚴敵人乘虛深入京師未免動揺貽患方

來決非細故兼且曹義等朝廷屢垂寬宥畧不改過革非縱敵擾邊日甚一日所據寇深曹義等俱合拏問治罪以警其餘但前項敵人數多未曾遁去其奸詐之計不可測度正宜用人守戰之際若便行提究問誠恐缺人統領軍馬愈加誤事未便合無請勑切責寇深曹義等記其失機誤事之罪令各官務在和同計議差人密切遠哨敵衆即今有無在邊曾無遁去若果尚在邊方出沒就便挑選精壯馬步官軍選委驍勇慣戰頭目統

領或就令副總兵焦禮施聚統率多方設法於要害去處按伏或賁夜掩襲其營壘或分投邀截其歸路以成擒殺之功以贖先前之罪以摧强敵之鋒以壯軍士之氣以安邊人之心其擒殺敵衆有功官軍明白造册開奏朝廷自有陞賞若敵衆遁去哨無蹤跡亦要堅壁清野持重以待雖當無事之際常如臨敵之時旣不許率意輕進中賊奸計亦不許退縮無謀縱賊剽掠如若似前不行悔過怠忽誤事定行罪及身家不恕其指揮劉

麥等照依寇深等擬奏事理施行本部仍行提督永平山海軍務僉都御史鄒來學嚴緊操練官軍整肅兵威隄備策應仍行該府轉行遊擊將軍都督劉深等將原選策應遼東官軍上緊整理齊備聽候緊急調用并行宣府大同居庸白羊紫荆倒馬等處邊關總兵守備等官一體留意隄備遇警相機行事緣係請勑切責邊將及奏欽依兵部知道事理景泰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奏

聖旨是欽此

兵部為烟火事兵科抄出鎮守遼東總兵官左都督曹
義等題自景泰三年五月二十三日起至本年六月初
六日止節據遼東都司并開原瀋陽廣寧義州等處備
禦都指揮朱貞魯全瞿賢李芳等等呈該障驛站榆林駱
駝嶺北關白土廠魏家嶺等墩空各差軍報瞭見境外
地名北平山上有敵兵步行五人在彼潛伏義州駱駝
嶺等墩瞭見境外黄山坡有敵兵十人白崖子有敵兵
十五人各騎馬匹離墩五里行走招呼不來打話俱往

西北去訖等因臣會同鎮守太監宋文毅提督軍務左副都御史寇深等議得各該地方俱有人畜在外耕收即今沿邊累報瞭見境外火光烟火及敵衆人馬誠恐近邊窺伺乘隙刼掠除通行各該守備都督都指揮等官嚴整人馬鋒利器械設法操防及督墩空官軍無分晝夜加意用心仔細瞭望謹慎隄備外具題又該曹義等題為敵情事景泰二年六月初七日已時據義州等衛備禦都指揮瞿賢呈報初五日亥時該右刺山等墩

空差軍傳報錦州地方邊山有敵衆三百餘人馬入境往東行走有副總兵右都督施聚隨領人馬前去追襲據報當議右叅將都督僉事劉端内使覃璣亦領廣寜精騎五百名前去策應行間據廣寜中屯等衛備禦署都指揮僉事孟貴呈該守興福寺堡千户張貴差軍走報有敵人跑牆入境隨領官軍扒追至半邊山空遇遊軍王接五說稱初四日一二更時分巡空聽得敵人跑牆隨即奔走同墩放砲三箇敵衆隨退出境去訖就同

把總指揮李儁郝昇等各領官軍粘蹤追襲獲所丟下
套馬竿一百二十根又追至三道溝為因天雨霧暗樹
木稠密不敢深入領軍回還並無搶掠人畜除原跑牆
缺砌合各領回還原處操守等因臣會同太監宋文毅
左副都御史寇深議得敵人自四月以來不時有一二
十及二三百人馬近邊近走或跑牆入境雖被官軍追
趕出境不曾搶掠人畜顯是敵衆在邊故意分遣人馬
忽出忽沒窺覘虛實唆誘官軍擾我邊鄙乘隙侵掠除

行各該守備都指揮等官嚴整人馬設法操防并督墩
空官軍晝夜用心巡瞭及差夜不收密切哨探遇警相
機行事外具題又該宋文毅寇深俱題前事該本部官
俱欽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查得先該
曹義等題稱寧遠等處敵人入境殺傷官軍搶掠頭畜
等因抄出本部已將各官參奏請勑切責令其挑選精
兵相機截殺以贖前罪去後今抄前因參照所奏遼東
邊境烟火綿亘不絶又有敵人近邊數多顯是敵人糾

集大衆在邊屯住按伏日久因見我邊總兵等官怯懦不行發兵勦殺以故擁衆長驅出沒往來意在乘虛深入為患況奏内開稱施聚劉端等調兵追襲霧暗樹密不敢深入領軍回還等因中間顯是逗遛不進縱敵出境兼且遼東地方失利非止一次軍士寒心邊境多事今所奏聲息比之平日尤為緊急而將臣視為泛常一切虛勞士馬師出無功邊務至此實為可慮若不嚴加隄備設法挨捕即日秋期已近百草成實馬匹俱已添

膔敵人可以馳騁倘或率衆深入四散侵擾若使一城不支未免別城搖動其貽邊患不可勝言合無令該府差人馳驛齎文前去遼東令總兵等官曹義公同計議多方設法差人遠為瞭探敵踪即今有無在邊如果屯劄未退可以乘虛襲取總兵等官就便挑選精銳馬隊神銃官軍躬親統率分投出奇或聲東擊西或按伏人馬或分據要害相機襲殺務圖成功不許畏縮無謀及輕易窮追因而中敵奸計致壞邊務若是哨無蹤跡亦

要堅壁清野持重以待仍令曹義等當敵人既已聚衆在邊日久不退其間必有奸謀必須十分用心區畫以副朝廷委托之重以贖屢次失機之罪毋得爾我猜忌各持已見償誤大計罪將焉歸本部通行永平山海宣府獨石馬營等處總兵鎮守都督等官一體整飭人馬謹慎防範遇警相機策應及行都督劉深將原領策應遼東遊擊人馬整搠聽候不許因循誤事緣係處置邊情及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景泰三年六月十五

日奉聖旨是欽此

兵部為走回人口事兵科抄出提督遼東軍務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寇深題節該欽奉勑以後但有此等逃回之人審實奏來欽此欽遵景泰三年六月初十日據都指揮夏霖呈送被虜走回婦女一口委官審得本婦供係蒙古烏梁海部下古冷哥女亦納乞嫁與都督剌塔為妾托克托布哈人馬到來同夫搶去行至中途將夫射死亦納乞在彼處呵哈家住至去年十二月内有額森

領人馬來殺散托克托布哈人馬都收去了亦納乞與不知名部人使喚受苦不過連夜走回又撞三衞部人猛古乃邀去為妻同部下男婦約有一千餘人往來在北山内駐劄後見額森差使臣二人來與猛古乃說托克托布哈已走了如今尋著了你不投順呵敢往那裏去猛古乃回說我的服順額森只是沒飯喫要去尋食過活使臣就回去了猛古乃與部下將帶男婦在迤北紅山兒往西行每日探聽北邊聲息整理弓箭要往漢人地

面搶些牛馬食用聽說在心脫身走回等因臣等議得
本婦說稱猛古要來搶擄緣敵情難測急要防禦就留
右叅將都督僉事劉端廣寧守備都指揮馬敬高飛夏
霖韋洪等三千員名臣同鎮守太監宋文毅總兵官左
都督曹義等親率於六月十二日夜起程十三日早到
細河邊堡撥馬劄營當差爭覺夜不收分撥出境密探
及調右副總兵都督施聚亦領義州錦州二處馬步劫
殺官軍都指揮朱政瞿賢等一千五百員名同日到清

河堡按伏本月十五日早據原差夜不收總旗李五兒等報稱十四日一更時分探至西平山東南地名竈洞山北瞭見火光七處正是敵人安營處所我留同去旗軍顔賽哥李得春二人在後我每三箇先回報知據說臣等差人馳報右副總兵施聚知會各領人馬分為兩路並進於十五日酉時令李五兒等領路黄夜出境分投抄截撲勦至十六日天明時分兩路軍馬俱到敵人燒火處所會合出境約一百餘里前賊先已起營隨即

四散搜出見有殺死一人認是小旗顔賽哥身屍其軍人李得春不知下落午時分領軍回至半路忽有敵騎三十餘人馬從西山溝内趕㢠走出撞遇義州衛刼殺官軍攔截對敵適時因見官軍勢勇沿山策馬奔走都指揮朱政韋洪等領軍追趕各賊遁入山林至申時分欲要窮追緣出境路遠山林險隘恐賊藏伏又兼天晚收軍回還十七日各帶原調官軍俱回本處瞭守除將亦納乞給與伊親支糧隨住其殺死小旗顔賽哥照例

優恤其家不知下落軍人李得春挨究至日另行并通行遼東都司及各該備禦都指揮等官嚴整人馬設法哨探拘收人馬固守城池及督墩空官軍晝夜用心仔細瞭望謹慎防備外具題又該寇深題為烟火事本年六月日期不等瞭見境外各有烟火敵衆十餘人騎馬行走隨即舉烟一把招旗擂鼓不來打話往西南去訖等因又該寇深題為邊務事內稱朝鮮國送到被擄漢人王敎化等說稱李滿住子來剌哥都弓等及管下人

金納魯等為因年饑欲要討糧再到朝鮮境界本處官司不肯給粮生理艱苦近日托以興販欲往遼東等因具題又該總兵官左都督曹義鎮守太監宋文毅等俱題前事該本部官俱欽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案查先該寇深曹義等節奏前項賊情本部已經參奏請勑切責令其整搠人馬設法勦殺去後今抄前因參照在邊㕛寇經今日久出沒不退人馬或衆或寡道路或東或西來去自由圍獵馳騁如蹈無人之境

全無畏懼之心蓋因總兵等官怯懦不曾奮勇截殺以致恣肆縱橫且如今次各官雖奏稱親督令官軍按伏邊境意在劫殺尤恐虛張聲勢實無此事既然各官親率大軍巡哨必是軍勢振揚敵人知覺緣何又將夜不收殺死及致官軍出境撞見趕鹿敵衆三十餘人而義州錦州劫殺官軍奏內開有一千五百員名竟不能擒獲一人斬馘一級貽笑邊方益長敵志莫此為甚兼且走回人口俱說稱敵人要往漢人地方遼東境內搶擄

興販而烟火聲息連日不絶敵人奸計難測邊方所繫至重今各官怠忽誤事若此非惟不能成殺敵之功抑且不能建禦侮之策萬一自守不勝不無有誤大計又兼遼東係緊要邊境去京不遠訪得近來彼處總兵鎮守等官不肯和同行事多有將邊境失機事情隱匿不行奏報惟圖因循月日罔肯盡心效忠即目將近秋期百草成實馬匹添膘之時敵人得計之際臨期倉卒愈難措置合無就令差來奏事人馳驛齎文與冠深曹義

公同宋文毅等督調官軍分投出境哨探敵人所在務要乘虛襲殺以圖成功以壯士氣以安邊人固守之心以挫敵人深入之計如或敵屬人衆勢大未可輕敵亦須堅壁清野練兵蓄鋭相機而行一面星飛差人具奏亦不許輕率無謀致墮其計益長敵人之奸釀成後日之患如以後玩敵誤事各官取罪非輕仍令曹義等差人齎文與朝鮮國王令其整飭人馬固守地方若有沿邊敵人指以討糧為由到於地界侵擾度其氣勢可以

裁𢜟從宜相機而行仍飛報遼東總兵策應不許容留隱匿以乖朝廷待遇之恩本部通行永平山海燭石馬營宣府等處總兵官一體用心嚴慎隄備緣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景泰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奉聖旨是欽此

兵部為軍務事内府抄出鎮守遼東司禮監太監宋文毅題景泰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據開原備禦都指揮宋真呈該威遠堡守備指揮吳誠差馬軍馳驛報本月二

十日卯時那木川二墩守瞭百户張敬差軍報說本日巳時分聽得本墩北空約有敵衆三四百人馬聲息跑牆入境辰時分到城東舊馬市堡將種田餘丁龔添保砍訖三刀昏迷在地又將人口馬牛俱各搶去當有左叅將都督同知胡源左監丞范英等調領官軍都指揮甯榮等前去追襲等因及節據廣寧備禦都指揮瞿賢等呈該松山等墩空各報瞭見境外各有烟火共五處臣同提督軍務左副都御史寇深議得開原地方報稱

敵人黄夜跑牆入境搶掠人畜砍傷種田餘丁已調官軍追襲未回除差人星馳前去取勘被搶人畜有無追回同殺傷人丁的實縁由至日另行及行義州等處地方整搠人馬用心瞭望隄備外縁係邊情具題又該左都督曹義等亦各題前事該本部官仝欽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參照所奏前因係干敵人入境殺傷人命搶擄頭畜重事雖稱左參將胡源等調領官軍前去追襲未審有無殺獲成功及照遼東地方今

年自春以來敵人犯邊非止一次墩堡被其空掘人畜被其俘掠又兼各邊屯劄日久不退如入無人之境全無忌憚之心詳其所由葢由遼東總兵等官互相矛盾彼此猜忌既無安邊禦侮之謀亦無折衝奮發之勇兼之在上者既不能同心協力則在下者亦莫不解體阻氣以致敵衆縱横往来自若而曹義等視之漠然畧不動心似此怠忽誤事若不嚴加譴責即日秋高馬肥正係敵人肆志之日又況遼東切近京師止隔山海一關

便係腹裏去處恐敵人益肆猖獗結連附近各部大舉入邊臨期倉卒愈難措置不無貽患邊方有誤大計合無請勑切責宋文毅曹義寇深等數其節次玩敵失機之罪令其嚴謹各城都指揮等官固守地方謹慎哨瞭必一乃心力以濟邊務毋自相矛盾以誤大計仍侯胡源回日動靜若何務要和同從長計議要見前項敵人是何部落實有若干其與曾老營有無定止去處宜即設策選調大軍令總兵參將分投統領寇深等

監督出奇勦殺以挫敵人深入之謀以安邊人固守之志有功照例陞賞誤事取罪匪輕不許似前怠忽爾我覲望縱敵騎之縱横而不慮視邊人之被害而不恤及輕率無謀墮其奸計以致疎虞壞事再照邊外部落俱附近遼東地方近來相率投降者多朝廷推曠蕩之恩宥其反側之罪許以改過自新授以官職加以賞勞而遼東總兵等官往往定議就於遼東自在州并東寧等處城堡安挿者動以千數此等之

人踪跡無定不可測度即今彼處犯邊侵掠未必不由烏梁海三衛殘寇誠恐此等安插男婦因見犯邊殘寇得志我軍失利遂起奸謀透漏消息結連內應共貽後患決非細故矧近日遼東安插邊人糾合其黨出城潛從外寇者動以一二十計此其明驗不可不防合無行令寇深公同宋文毅曹義等通行計議區畫將已安插降人若何設法關防撫恤鈐束以銷意外之虞以為經久之便既不許視為泛常全不介意亦不許彰露形

跡致生激變及今後來降者合無起送赴京處置或量與官賞令回原處住種何者為宜或別有長策可以安內靖外防患彌姦令寇深等明白具由星馳回奏不許因循遲延及勘議不當因而處置乖方重為邊患仍令該府通行永平山海宣府總兵等官將前項敵情用心防備遇警相機行事緣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景泰三年八月初六日奉聖旨是欽此

兵部為聲息事內府抄出鎮守寧夏直殿監太監王清

題景泰三年九月十四日據宿巍口外淡溝墩哨探夜不收景彥成走報本月十三日酉時分瞭見正西水窩有敵衆八人騎牽馬一十五匹到於賀蘭山後口外松林内砍打椽棒至戌時分馱往舊路去訖得報會同總兵官都督同知張泰右監丞王春副總兵都督僉事馬讓參贊軍務右副都御史韓福議得敵人原無定止惟往來趂逐水草今次採打椽木必有所見况兼秋高馬肥正其出没之際顯是近邊窺瞰虛實動静故以少人

引誘官軍意在聲東寇西縁敵情譎詐似難測度除當
調馬隊軍官三百員名委署都指揮僉事任信管領於
十五日早先行出口空切爪探隨又調選二千員名議
委副總兵馬讓右監丞王春管領神銃太監馬平統率
於十六日出境前去遇有敵人近邊潛住相機掩襲勦
殺及通行東西二路左右叅將都指揮使熊震王榮嚴
督沿邊墩臺營堡哨守官軍晝夜仔細謹慎隄備外縁
係調兵出境哨探勦捕邊畨事理具題又該總兵官都

督同知張泰等亦各題前事又該鎮守大同太監裴當
及總兵官定襄伯郭登山西行都司署都指揮使孫英
等各亦題稱景泰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節該左右參將
方善許貴開報大同前後威遠陽和高山等衛黄山坡
威寧十分嶺等墩瞭見境外正北偏西正西偏北及正
東俱有烟火一二處約遠二三百里等因又該提督獨
石馬營等處都督同知孫安鎮守獨石内官弓勝等各
題稱景泰三年閏九月初三日戌時雲州墩青石嵯等

墩瞭見境外正東火光一處離墩約遠一百餘里等因
該本部官俱欽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
參照所奏前因係干烟火聲息況寧夏所報賊情已見
敵騎八人入境雖稱砍打木植馱載去訖誠恐此賊懷
蓄奸計指以採木為由故意窺伺虛實别有糾衆侵犯
之謀又況寧夏遠在黄河之外遇警卒難策應兼且大
同獨石等處近日節報烟火不絶綿亘接連動經數百
餘里既有形跡必有實情若非遣使來朝必是揺毒扇

禍若不預為防範未免臨期有誤合無令該府差人馳驛齎文與寧夏總兵官張泰公同叅贊鎮守等官整搠人馬固守地方仍差乖覺夜不收分撥哨探前賊有無在邊出沒務在相機戰守以安邊鄙以除禍害不許自相矛盾推調畏縮縱寇長奸因而疎虞大計自取罪愆仍齎文與大同獨石等處總兵等官郭登孫安紀廣江福許貴方善當此邊報絡繹之際敵情未定之時各官必須十分謹慎隄防若果事出非常度其可戰則運謀

設策互相約期出兵截殺如其不可則堅壁清野持重固守仍一面星馳奏報如或敵人遣使到邊或稱朝貢或稱打話亦須審勢度情隨宜措置不許怠忽致有疎失緣係處置隄備邊情并奏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

景泰三年閏九月初八日奉聖旨是欽此

兵部為預備邊務事內府抄出鎮守大同太監裴當題

該後軍都督府准兵部咨呈兵科抄出總督軍務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等官于謙等題該右僉都御史

李秉題稱敵中差來使臣鴻臚寺序班楊兔男楊玉說稱也先老營只今安在哈喇莽地面住坐統領精兵見在沙窩一帶藏住等因會同總兵官太子太師武清侯石亨等計議得敵師額森違天悖理志驕氣盈假以進貢為由遣人瞰我虛實而又糾集各部之衆日漸近我邊方侵犯之謀既已彰露隄備之策不可不嚴其大同地方雖係緊要相離京師窎遠卒難應援兵部節次行移總兵等官郭登等令其計議應否遣將增兵而各官

執稱糧草不敷并敵使來朝不必增添難便定奪合無再行郭登等計議如果應合遣將領兵前去調遣戰守逕自具奏定奪等因具題節該奉聖旨懷來操備一節待明年春暖緩急定奪欽此欽遵會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等及都司衛所管事管操等項都指揮等官孫英等議得賊首也先指以進貢為名糾集各部之衆故彰聲勢逼近邊隅肆其無厭之求邀以難從之請名雖曰和實則啓釁然制敵之道在於有備無虞用兵之方貴

乎知彼知己今大同見操官軍除東西二路外馬隊官軍止有六千餘員名以近守則有餘以遠戰則不足步隊官軍雖有八千八百餘員名止可排營列陣不能爭先趨利數內亦有精壯好漢為因無馬俱各步操如蒙

聖恩憐憫邊城兵力寡弱乞勑該部量撥精鋭馬隊官軍一萬餘騎前來餘外另帶附餘馬數千匹每馬就馱行糧數斗糧則給軍食用亦可存省邊儲其附餘馬匹聽臣等於步隊內選人騎操如若馬步軍士數少即於

正統十四年原選各衛所餘丁并大同府民壯查照原來量爲增減整點齊備聽候有警相機調用如此則軍威強壯邊事可以有爲人無浮冗供給不致缺乏臣等再照大同府四州七縣之民生長邊方安其習俗性既勇悍尤耐饑寒自昔至今多於腹裏及迤南衛所充當軍役其各該衛分有二三千里有五七千里者或歲久年深拋家失業者供役者少事故者多或因路程寫遠中途死者有之或因不服水土到衛死者有之或因貪

贓官吏受囑賣放者有之起解者未至逃亡者復來該衛無實用之人原籍有清勾之擾既僉長解又斂盤纏況今兵燹以來鄉里凋零至極軍伍既不能足民户因而靠損其本府州縣官吏里老累次於臣等處告稱艱難若得就近於大同等衛所當軍情愿自備鞍馬不敢便支糧賞奮勇殺賊以圖補報臣切惟天下衛所相同者多祖宗制度難於更改但國家政務有經有權邊境事機有急有緩今者北部之於西套大同之與他處非

惟理勢輕重有不同其實事機急緩之懸絶若不先其所當重者急者而後其所當輕者緩者則守經用權之道未見其可如蒙准題乞勅該部從長計議除太原府等處邊衛軍役外其餘不拘在京在外衛所校尉力士旗軍幼軍等項今後遇有逃亡事故在營無人補伍例當清勾者不為常例俱各於大同就近照名充當軍役聽其自備鞍馬暫且不支糧賞於大同前後二衛帶管收操待後積有數多另立衛分管轄仍行原先衛分開

豁籍冊永不勾補緣此等之人既免背井離鄉之苦得遂安家戀土之情若使撫恤有方教演有法遇有警急一則不忍棄其祖宗墳塋一則不忍毀其宗族産業無不心懷敵愾樂於戰鬭比與山西河南調來操備官軍主客既殊堅脆亦異庶使民户無分析之患軍衛獲有用之兵所謂一舉而兩得也緣係計議回奏請旨調發京兵及改調軍役事理具題該本部官欽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又該鎮守大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等亦題

前事通抄到部案查先為前事已行勘議去後今抄前因參照奏要量撥精鋭馬隊官軍一萬餘騎就帶附餘馬數千匹前來操守一節查得在京各營官軍見蒙勅諭選揀一十五萬團營操練聽調殺賊其餘次撥官軍又有運糧等項差占數多況大同各城蓄積糧草有限供給彼處官軍尚且不敷節有奏報聲息未有十分緊急若是添撥官軍前去操守不無坐食邊儲愈見凋耗兼且京師守備為重官軍難以輕動合候有警之日另

行奏請命將發兵前去策應其前項馬匹合無行移太僕寺揀選一千五百匹令郭登等差人關領前去給與選出步隊精銳官軍并彼處舍餘民壯騎操應用其稱要大同府所屬州縣清解各衛所校尉力士旗軍幼軍等項俱於大同附近衛充當軍役一節緣校尉力士幼軍俱係隨侍等項緊要人數又兼其數不多難以存留外所據清解各衛旗軍合無准言不為常例存留彼處操備聽調殺賊候邊方寧息另行定奪仍令各該有司

軍衛將清勾取發過旗軍姓名通類造册繳部以憑查
考不許指此為由生事擾害緣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
具題景泰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聖旨是欽此
兵部為邊務事該欽差總督軍務少保兼兵部尚書于
謙等題近該延安綏德并遼東等處節次瞭見人馬烟
火除行隄備外切惟敵情奸詐變態百端雖稱遣使來
朝奸詐未易測度況敵使之來需求無厭或取討遠年
人口或請要差遣使臣雖聖恩特賜寛容終不能滿其

所欲且今次差來使臣較前數少回回數多此輩將及
回還而各邊屢有聲息并宣府又報敵使拆牆入境切
恐敵酋故以使臣緩我却遣人分投侵擾尤恐皮兒馬
黑麻并察占等回還因其不滿所欲遂爾別起釁端糾
率部衆為我邊患未便臣等會同計議得萬一敵情變
動則宣府大同與陝西離京至遠連接三邊而敵人又
屢有侵擾之謀合當嚴慎隄備大同係緊要邊方自經
擾攘之餘軍民凋瘵未復加以糧儲數少馬草不敷兼

且路途頗遠懸隔關隘儻有警急難於策應欲臨期調兵則恐緩不及事欲預先增兵恐坐蠹糧草有此兩難不可遥制臣等議得若宣府有警則京師約量賊勢多寡調兵前去策應陝西沿邊一帶合預先請勑令總兵鎮守參贊內外文武官員各要整搠軍馬固守地方凡要害去處俱要分兵拒守差人哨瞭遇警相機行事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務在計出萬全事無一失凡一處有警則鄰近去處互相策應有功則一體陞賞誤事則厥

罪惟均不許自分彼此坐視不理以誤事機大同請勅
郭登年富方善許貴等并太監裴當等公同計議若大
同有警各人設何方畧可以禦寇作何布置可以克敵
彼處軍馬糧草可否勾用應否京師命將統領預先前
去策應或不須京師調軍自可濟理邊務斟酌自己强
弱廣詢下人與情明白從實具奏毋得偏執尚且致貽
邊患若奏請至日如果應合調軍臣謙照依比先奏奉
欽依事理領軍前去總兵叅將等官於團營數内臨期

奏請定奪仍行戸部查筭各邊見在糧草數目應合預
備旨就便早為整理毋臨期誤事及照敵使回還經過
懷來宣府等處俱係緊要邊境固當振肅軍威使彼知
我有備彼中糧草有限不宜費用過多合無於都督石
彪雷通劉深三員内請旨令一員仍充遊擊將軍名目
請勑帶領原統官軍三千員名前去協同所在官軍守
備城池以壯軍威俟使臣出口回京仍令兵部行文宣
府懷來獨石一帶一體嚴慎隄備臣等仍將在京各營

見操軍馬候春暖如法操練以備緊急調用及行各關守備等項官員一體固守關隘以備不虞不許怠忽誤事臣等又惟邊徼不寧自古有之惟人君修德於上人臣效忠於下則其患未有不平者皇上撫運中興宵旰圖治今敵人畏威納欵皆皇上修德之效臣等俱以駑劣叨膺重寄萬一敵人改慮自速敗亡臣等當捐軀效力以圖殲滅此賊以圖補報國恩若苟祿全身以誤大計罪甘赤族緣係會議邊務事理具題景泰三年十二

月二十日各官奏奉聖旨是卿等為國家慮患正當如此但今軍馬戰守之方未有一定可憑恃者卿等便同各營頭目每從長計議敵果入寇如何可以出戰勦殺如何可以固守無虞敵若不來亦當如何操練軍馬或分或合可以百戰百勝以防不虞務在的然有可憑恃毋事虛言遊擊將軍著雷通充待使臣將起時領軍就關行糧出去事畢回京欽此

兵部為邊務事該欽差總督軍務少保兼兵部尚書等

官于謙等題該差臣等計議方畧會本兵題節該奉聖
旨卿等便同各營頭目每從長計議敵果入寇如何可
以出戰勦殺如何可以固守無虞敵若不來亦當如何
操練軍馬或分或合可以百戰百勝以防不虞務在的
然有可憑恃毋事虛言欽此計議得國之所恃者兵兵
之所賴者將將得其人則兵無不精兵無不精則國威
自振而敵人之患自平矣臣等俱以庸劣叨膺重寄馭
兵乖方致厪聖慮今議得各營見操官軍已選十萬分

作五營團操以備出戰每二萬人為一營每隊五十名一人管隊每一隊又立領隊官一員每千人把總官一員每三五千又立把總都指揮一員其管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員各量其才器高下謀勇如何而選用之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下教場操練之時臣等出其不意量調一隊或三隊五隊點閘但喚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士前來內喚出軍士一二人或三五人令管隊把總官識認是何姓名衛所却將軍

人懸帶牌而上原開寫姓名衛所年貌查對若有不同就將管隊等官量情責罰仍比較弓箭牌刀長鎗等項武藝精熟者量為獎勸生疎者一體懲治使管軍者知軍士之強弱為兵者知將士之號令體統相維彼此相識不致臨期錯亂難於調遣大意前項團操軍十萬合則為一營分則為五營萬一敵人侵犯敵多則各營俱動賊少或分調一二營或調一萬三五千隨機應敵其平日選定大小該管頭目已定則交戰之時多用則多

調火用則火調止調該管頭目則士卒自隨平日相處既久同輩之人易以相機管事之人易以使令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比之平日混同操練不辯強弱不知號令將各營之人逐漸輳合者不同庶幾可以成功取勝又賊之所恃者弓馬衝突而已敵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免再裝遲慢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便馳突前來今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護持滿以待敵若來緊堅陣不動先以弓弩對敵神銃未發先

以火藥爆仗詐之敵必謂我火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我軍火銃火炮飛鎗火箭弓矢齊發若敵重又以大將軍蜂之待敵勢動分調精銳馬軍用長鎗大刀勁弓射砍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衝入彼陣或刺射人馬或砍其馬足臣等以身率先衝冒矢石獎勵士卒俾無退縮如有退縮者即以軍法治之此則臣等愚見操軍出戰分合之勢如此仰惟皇上德威遠布敵必不敢侵犯京師臣等謹當用心設法將各營已選團操并其

餘軍馬一體操習整飭隊伍申嚴號令務使人馬強盛
武藝精熟除團營之外另選次第精壯以備緩急調用
以助團營軍威每日除演習弓馬武藝之外仍令馬步
官軍兼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走陣以為戰鬬之勢
使之耳目慣熟步驟輕健能知進退坐作之法免致臨
敵畏怯失錯至如固守之法則今日士卒頗多京師城
垣堅固又有戰車鹿角器具敵縱勢衆可以固守無虞
雖臣等愚見如此但用兵之法不測如陰陽難知如鬼

神貴在臨機應變難以一定而求況敵騎矯捷去來之間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際非勇無以挫其鋒非智無以破其詐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其功岳飛有言陣而後戰兵家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又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臣等既蒙朝廷大恩授以重任敢不潔己愛軍以振士氣捐軀効死以報國恩緣係會議戰守事理具題景泰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各官奏奉聖旨是兵貴乎精將在謀勇卿等務要同心協力

操習軍馬有事運謀武戰武守若無事則撫恤士卒養其銳氣遇警易為調用這等不負朕委託之重欽此欽差總督軍務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于謙等為軍務事該各營總兵等官太子太師武清侯石亨等會議得迤北部落額森悖逆天道屯聚部衆近我邊疆若不預為設法選練設使遣將調兵軍不識將意將不識軍情不能為用今五軍三千神機等營各有總兵掌管規矩不同儻遇調遣䝉撥前去非惟軍將俱不相識抑

恐號令不一誤事不小合無於五軍三千神機等營選揀精銳馬步官軍一十五萬內五軍營八萬神機營五萬三千營二萬分為十營一營一萬五千用坐營都督一員五千用都指揮一員共用三員一千名用都指揮一員或指揮一員把總共用一十五員五百名又用指揮一員把總共用三十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前項坐營把總等官各於營內選揀廉能驍勇之人管領操練俱聽臣等往來提督管操太監劉永成原管神機營阮

讓原管三千營取自上裁令其提督操練監鎗內臣隨同前去各營監鎗如有聲息各調官軍若干或用一營二營三營就著某總兵官及坐營都督統領前去互相策應征勦其餘官軍令的當頭目管領各於本營操練如此庶得號令歸一人易遵守內外兩得其濟臨敵必能成功緣係會議軍務守禦京師事理具題奉聖旨是欽此

欽差總督軍務兼兵部尚書于謙等為軍務事先

該宣府等處總兵官奏報敵衆聲息緊急欽命臣同各營總兵官計議戰守方畧臣等已將議到方畧逐一開奏該奉欽依是欽此除欽遵外今照總兵官武清侯石亨同左右副總兵叅將都督孫鏜范廣過興張義等見今挑選到五軍三千神機營頭撥精鋭官軍六萬員名分作三營團操内神機營精鋭官軍二萬員名均派三營照舊操練外臣等原先議奏方畧内要領大將軍砲十六箇并量領大砲飛鎗手把銃以備衝敵之用俱未

曾闗領令照火砲之具實乃軍威亦敵人平昔所畏必須平居之時領出聽總兵等官設法令軍士演放操習慣熟量其高低遠近緩急疾徐一旦臨敵方能不亂而有成功又況今日夜不收往獨石等處哨探回還說稱哨馬營一帶俱有敵人駐劄其勢浩大竊料敵人俟秋高馬肥氣候漸涼不無有侵犯邊方深入為寇之意兵家之事以先戒為實防患之策以預備為要況神機營撥到官軍數多砲火周匝擺列不數切恐臨期難於禦

敵乞勑工部合無將後項開列銃砲火器等件照數作急於內府關出交與總兵等官石亨等如法收貯隨宜操演并大將軍砲十六箇斤重數多人力不能背負合用騾載車輛亦乞行移工部成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欽差總督軍務少保兼兵部尚書等官于謙等為軍務事照得先該會官議擬奏准令武清侯石亨都指揮同知楊能各統官軍往大同宣府巡邊後因宣府節報敵人近邊欲來攻圍宣府以此暫緩行期數日以來差人

哨探不見的確聲息顯是敵人窺伺我邊進退未定若不整搠士馬遂振軍威切恐敵人驕矜愈加得計臣等議得合無令石亨將原選定官軍三萬餘員名楊能將原選定官軍一萬五千内再添五千共軄二萬員名關領賞賜衣甲糧鈔聽候聲息遠近虛實於二月中旬起程前去巡邊殺敵務在相機行事計出萬全既不許退縮畏避以損軍威亦不許深入貪功以中其計臣等仍於各營挑選精兵五萬或六萬亦皆關與鮮明衣甲精

利器械各委勇敢頭目分管另行操練聽候調用殺敵

其餘官軍一體嚴加操習不許視常怠忽及出口巡邊

追勦餘寇全憑馬力伏望聖恩量加草料餵養庶使馬

得膘壯而便於馳驟軍增銳氣而易以効力具題奉聖

旨是欽此

古穰集　　　　　　　　別集類五明

古穰集序

少保吏部尚書兼華盖殿大學士贈太師南陽李文達公之捐館也其子尚寳司丞璋與公壻翰林編脩新安程君敏政裒公之文所謂古穰集者請予序之公始以河南觧元舉進士高第筮仕于吏部公暇手一編不輟受知尚書泰和王文端公自郎中進侍郎益有文名寖從事于理學定交學士河東薛文清公棫書請益不獲

不已其勤若茲既入内閣典機務日不暇給然分局史草輪日講義必親加點竄朱墨淋漓日以為常讀廷試策及校庶吉士卷雖諸公在列必一一經手定其甲乙其敏若茲年高位尊遇講學論事喜而忘倦嘗以其和陶和杜及詠詩詠易諸稾示予予何足知公者其博取又若茲夫既勤且敏而博取諸人此公之學所為有成而斯集所為可傳者與噫天生鉅人將使之有為於世必賦以長人之德加以華國之文大發之以格君弘化

之功受殊寵享大名若李公是也非人力所能為也公事先帝曁今上位元輔身任天下之重謀謨制作所以定國是廣帝仁飭羣工而賓荒服者雖古良弼何以加諸然二聖敬禮而優遇之者則亦始終無間雖已已之寇鋒辛巳之逆刃癸未之譏綱幾及之而莫能害也若是者豈非天乎詩云瑟彼玉瓚黄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其公之謂與公詩文皆博大溫宏類其為人凡若干卷成化三年歲丁亥五月上澣賜進士及第中憲

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兼脩國史經筵官永新劉定之序

倪文僖集卷三十一

默齋

靈臺湛無聲必假言以宣於中苟專靜豈煩牙舌間多事夸毗子焉顧佞與便是非競喧聒毀譽紛譁然天真日淪喪孰知本所先志士審厥從内省自勤拳冥搜玄造機潛探萬化原宣聖本無隱天予寧有言庶幾得心齋力睎顏氏賢妙契無極表神游太古前豈徒事深閟和光以圖全星冠墨者徒託迹逃虚玄斯道匪歆慕曷

為恩勉辦析理尚容默為爾裁新篇

平橋稿　　別集類五　明

平橋稿序

古之君子立言以垂世要之有補於世教而已夫所貴乎君子立德為上而立功次之立言又次之自夫古道既衰志存乎功德尠矣立言之士志滿氣得者其言夸其失也淫困阨屈下者其言悲其失也恐觀望變眩外飾非情者其言誣其失也野而繁於是世俗所尚天仙鬼怪窮愁寒乞欺世盗名之風作而其於世教也亦蕩

然無幾矣乃或嘐嘐然語人曰我師古人我師古人我文章識體製耳我歌詩合音調耳而不知蟲魚花鳥筆簧粉繪於世教誠何所補甚矣志於古而不同於今者其人不多見也我所見有若我崑山鄭介菴先生者豈其人歟介菴名文康字時乂其徙自開封宋太宰文正公後高祖以下始無仕者父雙松先生博學强記家訓極嚴介菴少有大志弱冠作詩文即有動人語刑部主事盧克修致為弟子奬許之不置登正統戊辰彭時榜

進士第大人先生見者以公輔期之既而雙松先生病得請歸養未抵家而父亡一弟又死母亦尋卒介菴悲悼數年加苦宿疾今齒髮多脫落老態蕭然無復異時風流豪俊氣象閉門卻掃不肯輕過鄰家雖門生學子亦遣去喟然歎曰功業由人亦由乎天我不得而有之矣道德不敢不勉言語文字孰得而我奪耶顧篋中得平日所為詩文數千首手自去取取其所如意而去其所不如意時事紀載世道勸懲此則其所如意否則去

之而其所取凡十八卷題曰平橋稿平橋者所居橋名也余近從介菴求得之而反覆焉有承恩頌明上下相交之義有靈應碑載感格神明之道有登山篇發憂深思遠之情方諸古人制作同出一軌若早朝詩不襲賈至而以忠義言詠牡丹詩不主羅鄴而以力農務本言則又别立新奇超出古人意見之外他如思親憶弟將仕祠記俗禮歌等又皆惇厚源本變易風俗其辭則别集子史其義則羣經而其志則一主於倫理風教也是

不亦善學古之立言者乎嗚呼古道微矣惟其不知有世道之大是以昏酣陷溺靡焉莫之能止介菴而知之使介菴在君側其肯負君在人上其肯負人將必使賢良對策不獨在漢而明良喜起之賡歌不獨在虞周矣惜乎介菴壯而病病而將老且衰而知介菴者徒欲以立言望之也姑為作平橋稿序時天順歲次辛巳勑巡撫廣東西等處中順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葉盛序

惠安集　　　　別集類五　明

惠安集序

語人以其盛其所能益自見矣魯公之忠節溫公之行烈書法史材未之有掩也矧文章特儒者事吾郡從吾彭惠安公殆其然者公自刑部屬以氣節行烈自效及外而藩臬內而中丞少宰以至司寇際我英宗又際我孝宗知遇之盛方是時世道允升士氣丕振公得以翱翔展布其間伸其志達其道以大行其所學晚而與王

端毅何文肅張莊簡數君子同心輔政天下稱大老公蓀養性靈探索道奥繙閲經史百子每作述評校物品衡量治勢命詞運意根理道而繄續綱常如蓍蔡前知嘉穀經緯之濟實用夫文實之隱寓焉休文文治靈運文傲鮑照文怨庾信文誕識者有以知其人若公者其無謂君子歟嘗記公記鐵漢樓張東海稱一代作家托之草書流布海内私欲與元城與公並稱三絶予未敢僭論然莆前輩心學有林艾軒公無愧焉氣節有方寶

謨行業有陳正獻公欲私與匹休若劉後村之詩陳衆仲之文公則未嘗多讓川岳靈秀為天下生公也僅一甫而已哉予少公二十有二年非公晚流累階薦剡酸鹹之味將不謂無同也甚恨者仕同時十七年宦迹出入僅一再會弗獲幸卒教于公而公遽病以歸歸以弗起矣山頽之歎致吾私為士夫為天下慟也嗚呼公其不可以起矣平生所著滯稿為卷凡若干侍御陳君時周輯其要得若干鋟梓以傳序公之文予來進責也慨

惟老成風逝聲望所及長養成就功為多所謂典刑者
為信公功在天地名在華夷太史氏書之矣得是集備
考之深自見矣莆田林俊撰
古名世之賢操修德行韜養性靈而充之以學識其或
出其緒為文固異夫世之文人之文也世之所謂文者
模儗以擬古鈎棘以立奇捜抉僻隱以衒博非不足以
擅能一時然稽之於道則詭矣施之於政則盭矣甚至
飾辦文奸貢諛希寵而為世之大害亦奚取於文為哉

吾鄉先正惠安彭公以德望風節伏一世而志存經濟固未嘗數數然刻意於文也然一時名勝號能文者咸推下之養之深積之厚凡其發言成章者皆其趨向踐履之實也公嘗序西疇嘗言有曰即其所行而為學即其所學而為言公益自道之矣竊嘗評公之文於異代固未暇論若國朝一二鉅工其鋪敘詳覈類潛溪法度整潔類東里其銘贊高古沉欝視郁離子遜志齋疑或過之憂時憫俗拳拳於政體民艱欲挽頹風而還之古

屢致意焉故雖不規規於古也而部曲殷敦刑範自別雖無意於奇也而風湧石激波瀾疊見其出入經史揚搉古今而卒歸於約又非世之雜博者可擬矣昔司馬温公學主於誠故其文醇深雅正不涉詞人畦逕論者以為有西漢風公之文得無類是也乎後嗣單微遺稿散逸侍御陳公時彙輯林公見素序之將梓行未果今撫守邱君主靜雅慕先正欲表章之録公遺文屬予訂正將刻之郡齋其間覺多訛缺乃從其家求公所謂滯

稿者詳加校定釐爲十卷若名臣録贊及政訓等書久有專刻兹不復入晚學寡陋管窺蠡測掛漏是咎爰取記傳贈送凡爲公作者附之卷末庶後之讀是文者尚有以考其世也嘉靖十四年歲次乙未秋八月望後鄉晚學山齋鄭岳謹書

惠安集卷十一

附録

章江文會圖贈彭鳳儀赴春闈序 并詩

文以載道明之必因乎人初學望之茫然文且未易明況道乎故必得賢師口傳心授以已知曉未知使闇者明迷者悟樂優乎學者之為我師也傳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是以昔人學射學御學謳學琴學幻亦必有師況聖賢之道乎師之所在即道之所在吾鄉章江文會所以作也建之者誰戶部主事周君廷燦定遠教諭林君文華洎諸文士經等若干人也主之者

誰鄉文學先生彭君思孝也先生莆章江人於學早從事焉宣德乙卯就鄉闈試不利而未嘗少衰攻舊業勤周林未釋褐時謀諸友行束脩以上逮是會千里居盍簪而聚鼓篋以歡晝則誦讀夜則講說既而聞作者衆於是揚讃陳燮陳禮茅昌來自仙遊柳盛何煕來自惠安鄭普何伯成等自漳州而至郡守張公瀾聞之亦遣子簡猶子策就學焉而先生之子韶鳳儀年於椆衆中最少時一堂濟濟先生因才成就使各極

其趣故周林拔鍪弥先登授今官柳盛楊瓚陳禮陳思綱陳燮許文煜茅昌皆預鄉薦爲今景泰丙子中鄉試者又有許文著鄭普林橙周敦仁者焉而韶在高選將會試春官同門諸友推其所自繪章江文會圖以贈徵予序噫本之深者植必遂源之遠者流必長理固然也況先生以源委之學所積者既厚則其及也必遠經其指授者諸君既接武而起矣況韶爲之子又羣中之雄也譬猶處囊錐欲久閟其末得乎其脱穎而出非幸也

宜也先生之學不于其身而于其門人不在於已而在於子矣鳳儀由此而往試南宮對大廷取進士效用于時推所有之道以及民則先生之學又不特及其子矣是爲序

景泰七年丙子九月吉旦

莆田方熙翰林院庶吉士

詩

絳帳傳經道已東章江此日想高風躍飛共契鳶魚理

磨琢同加玉石功丹桂幾枝香夜月文星萬丈煥秋空
廟廊令子令高擢檕棟科科更不窮

莆田陳中員外

送四川憲副彭鳳儀序

楊守陳沈馬終贈禮部尚書

四川憲副彭鳳儀行傾金閶之彦餞之而鏡川子與焉騎出崇文門稍遠駐潞河之湄時雨潦河溢兩涘不見牛馬鏡川子謂憲副曰大哉洋洋也河之水也憲副曰

有大於此者可得聞乎曰可吾家海濱海之大不可得而言也凡天下之水皆歸焉而罔不容物之怪奇瓌麗皆產焉而蔑有窮混兩儀環九州利萬世而民之冒利輕生者或淪胥焉若一芥虞之潦不能溢夏之旱不能涸茫乎其無津涯淵乎莫究其底也曾兹河之足大哉鏡川子曰人亦有如海者矣請言之曰諾古之聖賢畜百行包萬善宏濶而莫能量深厚而不可測晦明勇怯弛張舒慘時出而莫能億被利者不庸蒙殺者不惆佑

化育侔穹壤天下萬世無得而加損焉若唐虞三代之佐所謂如海者非耶而世之廉潔自持剛毅不屈之士輒為世所指目一不貳則隨以咎故曰磽磽者易缺皦皦者易汙易論處泰包荒為先書稱有容乃為大德貴如海者鳳儀之為刑部郎中詳法比練文繫鏡照庶獄之情辭刑當而公無敢以私撓野頌其明廉嘗封章斥大臣案事左貴戚屢挫而操不渝朝推其剛正而猶歉然自虛黙然自訥粥粥然若無能倬乎非今之士也蓋

嘗見海而欲如之者歟吾家子雲有言百川學海而至于海君務學焉無患弗至憲副曰敬聞命矣遂書而寘諸行槖以別

又

李東陽 編修終太學士少師湖廣人謚文正

成化庚寅皇上始命吏部得專舉布政按察之任而親進退焉示重也㑹諸大臣循行四方多所廢黜乃次第易置之人於是時皆滌耳刮目以觀天下卓犖奇偉之

士將出也其首選果得彭君鳳儀輩數人而鳳儀實爲四川按察副使非聖天子濬哲察于羣僚何一指麾易置間得人如此哉鳳儀舉名進士累官至刑部廣東司郎中平生忠節自與無敢側矯激之行視夫營營苟合屈志以求進旅退以辱身者蓋所恥聞不啻其所弗爲也其所處司號繁劇之地事多涉于難挾勢而席寵者偵前覘後左撞右突中立不動屹然以定民之茹枉抱鬱失利而狂啐者則爲之鋤彊剔蠹敘其有而歸之雖

罹谷戾無所悔恨焉閒居簡默未嘗言人過及其所論奏侃侃以爲不可用者排非笑怒罵而爲之旣而果中如左右契相合用是信于上而下益彰其植心之端任事之力燭物之鑑如此蓋皆君子之所難而兼有之謂爲天下卓犖奇偉絶倫之士非耶夫負天下才受一方之寄其所樹立必稱舉其職不下上汩没於世無疑也况聖天子之所親擢出于恒典以感激而督屬之哉又况更張易置之餘天下皆想望其風裁者哉然固有爲

九仞山卒損于一簣者此雖衆人所知而或賢者所未能免也鳳儀慎之哉鳳儀之行諸君子皆餞員外郎葉君崇禮謂予曰鳳儀之賢子之所知也今且去子寧闕子淵贈言之誼而蹈仲尼失人之戒乎嗚呼若是則予惡敢當顧誠有不可已于鳳儀者亦無以爲鳳儀贊獨於爲山之象有取焉若曰此固鳳儀所知則予巳知之矣

送刑部尚書彭公致仕序

傅瀚 禮部尚書

君子之於仕其器其才有足重其志得行而其力尚強不衰則雖耆且耋於分無容辭而於義亦將不得辭何則在我者無託以爲說而待我者無隙之可乘也其或不焉者力強矣已或無足重足重矣志或不得行則於辭殆亦有不可已者而況志得行已有足重而顧力獨弗支則又烏可強所不能而俛焉以自將哉刑部尚書彭公鳳儀掌邦禁之二年上疏乞致仕聖天子勉留至

再至是疏三上大要言臣年雖未耋而蒲柳質先弱頃者復連哭二子三孫精力日加耗無復能事事留則坐糜重祿爲内視養得退休便詔乃特允之且令給驛舟以歸月繼米二石歲輿隸四人於是上之所以待公者備至而公之完名盛福終始無憾矣始公起家天順丁丑進士爲刑部屬即抗章論都憲之不職者頃之又承命覈貴戚所請畿内田言民業不可奪兩得罪下獄公益奮不少挫歷遷蜀憲貳長東廣大方伯其言守臣病

民及貢獻所當節移置貴州未幾朝廷益知公遂陞右副都御史廵南北畿已乃入爲刑吏二部侍郎迄前職所至知無不言言亦詳審斟酌非外責人而内自歉者而步趨儀狀藹然如寒士望之可以弭驕鎮躁其於刑獄出入所尤慎重於世之陽執陰縱安隨人而廢公法者嫉之欲弗生僚屬倚之葢公素性不偶俗雖歷中外爲法官然操弄鉛槧與職文翰者等嘗取國朝名臣凡三十人賛并著莆陽志及政訓等書俱蔚爲時所稱

要之其仕本於學而清才雅器式克有副故始雖稍拂抑而終乃得行如此然則今茲之舉使非力弗支則亦烏肯若是恝以自取疎外以上孤聖明也哉而所謂戒盈知足蚤自裁計豈足以盡公也耶公歸矣莆陽文獻甲天下其俊秀藉庠序者踰千人公其以成於已者化導之使知立身處官仕止進退之宜則公雖閒適而所以有益於國尚有涯哉於是列卿自太宰耿先生而次咸醵餞之而以意授少司寇張戴二公俾予爲送行序

贈言

陳獻章 廣東新會人號白沙翰林院檢討

忘我而我大不求勝物而物莫能撓孟子云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變一也富貴貧賤安樂患難一也而無以動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於外不累於耳目不累於一切魚躍鳶飛其機在我知此者謂之善學不知此雖學無益也先生貴州之行章無以爲別書此以代贈先生行矣世路多虞伏惟珍重

挽詩有序

陳獻章

昨與陳時周侍御論名臣孝廉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從吾彭先生平生出處語默去就之詳蓋閩中一時賢士大夫未聞有及此者也作從吾挽詩五言律三章詞無溢美制中屏去筆硯久矣念斯人之不作悵末俗之多疑情之所至有不得而罷焉耳時周還莆爲我弔先生之墓以此稿付其家使藏之以遺後世不足爲他人言也男

子固多奇如公更不疑經綸思昔日功業問當時鬼幸
村巫少棋還國手知杜陵秋月下興盡八哀詩侃侃亦
誾誾行違傍要津鳥還江上暝人老世間春祿盡休言
命愁多不爲親武夷最高處東望一沾巾斗氣空遺劍
牀燈不照琴春懷不自得老病忽相尋事往浮雲夢山
餘宿草心平生孺子意絮酒亦何深

送大司寇彭公致仕歸閩

陳獻章

今代爲官到六卿閩中此老最光榮面前路濶身須退闕下人嗟代有名晚秫還家新釀熟溪鋤試手藥苗生相看不厭壺山好笑拂松根坐月明

又

二疏誰絫漢大夫都門今買送歸圖豈無經濟酬當宁已道頭顱非故吾自古功名關寵辱幾人廊廟不江湖

又

木蘭之水清如許以配先生不可乎

林瀚時任國子祭酒後終兵部尚書福建省城人

懇上虞廷疏幾章拜恩歸去舊江鄉天門日遠龍鱗動驛路秋隨鴈影忙一代人文應獨步八閩山水盡增光何年得侍尚書履蹴露東籬採晚香

賀少司寇彭公奉詔巡視浙江

槐風捲霧擁鳴騶南去應分聖主憂天上夔龍看接武禁中頗牧擬同流貔貅殺氣三秋肅狐鼠妖氛一鼓收月滿太湖波浪靜還朝名已覆金甌

又

何喬新 刑部尚書江西南城人

帷鳥分飛瘴海陬重臣承詔出分憂棰符坐覺魑魑靜霄漢行看黑祲收征騎臨江諳舊路逋氓賣劍向新疇東南民吏應歡笑仗節重臨是故侯

送從吾彭公擢大理卿

王恕 吏部尚書陜西三原人

自古奇才皆有為幾人堪作縉紳師官高產薄知操守

事治民安見設施聖主思賢方切切明公就道莫遲遲

存心不讓張廷尉籍甚仁聲可並馳

送左方伯彭鳳儀公入覲

張悅時任副使終兵部尚書直隸華亭縣人

三年循例謁明光祖道分攜酒一觴書劍半挑行李少

江山萬里別情長秋風去旆迎紅樹春水歸颿曳綠楊

祗恐早膺前席對西川無復望回翔

送方伯彭公改任貴州

朱英總督右副都御史

生來氣節寸心丹中外喬遷重仰觀爲國有情言自直去官無媿夢宜安南藩地接兼行快北闕仁同一視寛獨有羊城臨發處西風卧轍鳥聲酸

又

張汝弼南安府知府直隸華亭人

聖主宵衣念萬方福星移照極南荒八番溪峒塵霾凈千丈顛崖日月光紫府圖書期料理青雲冠蓋俟行藏

一尊鐵漢樓前別細把黃花嗅晚香

名臣列傳

莆田宋端儀廣東提學僉事

彭韶字鳳儀自號從吾莆涵口人也父思孝為鄉耆儒累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韶幼莊重警敏劬書不倦稍長趨向已端景泰七年領鄉薦明年改元天順會試第七人廷對賜進士出身拜刑部山西司主事既三載守制歸成化初起復改廣東司未幾署員外郎時有張岐

者自外臺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協管院事韶以其人非才疏論其不可且願收召王竑李秉葉盛以伸公論忤旨下錦衣獄都給事中毛宏等上言韶持論雖過心實懷忠得宥復職尋進本司郎中刑部素稱是司繁劇所按事多涉貴近韶屹然持正不少屈民之茹枉抱鬱者輒爲爬梳而直之雖罹咎戾不恤也外戚周遵者與畿内民爭田詔擇公正法司官往踏量之衆咸推韶韶至田所環視周匝徑歸上自劾之奏曰田本民有雖其

籍報未盈管業之數然地有高下歲有旱潦細民頻年出賦以給公上旱則資汙下以補高仰潦則資高仰以裨汙下安有空閑可以別給且民國之本食民之天食足則民安民安則國安豈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國本耶復下錦衣獄科道交章言其無他得釋俄而復有請荒田者先帝顧左右曰彼不見周遵之事奈何又請耶六年陞四川按察副使開縣有劉姓者户先析爲二一徙一留後徙者復業與留者爭里役不得遂陰嗾安岳

扈氏兄弟焚滅其家凡二十一人有司以事無證佐尼不行者二載詔行部至邑聞之大駭捕得扈氏并其徒十餘人一訊欵服寘於法定遠縣民一日忽聞盜至空邑而逸有曾姓者弟乘機入兄室掠其貨兄迹知之訴於官弟夜聚羣不逞盡殺其家十有二人乃偽為不知持狀訴於詔鞫之得凶黨七人斃於獄十一年陞本司按察使疏乞各王府祭塟省差內官及行人等官以免勞費從之十四年陞廣東左布政使時農民補吏率視

其房分高下令納銀有差名曰公堂韶嘆曰取其財而責以不貪可乎乃選俊秀善書者充之積獘遂革鎮守内臣顧恒歲有貢獻韶疏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東民力竭矣守土之臣以此事上為恭不知凋傷國本遺害反大也監舶内臣韋眷請以均役餘剰六千戶隷舶司以辦貢獻韶疏言今之廣民富强不及於昔者蓋因害財之多故也使及今加意撙節猶恐無以為繼况又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眷所奏餘戶乞暫與一年以

後遞年停罷有詔減其半廣人陳獻章以學行有聲于時詔抗疏薦之凡廣南一時名士皆加敬禮以激勵後進太監梁芳有弟爲錦衣衛千戶在鄉國私採禽鳥諸物進貢官民俱罹其害詔上書言狀忤旨調貴州布政使啓行之日廣之父老涕泣河下如去慈父母至有追送數百里外者莅貴藩僅九閱月因俗爲政貴人安之亦如廣焉先是吏部尚書尹旻屢言詔可大用先帝以是深知之二十年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

嘉湖等處惟鎮以簡靜而吏自不敢犯科二十一年召爲大理卿未上坐論鎮守内外等官貢獻非宜道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處兼整飭薊北軍務陳時政以弭天變議糧運以便軍民累有所建白令上登極臣僚交章論薦召爲刑部右侍郎屬浙西不靖勑詔巡視至則誅其渠魁數人而劾罷守臣一方晏然既而户部言兩浙鹽法久壞因命詔以本官兼左僉都御史留治之詔蚤夜講究利病所在陳便宜數條取旨行之又憫蕒

海之氓貧苦以其山場草場晒淋煎熬折閲征陪之狀略分八節具圖以達宸聽還朝轉吏部左侍郎弘治三年彗見天津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詔言軍民利病有二曰厚根本曰减役錢時政得失亦有二曰正近侍曰慎官爵時左右侵權者衆詔於正近侍條有曰内臣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爲禍福人所畏憚今兵馬錢糧人匠柴炭盡付其手分列相沿更相倣傚虚名實支遮揜外觀誰能詰之比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而後

下於該部該部承行不復審處是失政體也及至有犯多從寬免有毆人致死者竟不提問或有提問成獄旋復宥之是失刑威也耗財妄費不惟不禁而反助之死者或有給還葬銀八千兩在者或有許其蓋祠覔地第宅踰制服食求奇於斯極矣聲勢移人望風震懾伏望陛下靜思及此大公至正以服其心克勤克明以折其氣上法祖宗乾剛獨斷褒良善而親忠賢遠佞媚而斥奢縱事務歸於所司威福必由已出則萬世永圖也終

篇又言臣獲隨午朝竊念日奏尋常起數於事無補但於祖宗勤政之典乞師其意可也臣願自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吏部有大陞除禮部有大災異戶部兵部有緊急錢糧邊報工部法司有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令先期開具事由奏乞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侍衛一如午朝之儀事該各衙門會議者各官就於御前公同計議如吏部陞除大臣明言某官才德堪任某官資望未可之類內閣輔臣亦同議可否事體旣定就行口奏

取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若係本衙門自行者亦就御前逐一陳説有無故事兩疑情由請旨定奪若是事體重大一時難決者聽各官先行博議於下候至朝時再議奏行仍乞温顔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聖明耳目而羣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有事則行不分寒暑無事則止勿勞聖駕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羣臣興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自可次第張弛矣上嘉納之五年陞刑部尚書命侍經筵安遠侯柳景總戎兩廣

都御史秦紘發其贓貨鉅萬詔抵景于法奏褫其爵景挾戚畹干内降欲破公議以擠紘詔執奏不易後景贓追及八百兩有旨免其餘欠詔復言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固知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等忝列守法之官不宜阿順以圖自便景應追贓數十未及一乃盡行蠲宥此匪直祖宗時所未有雖前代亦未之見唐宣宗時元舅鄭光官租不入京兆尹韋澳械其莊吏將寘于法宣宗欲寛之澳謂如此是法獨行於貧户宜候徵足

乃釋之彼唐宣宗時尚能如此豈以聖明顧反不及耶況景既無元舅之親贓銀又非官租之比監追未久遂得寬釋是臣等守法有愧於渙也且景贓既可免他日爵位亦可營求而復爵位既復又可營求出鎮矣臣恐貪饕之徒得以藉口而良善因之以解體誠非國家之利也伏望仰念成憲聽依舊監追庶法度明而事體正不從左右有不樂詔所爲者摘其官屬細過以怵詔而伸己志詔坦然由之終不爲所疑沮會亢旱求言詔復

因事納忠條陳四事其一以本部爲刑庶人事會本覆奏已踰半月未奉勅旨及他奏請間有旬日方得旨者臣謂今日正一日二日萬幾之時若優游少斷不惟事見停滯亦恐志生驕惰羣臣左右安於故常不敢有所論列此時政之得失一也及該部問得內官王蒴苗通高永犯該絞罪俱各稱寃貸死發充淨軍臣聞自古帝王雖貴近必刑者所以彰天討之公若殺人不死復何所畏憚此時政之得失二也伏望陛下畏天勤政守法

圖治事至物來隨即予奪宮中外庭視爲一體推廣他類無不皆然何患時政之不善哉本部又問得百戶謝原管領隊軍何三等營造昌國公墳塋何三因脫逃不還工直被謝原脚踢身死臣看得世情艱難財重命輕殺人犯法時常有之固非爲此一事但聞道路傳言今脩皇親昌國公張巒墳塋比諸往年勲戚之家相去懸絕凡百制度務爲宏壯差官領軍萬數輪流上工計年不足恐非人臣所敢當計巒在地下豈能自安執役官

軍畏懼箠楚不得已出錢顧役中間貧乏者隨上隨逃
而管工官員又復請益前後展轉不得休息豈能無怨
讟者哉此軍民之利病一也本部又問得東安等縣知
縣朱華等被神宮監官奏其違例差役陵戶臣看得順
天府所屬州縣正役頗易應當雜貨實為浩瀚其丁多
殷實之家往往投充陵廟墳戶及勇士校尉等役以避
民差致將見戶重疊加役富者累窮貧者逃竄村里蕭
條人無生意宜將墳陵等戶定與優免幾丁餘者仍發

州縣相兼差役庶彼此各得其所此軍民之利病二也伏望陛下畏天恤民思前慮後將昌國公墳塋減去工程依式修造俾得早完仍勑該部將陵戶等役優免事例酌量定奪以便遵守推此及彼由近及遠何患軍民之不安哉皆時所難言者三月廷試進士充讀卷官未幾以病在告方起視事而二子三孫相繼夭亡坐是憂鬱疾日浸加遂上疏乞休上勉留再三疏復連三上始得俞旨命乘傳以歸有司月給米二石歲輿夫四名家

居歲餘卒年六十六訃聞贈太子少保諡惠安仍遣官諭祭營葬韶莅官忠誠懇至在外臺則務平冤滯剔奸蠹敦風俗恤民隱在内臺則謹於守法不爲利疚不爲勢回而亦常有法外之意其事親至孝友于二弟甚篤教養其子同已子至於處已侍人一於誠敬暮年名德益尊而其自處退然如無所有是以上則九重知之愈深下則賢士大夫望之愈重以至行旅走卒亦皆知名云所著有奏議一卷名臣錄賛三卷政訓一卷續脩蒲

陽志十卷成都志二十五卷天曹日錄秋臺錄北岳代行錄若干卷雜著詩文名從吾滯稿十卷行於世

御祭文

皇帝諭祭于致仕刑部尚書今贈太子少保謚惠安彭韶文曰惟爾發迹賢科擢官部屬遷憲副而尋轉藩垣陞都臺而進佐冢宰薦隆委任累効勤勞迨陟秋卿遂歸田里胡壽齡之弗永遽嬰疾而告終訃音忽聞特頒卹典遣官祭葬用篤始終靈其有知庶克歆饗

下葬文

曰爾之云歿窀穸倏臨撫念往勞特賜以祭靈爽不昧爾其歆承

御葬石碑文

從吾彭先生古道大人也其文章事業光照宇宙舊號從吾以名其亭年久亭廢而從吾之名益彰予承乏於莆每過墓下輒興感不已顧新亭適當墓左因扁爲從吾且勒石焉書此以志

吁嗟芳躅誰能尋我來作郡巳七載一道經過一感慨
清風勁節想儀刑到此人人當下拜一面推尊耿未衰
六曹雅重臯夔才當時封事盡施設乾坤坐挽唐虞回
乃知萬物皆芻狗古往今來亦何有新亭聊爾扁從吾
勒向堅珉垂不朽興化府知府南陵陳效書

餘馨録

莆田方萬策撰

先生發跡賢科擢官部屬遷憲副而尋轉藩垣陞都臺
而進佐冢宰秋卿游陟遂三疏以乞歸弘治乙卯倏一
朝而鶴化長子濬叨膺鄉薦不幸云殂次子瀚將赴恩
銓又傷夭絶胡柱史題濬子以補廕嗟輔生之繼亡余
給事代輔子以奏名奈整生之尚稚繼美以司寇之玄
孫照例合懇恩而請廕都臺案牒罷公之墨跡猶鮮郡
縣呈詳撫省之文移可據事如有待賞必終延茲乃身

學之僉呈致祭賜金來白聶兩臺之欽仰立專祠于東郭有魏公瀚之左參扁從吾以蓋亭有陳公效之邦伯連章累牘匪止贊羨于弘治之朝彰德褒忠抑且增光於正德之季巡按吳公一貫起蓋大司寇牌坊及捐金而脩墳墓都御史林公俊奏請改惠安贈諡奉聖旨而未施行迄于嘉靖中年猶然人心思舊郡守周公大禮重葺牌坊扁改一代名臣與夫三朝元老巡按樊公獻科秋闈發策詢及孤忠峻節曁夫邃學壯猷至隆慶年

間及萬歷以來聖旨改謚則有山東道御史林公潤也復侵地營祠則有布政司參議陰公武卿也巡按侯公堯封蒙遺官而致奠郡守呂公一靜復隆禮以優崇巡撫龐公尚鵬脩墓製碑有百世師表之贈耿公定向移坊題扁仍名臣元老之稱藩伯沈公人种出公帑二千金發本府而置田奉祭郡守陸公通霄賀公田四餘畝給繼美而血食不磨撫院幣金寵錫于趙公可懷之行部惠安文集重梓於縉紳諸老之助成爰紀餘休庸傳

盛美其他立朝梗槩載在國史豈晚學所能揄揚其萬
一云
春秋二祭事由　此萬歴十九年事
興化府莆田縣平海衛廩增附生員靳時芳朱廷揚吳
日暉等呈為崇祀事切見本縣先正太子少保致仕刑
部尚書謚惠安彭公韶操心直亮矢志忠貞歴仕兩朝
獨持三尺屢觸雷霆之怒九死靡移頻攖豺虎之威一
毫不屈大者如劾張岐之掌院事卿執欽容如按貴戚

之奪民田權奸束手中官監舶非制疏革以安民扈氏陰謀久藏推鞠而寘憲者海苦也則繪圖以徹宸聽役錢重也而議輕以甦民命貳天卿則歷著日錄選法氷清養君德而諫復午朝啓心日廣安遠佞貴倨論贓則天子欲宥而不能王萌苗内官坐法則刑曹必戮而無貸崇正學以翊道統特薦陳白沙之賢惡採取之擾愚民力斥梁錦衣之横諸所論諫難以枚陳既晉位于臺階三疏乞歸田里旋騎箕於天漢千年氣作山河凍雪

嚴霜與先代名賢堪相伯仲青天白日即清時諸老難以頡頏身未逺於百年家已空乎四壁堂前無舊燕孫曹幾類負薪月下有孤墳華表半侵荒草廟堦尚未盈丈旋馬之第猶寛歲節空瞻遺容饑羊之寄安在言之隕涙聞者傷情雖前任軍門龎耿二大人節捐俸貲充立祠田然祀事只修乎一家褒崇尚袂於闔郡終乏特典未愜輿情且近時林郭三公倶蒙春秋二禮凡有功德者皆不可磨滅詎稱特異者反爲之久湮呈乞俯採

羣情懇賜追祀庶幾表揚先哲因以激勸後生爲此具
呈

本縣大尹孫公繼有參語

看得彭惠安公一代名臣百世師表稽諸史冊考諸郡乘則莆陽先輩未有居惠安之右者今廟貌雖存專祭尚缺不得與林郭諸公同膺盛典此士子所以激於義而僉呈也况其裔嗣今甚清貧則烝嘗必至於不舉生有氣節之隆而死無馨香之薦誠人心所不忍者合無

照林郭諸公事例得與專祭則惠安有不磨之節而此
典為不報之恩矣

分守道左參議朱公熈洽參語

看得惠安彭公官歷三朝望隆四海旣有專祠之舉可
無饁羊之供況其子孫甚微必致蒸嘗虛曠今據各生
所呈實出公論合無候呈詳允日行興化府每年照例
春秋二祭每祭動支莆田縣綱銀二兩買辦牲儀聽該
府委官致祭庶幾惠安公之德久而彌光莆人士之心

因而激勸矣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趙公參魯批

彭惠安祭允宜亟舉以彰前烈以慰輿論如議行該府照例每年春秋支辦委官致祭繳

察院巡按張公天德批

據呈彭惠安公德業崇茂業有專祠而崇祀之舉又出於士論之公如議行該府照例舉行繳

祭文

維萬曆二十年歲次壬辰二月壬辰朔越十九日庚戌
興化府署府事推官宋應和行莆田縣儒學訓導方逢
皋致祭于明資善大夫刑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少保謚
惠安彭老先生之神曰惟公位列八座望隆九區専祠
崇奉特祀春秋謹以剛鬣柔毛香帛酒果庶品之儀恭
陳禋敬尚饗

重編瓊臺稿卷二

梁父吟 丁未歲十月

浩歌梁父吟視古猶視今世態屢翻覆人心益崎嶮爭名競利日無已龍蛇走陸波濤起設謀無慮千萬桃殺人豈但二三子來今往古何憧憧實人心志今古同君不見張道濟嗾趙彥昭又不見李文饒擠白敏中實當不祥公竊位不畏天命悲人窮梁父吟用意深臥龍久已矣謫仙亦消沉以我今日見寄之前

古音

浩浩歌

一室如斗大兩膝僅可容轉身若有礙奮志無不通玄穹盖我頭厚壤承我足前有往古過後有來今續藐然一身天地間後萬萬載前千千所居之地纔數尺所生之世無多年粤從混沌初分到今日生人何止千萬億醉生夢死奄忽盡幾許名留在方策上天下地往古來今散之萬事收以一心浩浩歌歌浩浩

俛仰人間發清嘯春陵南去是昭潭荒天窮海誰能料

送伍天錫

天錫棹頭歌且吁拔劒斫地呼烏烏酒酣興逸雙耳熱仰天舉手長盧胡斯人豈是噲等伍磊磊落落非凡夫濠梁五車不足讀取黃配白羞拘拘長江一瀉千萬里雲濤變幻時有無鄧林撇天白日動春風著物枯槁蘇丈夫卓犖有如此置身合在承明廬年來一擲金注拙日光五色

成糢糊無人為薦阿房五舉世空仰靈光孤一朝得倸聖
賢籍携經載道之荊湖渠渠高堂據中席詵詵英俊趨座
隅鈎玄纂要說道義巍冠大帶談唐虞名教由來有真樂
功名富貴皆土苴范金合土無躊躇不須北望生鬱紆

梅雪卷為艾用章作

北風吹雨凝成結老榦凌霜殭欲折地底潛回一脉春
枝頭忽迸千堃雪雪花六出梅花五天地茫茫澹容與
巡簷索笑者誰子踏影尋香悄無語箇中天趣惟自知

頓覺西湖東閣皆支辭横斜浪説水邊影娟好空吟竹外枝豈知此花中一花一太極陰陽互為根生生機不息天上花惟雪人間花有梅雪花飛處梅花開三白呈祥一白露嗚呼此理真妙哉妙哉至理誰能解平生故人大梁艾艾君艾君聽我歌梅邊雪裏期相待

題三衢山水圖

我聞太末之區富山水形勝東南獨專美一川素縠皺秋紋萬疊銀屏絢霞綺九龍島臣青翠深金溪迢遞來鵶金

婺女鏡臺雲裏現偃王玉研水中沉山趾依依僧寺小湖
心泛泛魚舟杳石橋野色曉平分古壁雲根寒不老長松
落落幾丈强深林灌木相低昂綠蘿暗掛千巖雨白瀑晴
飛百道霜碧沙翠竹江村路何人結屋依雲住得非龍丘
養高所無乃安貞讀書處讀書不干萬乘君黃冠野服甘
隱淪興來垂綸釣綠水醉後荷鋤鑱白雲白雲深處多幽
侶一笑相看與容與有時綴席聯詩篇有時對酒談今古
山中之樂樂不窮彷彿尚有太古風遼邈不可復坐對此

圖懷此翁此翁今年年幾許白首林泉無恙否幾欲為賦招隱篇招之不來奈何汝也知不是忘世人教子已見登青雲唐虞在上有巢許山靈不用重移文

重編瓊臺稿卷三

青宮勉學十首

祖宗功德大創業苦艱難欲永千年祚常祈萬姓安

其二

文王為世子一日每三朝燕寢詢安否天厨視酒肴

其三

孝在延宗祀延宗在愛民常知民疾苦傳祚萬千春

其四

祖業起艱辛皆由儉與勤每當温飽處常念凍饑人

其五

光陰駒過隙一刻值千金白日休虛度經書好用心

其六

治必期堯舜學須宗孔朱百家皆小道不是聖賢書

其七

貴為天子子富貴與生生不怕無隆福惟憂少令名

其八

一物休輕費五更勤起朝時時思惜福災患自然消

其九

念念常思祖心心謹畏天纔聞人諫說便省自家愆

其十

用賢須信任聞善要推行志立功方就心清理自明

重編瓊臺稿卷五

送進士畢姻

春風纔躍禹門波秋漢俄傳織女梭仙籍恩袍新進士燭闌花榜小登科團團寶月開鸞鏡簌簌香雲剪蝶羅年少成名人共羨況看丹桂近嫦娥

軏口外致仕李指揮

立功邊圉幾經秋膽氣堂堂更遠謀李下有蹊人共識林間無事老知休傷弓驕子驚飛將飲水偏裨憶故侯

多少寓公懷舊德幾回含涕過西州

輓李克述先生之表叔其子重遷其墓合葬

天上仙遊去不還深林暮雨落幽蘭庚桑過后鄉猶捻賈誼亡來井未乾五父衢開防墓合九歌聲斷楚山寒通家有子令文伯為發潛光石上刊

江行阻風

人言夏月南風順偏我來時遇北風氣候難將常理論江神肯與世情同昨宵鼓棹晴渡裏今日維舟暮雨中

行止非人能逆料擬賡天問問天公

甲午歲重過新河有感

江東門外上新河二十年前舊此過兩岸居民生計別
一時交友死人多賡前度句今誰在聽隔江歌奈老何
記得倚樓愁絶處半江殘月照烟波

哭童大章庶子

萬里歸來不見君老懷抱塞向誰論素車白馬違心約
黑樹青林感夢魂契誼半生情最厚相思幾度淚潛吞

死生一盞論交酒忍痛來澆宿草根

過舊遊處有懷袁秉中

昔年曾向此中遊把酒談詩夜未休别後交遊雲四散
間中歲月水東流哀絃淒斷聲難續醉墨淋漓迹尚留
却恐鄰家更吹笛老懷哀颯不禁秋

和楊維新學士先子除夜高詠詩韻二首

鼎鼎百年隨分過光塵漫爾亦同和失時自合虎為鼠
閱世𨚗成鬼逐儺生子果能如董賈吟詩端不讓陰何

眼前得喪俱塵土，贏得清名身後多。

其二

閒中日月靜中過，孤竹清風柳下和。文解送窮聊自劇，詩成泣鬼不須儺。頭顱種種遽如許，世態悠悠能幾何。不朽只消賢子在，尋常名利孰為多。

輓沈時暘大參之祖

青衫白髮老一鄉，人人薰德多循良。醉仙或過沈東老，惡少怕聞王彥方。黃鶴一去入汗漫，青山千古成荒涼。

高年厚德已足羨况有諸孫能顯揚

輓淮安畢義士

江淮都會楚州城過客成知尚義名晉鄙盡薫陽子德郑人不愛魯侯盟漆園千歳椿何仕蒿里三春草又生多少隣家需舉火至今閧諱尚吞聲

送黄廉使復官

才華煜煜氣英英玉斧重持出鳳城六月鵾鵬聊止息九重天日竟開明人憂嶺表方多事我喜端臺得老成

寄語鄉人須洗眼昔年川蜀有先聲

暇日過僧寺偶書

僧房暇日偶經過話到忘機不覺多夙契自應知我是任緣無復問誰何香從内賜鳥龍掛經自西來白馬馱斜日半山歸路晚數聲鐘磬出烟蘿

張隱君幽居 君句容人

張君家住水雲邊身外無機聽自然竹澗引泉寒滴溜石田種玉暖生烟月明獨得天心趣夜靜時來地肺仙

他日相尋何處是亂山啼鳥落花前

重編瓊臺稿卷十四

送黎教授序

道之於天下也無乎不在而必有所寄焉寄之於人不擇其地人而生齊魯河朔之間有得是道也道之任固寄乎是人也亦有生於四方奮於遐外而於斯道有得焉道之任亦寄乎是人也得道有淺深而所寄之任亦隨之而重輕焉蓋天出是道以畀諸人人

人有也而不盡人人知人惟不人人知於是有先知天必命之以所知覺所未知而以斯道之任寄焉初不計其地之遐近內外也豈惟民哉人君之任人也亦然予友黎浩然先生以潞州學正陞起爲河南府學教授奉天子命掌千里教所寄之任亦云重矣夫河南乃中州大郡周漢故都二程夫子之故里先生起自嶺海來教於斯據師席以爲其郡人子弟矜式身任夫風化廢興人才盛衰之責豈非以其道歟自

孔孟後道之不明不行千有餘年二程夫子始奮起於河洛之間闡明斯道巋然為百代宗師其嘉言懿範載諸方冊學者家傳而人誦之雖萬里猶中州也況於中州者乎又況在其故里者乎予知先生之道易行也必矣夫以儒先之道還行諸其故里以教諸其後人譬則操海舟而泛之於海駕陸車而馳之於陸地與器相宜無難也已雖然道亦未易明以行也有舟與車而後可以行海與陸無舟與車與有之而

非浮大海馳大陸之具則亦有所不行矣經曰惟斆學半又曰教學相長予敢于先生望焉是亦責備賢者之意也是亦朋友相規之義也

重編瓊臺稿卷二十三

桂林處士梁公墓誌銘

予承燈暇之賜休於私適鄉貢進士順德梁和攜其二世祖行狀求銘言於予曰和先祖墓葬于番禺抱奇林屋坑甲向之原迨今幾三百稔凡九傳矣左右田以供

墓祀然瑩石碑文曰就圯泐天順丁丑歲和奉例南還省于墓下盡然念曰吾宗子姓不下二千餘指田業無慮二百餘頃書香綿綿引而勿替皆先澤也茲墓石傾頹碣刻漫滅雖曰古不修墓寧忍恝然而立俟其隳哉矧歷年久而更世多失今弗圖則愈遠而愈忘其本矣肆謀諸族捐祀田租積石鳩工而新焉惟誌銘未補敢干治朝史筆以闡革代幽光也嗟夫祖孫世遠鮮念厥先今和能敦本追遠永言孝思良可嘉也按狀公諱仲

欽字志鳳先世閩之晉江宋贈太師越國公諱恪者之裔由閩徙廣父諱延別號文領為雄州方正避金人之難與親鄰僕從再遷南海之桂林今隸順德矣母顏氏於宋紹興辛亥十一月二十七日生公夙負淑敏孝友克敦年十三而母歿二十五而父亡嫘嫘一身非道不狎非義不取博究羣書尤邃性命之學以真知實踐為事隱處桂林不求仕進或薦舉之者則善言辭之終身以儒道自娛老於林泉已耳享年八十有三於嘉定癸

酉三月十六日而終眞西山誌其墓稱爲純德云配嚴氏生子一人即世稱端懿先生名百揆者中宋嘉泰甲子鄉試第一嘉定丁丑進士歴奉議大夫退隱禺山闢異端彰聖學有功名教著於當時贈公一如其官德業聞望之隆皆本庭訓之善也嚴氏贈宜人別葬于青螺第九峰孫男四人靖厚智彪今分爲孟仲叔季四房子孫蕃衍遍南番順邑閭科第繼起文章偉業有光史冊嗚呼沒世而名不稱君子所疾公之沒後因賢嗣以贈

其爵有先正以表其墓兹復新斯墳塋用垂悠久則公之名誠稱沒世遠矣敬為之序而銘歸之銘曰

人之學夢夢而弗思孰如公兮極深研幾人之行脂韋以媚於時孰如公兮令色令儀道萃於身兮性命真知德晦於時兮後嗣思推有封若堂兮有崇著碑歲月幾何兮以夷以墮斯今復銘兮闡而賢之噫嘻厥裔兮永念在兹

焚黄告墓文

仰承先訓屢荷聖恩載錫贈典始以七品贈父封母既遷五品恩隨以加後官侍郎繼職宗伯重蒙恩加及二代逮者宫保秩滿又得推恩伏蒙制下褒及三代贈曾祖考光禄大夫柱國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曾祖妣為一品夫人而祖考妣考妣及先妻之贈典亦如之是皆祖宗餘慶所及謹附祝文用伸昭告

祭某夫人文

惟夫人考其自出數傳越國之遺比及來嬪三讓周家之祚結褵以往合巹而親奉八十之老人枌榆棗栗顧一雙之弱息桑棘榛梅明知太傅教兒佩帶韋弦何必聞說夫人杞祖湘盛蘋藻為多幾之三言輒爭先而提甕取嚴一介省過後以焚裘矧若子各成婚向平佐理女倆早没趙媪含悲且割愛于螟蛉兒無長母願分慈於烏烏子又生孫猶以祚薄門衰宗支無幾參橫昴落

人檀爲雞非惟不嫉蛾眉而乃爲迎鶴髻羅單繡袂刀尺親裁饌玉炊金糟糠獨飽勤而不倦有而不居富而不驕淡而不厭誠閨中之秀傑實昭代之女宗嗚呼婺宿光寒姮娥影缺眷懷治命比高行于氷霜共作哀詞敢華言而風雨某階萱誌德庭桂論交庾衮拜親辛見闡之弗興周瑜結友寧矯飾以爲辭敬奠椒漿載賡薤露盼室幢其奚在春去芳林控鶴駕而靡從風清瀞海

尚饗

椒邱文集卷六

金主命葬宋遼宗室于河南廣寧舊陵

宋都河南遼都廣寧而其先世陵寢在焉完顔攻金而戮之又代宋而取之而河南廣寧皆在其域中矣海陵肆害大殺宋遼宗室於是趙氏耶律氏男子死者百三十餘人各為叢塚而瘞之世宗始命葬宋之宗室于河南舊陵葬遼之宗室于廣寧舊陵使羈魂得翔于故域遺骸得歸于首邱可謂仁及朽骨澤漏泉壤矣世之嗜

殺者取人頭顱築為京觀以彰武功其不仁甚矣嗚呼
孰謂世宗嗣位之初乃能行文王之事哉

椒邱文集卷十一

送南京大理寺丞孫君赴任序

君子懷抱利器非成功之難而遇知己以盡其用者為
難韓退之常從裴度討淮西矣間道入蔡之策度不果
用而成功卒歸於李愬劉子羽嘗從張浚抗金矣富平
之師力言不可浚不能從遂有喪師失律之咎夫以裴

張之賢且失之韓劉況世之齷齪自用者乎若監察御史孫君廷珍於今冢宰李公蓋所謂遇知己以盡其用者焉其收成功而膺天子之丕顯休命非苟然也廼成化三年五月敵國搆亂邊報驟至上命李公督大師往討之公以君嘗監軍荆襄有智畧奏與偕去既抵敵境敵適去公會諸將議師所嚮或謂敵已退宜旋師君獨言於公曰强敵不道擾我東陲聞大軍至而退非畏我也欲使我退而復出使我疲於奔命耳且敵狃於屢勝

不虞我深入若簡精兵直擣其巢穴則敵終身創矣公
曰是吾志也於是市戰馬選壯卒礪戎器具糗糧以九
月廿日啟行分為五道公自督中軍以進而遣君督遊
擊將軍韓斌等出其右刻日會於邊地君迺督兵離乎
故關過於阨塞敵逆戰一鼓敗之會暮獲敵諜解其縛
問之諜曰敵無他策惟伺夜刼營耳君亟下令濬壕樹
柵而伏精兵待之時兵在險地皆有懼心君與諸將飲
於帳中且吹箭以為樂衆恃之少安夜二鼓敵果大譟

而至伏兵發丞殲之竟懸軍深入敵復邀戰君縱兵擊之俘斬甚衆遂磨盾鼻勒燕然直抵敵巢與中軍會諸道之兵亦集乘勝攻之敵大潰死於鋒鏑者不可勝計由是敵兵氷消雲散而無餘廼班師而歸上嘉之進太子少保而擢君為南京大理寺丞君于謂公之善用謀賢於裴張遠矣而君之遇遂知已以盡其用韓劉所未有也初若董師荆襄倫殫勞瘁歸未朞月復從公東征冒矢石犯霜露無難色而公亦虛心待君凡所謀畫欣然

納用以是能信天討廓敵氛而聲績鏗鏘振耀於時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啟居君之謂也書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公實有焉君將赴南京同遊諸君子謂予於君最厚徵言贈之予之言奚足為君重哉具道其實使百世之下知東陲之所以成功者縣公之善用謀而君遇知已以盡其用也

石田詩選　　別集類五　明

石田詩選序

詩以窮而工歐陽子之言世以為至矣予則以為窮者其身阨必其言悲則所謂工者特工於悲耳故嘗竊以為窮而工者不若隱而工者之為工也蓋隱者忘情於朝市之上甘心於山林之下日以耕釣為生琴書為務陶然以醉翛然以游不知冠冕為何制鍾鼎為何物且有浮雲富貴之意又何窮之足云是以發于吟咏不清

婉而和平則高亢而超絶求之唐人若陸魯望是已今其詩具在予嘗讀而愛之魯望吳人也吳之詩自魯望首倡盛于宋尤莫盛于元然其人多生于季世其身雖隱其時則窮則其詩亦悲而已予嘗讀而傷之入皇朝來偃兵息民天下向治及承平日久人情熙士之求仕者爭治經義取科第而出若相城有沈氏顧獨好隱蓋自覯菴徵士已有詩名于江南二子貞吉恒吉繼之至吾友啓南資更秀頴雖得乎父祖之教自能接乎宋元

之派以上遡乎曾望且其宅居江湖間不減甫里之勝賔客滿坐尊俎常設談笑之際落筆成篇隨物賦形緣情叙事古今諸體各臻其妙春風秋月夕霞朝雲形迹若空姿態倏變玩之而愈佳攬之而無盡所謂清婉和平高亢超絶者兼有之故其名大播不特江之南也子少居鄉亦喜為詩辱相倡和方自愧于松陵之襲美而其子雲鴻乃欲得予序其石田稾者予何以為序也噫聖俞既仕而得乎窮名敔南不出而全乎隱節其詩之

工一也而悲樂則殊覽者當自得之啟南詩餘發為圖
繪妙逼古人或謂掩其詩名而卒不能掩也今年七十
餘詩思益發數日輒成什予雖不能窺其際又安得而
盡讀之耶弘治庚申秋七月甲子通議大夫吏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學士吳寬序

石田詩選後序

右石田沈君啓南詩稿若干卷吳文定公叙之詳矣初
文定以寫本一帙示余欲有所叙述嘗讀擬古諸歌曲

愛其醇雅有則忽忽三十餘年聞石田年益高詩日益富至若干卷總之為若干首閭誾刻于蘇州而文定已捐館舍翰林吳編修南夫來自蘇則以石田之意速余余憮然感之夫形聲之在天下皆出於自然然亦有詩歌以為聲藻繪以為形者其大用之朝廷邦國固未暇論而閭巷山林之下或不能無若論其至亦可以通鬼神奪造化降於後世乃流為技藝之末而造其妙者世以為難說者謂詩為有聲之畫畫為無聲之詩二者蓋

相為用而不兩能若詩之為聲尤其重且難者也石田寄意林壑博涉古今圖籍以豪素自名筆勢横絶夐出蹊徑片楮匹練流傳遍天下情興所到或形為歌詩題諸卷端互以相發若是者不過千百之什一故多以畫揜其詩及其撫事觸物感時懷古連篇累牘則藏於其家非過知者歛不自售今既梓行而人誦則詩掩其畫亦未可知而惜余之不盡見也姑以是復南夫且終文定之諾云石田名周蘇之長洲人石田其以自號年八

十正德丙寅六月既望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知制誥同知經筵事國史總裁長沙李東陽書

東園文集續編

讀東園先生奏議

有官守者因事進言不汎陳乎治道有言責者遇事可言未能及於格心諷諫詢度能言於冕旒非侍臣則講官也是故召康公行遊卷阿矢鴻翼孝德之謨程叔子職列經筵進養德育物之規我朝定制翰林為近侍之職經筵列講讀之官學術宏深者釋疑解惑德容純粹者鎮躁銷邪不必身任庶職而后可以言亦不必連篇

累牘而后行其言也退而上章引君當道乃經筵之末務耳大治初寓京師聞東園鄭公立朝行誼卓有古大臣風歷事三朝再入經筵啓沃功多凡禮樂刑政事關大體當理者必贊其決過中者必寢其謀一日講太甲中篇進而言曰人心向背係君德修否任用忠良納誨輔德則人心愛戴比昵近倖蠹政害民則人心叛離天命去留亦因以異言詞慷慨合殿改容此其彰彰明著者也故當時因公以勸進與所抑止者多矣其見於章疏

則所遠所尊不得已於言以究其將順匡救之道非炫己美以揚君過也故曰退而上章者經筵之末務爾公由館職至八座凡六任章奏凡幾上今存於家者僅十疏所言咸裨治道弘益民生聖功一圖預養君德上追三謨尤為超卓近世輯宋儒章奏關乎政要者為大儒大奏議如公之疏非所謂大奏議邪荀悅論有王主亦有王臣如公以道事君立功興化非所謂王臣耶公贊𤄙國子生主忠誠夫民懷公手澤之論沒謹輯而編之

田東園奏議乞休廿九疏已著歸田錄不與焉公不負王主誠矣不須其父夫復何言大治讀公奏議恐人不知精實業止於斯也故述公格心之績以附於編若曰是足以知公矣則吾豈敢嘉靖丁亥孟冬郡中後學横塘彭大治謹識

懷麓堂集　　別集類五　明

自序

予嘗觀漢魏間樂府歌辭愛其質而不俚腴而不豔有古詩言志依永之遺意播之鄉國各有所宜嗣是以還作者代出然或重襲故常或無復本義支離散漫莫知適歸縱有所發亦不免曲終奏雅之誚唐李太白才調雖高而題與義多仍其舊張籍王建以下無譏焉元楊廉夫力去陳俗而縱其辯博于聲與調或不暇䘏延至

于今此學之廢蓋亦久矣間取史冊所載忠臣義士幽人貞婦奇蹤異事觸之目而感之乎心喜愕憂懼憤懑無聊不平之氣或因人命題或緣事立義託諸韻語各為篇什長短豐約惟其所止徐疾高下隨所會而為之內取達意外求合律雖不敢希古作者庶幾得十一于千百謳吟諷誦之際亦將以自考焉其或剛而近虐簡而似傲樂易失之淫哀而不覺其傷者知言君子幸有以正我云弘治甲子正月三日西涯李東陽書

懷麓堂集卷二十八

馬石田文集序

天地之化流行而不息故凡運乎上者非獨和風麗日之為美而陰晨曀夕風雲之變態雷電之光烈亦時有之列乎下者高山大川之流峙固也雖窮崖絶谷亦必有草樹之為奇羽毛麟介之為瑞欲泯之而不可得惟人亦然雖其時與地有治亂美惡之殊而文章功業隨所寓以自見是果曷為其然哉氣化為之也當其機緘

之操縱槖籥之啟閉鳴而為聲絢而為色凝聚而為實揚播而為芬彼所謂物皆囿乎其間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惟人之靈小者變氣質而大者斡化機其所以立身垂訓揚聲光於不朽者固亦有道矣而代不數見地不多産其漸盡而泯滅者何限故論者卒以歸之氣化之間豈得已哉於其泯滅之易而不朽之難隨時與地必取其文章功業之著者表而傳之使之不泯于物固君子之所有事也元之入主中國葢有近古以來所未

見八九十年涵養生息以介冑爲衣冠以干楯爲鉛槧以詞曲爲吟誦製爲文章播爲歌咏嗚一代而傳四方者亦不可誣葢不獨生中原出南國代傳而世習者然後爲能也于以見人之良能無有不具而文章功業之在天下者無有不可教而入也馬文貞公出西裔居光州所著有石田集若干卷行於世言詩者咸津津樂道之厥後當風霜兵燹之餘其槁漸就湮没不復得陜西按察使熊君騰霄光人也甞爲監察御史出按甘肅有

鄉先生以錄本屬之謂已闕漏無所質聞公有裔孫在

肅請往訪之君徧歷諸郡久已得馬鐵牛者遣人詢之

果於壁上得公所撰母夫人墓銘石刻一紙他無所得

也既為按察久政事之暇手自繙校重刻以傳而伯脩

及陳編脩衆仲之舊序皆在焉其稱公甚備考諸元史

又稱其文章精贍尤致力于詩圓密清麗無不可傳者

信一代之傑作也若其議典禮與政事推姦劾惡屢黜

而不悔葢亦有風節焉識者因其文以求之可見矣公

名祖常字伯庸官至樞密副使歸還陝西行臺中丞不赴卒贈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魏郡公謚文貞石田其別號集是以名今因其舊云

懷麓堂集卷八十五

贈左通政王公封太恭人張氏墓誌銘

贈通政司使左通政王公封太恭人張氏皆以子敞貴被錫公之卒也敞方為諸生及舉進士為給事中為叅議皆獲以本官贈父而母以太孺人進封太宜人凡五

品封者四品制不封敵援近制乞移其所得誥於是公
贈今官階至中憲大夫而太恭人封焉公權厝久敵既
貴乃葬於東山崇禮鄉之原旣而太恭人以壽終朝廷
遣官諭祭恩禮加重敵將歸合葬念公銘表未備請并
為銘以納諸幽盍公卒十有七年而後克葬又十有六
年而後克合其緩也若有所待云公諱忠字以誠陜之
西安人也祖諱國祥考諱寧洪武初徙居南京占籍錦
衣衛公少習經史大義尤工楷法素孝友父喪終慕奉

母甚謹母好施值隣族貧者或傾囊給之公極意承順略無靳色母安其養年至八十有七而卒尤疾革公問所欲曰吾生不能給汝今且死敢以兒女望汝乎公泣曰吾凡之子猶子也某不敢負後撫其子政及二女皆為婚嫁有二姊一嫁於林氏家中衰衣食殯殮皆其手出一嫁葉氏早寡并育其子於家戚黨俞教諭春有遺孤亦留為娶婦一門三姓同爨而居人以為難公姓本嚴毅不苟合而厚倫尚義乃如此初事舉業奪於家政

則以付敞曰汝其成吾志乎公生某年月日卒某年二月二十三日年五十有二而已娶袁氏甫期而卒繼娶於張是為太恭人夙閑禮度奉姑外不敢與姒齒居恒以儉勤佐家公甚賴之公卒二甥者皆去太恭人獨專閫政慈勤撫下老不自佚少子敔早逝教敞尤切敞自有祿秩迎養京邸十有餘年太恭人每夜五鼓輒起使入朝與二三鄰嫗談笑為樂比其婿葉森為京衛武學訓導歲時燕會於婿婦女舉觴稱壽太恭人年益高而

動履裕怡然若居其鄉大夫士登堂而拜者相與談羨至為歌詩頌之年八十有三而卒是為弘治壬戌年四月二十有七日其葬以某月某日孫二某某嗚呼王氏再世失怙而母皆老壽以成其子之賢至是尤顯然其培植之厚儀型之正於公之德不亦益可驗哉敞之舉於鄉予實典試事見其居官雅飾而有文其奉母姚嬿非公事未嘗去左右嘉兆孝銘不復辭狀出翰林學士王公德輝德輝敞同年進士捻開內教又稱康修撰海

之先與有世契海就試必寓其家館穀慰藉曲被恩意其道毋之德最為詳悉茲并可據以為銘矣乃為之銘曰有封若堂隆外虛中繼封君之藏合窆其旁載飾以崇繼太恭人之光揚名亢宗越有令子身所委祉庶其在是維恭人之教繼君之志生養死葬子職是敦死贈生封維天子之恩維太史有銘君與恭人其永存

懷麓堂集卷九十七

病中感懷

從官千騎擁鑾輿遠上天墀禮玉虛遥羨枚臯扈仙蹕
茂陵秋雨病相如

野航文稿

附録

募造野航疏

野航者朱君某之舟名也君平生好遊嘗乘以出又因以自號搜奇覧古山水間多著篇翰是得野航之趣為多其友儀部楊先生嘗為之記航昔募而成儀部實首倡而助歳久遄而弊艱於出入況老而居貧不能自辦必籍朋友資之某嘗謂予曰敢借重於君得一疏復募

好事者余念廣交江海豈不為君慨然乎疏云乎哉
伏以春潮古渡見韋郎所咏歟春水新舟得杜老為名
也主人江南詩老君輩世上賢豪肯為樂其玉成之則
必有以金餽矣其小小規模欲如舴艋然闕　豈
學艨艟但能巨載筆牀茶竈衹亦當容酒榼詩瓢擇勝
遠窮茗雪烟波之景搜吟直尋皮陸風月之篇綠簑涼
雨黄篾晴暉漁童船頭可釣樵青柁尾能炊遂其平生
之遊賞感皆諸君之作成敬疏　嘉議大夫吏部侍

郎震澤王鏊撰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　集部　明代卷　第一册
作者＝杨讷
页数＝９２８
ＳＳ号＝１２３１５５１９
出版日期＝２００５．０８

前言
目录
正文